武俠世界

暗香銷魂恨（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馬行空·著

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李清照這一句膾炙人口的詞句，却引出兩位名動一時的殺手，由是發生一連串匪夷所思的事情，令到江湖上一雙名頭响亮的男女，締結良緣，那知良緣却變………



第26年

39

編者話 馬行空君今期爲本刊撰寫一部俠情哀艷巨型故事——﹁暗香銷魂恨﹂。內容不但充滿詩情畫意氣氛，而且描寫筆法細膩獨到，從名詩人李清照一句膾炙人口的詩句中竟然引出兩位名動一時的殺手，由此發生一連串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江湖上動盪不安，一雙湖海鴛侶卻由一段良緣變了……整個故事過程曲折離奇，作者傾盡心思，把俠情、倫理、恩仇……共治一爐，結構是篇，敬希購閱，詳情刊今期本刊第3頁。

* * *

遠居海外的名作家蕭逸先生，暌別各位讀者已久，他過去在本刊撰寫長篇名著爲數不少，甚爲讀者推許，在本刊情商之下，他在下期再爲各位撰作一部精心中篇名著：﹁七星翡翠﹂，敬請留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魔女情劫﹂，麥中青作品，故事講述一雙姊妹在情海波濤上所受遭遇，寓意警世惕人，可作時下社會一般年青人的寫照，題材正確中肯，是善是惡，祇看你在那刹那間如何取捨，內容十分精采，下期記得捧場。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9期
（總號132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暗香消魂恨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莫道不銷魂

簾捲西風，人比花瘦。

宋朝一代女詞人李易安，曾有一句膾炙人口的詞句——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但是，如今江湖上，卻出現了兩個以李易安那兩句傳誦一時的佳句作外號的殺手——

簾捲西風方捲簾。

人比花瘦黃瘦花。

若是祇叫這兩人的外號，不難給人一種雅逸的感覺，還以為這兩人乃是清雅之士，卻不知道，這兩人，乃是近兩年來，名氣最響亮的殺手！

江湖中人，只要聽到黃花瘦與方捲簾那兩句婉雅的外號，鮮有不動容的，這就足以證明兩人的厲害了。

人比黃花瘦

但是，雖然這兩人的名頭响亮，江湖上見識過兩人眞面目的人，却少得很。

那是因爲，大多數見過兩人的江湖人物，都已經死在兩人的手下。

也因此，這兩名殺手，也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

× × ×

九月十四。

圓月當空，風清露寒。

更鼓四响，已經是四更天了。

夜深露寒風冷，越王台上，却有一個人負手挺立，仰首向天，望着那一輪皓月，恍似神遊太虛。

此人好雅興，抑是爲誰風露立中宵？



星輝月朗下，可以看到那人身穿一襲白衣，束髮，腰畔有劍，清勁的夜風吹得那人一襲白衣飄揚不止，給人一種飄逸出塵的感覺。

夜空中忽然飄飛出一片浮雲，倏地，風勢一改，西風疾吹，那片浮雲方向一變，驟然間天地一黯，那片浮雲遮住了那輪皓月！

白衣人也就在這刹那，倏然身形疾轉，口中低喝一聲：「你終於來了！」

就在他轉身向西，喝聲出口的刹那，一條人影恍似御風而來般，一下子「吹」落在那白衣人身前約二丈外的地上！

那「飛」來的人影應聲打了個哈哈。

「閣下以爲我是誰？」

話聲未落，天地間乍然一清，朗朗月色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隨着那股倏忽吹來的西風飄飛而至的人影，穿一襲藍衣，身形輕靈，相貌清瘦，表情冷寒，就恍似那股倏忽吹來的西風般寒涼。

「你不是石高崖？」那白衣人驚疑地雙眼倏睜，上下打量着那藍衣人。

那藍衣人看年紀不到三十歲，給人一種肅殺的感覺，冷笑一聲道：「你以爲約你來此，決一高下的，眞的是無堅不摧石高崖？」

白衣人看年紀也不過四十上下，相貌端朗，給人一種儒雅的感覺，聞言之下，怔了一下，繼之目光一閃，失聲道：「聽你這樣說，你才是約區區今晚在此一較高下的人了？」

一頓接又道：「你是誰？胆敢假冒石高崖的名頭，約區區在此相較！」

藍衣人冷冷地道：「香雲冷，在下若不假冒石高崖的名頭，又焉能請得動你的大駕，老遠地從千梅山莊，趕來這裏，中宵立候！」

話聲才落，又一股西風猝然吹來，那藍衣人就像會御風飛行般，衣袂飄飛中，也不見他怎樣作勢，一下子「飛」前了五六尺，才飄然停下來。

白衣人不錯正是千梅山莊的主人香雲冷，在江湖武林中，只要提起千梅山莊，便無人不識香雲冷，可見他在江湖上名頭之响亮，他雖然年紀不算老，但據說，他在江湖上的輩份很高，聽說年屆七十高齡的少林掌門一通禪師，與他是平輩，而他的寒梅傲雪劍法，更是武林一絕，在江南一帶，未逢敵手，聽說只有江北稱雄一時的無堅不摧石高崖的天雷手，亦是一絕，而名聲與他不相伯仲，被武林中推許爲江南江北兩大高手，但兩人雖然齊名，但却從沒有碰過頭，這是因爲香雲冷甚少在江湖走動的緣故，而石高崖一向亦只在江北一帶行走，出道十多年來，只到過江南一次，那還是他初出道，未成名時候，而那時候，香雲冷亦只是薄有名聲，兩人自然不會慕名找上對方，切磋較量高低了。

不過，說實話，兩人自從成名之後，確是很想一較高下的，這是因爲人在江湖，便脫不掉爭强好勝的性子，正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身爲江湖人，就算生性怎樣淡泊，也是免不了的，否則，也就不是江湖人了。

但說起來好奇怪，盡管有很多人都想兩人一較高下，分出强弱勝負，但兩人却一直沒有主動相約對方一較高下，這自然令到不少江湖人感到失望。

而這位藍衣人，居然假冒石高崖的名頭，相約香雲冷在越王台一較高下，不知此人有什麼企圖，或是成名心切，欲藉此機會，擊倒香雲冷，一舉成名。

這是極有可能的，因爲憑香雲冷如今的身份地位，輕易不會與名頭比他低，或是藉藉無名的人物相較的，那是有失身份的，只有像石高崖這等名頭與他相伯仲的人物，才會令他慨然赴約。

而香雲冷正是在十日之前，接到石高崖派人送來的一封挑戰書，相約於九月十四，四更時份，於越王台上，一較高下，他才欣然今晚赴約的，而那封挑戰書亦寫明，這只是兩人之間一較高下的私事，不欲將消息傳出去，哄傳江湖，引來無數觀戰的江湖人物，令到兩人變成江湖賣藝般

，所以請求香雲冷嚴守秘密，不要讓任何人知道，否則，他便不赴約，香雲冷可謂正合心意，因爲兩人的名頭相若，不論誰勝誰敗，都是不大光彩，有失面子的事，自然是只有相較的兩人知道誰高誰低，沒有第三者知道的好，也所以，香雲冷沒有對任何人透露一句，甚至連他的妻子也不說，獨自一人前來應戰。

但他却萬萬想不到，約戰他的人不是石高崖，而是眼前這個不認識，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來歷的藍衣人。

這自不免令到他又氣又怒，有一種受騙的感覺。

不過，他却從藍衣人那「御風」而行的身法，猛然間想起了一個人！

× × ×

香雲冷有點驚疑地上下打量着那藍衣人，吸口氣道：「閣下莫非就是外號簾捲西風的方捲簾麼？」

藍衣人頷首道：「閣下好眼力，在下正是方捲簾！」

香雲冷心念一轉，已經猜到方捲簾假借石高崖的名頭，挑戰他的眞正目的了。「閣下要殺區區？」

方捲簾冷然一笑，直認不諱。「閣下既已認出在下，當然也知道在下的身份，在下是一個殺手，自然不是約你在此賞月談天，在下也沒有那個雅興，在下除了殺人之外，從來不與人打交道的！」

「好，好！」香雲冷亦冷笑道：「閣下的名頭近年來如日方中，聽說你殺人從未失過手，而死在你手下的人，大多數是高手，區區今晚倒要看你有什麼手段，殺得了區區！」

說話之間，他「錚」然抽出了他的長劍。

方捲簾却依舊那樣子站着，甚至連兵器也未亮出來，只不過，他身上肅殺之氣更濃。「閣下不用心急，你一定會見識到在下的手段的！」

香雲冷忽然間變得冷靜下來，他雖然明知方捲簾不會回答他的話，但他還是忍不住問出口。「閣下，是什麼人請你殺區區的？」

「香雲冷，你也是個老江湖了，不嫌多此一問麼？」

香雲冷打個哈哈，道：「區區確是多此一問。」

接臉上神色一寒，疾聲道：「是動手的時候了！」

那知他話聲未落，方捲簾已猝然飛撲過去，衣袖疾揚中，一道閃電也似的光芒，閃射向香雲冷的咽喉！

方捲簾一出手便是奪命毒招，確是名不虛傳，一等一的殺手！

香雲冷要不是早有準備，準會被方捲簾這猝然的殺着弄得手忙脚亂，甚至連封擋閃避也來不及，便喪命在對方那一招之下。

心神微震中，他不免有點手忙脚亂，身形倉促偏閃中，右手長劍隨手抹去，使了一招寒梅傲雪劍法中的一式冷香暗傳，但聽「叮」的一下激响，根本就看不出他那劍是如何抹出的，方捲簾只覺手上一震，手上的軟劍已被香雲冷的長劍劍尖點擊歪了！

香雲冷劍勢隨之展開，叱喝聲中，只見劍影漫空，劍光點點。有如梅瓣繽紛飄飛，疾罩向方捲簾全身上下。

香雲冷這一套寒梅傲雪劍法，確是有獨到之處，否則，也不能成爲江南道上一等一的高手了！

方捲簾使的原來是一柄只有一指寬，薄如紙張的精練緬鐵軟劍，亦稱之爲劍丸，可以收藏在指掌之間，使用時，只要輕輕按動機簧，劍刄便會倏然伸展開來，這種劍丸，劍鋒鋒利異常，但由於劍身又窄又薄，若是內力稍差一點的人使用，便發揮不出這種軟劍的威力來，只有內功精純深厚的人，憑着精湛的內功，貫注於劍身之上，才能軟硬隨心，揮舞隨意，倍增其威力。

江湖武林中，用這種極難控制的劍丸的人，可說少之又少，從而也顯出，使用這種劍丸的人，不但劍術造詣精湛，內功也很深厚。

香雲冷正是發覺到方捲簾使用的兵刄竟然是武林中甚少人使用的劍丸，心知對方一身功力及技藝必定不凡，是個難纏的對手，所以，他才一交手，便施展出寒梅傲雪劍法中的精奇殺着，企圖一口氣逼得方捲簾無還手之力，覷隙擊殺對方。

這證明了香雲冷不愧是個成名多年的高手，經驗豐富，而且目光銳利，知道怎樣去應付方捲簾這種極難應付的殺手。

方捲簾果然被香雲冷那一連串緊密無間的劍招逼得無法展開劍勢反擊，只好身形連退，以避其鋒銳。

香雲冷一口氣連攻十六劍，將方捲簾逼退出三四丈，可惜，却無法傷得了對方分毫，一咬牙，劍勢再緊，劍勢盡展！

「嗤嗤嗤！」方捲簾雖然身法輕盈疾快，閃退如電，但仍然被香雲冷的劍尖刺破了他身上那件藍衫三處地方，幸好沒有傷及皮肉。

「好劍法！」方捲簾居然還能說出話來，不過，語氣却比隆冬時節的風雪還要凜厲肅殺！「可惜，你却無法殺得了在下，那麼，在下就要殺你了！」

「好狂的口氣！」香雲冷語聲冷厲地疾喝一聲：「看你還能不能逃得過區區這一劍！」

刹那間，只見香雲冷劍勢飛展，劍光倏幻，幻成一朵五瓣梅花，飛罩向方捲簾的頭胸要害！

這一招，乃是寒梅傲雪劍法中，最凌厲奇幻的一招殺着，名喚「寒梅怒放」，香雲冷自出道以來，算起來，還是第三次施展出這一招殺着，可見這一招之威力是如何大了。

這一招使出，方捲簾果然心驚得驚叫出聲，但他的身形却猝然有如簾捲西風般，颼地一聲，怪異迅疾地有如一道簾子般，捲飄起來，只聽「嗤嗤」兩聲輕响中，他捲飄起的身形有如一片秋葉般，凌空一個翻捲，一道駭電般的劍光，自他的胯下閃刺出，飛射向香雲冷的腦後玉枕穴！

香雲冷的反應及身法不可謂不快的了，一劍刺空，心頭暗懍之下，便知不妙，上身隨着刺空的劍勢，倏然向前俯衝，同時間，劍勢疾迴，一招雪飛梅展，劍光有如一片雪花梅展般，飛捲向身後！

可惜，他那一劍却快不過方捲簾那一劍，他的上身才向前俯衝。「噗」地一响，方捲簾的劍尖已刺向了他的後腦玉枕上，他的身形刹那猝然一震一窒，發出一聲慘哼，方捲簾却已經劍出，身落，翻捲着飄飛落丈外的地上。

香雲冷居然還能夠慢慢轉過身來，臉上神色慘淡，顫抖着伸手斷續地道：「我……好……恨……居然忽……視了你的……外號……的由來……簾捲……西…風…好一招……高明……的輕……功……身法……若是……我能……夠…與你……再拚……一次……死的……不……會是……我……而……是……」

話聲忽然中斷，香雲冷身形隨之撲倒在地上，便不動了。

方捲簾粗喘了口氣，這才發覺到自己胸前，那件藍衣之上，左右乳突穴的地方，破了兩個小洞，尙幸沒有傷及皮肉，想一下，自己要是捲飄起慢那麼一分，刺破的就不是兩個衣洞，而是左右乳突穴，他就算有一百條命，也非死不可，不禁驚得一身冷汗來，語帶寒意地自語道：「好厲害的劍法，香雲冷，你說得一點不錯，你要不是估計不到我的輕功身法這樣高明，死的應該是我，以你這樣經驗豐富的高手，居然出現這種不可饒恕的疏忽，那你只好死了，雖然你死不甘心！」

說話間，軟劍暴縮，沒入他的衣袖之內。

他沒有再看地上的香雲冷一眼，他知道香雲冷必死無疑，就算是大羅金仙，在後腦要害處中上一劍，也活不了！

一陣風吹來，這一次吹的却不是西風，方捲簾的身形隨着這一陣急風，「忽」地捲飄起來，飛下了越王台。

這時候，五更天還未到，冷月斜照，照得越王台上，一片孤凄幽冷。

× × ×

石高崖今年四十二歲，却仍未成家。

憑他現在的名氣及身份，他若是想成家立室，相信不是一件難事，起碼，他若是開口向暗香盈袖李盈袖求婚，相信李盈袖一定會一口答應他。

提起暗香盈袖李盈袖，武林江湖中，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大不乏人。

李盈袖雖然算不上是一個大美人，而且年紀也不輕了——大約三十一二歲吧，但看上去，只像一個二十四五的少女，膚色白皙，體態豐盈，儀容高雅，渾身散發出一股迷人的魅力，就像一朵盛放的牡丹般，令人迷醉。

總之，她就是那種女人中的女人，發散出令天下間所有的男人皆目眩神迷的風韻，那是令到天下間的男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她雖然算不上是個大美人，但却是個尤物！

據說，三年前，一位道行高深的中年和尙，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驚鴻一瞥到李盈袖的絕世風姿後，居然枯井生波，情心大動，自毀道行，還俗苦纏李盈袖，但李盈袖早已心有所屬，雖然對那位痴和尙甚表同情，但却拒絕了那位痴和尙的痴纏，結果，那位痴和尙變成一個瘋子。

李盈袖喜歡的是石高崖，說起來，石高崖可算是幾生修到，獨佔鰲頭的了，因爲不知幾許江湖大豪，武林俊彥，世家之子，追逐在李盈袖的石榴裙下，但却都得不到她的青睞，令到那些人對石高崖又妒又恨。

若是換轉了任何人，得到美人青睞，不受寵若驚才怪，那知道，石高崖却對李盈袖的情意拒納。

這實在大出衆人意料之外，有不少又妒又恨的人，乘機責罵石高崖寡情薄義，甚至有人揚言要替李盈袖出口氣！

可是，却給李盈袖婉言勸止了。

這令到不少人感到不解，而李盈袖也沒有加以解釋。

情之一字，本就是很玄妙的一種感情，又豈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得了的。

× × ×

石高崖決不是一個不解風情，寡義薄情之人，他之所以沒有接受李盈袖的情意，那是因爲他的心中另有所屬，這個秘密，只有他與李盈袖知道，也所以，李盈袖沒有怪他，而且還死心塌地對他。

李盈袖也可算得是石高崖的紅顏知己了。

石高崖這一次來到百花坪，正是接到那位心上人的書信，相約他在此相會，他才從河北保定府，兼程趕來的。

他來到百花坪的時候，正是日落西山時份，夕陽斜照下，坪中盛放的菊花，顯得更加絢燦瑰麗，恍似鍍上了一層金光一般。

百花坪的名稱，正是因爲方圓不到二十畝的坪地上，栽植了不下數十種四時花樹，每一個時令，皆有不同的花樹盛放，正所謂四時花不謝，故名百花坪。

時令深秋，所以盛放的是菊花。

坪上對開的那面山坡上，滿是楓樹，本已紅艷如火，被夕陽再加渲染，更是有如火燒般，滿坡一片火紅。

菊花有不少品種，其中最多的是白黃二色，百花坪中却是黃多於白，黃白的點綴相間，被那滿坡霞燒般的火紅一映，恍似圖畫一般。

像百花坪這種勝景，應該是遊人不絕的，但由於這百花坪位於一處兩山夾峙的谷地之間，谷口道路崎嶇，故此一般人很難走進來，而這百花坪，就成了世外桃源一般，只有武林中的風雅之士，才有興趣偶爾到此一遊。

故此，百花坪一向皆清幽絕俗，煩囂不沾。

石高崖一心只掛着那位相約他在此一會的心上人，所以，他才掠入谷口，便迫不及待地，放眼搜索起那一生一世，常在他心間，揮之不去，也抹不掉的倩影。

但映入他眼簾的，只是一片盛放的黃白，夕陽斜照下有點眩目，他不由眯起雙眼。

瞧不到伊人倩影，石高崖頓時有一種失落空虛的感覺，十年不見，不知伊人風韻不減當年否？

刹那間，他的腦海中，呈現出一張多愁善感的清麗臉龐來。

「飄憐，飄憐！怎麼還不見妳啊！」石高崖在心中狂叫，雙眼急切地在花樹間搜尋起來。

十年相思無惑意，伊人雖然已是他人婦，但石高崖就是忘不了伊人倩影，這也是他拒絕了李盈袖的情意的原因。

世間上，只怕像他如此一往情深的人，還不多見。

忽然間一陣急風向山坡上掠過，恍似翻起了半天紅浪片片楓葉隨風飄飛，恍似落霞繽紛，給人一種火辣辣的感覺。

石高崖終於再也忍不住了，放聲叫起來：「飄憐——飄憐啊，妳來了麼？」

迴聲在坪上花間盪漾，繚繞不息，却就是不見伊人回應。

「飄憐，你既約我來此相會，爲何遲遲不現，妳——」陡然間，石高崖的語聲倏止，雙眼發出光芒來，驚喜若狂地望向一叢花樹嫋嫋閃現出來的一條纖弱身形。

那一叢花樹正是一叢黃菊，而那纖弱的身形，穿的正是一套鵝黃衣裙，若不是石高崖目光銳利，一時間，很難分辨出是人是花。

而那條纖弱的人影，就恍似自那叢花樹幻化出來的花神般，給人一種奇幻的感覺。

「飄憐——」石高崖狂喜得控制不住自己，顫着聲呼叫着奔撲過去。

十年不見，他還是一眼便認出那纖弱的黃衣人影，正是令他永難忘記的伊人倩影——柳飄憐，也所以，他驚喜若狂地飛撲過去，他的心中，已被柳飄憐的倩影塡滿了。

那黃衣倩影聞聲顫抖了一下，身形半轉，低應了一聲：「石……郎……」

語聲嬌弱低迴，雖則半轉臉龐，但花葉掩照之下，急切間，很難看到伊人的容貌。

「飄憐，這些年來，妳好麼？」石高崖的語聲亦因激動而顫抖得很厲害，身形一下子撲到那叢黃菊前，伸手便去拉柳飄憐的衣袖。

柳飄憐半轉的身形也就在這刹那倏地完全轉了過來，垂下的螓首亦驀然抬起，垂下的衣袖一翻一揚，語聲怪異地疾喝一聲：「我很好，只是你却不好了！」

石高崖的身形在那刹那陡然一震，臉上神色就像乍然看到鬼怪妖精般，痛叫聲中，身形猛地一掙，暴退開去，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怒視着柳飄憐。

眼前的柳飄憐，樣貌確是有點怪異，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狹長的臉上，雖然敷了一層厚厚的宮粉，仍然掩不住那些鬍茬子，特別是那雙粗眉！

絕無疑問，此人不是女人，也不是柳飄憐！

「你……你不是飄憐！」石高崖又驚又恐地咬着牙，望着那張陰陽怪氣的臉面，全身搐動着，那雙捂在小腹上的左手，血漬殷然，從掌沿指縫中不斷滲湧出來的鮮血，染濕了一大片衣衫。

那假冒柳飄憐的人語聲一變，尖厲地道：「石高崖，我雖然不是柳飄憐，不過，我一定很像她，否則，你也不會以爲我是柳飄憐而上了我的大當！」

石高崖不由呻吟一聲。不錯，此人喬扮得確是像極了柳飄憐，再加上花葉的掩遮，縱有破綻，也給掩去了，加上石高崖絕對沒有意料到這是一個陷阱，而他的心亦被欣喜所充塞了，那會想到，他眼中的柳飄憐會是假的？也因此，他吃了個大虧，被那假柳飄憐猝然出手，在小腹上捅了一刀！

要不是他反應夠快，在小腹劇痛的刹那，驀地腰腹暴縮，身形接退，只怕他早已被一刀捅了個透明窟窿，倒地氣絕了！

但是，他小腹上的刀傷亦很重。

× × ×

喘息了幾下，石高崖强忍着問道：「你是誰？你一定見過飄憐，否則，你不可能扮得這樣酷肖，你可以告訴我，飄憐她好麼？」

石高崖眞是一個痴情漢，這個時候，他關心的居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柳飄憐的情形。

假柳飄憐「嘿」笑一聲，伸手將臉上的厚粉抹掉，再將頭上的假髮扯下，現出他的本來面目來。

此人看年紀不過三十多歲，狹長臉，薄唇，光下巴，不過，却滿是黑黑的鬍茬子，一管鼻子微勾，雙眼狹長，眉却很粗，十足十是一個男子漢！

這時，他的樣子才沒有先前那樣妖異，伸手折下一朵黃菊，口中漫吟道：「莫道不消魂……人比黃花瘦！」

石高崖一聽，雙眼倏睜，聳肩動容道：「你就是與簾捲西風方捲簾齊名的殺手『人比黃花瘦』黃瘦花？」

他的身材確實很瘦削，故此，穿了那套衣衫後，才會給人一種體態纖弱的感覺，恍似女子的身段。

「其實，你應該早就猜到是我的了。」黃瘦花將那朵菊花插在襟頭。「可惜你心中只有柳飄憐，不及其他，否則，你一定發覺到，我的身形要比柳飄憐高一點，哈哈，我果然沒有用錯心思，石高崖果然是個多情重義的痴心漢！」

石高崖倒抽一口冷氣，大聲道：「說，飄憐她怎樣了，你一定知道的！」

黃瘦花奸狡地閃了石高崖一眼，奸笑着道：「柳飄憐麼？她已經死了……」

「她死了？」石高崖一聽，神色劇變，忽然間猛烈地嗆咳起來，咯出一口血來，他却毫不理會，嘶聲道：「她怎會死的？不，她沒有死！是你騙我，飄憐不會死的！」

石高崖此時的神態，幾乎陷於瘋狂狀態。

「我沒有騙你，柳飄憐死了已有三年，你若不信，大可以去問一下封南疆！」

黃瘦花直迫着石高崖。

石高崖猛地又咯出一口血來，喘息着嘶聲道：「封南疆，我不會見他的，他不是說過，會好好地對待飄憐的麼？怎麼她會死了？說，她是怎樣死的？」

黃瘦花目中閃過一抹殺機，笑說地道：「這個麼，我不大清楚，你何不去問封南疆？」

原來，封南疆正是柳飄憐的丈夫，說起來，他亦是大有名頭的人物，乃是河南武林世家封氏一族的現任族主，封氏一族在河南武林道上，儼然是一方之霸，勢力龐大。

「咳！」石高崖喘咳了幾聲，本已慘白的臉色，更加白得嚇人，慘厲地嘶聲道

：「哈哈，飄憐死了，她居然死了，我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既然你不想活，那我就成全你吧！」黃瘦花身形驀然疾標向前，手一翻，一道耀眼的黃芒從他的手上閃射出來，飛刺向石高崖的胸膛。

石高崖雖然身受重傷，加上乍聞噩耗，心神震動，大受打擊，但他的反應仍然很快，手一翻，亮出他的破天雙斧來，閃錯着迎向黃瘦花那道刺來的黃芒！

那知道黃瘦花那一刺只是虛招，手肘倏沉，黃芒「嗤」地一下急响，改刺向石高崖的小腹！

石高崖小腹本已受了傷，正所謂黃台之瓜，何堪再摘？霹靂暴喝聲中，石高崖斧勢一沉一盪，左斧沉截那道黃芒，右斧撤斬向黃瘦花的腰腹！

石高崖外號無堅不摧，雖然他小腹受傷很重，但他內功深厚，斧勢展開，仍然驚人。

他使的正是「石破天驚鬼神泣」百零八招斧法，他亦是憑着這套斧法，獨步江北武林道的。

黃瘦花顯然不敢輕攖其鋒，身形向後一跳，黃芒暴縮倏展，閃刺向石高崖的頭臉。

石高崖這時已瞧清楚了黃瘦花手上的兵器，原來是一支金光燦然的梅花刺，刺長三尺二寸，刺鍔形如梅花，刺尖尖銳，夕陽斜照之下，閃泛起眩目的金芒。

石高崖猛吸一口氣，上身急仰，左手斧勢驀然向上疾翻，只聽「鏗」然一聲震响，黃瘦花那根梅花刺，直盪起來。

石高崖右手破天斧嘯然急响聲中，反手斬向黃瘦花的左脅部位。

黃瘦花心中大驚，右臂被震得發麻，他料不到石高崖在身受重傷之下，仍然招式凌厲，勢道强勁，他正是考慮到石高崖功力高深，自忖沒有把握面對面刺殺得了他，所以才想出這個喬裝改扮的主意，冀圖猝然出手擊殺他，那知道却仍然如此扎手。

他領教過石高崖的厲害，自然學乖了，不與他硬碰，身形急轉，斜旋開去。

他已經決定採取遊鬥的方式，待石高崖力竭氣衰之下，才施展殺着，擊殺石高崖。

因爲他已看到，石高崖小腹上的傷口血流不止，就算是一個絕頂高手，功力深厚，在這種情形下，也不可能支持得了太久的，他犯不着冒險與之硬碰。

善觀勢色，這亦是作爲一個殺手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

× × ×

石高崖身形急轉，百零八式「石破天驚泣鬼神」斧法展開，但見斧影縱横開闔，恍如驚雷駭電，斧聲霍霍，聲勢懾人，大有開山裂石之勢，大概他的外號「無堅不摧」就是這樣得來的！

黃瘦花在石高崖恍似雷電交迸的斧勢中，根本無從反擊，身形只好一味閃避騰挪，但見斧影過處，花葉紛飛，繽紛錯落，煞是好看！

斧勢才施展到二十六招，石高崖已經氣息粗喘，胸膛起伏劇烈，斧勢也慢了下來。

黃瘦花目光一閃，身形倒翻中，梅花刺自身側倒刺出閃刺向石高崖的右肩頭。

石高崖牛喘聲中，迫得拚力斧勢一緊，「錚」然聲中，將黃瘦花的梅花刺封出外門。

但他亦隨之歪踰出一步。

黃瘦花乾笑一聲，身形落地的刹那，倒地疾滾向石高崖，梅花刺刁鑽地急取石高崖的雙腿膝！

他是打定了主意，絕不讓石高崖有喘息的機會，他要將石高崖逼到氣衰力竭，再也無法支持，才輕輕鬆鬆地取他一命。

石高崖可不是初出道的雛兒，黃瘦花的險惡用心，他焉有看不出的，他也有自己的打算的，他知道自己受傷很重，若是與對方纏鬥下去，倒下的必是自己，所以，他一動手，便想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將黃瘦花擊殺，因爲他知道自己支持不了多久，也知道黃瘦花不是省油的燈，可是，一交上手，他便知道自己打錯了主意，黃瘦花不但沒有上他的當，而且還狡猾異常，不與自己硬碰，無奈斧勢展開，已一發不可收拾，他只好咬着牙，硬着頭皮拚下去。

但時間越長，他感到自己體內的氣血越加衰竭，恍似一步步走向鬼門關。

本來，他在聽聞柳飄憐的死訊，便已萬念俱灰，恨不得立刻死去，但他却不甘心死在黃瘦花的手下，因爲他想知道，是什麼人請得動像黃瘦花這種一等一的殺手，取他一命。

他不甘心就此不明不白地死去，令到那個要殺他的幕後人，得償所願，逍遙自在。

但這時候，他已知道，一切都是白想的了，他不但殺不了黃瘦花，也死定了，因爲他自知，這時候他連逃走的力氣也沒有了。

他已是强弩之末。

勉力舉斧擋開黃瘦花斜刺裏刺向他頸側的一刺，他亦隨之歪跌出三四步，劇烈地嗆咳一聲，咳出一大口血來，雙斧垂下，雙脚亂顫，急促粗重地喘息着，那樣子，就像一條離水瀕死的魚兒般，拚命噏動於咀巴。

要不是强提一口氣，以及那股傲然自尊之意志，他早已癱在地上了。

黃瘦花陰狠地笑着，注視着石高崖那搖搖欲倒的樣子，那種神態，彷彿就像一頭惡獸，猙獰地看着一隻垂死，完全失去了抵抗力的猛虎般，閃射着一種兇殘嘲弄的光芒。

「石高崖，我黃瘦花殺了你後，名頭更响了，哈哈，我黃瘦花在作夢也想殺了你，我今日終於可以殺了你！」黃瘦花惡毒地說着：「你可知道，我現在有多高興呀。」

石高崖的形態看去就像一個死人般，隨時會倒下來，「托」一响，他右手的破天斧鬆脫跌落地上。

急喘幾口氣，他嘶啞低弱地道：「黃瘦花，是什麼人要你殺我？」

黃瘦花陡地大笑起來，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豈料就在這刹那，幾乎連站也站不穩的石高崖，驀地腰身一挺，左手疾揮，手中破天斧脫手飛擲出，飛斬向黃瘦花

的頸胸部位！

這一擊，乃是石高崖集畢生功力，發出的最後一擊！

也因此，他的身形就像散了般，軟軟地摔跌出去。

黃瘦花驀然警覺之下，不禁大驚失色，慌不迭身子急偏，斜閃開去，同時間，手中梅花刺一指，「嗤」地一下急响，一點寒芒，飛射向向前傾撲的石高崖左胸。

幸虧石高崖那一斧的力道已是强弩之末，雖然是急，但却不够勁，但石高崖却是覷準了機會，才發出的一擊，而他又是在猝然警覺之下，才閃避的，動作雖快，但閃避却遲，所以，他雖然避過了胸前要害，但左肩膀上，仍然被鋒利的斧鋒，連衣帶肉，削下一片來。

他忍不住痛叫着跳開一步。

同時間，他射出去的那點寒芒，却由於石高崖身形傾撲的關係，原本射向他左胸的，變了射在他的肩頭上！

原來，那一點寒芒，乃是從黃瘦花那根梅花刺的狀如梅花形的刺鍔上射出來的，那是他秘製的獨門暗器——梅花針，乃是用機簧控制發射的，其形如針，針上淬有一種他秘製的毒藥，中者於半個時辰之內，必死無救，除非服下他秘製的解藥，而由於這種毒藥極難煉製，所以，他極之珍惜，除非遇到極之危險的關頭，他才會發射這種梅花針，亦可說是用來救命的。

肩頭上血流如注，痛得他全身肌肉抽搐！也激發了他的兇殘性子，因爲他自出道以來，每一次殺人，皆能全身而退，獨有這一次，却傷在石高崖的斧下，這對他來說，乃是奇恥大辱，所以，他恨不得將石高崖碎屍萬段。

咬牙切齒的，他正欲走上前去，刺石高崖十七八個血孔，但却就在這刹那，他似乎聽到一陣細微的掠空聲，心念一轉之下，他改變了主意，橫豎石高崖必死無疑，要是眞的有人來，他犯不着暴露了自己，因爲直到現在，知道他的樣貌及身份的人，少之又少，他不想因一時之洩恨，而被人看到他的樣貌，在江湖上一傳開，對他今後的殺人生涯，是沒有好處的，最少，他不能再出奇制勝去殺人，而那種神秘感也消失了。

猛吸一口氣，也顧不了包扎肩膊上的傷口，身形騰射起來，在暮色蒼茫中，投射向那面山坡上的楓林內。

×　×　×

不出十日，江南江北，對於香雲冷的死訊，立即哄傳一時，都在議論着香雲冷之死因。

自然，少不免也提及刺殺香雲冷的方捲簾，對於這位身份神秘的殺手，更加感到可怕了。

奇怪的是，江湖武林中，却沒有傳出石高崖的死訊，更沒有人提及他與黃瘦花在百花坪决鬥的事。照說，石高崖肯定是死了的，但爲何沒有傳出他的死訊，這實在令人費解。

不過，還是有消息傳出，說石高崖失踪了。

像石高崖這種身份的人失了踪，在江湖中，亦是一件大事，故此，少不免引起武林中的各種猜測以及議論。

總之，石高崖的失踪與香雲冷的死，同樣哄傳江湖，在江湖中掀起波瀾。

×　×　×

轉眼間，秋去冬至，又是臘月歲暮時令了。

由於一連下了數天雪，令到天地間皆成了白色世界，放眼望去，盡是白雪皚皚，寒氣逼人。

今日，雪止天晴，大概有半個月沒有露過臉的日頭，總於露出來了，日頭晒在身上，給人一種暖洋洋的感覺。

那白皚皚的雪，在陽光的照射下，逐漸消溶，從枝頭、屋簷上滴滴嗒嗒地掛下來，雪地上反射起一層眩目的晶芒來，似乎在抗拒着陽光的照射！

河北保定府西南有一個鎮集，名叫太保鎮，鎮上大約只有百多戶人家，算不上是大鎮，但是由於鎮口外有一條官道直通向保定府，商旅行經，太多在鎮上打尖歇脚，故此，鎮雖不大，但也很興旺，鎮上那條唯一的大街上，開了有十家酒樓飯館，那是專做那些商旅生意的。

而客棧，却只有兩間。

離晌午大約還有半個時辰左右，那些路經鎮口的商旅行販，經已紛紛走入鎮上，找地方歇晌吃飯了。

因爲錯過太保鎮這個站頭，一路走下去，要到二十里外，才有另一個鎮集，故此，大多數的行旅商販，除非是急着趕路的，太多都會在太保鎮上歇晌打尖。

在一羣行商的隊伍中，走着一位身材瘦削，臉形狹長的漢子，身上穿着一件灰黃色的長衣，別的人皆是身穿棉襖羊皮的，顯得臃腫，獨有此人穿着一件單薄的長衣，更顯得此人十分惹眼，奇怪的是，此人不但沒有半點瑟縮的樣子，並且顯得比同行的人更加精神。

此人若不是天生不怕冷，便是身懷上乘內功的武林人物，但看他的樣子，根本就不像一個武林人，他的身上根本就沒有帶着兵器。

那羣商販走入鎮上那條大街內，便直奔向最近的一家飯館，獨有此人一直向大街那頭走去。

大街尾那邊，原來也有一家店面很小的酒鋪，生意自然不及開設在靠鎮口那幾家酒樓飯館好了，但也清靜得多，自然也比較便宜。

那灰黃衣衫人一逕走進了那家酒鋪之內。

酒鋪伙計見有客人入來，自然急急上前招呼。「客官，請到靠裏這張枱子坐，那兒比較暖和。」

那漢子沒有出聲，稍微點了一下頭，便走向靠裏那副座頭。

這間酒鋪雖小，除了賣酒之外，也賣鹵菜麵食，那漢子叫了兩壺酒，一盤鹵牛肉，一碗肉絲醬麵，就像餓了半輩子般，埋頭狼吞虎嚥起來。

只不過眨眼間，便吃喝個清光，看得那位店伙計暗中咋舌不已。

店伙計在心中以爲，這漢子吃得這樣匆忙，必是急着趕路，他巳巴巴地等着那漢子招手叫他過去算賬，果然，即漢子立即向他招手，但却不是叫他算賬，而是叫他再拿兩壺酒來。

店伙計只好悶應一聲，拿了兩壺酒到那漢子的枱上，那漢子慢條斯理地斟了杯酒，斯斯文文地一口一口喝着，與剛才的吃相，大異其趣。

店伙計看着，不禁搔搔頭皮，心中好奇不已。

像這種吃相前後不同的客人，他幹了近十年酒保，還是第一次遇上。

那漢子却旁若無人，悠哉優哉地，慢慢喝着，就彷彿他喝着的不是二鍋頭、燒刀子一類的辣酒，而是極品佳釀瓊漿玉液般，喝大口一點，也會糟蹋了。

這兩壺酒，那漢子足足喝了一個時辰有多，令到那店伙計皺眉不已。

但既然開門做生意，客人要坐多久，那是客人的事，你盡管心中討厭，也不能開聲趕客人走的。

終於，那漢子喝完兩壺酒，招手叫那店伙計。

店伙計急不迭走上前去，以爲他要結賬了，那知那漢子却道：「小二，我有一事請問。」

店伙計只好陪着笑道：「客官有什麼話，只管說。」

那漢子掃一眼在堂內的客人，見只剩下三兩個，沒有什麼扎眼的人物，這才低聲道：「小二，今日怎麼不見一個姓趙的中年人來喝酒？」

「原來他是來找人的，怪不得坐着不願走了。」店伙計在心中暗忖，心裏却道：「客官，你說的是不是趙世瀚趙爺？」

那漢子點頭道：「不錯，正是他，他今天怎麼到這個時候還不來？」

店伙計眨眨眼道：「客官，你不提起，小的也想不起來，趙爺每天總是在午後來小店喝兩壺的，奇怪他今天怎會這個時辰還不來，莫非他有什麼事，或是病了不成？」

那漢子道：「以你看，他今天還會不會來？」

店伙計想也不想就道：「照小的猜想，趙爺是不會來的了，客官要找他，何不到趙爺的府上找他？」

那漢子也沒有再說甚麼，便結賬離開了。

店伙計瞧着那漢子走出舖子，直眨眼，他覺得這個漢子有點怪。

×　×　×

趙世瀚確是病了。

那是感染了風寒。

喝下一大碗薑湯，再裹着棉被幪頭大睡，起來的時候，經巳是晚飯時分了，而他也感到清爽了很多。

他是一個每日皆要喝點酒的人，但却從來沒有喝醉過，他不是那種每喝必醉才過癮的酒鬼，但每日若不喝他兩杯，他又有點心思思的，非要喝它兩杯，心裏才舒暢。

本來，他習慣了每天午飯後，到那小酒館喝兩杯的，這個習慣，從來沒有改變過，說起來，他家中有的是佳釀，喝起來也舒服得多，但他就是不喜歡在家中喝，他覺得，在小酒館那種地方喝酒，才是眞的喝酒，才能領略到那種喝酒的趣味，也所以，他歡喜在小酒館那種地方喝酒，說可以聽一下別的酒客的閒話，若是有興緻的話，插口說上兩句，亦是一種樂趣。

他的家就在鎮後頭，宅子很大，人丁也多，雖說不上是鎮上的首富，但也不是普通人家可比的。

吃過晚飯，他終於忍不住，還是出門到那家小酒館喝兩杯，心裏才舒坦。

今天雖然沒有下雪，但入夜之後，却刮起風來，雖然不算大，但吹到他身上臉上，仍然寒意侵人。

趙世瀚冒着風趕到那家小酒舖，掀開門口掛着的那張棉帘，店內那唯一的伙計眼好尖，馬上便迎上前，哈哈腰道：「趙爺，怎麼這個時候才來？」

趙世瀚是這裏的老主顧，與那火計也很熟絡了。笑着道：「二成子，今早我着了涼，有點不舒服，所以沒有來，但忍不住，還是來了。」

「趙爺，看你這樣精神，大概沒事了吧？」二成子關切地問。

「沒事了，二成子，快來一壺瀘州大麯。」趙世瀚說着，已在一副座頭上坐下來。

伙計二成子答應一聲，走去取酒來。

這時候，有幾個相熟的老酒客已先後與趙世瀚打招呼。

趙世瀚趁酒還未來，便與他們說了幾句閒話。

二成子將酒送到趙世瀚的枱子上，殷勤地替他倒了杯酒，却沒有退開，待趙世瀚喝了一口酒，才堆着笑道：「趙爺，今日午間，有一個客人來小店等你，後來他等不到你，便走了，不知那位客人有沒有去府上找你？」

趙世瀚喝下一口酒，訝異地望着二成子，狐疑地道：「二成子，那位客人有沒有說，他爲何要找我？」

二成子搖搖頭。

「他有沒有說出他的姓名？」趙世瀚皺着眉頭。

「沒有。」二成子仍是搖頭。

「那人是甚麼樣子的？多大年紀？」趙世瀚的眉頭緊皺起來。

「那的身材瘦削，穿一件土黃長衫，窄長臉，眉粗眼窄，看年紀三十多一點，有一點小的覺得很奇怪，那客人穿得很單薄，但看他的樣子，却像是一點也不感到寒冷的樣子。」二成子將他看到的，都說了出來。

「嗯——」趙世瀚凝眸思索着，想從記憶中，找出二成子描述的那人的樣貌來，但他想遍了，也想不起，曾認識一個這個模樣的人。他終於疑惑地搖搖頭，道：「那人到底是甚麼人？他怎會知道來這裏等我的？」

「趙爺，小的還以爲那客人是你的朋友，還叫他到府上去找你呢？」

趙世瀚道：「今日沒有人到我家找過我啊！」一頓又自語般道：「那人爲何要在此等我，而不到我家找我，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二成子搔搔頭皮，訕訕地道：「趙爺，都怪小的多口，擾了你的酒興。」

趙世瀚擺擺手道：「二成子，你別自責自怪，我多謝你告訴我這件事。」

「趙爺，小的不阻你喝酒。」二成子說完，便退了開去。

趙世瀚一個人便自斟自飲起來，但由於有事在心，喝起來，便不像往日一般有興緻。

他表面上在喝着酒，心中却盡在想着二成子說的那個人，他心中有一連串的疑問。

那人到底是甚麼人？

我既然想不起曾經認識過這麼樣的一個人，那是說，我不認識那人，那人爲何要找我？

他既然要找我，爲何不到我家，却來這家酒館等我？

由此，可以推測到，我雖然想不起認識這個人，但那人顯然是知道我很多事情，起碼，他知道我每天午後必來這裏喝酒，才會來這裏等我，此人必然對我作過一番調查。

這一連串的疑問，他都得不到答案。

他的心開始煩起來。

終於，他沒有心情再喝下去了，一壺酒還未喝完，便起身結帳離去。

二成子見趙世瀚這麼快便離開，張口想說甚麼的，但却沒有說出來，看着趙世瀚的身形消失在棉帘外，他搖搖頭，口裏喃嘟了一句不知甚麼話。

× × ×

外面的風比傍晚時候疾勁了很多，呼嘯着在空中吹掠過，偶爾，吹捲起一片雪花。

夜，是那樣寒冷肅殺。

趙世瀚走在昏黯的街道上，被寒冷的夜風一吹，精神一振，但心裏也忍不住打了個抖索，沒來由地，心頭陡然間襲上一絲不安的感覺。

夜雖然不深，但在這樣寒冷的夜晚，誰還有興緻在街上溜逛，若沒有事，這種天氣，最好是上床擁被睡眠了，故此，街道兩旁的店舖住戶，皆關了門，不見一個行人。

趙世瀚也不以爲意，頂着風，向家中走去。

走過街道，再走過土地廟，便到家了，趙世瀚不由加快了脚步。

他很快便走到土地廟前。

這裏，除了那座很小的土地廟外，附近一帶，沒有人家，盡是空地，只有幾棵禿枝上掛着雪花的大樹。

陡地，一股寒風呼嘯着迎面疾吹過來，吹起了地上的雪花，一片迷濛。

趙世瀚忙將頭偏側，以免被飛揚的雪花滲入眼內。

待到那股風過後，雪花飄墜，他才將頭偏轉回過。

陡地，他猛吸了一口氣。雙眼倏然睜大，驚愕地瞪視着在他身前大約三丈過外的一條鬼魅般的人影。

那人影彷彿是在那片飛揚的雪花中幻化出來的一般，倏然間便出現在趙世瀚的眼前，趙世瀚雖然胆量夠大，但仍然免不了駭愕驚詫。

若是換轉了一個胆量小的人，在乍然之下，瞧到一條鬼魅般的人影出現在眼前，就算不嚇得當場昏倒過去，也會驚叫狂奔而去。

趙世瀚却不是那種胆量小，又沒有見識的人，他在駭愕的刹那間，便馬上鎮定下來，吐出了一口大氣，鎮定地注視着那人影。

因爲他已看出，那驀然出現，擋在自己身前的那條人影，不是甚麼妖魅鬼怪，是一個人。

一個活生生的人！

既然那是一個活人，又就沒有甚麼好怕的了。

何況，他不是普通人。

夜色雪光反照之下，趙世瀚看清楚了對面那人的衣着樣貌。

那人與酒館伙計二成子說的正是同一人。

他微吸了口氣，鎮定地走前一步，直視着那人，說道：「聽說閣下午間在那間小酒館等了我差不多二個時辰，恕我眼拙，認不出閣下是那一位朋友，未知閣下找我有甚麼事？」

那人正是日間在小酒館內等趙世瀚的土黃長衫人，凝立不動的身形這時才稍微動了一下，兩道冷電般的森寒目光連連閃動着，寒着聲道：「你就是趙世瀚？」

趙世瀚不由點了點頭。

那人接道：「聽說，你是無堅不摧石高崖的表兄？」

趙世瀚不由又點頭。「是又如何？」

「很好。」那人道：「石高崖忽然失了踪，你不會不知道他去了哪裏吧？」

趙世翰心頭微動，不答反問道：「閣下這樣問，是甚麼意思？」

那人道：「你不是笨人，不會不明白吧？」

趙世瀚道：「就算我是笨人吧，閣下請說吧。」

那人冷嘿一聲。「自然是要找到石高崖的行踪下落了！」

「請問閣下如何稱呼？」趙世瀚忽然岔開了話題。

那人目光一閃，漫吟出聲：「莫道不消魂……人比黃花瘦。」

趙世瀚一聽，刹時神色遽變，疾聲道：「人比黃花瘦黃瘦花！」

那人正是黃瘦花，傲然道：「如假包換！」

趙世瀚長吸一口氣，心頭打起鼓來，念頭一轉之下，鎮定心神，冷笑一聲道：「黃瘦花，你不是想殺我吧？」

黃瘦花不屑地道：「暫時還未有人出錢請我殺你，所以，你放心。」

趙世瀚吐口氣道：「這樣說來，是有人出錢請你殺石高崖了？」

黃瘦花居然直認不諱。「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個聰明人。」

一頓接道：「現在，請你答我，你知道石高崖在那裏麼？」

趙世瀚根本就不知道石高崖的生死下落，就算知道，他也不會說，所以，他立刻就接口道：「石高崖失踪的消息，我聽江湖傳聞知道的，我也想知道他生死下落，可惜，我已有多年未在江湖行走，想查也不知怎樣查。」

「你眞的不知道石高崖的生死下落？」黃瘦花目中煞光暴現。

「不要說我眞的不知道，就算知道，我也不會對你說！」趙世瀚凜然道。

「很好。」黃瘦花注視了趙世瀚好一

會，忽然一閃身，讓開去，擺手道：「你可以走了。」

趙世瀚却沒有立刻就走，毫不畏縮地與黃瘦花對視了好一會，才道：「閣下好狂的口氣，我要走，自己會走，就算是閻王老子，也阻不了！」

說完，微哼一聲，從容向前走去。

從黃瘦花的身邊走過時，他全身的功勁巳暗中提聚起來，提防黃瘦花冷不防向他出手襲擊。

對於像黃瘦花這種殺手，他才不會笨到相信他的話。

因爲相信一個殺手的話，無異是相信了鱷魚的眼淚。

但他却是白担心了。

黃瘦花沒有在他走過時，冷不防向他出手。

莫非鱷魚的眼淚，有的時候也會是眞的？

他在走過黃瘦花的身邊，走出約丈遠時，心中暗忖的同時，亦舒了口氣，全身緊繃着的神經，亦隨之放鬆下來。

豈料，黃瘦花就在那刹那猝然向他出手！

× × ×

人比黃花瘦黃瘦花，確是一等一的殺手！

無怪乎他的名氣在江湖上那樣响亮。

他那一擊，覷準了趙世瀚神經鬆弛，反應及動作自然亦沒有那樣鋭敏迅捷的刹那，猝然發動，這就是他有別於一般的殺手厲害的地方。

也只有像他這樣厲害的殺手，才能夠猜得那樣準，出手那樣快！

趙世瀚驚覺到背後鋭風急襲時，鬆弛的神經刹時緊繃起來，心神震動之下，即時作出反應。

他沒有向左右閃避或是向上拔起來，因爲他沒有把握可以閃避得了黃瘦花那一擊，也知道巳來不及出手擋擊，所以，他在無計可施之下，只好順勢向前俯衝出去，企圖避過黃瘦花那一擊。

他這一着，不可謂不精明，也確實只有向前俯衝，才能避過黃瘦花那一擊，可惜，他的反應因爲適才的一下鬆弛而慢了那麼刹那。

要知道，面對像黃瘦花那樣高明厲害的殺手，是絲毫差錯也不能出的，刹那間的快慢，足以決定生死！

趙世瀚那刹那的一慢，令到他陷於萬刦不復之境。

他的身形才向前俯衝，黃瘦花的梅花刺，便巳嗤然作响，刺入他的背上！

但由於他那一下俯衝，令到刺入他背上的梅花刺，入肉只有兩三分時，變成向他的背脊平刺上去，刺尖自他的頸背皮肉內刺出來，一點也傷及不到他的要害，只是皮肉之傷。

但也痛得他全身抽搐了一下，發出一聲厲吼，身形奮力向前竄去！

他發出那一聲厲吼，是想驚動距此不遠的家宅中的家人，趕來救援，而他那一竄，亦掙脫出了黃瘦花刺入他背上皮肉的梅花刺！

他的身形才標出去，同時間，他亦巳將隨身帶備的一柄七首，握在手中。

那知道他的身形標射出不到一丈，背後金芒飛閃，「奪」地射入他的頸上，由後頸入、前頸出！

趙世瀚標竄向前的身形被那飛刺之力，撞得一個虎撲，踣跌在地上！

而他的頸上，插着的，正是黃瘦花那柄梅花刺！

原來，黃瘦花早巳猜到趙世瀚會拚命竄前，掙脫刺入他背上皮肉的梅花刺，他亦乘勢將梅花刺疾抽出來，接抖手飛擲向趙世瀚。

趙世瀚是萬料不到黃瘦花會將兵器脫手擲出，待到他警覺時，梅花刺巳飛射入他的後頸內！

趙世瀚頸脖被梅花刺對穿，居然還未死，而且掙扎着翻身坐了起來，大張着口，抖着手戟指黃瘦花，喉嚨「格格……」作响，却說不出話來，目中盡是憤怒之光。

黃瘦花沒有立刻走上前去，陰毒地笑望着趙世瀚，居然悲憫地搖搖頭道：「趙世瀚，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一頓，接「哈哈」地笑一聲，道：「你一定是想說，我既然答應了沒有人出錢殺你，便不殺你，但爲何又出爾反爾，出手殺你，是麼？」

趙世瀚神情異常之激動，但就是說不出話來。

「聽着，我之所以殺你，那是爲了我自己才殺你的！」黃瘦花自顧自說下去，「你知道麼，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沒有一個人見過我的樣子而能夠活下去的，你也不例外，我不想有人將我的樣貌在江湖上傳說開去，所以我殺你，但我自己總不能向自己收錢吧？那只好破例一次，免費殺人了！」

說完，他便一步步走向趙世瀚。

一聲長嘯也就在這刹那劃空傳來。

趙世瀚本巳渙散無神的雙眼，那刹那閃亮了一下。

這自然逃不過黃瘦花的雙眼，他立刻就猜到，發出嘯聲的人，極有可能是趙世瀚的家人聽到那一聲厲吼，趕來接應了。

他的身形立刻撲向趙世瀚。

因爲他要在趙世瀚的援手趕到來前，取回他的獨門兵器梅花刺！

趙世瀚在黃瘦花的身形疾撲過去的那刹，驀地上身向前一撲，手中握着的七首亦脫手射向黃瘦花的胸腹要害！

那知道黃瘦花早就料到趙世瀚不會甘心死在他的手下，必定發出瀕死的一擊，所以，他的身形才疾撲出，便陡地向上直拔起來，一個翻滾，凌空翻掠向趙世瀚的身後。

「呼」地一聲，趙世瀚拚盡全身功勁擲出的七首，流星劃空般，自黃瘦花的脚下一閃而沒，射了個空。

黃瘦花凌空翻掠，在身形掠墜中，右手向下疾探，一把抓住了因爲趙世瀚因爲向前撲伏，刺在他頸上的梅花刺隨之向上直插的刺柄上，身形再一翻，手腕隨之用力一抽便將梅花刺自趙世瀚的頸上抽了出來，乘勢向下一點，點刺在地上，身形藉力翻掠起來，手一抄，便抄住一棵大樹伸展出來的一根枝椏，身形一蕩，蕩飛上更高的另一根枝椏上，雙脚隨之一蹬，身形彈射向夜空中，一閃而沒。

地上的趙世瀚却早已咽了氣，寂然不動。

一會，掠空聲急响中，才如飛般急掠來兩條人影，瀉落在趙世瀚的身前地上，一眼看清楚了地上的趙世瀚，身形同時劇震了一下，駭愕住了。

其中一人立刻蹲下來，查看趙世瀚的情形，另一人則撮口發出兩聲短嘯，然後展開身形，在附近搜查起來……

撲朔生死謎　雙方逞智謀

江湖武林中，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先後發生了五宗人命案。

而這五名死者，都是與生死下落不明，失了踪的石高崖有密切關係的人。

不但如此，這五人在江湖武林中，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至於那五人爲何會被殺，那就莫明其妙了，連兇手是誰，初時也沒有人知道，後來，從五名死者身上的致命傷口上，才推測出，兇手極有可能就是殺手中的殺手，人比花瘦黃瘦花！

這個消息，震動了江湖。

武林中人，皆不明白，黃瘦花爲何要殺這五人，而眞正要殺他們的人，到底又是什麼人。

因爲照一般的猜測，黃瘦花只是一名殺手，殺人是爲了錢，那麼，出錢請他殺趙世瀚等五人的幕後指使者，是誰？

但那些武林人却料不到，殺死趙世翰五人，其實是沒有幕後者的，黃瘦花爲了要查出石高崖的生死下落，也爲了他自己的安全，才殺死趙世翰五人的。

這一點，是武林人士所猜料不到的。

而在這兩個月來，先後被殺的計有：趙世瀚、胡力行，程一川、萬飛雲、蘇逮五人。

這五人，除了趙世瀚近年甚少在江湖走動之外，其餘四人，在江湖上的名頭皆很响，都是石高崖的親戚摯友。

故此，才會令到江湖武林中人那樣震驚。

×　×　×

臘鼓頻催，眨眼間，已經是急景殘年，臘月二十一了。

老高今天一大早，便起了床，也顧不了凜冽砭骨浸肌的朔風，開門外出。

若是在平時，老高才不會這種早便起床外出，他不是那種早出晚歸，辛勤勞作的人，要不是今天要趕到城外十五里的莊家集拿取一筆銀子，他不睡到日上三竿才怪。

而他亦不是那種游手好閒的人，因爲他有一份職業，便是在城中那家最大的四方賭場內，幹一份打手的工作。

能夠充當賭場打手的人，必然有兩下子，老高也不例外，至於他的身手有多高，那就無人知道了，只知道他很會打架，但却甚少出手，但若出手，那些在賭場內生事的傢伙，便有苦頭吃了。

也所以，他甚得賭場總管的賞識。

今日，他要收取的那筆銀子，不是他的，而是一個賭客欠下賭場的一筆賭賬，數目是五百三十一兩。

那位賭客本來答應了，在昨天入黑前，將欠債清還的，可是，昨日一整晚，那位賭客皆沒有出現在賭場內，自然亦沒有清還那筆賭賬了，總管一怒之下，便吩咐老高一早趕去莊家集，收取那筆賭賬，並將那人教訓一頓。

當然，老高是有好處的，那便是，那筆賭賬收到後，他只需將五百兩銀子交到帳房先生那裏便成了，零頭便歸他袋袋平安。

這可是優差，而且好處不少，想到那三十一兩白花花的銀子袋入自己的袋子內，他又可以快活風流一下，他眞想一下子便「飛」到莊家集。

×　×　×

老高走出門外，回身將屋門關上，並上鎖的刹那，倏地，他感到後頸一提，接着，他被提得脚尖踮了起來，喉頭亦被衣領勒得一緊一窒。

他心中一震的刹那，雙肘向後重重地一撞！

在他的想像中，自背後揪住他衣領的人，必然被他那雙肘一撞，不得不鬆手閃避開去。

那知道他太高估自己，低估背後那人的本領了，他的雙肘才向後撞出，陡地雙肘關節上一麻，頓時感到雙手軟麻發痹無力，刹時軟垂下來。

緊接着，他感到脚下一虛，被人提得雙脚離地，懸吊起來，他心中大驚，但却不肯就此罷休，雙脚一曲，向後倒踢了上去！

他是想用倒踢背後那人下陰的毒招，逼使那人鬆手退避開去。

却在這刹那，他的身形猝然向前飛撞出去，只聽「嘭」然一下大响，整個人撞在那兩扇關起來的門上，那兩扇門被他撞開來，他整個人便隨之「飛」進了屋內，扎手扎脚地，撲跌在地上，磕飛了兩顆門牙，一口是血，半天也爬不起來。

就在他撞飛入屋內的刹那，一條人影亦閃入了屋內，那兩扇被撞開的門，隨之關閉起來。

老高那一跌，跌得七葷八素的，好一會，才能夠翻身坐起來，「噗」地一聲，和血吐出兩顆門牙來，目光一抬，本已心神震盪的了，這刹那更是大大地劇震了一下，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就像白天遇鬼般，臉肌扭曲着，瞪視着站在大門後的一個幪面人。

那幪面人身穿一件皮袍子，頭上戴着一頂連頭帶臉套起來，只在雙眼及鼻孔處開了口的風帽子，一雙閃灼的目光凌厲地直射着老高，幪面人本身，雖然有點神秘，但還不算可怕，最可怕的，還是他手上握着的一柄牛耳尖刀！

那柄牛耳尖刀窄長鋒銳，閃泛出一股令人心寒的冷芒，直指老高的眉心部位！

老高不由暗吸了口寒氣，顫着聲道：「朋友，你……這是怎麼回事……」

那皮袍人閃灼的目光似有火花一閃，沉聲道：「只要你肯老老實實地答我的話，你會沒事的。」

老高驚疑地吞下一口血水，由於被磕掉兩顆門牙，說話時漏了風，因此，說的話有點含糊不清。「朋友，我什麼也不知道的啊，我只是一名小角色……」

「你怎知道我要問你的，是什麼事情？」皮袍人冷冷地說：「哼，你這樣急急辯白，豈非是作賊心虛？」

老高那刹那神色遽變，急不迭道：「我只是情急之下，衝口亂說的，朋友，你到底想問些什麼？」

「聽着！」皮袍人吟沉地道：「黃瘦花在什麼地方？」

老高這一次臉色倏變了一下，目光閃爍不定，口顫顫地道：「朋友，我只是賭塲的一名打手，根本就不認識什麼黃瘦花，或是黃花瘦。」

「眞的不知道？」皮袍人語聲冷沉得令到老高機伶伶打了個寒顫，渾身直起鷄皮疙瘩。

「我……我……知道什麼？」老高驚震得不知所措。

「你若再說一聲不知道，我便割下你一隻耳朵，說兩聲，割另一隻！」皮袍人踏前一步，手中的牛耳尖刀在老高的眼前晃動着，雙眼中煞光隱現。

老高猛地打了個哆嗦，駭然瞪着皮袍人手中冷芒閃泛的牛耳尖刀，慌恐地道：「我，眞的不……喲——」

老高痛叫聲中，皮袍人已一刀將他的左邊耳朵削了下來。

皮袍人的出手，快得連老高也看不清，他是怎樣出手削下他的那隻左耳來的！一陣椎心蝕骨的劇痛，令到老高直抽涼氣，渾身抽搐抖動不停，但却不敢再叫出聲來。

他已完全被皮袍人的凌厲手段所震懾住了。

「你若不想連右耳也被削下來，便快說！」皮袍人一點也不放鬆地逼問。

「我……我只是黃瘦花……的聯絡人，他的行踪，我……怎知道，我說的都是眞的，我的責任，只是替他聯絡，其他的，我……」老高極力不說出那個要命的「不」字來，令到他說得很費勁。

「那你怎樣與他聯絡？」皮袍人似乎相信了老高的話，不再追問那一個問題。

老高那沒了耳朵的左邊臉頰及頸脖，染滿了鮮血，爲了忍受那劇痛，他只好緊咬着牙關，吸口寒氣，他磕牙「得得」有聲地道：「我……不是與他直接聯絡的，有什麼事，我便將消息傳遞給下一站的聯絡人，這樣一站傳一站下去，直到聯絡上他爲止。」

「沒有騙我？」皮袍人作勢出手削老高的右耳。

嚇得老高一縮身子，急伸手掩住右耳。「我……我怎敢騙……你……」

皮袍人哼了一聲。「下一站與你聯絡者是誰？你怎樣與他聯絡？」

老高驚恐地望着皮袍人手中那柄寒森森的牛耳尖刀，急急答道：「我……是用信鴿與他聯絡的，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更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皮袍人目光殺機一閃，厲聲道：「你敢騙我，大概你是不想活了……」

說話間，手中尖刀一揚，作勢抹向老高的喉頭。

老高眼色大變，縮身不迭，殺豬般叫道：「我沒有騙你，我說的都是實話，你別殺我！」

皮袍人冷哼一聲，說道：「別鬼叫，否則我將你的舌頭先割下來。」

老高也眞聽話，果然一下子閉上了眼睛。

皮袍人眼珠轉了一會，才又說道：「照你這樣說來，你們這些聯絡者之間，每一個皆互不相識，也不知道對方的所在的了？」

老高急不迭道：「正是，正是！咱們用來聯絡的那些信鴿，都是經過特別訓練的，只有那些鴿子，才會飛到下一站的聯絡者那裏。」

「嗯——」皮袍人刹那沉思起來。

老高見皮袍人不作聲，不知他打的是什麼主意，一時間，心中七上八落起來，疑懼地注視着皮袍人臉上的表情變化。

好一會，才見皮袍人的眼珠轉動了一下，老高的心頭也跳動了一下，緊張地等着皮袍人有什麼話說。

皮袍人果然開口說話了。「聽着，你想死還是想活？」

老高急急接口道：「當然想活！」

「那好，你若照我的話去做，我不但饒你不死，還有好處給你。」

老高吸口氣，說道：「你……你要我做什麼事？」

皮袍人冷笑一聲道：「放心，我不會要你做危險的事的，我要你假傳一個消息到下一站的聯絡者那裏！」

「這……這……」老高作難地吶吶着說不下去。

「你可是不想活了？」皮袍人語聲狠厲，尖刀閃電般擱在老高的喉頭上。

老高那刹那整個人僵木住了，動也不敢稍動，全身泛冒着寒氣，驚悸駭絕地瞪着皮袍人，盡量放緩了語聲，斷續艱難地說道：「你……我……別……這……樣……我……答……應你。」

皮袍人這才放開了擱在老高喉頭的尖刀，沉聲道：「眞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下次你若不爽快點，我便不再饒你。」

老高整個癱瘓下來，艱難地咽了口氣，結巴地道：「小人不敢了，你請說吧，小人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皮袍人冷着聲道：「聽着，我要你將我所說的話寫下來，用信鴿送到下一站那位聯絡者那裏。」

老高急忙點頭不迭，道：「你請說，我去拿紙筆來。」

說完，翻身站起來，在屋子內那張木案上，將紙筆拿過來。

皮袍人忽然道：「平時，你們聯絡用的信紙，是怎樣的？」

老高道：「是用普遍的紙張。」

皮袍人嗯了一聲，忽然改變了主意，說道：「將紙筆拿過來，我寫好後，你立刻用信鴿送到下一站。」

「是！」老高說着將筆墨紙張遞給皮袍人。

皮袍人接過，猝然出手，點封了老高身上三處大穴，令到他動彈不得。

然後，他才走到桌子之前，放下筆墨，展開紙張，略爲想了一下，振筆疾書起來。

寫好之後，他將紙張摺疊起來，這才走到老高的身前，伸手解開了他被封的穴道，將那紙摺遞給老高。「立刻用信鴿將

它送出去！」

老高長吸一口氣，伸手接過，轉身向屋後走去。

屋後有一座小院子，在院子的一角，有一個鴿籠子，裏面有三隻神俊的鴿子在「咕咕」地低叫着，老高先將紙摺捲成紙卷兒，然後才打開籠門，將一隻鴿子捉出來，關上籠門，這才將那個紙卷兒塞入那隻鴿子左脚上繫着的一個銅管兒上，正想揚手向上將鴿子拋向空中，皮袍人却倏然沉喝一聲，道：「慢着！」

老高揚起的手立刻停住，莫明地望着皮袍人，訝然道：「你……怎麼了？」

皮袍人道：「沒有差錯麼？」

老高吐口氣，搖頭道：「沒有啊！」

皮袍人目中寒光暴射，一字字道：「一切都照以往的樣子將消息送出，你沒有弄鬼？」

高老吸口氣道：「沒有，一切都照以前的樣子做，小的還不想死啊！」

「好，你放吧。」皮袍人目光如刄。「不過，我提醒你一句，你若是想活下去，最好別弄鬼，否則，就算我不殺你，相信黃瘦花在知道你已將他的一些秘密洩露給我知道後，他一定不會放過你。」

老高聞言之下，渾身劇烈地抖顫了一下，悸然道：「我在答應你將假消息傳出去時，早已考慮到這一點，我不會自己與自己過不去的。」

說完，鬆手向上一拋，那隻鴿子立刻雙翅一展，在空中一個迴旋，接向西南方向飛去。

直到那隻鴿子飛得沒了影踪，皮袍人才吐出一口氣來，忽然伸手從袍管中摸出一張銀票，遞給老高。「你收下這張銀票，爲了你自己好，在江湖上未傳出『黃瘦花的死訊』時，切勿失踪隱藏起來，免致你自己露出破綻來，記着，一定要聽聞到黃瘦花的死訊，才可遠走高飛，否則，你就變成不打自招了。」

老高迭聲應着，接過那張銀票，對那皮袍人千恩萬謝不已。

皮袍人沒有再說什麼，身形一閃，已自後院掠出了牆外，瞬即不見了。

× × ×

洛陽城西大約五十多里外，有一處叫虎跳岩的地方。

今日是臘月二十八了，再過二天，便是大年三十了。

越近年關，天氣越嚴寒。

自臘月二十五開始，大雪便一直下個不停，雲花飄飛中，天地間盡是一片白，對於那些急於趕回家去過年的旅商途人，那眞是大大不便了。

大清早，下了一夜的雪仍然沒停沒了地下着，天氣寒冷得連吐出來的氣，幾乎立刻結成了冰，這樣的天氣，是少見的嚴寒天氣。

但在虎跳岩下，却挺立着一個全身披滿了雪花，就像一個雪人般的人。

要不是那「雪人」那雙目光閃閃有光，眞的會以爲就是一尊小孩堆出來的雪人呢。

漫天飛舞的雪花，令到天地間白濛濛一片，幾乎一丈外便很難看清楚事物，而那雪人身上的雪花，亦越積越厚，地上的雪花，幾乎已堆到了他的腿肚，可見，他在虎跳岩下已站了不少時候。

在這樣寒凍的大雪天，他站在這裏，莫非是等人，還是爲什麼事？

驀地，他的眉毛聳動了一下，積在眉上的雪花簌簌落下。

雪花在飄飛中，一條身形冒雪衝掠而來，這人的身法好快，眨眼間，已掠到虎跳岩下，身形一停一抖，抖落一身雪花，露出一身土黃長衫來，目光四下一掃。

此人身材瘦削，臉形窄長，粗眉長眼，不是別人，正是人比花瘦黃瘦花。

在這樣寒凍的天氣，他仍然只是穿着得那樣單薄，却一點瑟縮的樣子也沒有，這足以顯示出他有一身精湛的內功，才能不懼畏寒冷。

他很快便發現了那個「雪人」。

他那雙尖銳的目光，立刻射在那「雪人」的臉上。

適時，那「雪人」身形一抖，身上厚厚的雪花簌簌瀉落，露出身形來了。

這「雪人」赫然正是那皮袍人。

他的頭上，仍然戴着那頂連頭帶臉罩起來，只在眼鼻處開了口的雪帽，除了看到他那雙清亮明銳的眼睛，以及鼻子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他的臉，故此，亦不知此人是男是女。

皮袍人的目光亦注視着黃瘦花。

兩人互相注視了一會，皮袍人先開了口。「人比花瘦黃瘦花？」

黃瘦花雙眼眨動一下，陰沉地道：「閣下就是欲請我殺人的新僱主？」

皮袍人頷首道：「若不是，還有什麼人知道咱們會在此談買賣？」

「費話少說，說出你要殺的人姓名！」黃瘦花又眨動了一下目光，抖落飄落在眉眼上的雪花。

皮袍人却道：「價錢……」

「鐵價不貳！」黃瘦花截斷了皮袍人的說話。「白銀三千両！」

「這一點我知道……」皮袍人才說話，便又被黃瘦花打斷了。

「說出你要殺的人姓名。」

皮袍人目光一凝，長吸口氣，再緩緩吐出來，然後才凝聲一字字地道：「黃瘦花。」

黃瘦花雙目倏地一睜，射出兩縷懾人的寒光來，雙眉隨之一攏，語寒如冰地說道：「閣下可知道，作弄我的代價是什麼了。」

皮袍人却毫不在意地道：「黃瘦花，我沒有作弄你。我要你殺的確是黃瘦花，只要你自己殺了自己，我慷慨點，我出三千両金子。」

「好，」黃瘦花瞳孔暴縮，眼角肌肉直抖，陡地哈哈大笑起來：「我黃瘦花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人敢跟我開玩笑，更不敢作弄我，閣下好大的胆量，我倒要看清楚你是什麼人。」

話說間，身形倏地像一片被狂風吹起的雪花般，飛撲向皮袍人，金芒電閃，他的獨門兵刄梅花刺已亮了出來，毒蛇噬人般，閃刺向皮袍人的眉眼之間。

皮袍人目光一閃，驚叫聲中，身形飛退！

黃瘦花飛撲不捨。

驀地，那皮袍人原先站在的地方石後，地上雪花暴揚疾舞，從雪下暴翻起一條人影來，刀光飛閃中，飛斬向恰好飛撲而至的黃瘦花的雙脚。

黃瘦花在皮袍人說出僱他殺的人，就是他自己後，心中雖然憤怒，但却沒有因此而放鬆了警惕，反而更加小心，提防皮袍人會有什麼埋伏。

也所以，他飛身撲擊，足不沾地，就是提防皮袍人在身前的雪地上面，設有埋伏。

但他却萬料不到，皮袍人的埋伏，原來在他身後。

也因爲皮袍人身形飛退，令到他以爲沒有埋伏，才放心大胆，追撲過去！

× × ×

雪花暴揚疾舞，黃瘦花便知道有異，心頭驚悚之下，急忙縮腿團身，凌空向上翻滾，同時左掌疾拍兩下。

他應變不可謂不快，無奈那皮袍人是安排下陷阱捕猛虎的，志在必得，只見刀光連閃，黃瘦花發出一片厲吼，血雨飛洒，紅白交加，份外觸目，他才翻起的身形，陡地有如一塊隕石般，墮跌落地。

皮袍人退得快，掠回也快，袍袖一翻的刹那，寒光飛閃，抵刺在黃瘦花的咽喉上。

黃瘦花全身一僵，木然不敢稍動。

同時間，從地上雪花下暴翻挺躍起來的那條人影，與那皮袍人配合得恰到好處，出手如風，一連點了黃瘦花身上五處大穴。

× × ×

黃瘦花躺在雪地上，從那雙被斬斷的足踝上，噴濺出來的血泉，將雪地染紅了一大片，凄艷觸目。

他要不是縮腿得快，被斬斷的就不是一雙足踝，而是一雙腿膝。

只見他痛得全身抖顫不已，臉色灰白一片，五官扭曲在一起，看來，那斷腿之痛，加上寒凍，令到他痛苦不堪。

他也可謂自作孽，報應到了。

他自出道以來，殺人數十，從來都是他將痛苦施諸別人的身上，這一次，他終於嚐到痛苦的滋味了。

不過，他仍然睜着一雙兇厲的目光，瞧着皮袍人與那斬斷他雙足的人。

雪花依舊在天空飛舞着，令到天地白濛濛一片，但黃瘦花仍然可以清楚地瞧到那斬斷他雙足那人的樣貌。

不看清楚猶自可，當他看清楚之下，不由眼色大變，全身震抖了一下，駭然驚悸地大睜着雙眼，一張口發出一聲驚叫。

「啊，怎會……是你？」

那人冷笑道：「黃瘦花，想不到吧？你一定以爲我死了，哈哈，難怪你像見了鬼般驚恐了。」

「石高崖！你中了我的梅花針，怎會不死的？」黃瘦花吸口氣，驚疑地瞪着那人。

那人抖落飄在身上及頭臉上的雪花，顯露出他的臉龐來，果然正是無堅不摧石高崖。

石高崖眉毛一挑，恨恨地道：「黃瘦花，你以爲你的梅花針毒，眞的便只有你的獨門秘製解藥才能解麼？」

一頓接道：「你知道麼，除了你的獨門解藥之外，世間上，還有一種藥，可解你梅花針毒？」

黃瘦花脫口道：「莫非你服食了天蟾地龍丸？」

石高崖道：「原來你也知道天蟾地龍丸，能夠解你那梅花針毒！」

「當時你已身受重傷，又中了我的奪命梅花針，離死不遠，你是怎樣得到天蟾地龍丸的？」黃瘦花有點不信地說。

「是我及時趕到，喂他服下的。」一直沒有開口的皮袍人忽然開口說。

「你……你到底是誰？」黃瘦花的眼珠一轉，望着皮袍人。「難道你不敢見人麼？」

「先前爲了騙你入阱，自然不便以眞面目見你，如今你已是網中魚，那就讓你見一下吧！」皮袍人說着忽然伸手將頭上的雪帽脫下來。

雪帽一脫，一頭烏黑的長髮像瀑布般披瀉下來，現出一張風韻迷人的嬌靨來。

皮袍人原來是個花信年華的女子！

黃瘦花一眼看到皮袍人那張嬌靨，目光閃亮如火，脫口叫道：「原來是妳！暗香盈袖李盈袖！」

那女子風姿有緻地抬手一掠披肩長髮，嬌笑地道：「想不到你也知道妾身這個人。」

黃瘦花居然還笑得出聲來。「李盈袖，石高崖能夠不死，我早該想到是妳救了他的。」

「高崖確是我救的。」李盈袖道：「而且，我的身上恰好亦帶有專解天下百毒的天蟾地龍丸，黃瘦花，那一日你若是不早走那麼半步，只怕我縱有通天本領，也救不了石高崖一命！」

黃瘦花吸口氣，說道：「這樣說來，那天我警覺到有人掠來，原來是妳了！」

李盈袖道：「可惜你有如驚弓鳥般，急急飛掠而去，不知道來的是我，不然，你也不會急急遁掠了！」

黃瘦花的臉肌扭曲了一下，也沒有作聲。

「黃瘦花，咱們作個交易如何？」石高崖開口道。

黃瘦花目光一閃，說道：「你與李盈袖設下陷阱等我踩下去，無非是想報我殺你之仇，難道你會放了我不成？」

石高崖居然點頭道：「你說對了，你雖然殺過我，但那不是你的意思，你只是爲錢殺我，我要找的是那個出錢請你殺我的傢伙，你若肯說出那傢伙是誰，我就放了你！」

黃瘦花「哼」一聲道：「我如今這樣子，與死人何異？就算你們放過我，若那些被我殺死的武林人物的親友聞悉找上我，我一樣是死，算了。你們還是動手殺死我吧，遲死早死，還不是死！」

李盈袖却道：「黃瘦花，豈不聞好死不如惡活，何況，江湖上認識你的人，少之又少，你只要躲起來，相信沒有甚麼人會找到你的。何況，以你這樣行事謹愼週密的人，不會沒有安排下後路的。」

黃瘦花聞言之下，臉色數變，目光定定地注視在那兩條斷足的脚上，好一會，他才頹然地說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

人乎！」

石高崖色然而喜。「你答應了這樁交易？」

「是的。」黃瘦花道：「不過，你先替我將雙脚斷足處止血包扎起來。」

「這不成問題。」石高崖按下心頭的激動，蹲下來，先點封了黃瘦花雙足斷口處的幾處經穴，然後撕下他一幅衣襟，替他將傷口包扎起來。

「黃瘦花，你現在可以說了吧？」李盈袖開聲催促。

黃瘦花舒口氣，那張臉回復了一點血色，沒有方才那樣難看了，目光掃了李、石兩人一眼，才緩慢地說道：「是一位叫梁才信的人，出三千両銀子，要我殺石高崖的！」

石、李兩人一聽，却互相望了一眼，然後，石高崖才道：「這梁才信是甚麼人？怎麼沒有聽聞過此人的名頭？莫非他不是武林中人？」

黃瘦花搖搖頭道：「這一點我就不清楚了，咱們這一行的規矩是收錢殺人，從來不問僱主的身份來歷的！」

「那你總該知道他是那裏人吧？」石高崖道：「相信你們爲了自身的安全，一定會暗中查一下僱請你們殺人的僱主的情形吧？」

黃瘦花的臉色一下子又變得難看了，好一會，才澀聲說道：「聽說，那位梁才信是河北石家莊人，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石高崖擺擺手道：「這已夠了，知道他是那裏人，豈會查不出來。」

李盈袖舉袖輕輕拂落肩上的雪花，嬌聲道：「黃瘦花，咱們說過的話，是一定會算數的，你走吧。」

黃瘦花苦笑道：「你們還是殺了我吧，我這樣子怎樣走？」

「咱們只說過不殺你，可沒有說過帶你走，咱們管不了，你自己想辦法吧。」李盈袖拂袖轉身。

黃瘦花的臉色神態刹那劇變，正想說甚麼，石高崖却搖手道：「盈袖，他雖然該死，但咱們已答應放過他，好歹也要成全他，這樣吧，咱們趕到附近的鎭集，僱一輛馬車來載他走吧。」

李盈袖瞟了石高崖一眼，眼波含情地說道：「高崖，既然你這樣說，那就依你吧。」

接轉對黃瘦花道：「你就在此等吧，我們會盡快僱一輛馬車來載你的了。到時，你自己坐馬車要到那裏也可以了。」

黃瘦花口齒噏動，似乎還想說甚麼，却沒有說出來，只是點了點頭，便閉上了雙眼。

石高崖與李盈袖互望一眼，同時展開身形，如飛掠去，瞬即被漫天飛舞的雪花，掩沒了身形。

× × ×

爆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戶更新年。

冬去春來，石高崖與李盈袖趕到石家莊時，經已是新春正月初八了。

街上，却仍然洋溢着一片新春的喜慶氣氛。

兩人走在城內那條大街上，看到的都是笑意洋溢的臉龐，令到兩人亦不由沾染了那份新春的喜悅。

兩人來到一家叫悅安的客棧前，還未走進去，店內已疾步走出一名精神爽利，衣着簇新的伙計，一臉笑容地哈腰對兩人道：「兩位，小店客房乾凈寬敞，兩位請進。」

兩人瞧一眼客棧店堂，乾凈整潔，迎門一棵大桃花，正是花開富貴，顯得喜氣洋洋的，兩人互望一眼，微點一下頭，走入客棧店堂。

那名伙計急急跟了進去，殷勤招呼，石高崖道：「小二，我要兩間上房。」

那名伙計迭聲道：「有，有，兩位請隨小的來。」

說完，引着石、李兩人，向店堂後面走去。

× × ×

石高崖李盈袖兩人，趁着午後那段時間，在城內各處走動，順便打聽一下，此地是否有一位叫梁才信的人。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很輕易地，便打聽到那位梁才信的下落。

原來，那位梁才信正是城內聚寶軒的老闆，幹的是古董生意，他開的那家聚寶軒，正是城內最大的一家古董店，故此，很出名，可以說，當地的人，幾乎沒有不認識這位大老闆的。

兩人見時間還早，便走向城南大街那邊，因爲梁才信的古董店，就開在城南大街上。

離開老遠，便看到一家店舖前面，懸掛着的一面漆金大招牌，聚寶古軒四個描金大字，入眼生輝，單是這個招牌，便已顯出那種堂皇的氣派來，正所謂見招牌如見店舖，梁才信這家古玩店，生意必是做得很大。

石高崖與李盈袖慢慢地走到聚寶軒的店舖前，裝成是初到貴地的遊人般，不經意地拿眼打量着聚寶軒內那些擺設的古董，實則，兩人的眼光俱暗中打量着店舖內的那些人。

聚寶軒的生意果然很大，一開三間店面，佈置得古色古香，頗有氣派，那些古董架上，擺滿了形形式式，大小不一，手工精美的古玩，店內起碼有七八名伙計，招呼着一些人客，在鑒賞着那些古玩，談論着價錢。

兩人却看不到他們要找的人——梁才信。

但兩人也沒有停留，慢慢地走過了店舖，繼續瀏覽着街上的熱鬧景象。

兩人回客棧時，已是日落西山，暮色降臨時分了。

兩人在回房時，對一名客棧伙計吩咐，將飯菜送到他們房中，然後走回房中。

李盈袖沒有走回他的房中，跟着石高崖，走入他的房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舒口氣，情意綿綿地瞧了石高崖一眼，抬手輕略一下鬢髮，那種姿態，眞是撩人極了。人非草木，焉能無情，何况，李盈袖對石高崖有救命之恩，他更知道，李盈袖對他一往情深，他又何嘗不對她有情，只是，他因爲一直忘不了柳飄憐，才硬着心腸，辜負了她的情意，如今柳飄憐已死，他總不能再一輩子苦戀下去，眼前伊人，不是一樣教人憐愛麼？

他的心頭跳動了一下，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伸手握住了李盈袖那隻柔美白嫩的玉手。

「盈袖……」

李盈袖柔聲道：「高崖……」螓首輕偎在石高崖的懷中。

石高崖另一隻手輕撫着李盈袖的秀髮，神情有點激動地道：「盈袖……我，對不起你。」

李盈袖仰臉道：「高崖，你——我不會怪你的。」

石高崖動情道：「盈袖，妳眞好。」

一頓接長舒一口氣，感喟地道：「我——妳眞是我的紅顏知己！」

李盈袖嚶嚀唔了一聲，重又將螓首埋入石高崖的懷中。

石高崖心頭一熱，手一攬，緊摟着李盈袖的香肩。

這刹那，兩人皆心神激盪，沉浸在無言的溫馨中。

「咯咯咯」門外忽然响起敲門聲，將兩人自綿綿情意中，驚醒過來。

「誰？」石高崖扭頭問。

「客官，小的送飯菜……」門外响起小二的語聲。

「捧進來。」石高崖接鬆開了摟着李盈袖香肩的手。

李盈袖忙亦離開了石高崖，臉上紅暈未褪，嫵媚極了。

小二在門外再輕輕咳了一聲，這才推門走進來，手上捧着飯菜，目光掃了石、李兩人一眼，急忙又將目光垂下來。「客官……」

石高崖不由臉上發熱，擺擺手道：「將飯菜放在桌上，沒你的事了。」

小二答應一聲，將飯菜擺放在桌上，朝兩人哈哈腰，退出房外，順手將房門掩上。

石高崖瞥了李盈袖一眼，說道：「盈袖，請坐過去，咱們吃飯吧。」

李盈袖「嗯」了一聲，盈盈地站起來，走到桌前坐下來，玉手輕舒，執起酒壺，先替石高崖斟了杯酒，才替自己斟了一杯，柔柔地道：「高崖，我敬你一杯。」

石高崖愕然地問道：「盈袖，爲了甚麼……」

李盈袖盈盈一笑，舉杯道：「我是爲了你剛才那句話，敬你的。」

石高崖眼珠一轉，恍然笑道：「盈袖，這多年來，我一直辜負了妳對我的情意……應該我敬你才是！」

李盈袖滿懷欣悅地瞟了石高崖一眼。「高崖，我……好高興……咱們乾了這杯酒吧。」

說完，一口喝乾了杯中酒。

石高崖這刹那，只覺心潮洶湧，只覺眼前的李盈袖從沒有現在這一刻美，頭一仰，亦喝乾了杯中酒。

這一頓飯，兩人皆感到吃得很舒暢，喝多了兩杯酒的李盈袖，在燈光映照下，那本已鮮紅欲滴的嬌靨，更顯得嬌艷如花，石高崖不由看得痴了。

李盈袖芳心「噗噗」直跳，情思蕩漾，低聲地嬌喚一聲：「高崖，你……你怎麼了？」

石高崖心頭一蕩，再也把持不住，壓抑了多年的感情，就像決了堤的洪流般，奔湧而出，伸手一把執住了李盈袖放在桌面上的玉手。

李盈袖嬌軀微微一顫，整個人就像喝醉了般，眼眸中秋波如水，嚶哼一聲，如水的眼波忽然變得熾熱起來。

石高崖的目光與李盈袖的目光一觸，只覺丹田發熱，再也按捺不住，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走前去，一把摟住了李盈袖發燙的嬌軀。

李盈袖嬌呻一聲，嬌軀緊偎入石高崖的懷中，雙臂有如蛇兒一般，纏上了石高崖的頸脖，仰臉輕輕地吐出兩個字：「高崖……」

石高崖不覺雙臂一緊，亦夢囈般輕喚：「盈袖……」頭一低，兩片唇皮，印落李盈袖那紅潤如火的櫻唇上。

跟着，房內的燈火不知怎地，忽然熄滅了，黑暗中，只聽到一陣陣喘息聲，與及婉囀的嬌呻聲……

× × ×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左右，房內的燈光復亮，李盈袖與石高崖已穿着好衣裳，只不過，李盈袖臉上春意盎然，雲髻鬆亂，那種嬌慵之態，令人「砰」然心動。

「盈袖……剛才……你不會怪我吧？」石高崖摩挲着李盈袖一隻玉手，心頭有點忐忑地吶吶問着。

李盈袖輕舒一口氣，臉上依然紅潮未褪，低聲地道：「高崖，我……妾身又怎會怪你呢？」螓首微揚，有點幽幽地道：「高崖，你不是感到後悔吧？」

石高崖急急道：「盈袖，我一生一世也不會後悔！」

李盈袖嬌靨上刹時展現出一個足以令天下間男人心動的笑容，滿足地道：「高崖，有你這句話，妾身就心滿意足了。」說完，將螓首輕輕偎貼在石高崖的懷中。

石高崖忍不住伸手輕輕撫着李盈袖那仍然有點發燙的臉龐。

一時間，兩人又沉浸在那種美妙的溫馨中。

良久，燈火閃跳了一下，李盈袖動了一下，開聲道：「高崖，你準備如何對付梁才信？」

石高崖吐口長氣，緩緩地道：「我要找他問清楚，他爲何要僱請黃瘦花殺我，他若是說得出一個所以然來，而他確有殺我的理由，我會放過他這一次，否則，我不會饒他！」

李盈袖抬起螓首，瞧着石高崖道：「你準備怎樣找他？」

石高崖目光一閃，决然道：「盈袖，我想明天登門拜訪他，當面問他個一清二楚。」

李盈袖黛眉輕蹙，有點不放心地道：「高崖，這樣是不是有點危險？」

一頓接道：「要知道，梁才信雖然是位商賈，但焉知他不會另有一種身份？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就算不會武功，必然也請有不少護院武師，你公然登門找他，說不定會爲他所暗算，何况，咱們對他根本一無所知，横豎他也跑不了，急也不在一時，咱們何不先暗中調查一下他的底細，所謂知己知彼，才不會吃虧，高崖，妾身

不想你出意外。」

說完，情意深切地瞧着石高崖。

石高崖不由心頭一暖，感激地道：「盈袖，還是妳想得週到，我聽妳的。」

李盈袖甜甜一笑。「高崖，妾身已……是你的人，你……若有什麼……妾身也活不下去了。」

石高崖情深意重地道：「盈袖，妳對我眞好，這件事之後，我們找個地方，好好地安頓下來，我……我一輩子也不會離開妳。」

「高崖，有你這句話，妾身此生無憾了。」李盈袖陶醉地瞧着石高崖。

× × ×

翌日，放晴了足有十日的天空，忽然又飄降起片片雪花來。

石高崖起床後，梳洗過後，還不見李盈袖從隔壁房間過來，便開門走出房間，抬眼望到那一天飄舞的雪花，吸入一口冷冽的寒氣，精神陡然一爽，步履輕快地來到李盈袖的房門，舉手輕扣。「盈袖，起床了麼？」

房內立刻傳出李盈袖那嬌慵的語聲：

「高崖麼，進來吧！」

石高崖應了一聲，伸手一推，房門竟然是沒有門上的，他也不以爲意，因爲門一開，他一眼便看到，李盈袖倚臥在床上，臉色有點白，雙眼也有點失神，他不由心急地急步跨入房內，關切地道：「盈袖，妳……」

李盈袖懶懶地道：「高崖，沒有什麼，妾身今早起床時，感到有點不舒服，本想到你的房間的，但走了兩步，頭重腳輕的，只好躺回床上，大概是感了一點風寒吧，沒什麼的。」

石高崖一聽，焦切地伸手一探李盈袖的額頭，果然感到有點燙手，忙道：「盈袖，妳現在覺得怎樣？」

李盈袖道：「高崖，妾身躺了這一會，好多了，只是感到有點不舒服，躺多一會，就沒事的了，你別担心。」

石高崖却急不及待地道：「不，我立刻去叫小二請位大夫來替妳療治一下，妳躺着別動。」

說完，不等李盈袖說話，便急急轉身向房外走去，那種關切之情，表露無遺。

「高崖……」李盈袖目光一轉，才叫出聲，石高崖已經走出房外，順手關上房門。

不久，石高崖又匆匆走進房來，還未坐下，便道：「盈袖，我已經吩咐小二快去請大夫了，很快大夫便會來瞧妳，我扶妳躺下來，免得再着涼。」說着。動手將李盈袖扶躺下去，將被子拉到她的肩頭上，替她蓋好，這才在床前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担心地瞧着李盈袖。

李盈袖感動地道：「高崖，你……眞好。」

石高崖正想說什麼，門外忽然響起腳步聲，他立刻站起來，急急說道：「一定是小二請來了大夫，我去看一下。」說着，已走向房門口那邊。

門外即時響起小二的叫聲：「石爺，大夫請來了……」

石高崖忙應一聲，伸手拉開了房門。門外站着一名客棧伙計，後面，站着一個年過半百，身穿棉袍的老者，手上提着一個藥箱子。

石高崖讓道門旁，朝那棉袍人道：「你就是大夫了，快請進。」

那伙計亦讓開一步，對那大夫道：「關大夫，請進去吧，小的失陪了。」

那大夫點頭「嗯」了一聲，提着藥箱，跨步走入房內，石高崖忙將房門關上，以免讓寒風吹進來，將大夫讓到床前那張椅子上坐下來。

那位關大夫也不客套，先看了一下躺在床上的李盈袖的臉色，才開聲叫李盈袖將手伸出來，讓他把脈。

看了過後，石高崖不待那關大丈開口，便迫不及待地問道：「關大夫，盈……她沒有什麼吧？」

關大夫慢條斯理地道：「感染了一點風寒，不碍事的，待老朽開一帖藥，讓她服下，便會沒事的了，不過，切記在服下藥汁後，不要起床。」

說完，便走到桌前，打開藥箱，將筆墨紙拿出來，開了一張藥方子，遞給石高崖。

石高崖接過，道一聲「有勞」，從懷中摸出一錠碎銀，遞給關大夫。

關大夫接過，多謝一聲，便告辭離去了。

石高崖對李盈袖道：「盈袖，你躺着，別起來，待我去叫小二照方抓藥，煎好拿來給妳服食。」

說完，一陣風般，走了出去。

李盈袖服下那帖藥，已經近晌午了。

石高崖一直侍候在李盈袖的床前，甚至連午飯也想叫伙計送到房內吃，却被李盈袖阻止了。

「高崖，你別盡呆在房中，出去走一下吧，妾身睡一覺就沒事的了。」

石高崖却道：「盈袖，我怎放心出去，待妳好了再說吧。」

李盈袖嗔道：「高崖，你出去走一走吧，你在房中這樣團團轉，敎妾身怎樣睡得着？再說，妾身只是一點小病，沒什麼大碍的，你辦正經事要緊啊，你越快辦完這件事，妾身便可以與你……早日……厮守在……一起……」

李盈袖越說越細聲，嬌靨上也飛上了兩片紅霞，羞赧地將眼臉垂下。

石高崖聽了，心中甜絲絲的，忍不住香了一下李盈袖的額頭，滿懷喜悅地道：「盈袖，那妳好好地睡一覺吧，我這就出去探查一下梁才信的底細，妳有什麼事就叫小二，千萬不要下床，記着。」

「知道了。」李盈袖甜甜一笑，白了石高崖一眼。「快去吧。」

石高崖却磨蹭了一會，才出房而去。

× × ×

石高崖回到客棧時，已經是掌燈時份了。

他記掛着李盈袖，也忘了將身上的雪花拍打掉，便急匆匆地向店堂後面的房中走去。

他三步兩腳走到李盈袖的房外，正想推門進去，那知道房門也就在這時候忽然自裏面拉開來。

石高崖一手推了個空，冷不防之下，腳步踉蹌了一下，伸出的手一下摸到開門那人的胸脯上，幸好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李盈袖，但也令他感到臉上一陣發熱，尷尬不已，幸好沒有別的人看到。

「盈袖，妳……怎麼起床了？」

李盈袖被石高崖在胸脯上摸了一把，盡管她與石高崖雖無夫妻之名，已有夫妻之實，也不由芳心劇跳，臉泛桃紅，羞赧地瞟了石高崖一眼，說道：「高崖，原來是你回來了，妾身服下那帖藥，睡了一覺，醒來時，覺得精神爽利，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見你還未回來，便忍不住下床出來看一下。」

石高崖關切地道：「妳眞的好了？」

李盈袖眼波流轉，嫣然道：「瞧你，幾時變得這樣婆婆媽媽的，你放心吧，妾身會好了，倒是你，連身上的雪花也不拍打掉，小心弄濕了衣服，着了涼。」

說着，就像妻子侍候丈夫般，將石高崖身上的雪花輕輕拍打掉，甚至連夾在他髮絲間的一片雪花，也細心地吹彈掉。

石高崖心頭暖洋洋的，感受到從沒有領略過的溫柔滋味。

「快進去坐下歇一歇吧。」李盈袖將石高崖身上的雪花拍掉，伸手一挽他，便向房內走去。

石高崖身不由主，與她並肩走進了房內。

將石高崖按着坐下來，李盈袖倒了一杯熱茶，捧給石高崖。「快喝口茶，順順氣，暖暖身子。」

那種殷勤柔溫，十足一位妻子侍候她的丈夫。

石高崖從未享受過如此細心週到的服侍，心頭升起一股甜絲絲的異樣感覺，趁接杯在手的刹那，乘機將李盈袖的玉手也執在手中。「盈袖，我眞後悔以前……」

李盈袖橫了石高崖一眼，嬌媚地道：「快喝吧，快涼了。」

「遵命。」石高崖頑皮地扮了個鬼臉，一口喝光那杯茶，只覺比蜜糖還甜。

李盈袖放下茶杯，說道：「你坐一下，妾身到外面叫小二弄些酒菜送進來。」

石高崖却一下子跳起身來，伸手將李盈袖按坐下來，笑說道：「盈袖，這種事還是我來做，妳病才好，別吹風，乖乖地不要出去。」

說完，一陣風般，走了出去。

很快的，他便又像原一陣風般，走了回來。

不到一盞茶時分，小二便將酒菜捧了進來，在桌上擺好，便退了出去。

石高崖與李盈袖舉杯互相祝賀。

兩人便在房內，像一雙新婚夫妻般，欵欵地淺斟慢酌，吃喝起來。

「高崖，你探查到一些什麼？」李盈袖淺啜一口酒，眼波如水地瞧着石高崖。

石高崖想一下，道：「不知是梁才信此人隱藏得好，還是他眞的只是位商賈，我向很多人打聽過，都說他是位長袖善舞的商賈，這些年下來，他的家財積聚了不下百萬，故此，他的家中僱請了不少護院，其中不乏好手，曾試過兩次不知那來的匪賊曾想打他的主意，但皆鎩羽而逃，自此之後，便沒有人再打他的主意。」

一頓，喝口酒，續道：「還有，他是本地人氏，不過却經常外出，聽說是到各地搜購古玩，至於是不是，那就沒有人知道了。」

「你有沒有見到這位大老闆？」李盈袖執壺替石高崖斟酒。

「沒有。」石高崖搖了搖頭。「看來這位梁大老闆有點不願見人，顯得有點神秘。」

「高崖，你一定打聽到他的家宅在那裏吧？」李盈袖挾了塊羊脯，細細地咀嚼着。

「就在縣衙隔隣一條街。」石高崖目光一閃，握拳道：「他眞會擇地方建他的家宅。」

一口喝乾杯中酒，他有點困惑地皺着眉頭道：「盈袖，我越想越不明白，他爲何要僱請黃瘦花殺我，我根本就不認識他，自然與他沒有仇怨，這一點，眞是令人費解。」

李盈袖妙目一轉，說道：「高崖，依

妾身想來，這位梁大老闆就算是銀子再多，也不會無緣無故地去花費白花花的三千兩銀子，請人殺你的，會不會是你在什麼時候，無意中殺了他的一位親人，或是與他關係密切的人，他在含恨之下，請人殺你呢？」

石高崖想一下，呼口氣道：「目前，也只有這個解釋了。盈袖，還是你腦筋靈活，想到這一方面，我就想不到。」

李盈袖嫣然道：「高崖，你太誇讚妾身了，你只是當局者迷，有點鑽牛角尖，只往仇怨這方面想，一時忽略了其它，你遲早會想到這方面的。」

李盈袖這番話，眞可人，令到石高崖愛意深濃地凝注着她，嘟喃般說道：「盈袖，我以前怎麼這樣傻，白白錯過了好幾年時光。」

李盈袖情深地道：「高崖，你不傻，妾身正是喜歡你那種一往情深的痴，否則，妾身早已心灰意冷，萬念俱灰，黯然遠走他方了。」

「盈袖，妳眞是我的紅顏知己。」石高崖目中情意更濃。「我不知怎樣多謝你才是。」

「高崖，只要你永遠對妾身好，妾身便心滿意足了。」李盈袖眼中的情意，像要流溢出來般。

「盈袖，今生今世，我若有一點對妳不好，那我就不是人了……」石高崖發自肺腑地說。

「高崖，妾身相信你。」李盈袖柔情萬千地瞧着石高崖。「妾身若不相信你，也不會苦等這些年了。」

話聲一落又說道：「高崖，你現在還想公然登門找那位梁大老闆麼？」

石高崖目光一瞥李盈袖，似有所覺，笑笑道：「盈袖，妳以爲呢？」

李盈袖掠掠鬢髮，抿咀輕笑道：「高崖，你幾時變得這樣聰明的？」

接一整臉色，正經地說道：「依妾身之見，在未弄清楚那位梁大老闆的底細之前，不宜明見，以免陷落籠牢中，萬一他指誣你對他有什麼不軌，叫嚷開來，驚動了官府，那時候，你便水洗也不清，所以，爲了安全起見，妾身認爲，還是暗中找他好。」

「盈袖，妳的意思是，摸黑偷入梁家，暗中找梁才信查問？」石高崖說道。

李盈袖頷首說道：「不錯，你意下如何？」

「這個主意不錯。」石高崖輕輕拍擊一下桌面。「盈袖，我今晚就去。」

「不……」李盈袖才說了一個字，石高崖便性急地道：「盈袖，你不同意？」

李盈袖嫣然搖首道：「高崖，妾身不是那個意思，妾身是說，今晚你不是一個人去，還有妾身！」

「盈袖，妳要與我同去？」石高崖連連地搖搖頭，說道：「盈袖，那太危險了，妳病才好，不宜涉險，還是由我一個人去吧。」

李盈袖情深欵欵地道：「高崖，妾身已是你的人了，妾身誓要與你共患難，你不用多說了。」

石高崖見她一臉堅决之色，只好道：「盈袖，那今晚咱們幾時動身？」

李盈袖溫婉地道：「高崖，這一方面的事情，你的經驗比妾身多，妾身一切聽你的吩咐。」

石高崖高興地道：「眞的？」

李盈袖正色說道：「妾身幾時騙過你了？」

「那好。」石高崖笑道：「今晚行動時，我潛入梁家找那位梁大老闆，你在外面接應。」

李盈袖一聽，急急道：「高崖，那怎成……」

石高崖笑截道：「盈袖，妳不是說今晚的行動，一切皆聽我安排的麼？妳反悔了？」

李盈袖一聽，連呼「受騙」，嬌嗔道：「高崖，你拿話套妾身，妾身不依。」

石高崖看到她那種嬌媚之態，不禁心中一蕩，幾乎忍不住想一把將她摟入懷中……猛省到今晚還要夜探梁家，才將那股熱氣强壓下去，吸了口氣，說道：「盈袖，我是爲了萬一有什麼事，也好有一個接應……」

李盈袖嫣然一笑，說道：「算你說得有道理啦！」

石高崖吐口氣道：「這種下雪天，最適合咱們今晚的行動，咱們二更離開客棧，潛往梁家，盈袖，妳意思怎樣？」

李盈袖眼波流轉，柔順地道：「妾身早巳說過，今晚一切皆聽你的，你說怎辦，便怎辦，妾身一切從命。」

石高崖忍不住伸手過去，握住李盈袖一只玉手，輕撫着，說道：「盈袖，妳眞好。」

李盈袖情意綿綿地握着石高崖，似嗔似笑地說道：「高崖，別……時候不早了，咱們用這段時間，坐息一會，然後趕去梁家，好麼？」

石高崖點點頭道：「盈袖，妳說得對。」說完，放開握着李盈袖的手，站了起來。

李盈袖亦輕盈地站起來，走向床前，石高崖邊向外走邊道：「盈袖，等一會二更到時，我來叫妳。」說着，開門走出去，走回自己的房間。

× × ×

二更天，石高崖與李盈袖一先一後，走出了客棧，投入雪花飄飛的夜空中，一閃不見。

下了一整天的雪，這時候還在下着，令到夜色迷濛如霧，這對於石、李兩人今晚的行動，是極之有利的。

待到石、李兩人的身形再次出現時，已在一家大宅院的後院圍牆外。

這座大宅院，正是梁才信的家宅。

對於這附近的環境，石高崖在白天時，已經查探得清清楚楚，不會摸錯了地方的。

兩人沒有立刻飛身翻越進去，貼身站在牆外，奇怪地互相打了個眼色。

令到兩人沒有貿然潛進梁家，是因爲這個時刻，梁家宅院內，燈光明亮，隱隱傳來人聲與哭泣聲，兩人自然大感奇怪。

照說，像這種寒凍的雪夜，除了巡夜的護院外，其他的人早就應該睡覺的了。梁家宅院附近一帶的人家，就一片烏燈黑火，沉寂一片，梁家宅院內的人這時候還

未睡，很可能有什麼事，才會這樣，兩人這時候若是翻進去，那是很危險的。

「高崖，梁家這個時候仍然燈光大亮的，人聲陣陣中，還夾雜着哭聲，莫非發生了什麼事不成？」李盈袖抹掉飄落在額前的一片雪花，目光訝詫地瞧着石高崖。

石高崖的眉頭皺在一起，有點困惑地道：「怎麼偏偏在今晚發生事情的？那眞是太巧了，咱們今晚的行動豈不是不能進行了！」

李盈袖噓口氣道：「咱們何不偷偷掩到前面去看一下？」

石高崖想想，點點頭道：「也好。」身形貼着圍牆，向前面掩去。

李盈袖緊緊跟在後面。

兩人很快便掩到前面的牆角後，這時候，兩人披了一身的雪白衣服，就像一個雪人般，兩人也沒有將之拍打落，因爲一身雪白與天上地下的白混成了一片，那就不易被人發覺了。

梁家的宅院大門前，這時候人進人出的，不知在忙些什麼，石高崖探頭出去窺望，一眼便窺瞥到，梁家的大門前，懸掛着一對白燈籠，燈籠上寫着大大的一個梁字，大門的台階上點着一根白燭，在風雪中飄晃閃搖着，襯上那一地皚皚的雪花，以及白濛濛的夜空，顯得份外凄涼幽異！

石高崖不由吸了口氣，將頭縮回。

「高崖，前面如何？」李盈袖悄聲地問。

「好像是死了人！」石高崖忙悄聲答道。「大門前掛着一對藍字白燈籠，門階上點了根白燭，盈袖，妳看一下吧。」

石高崖說着，讓開了身。

李盈袖嘟喃一聲。「死了人？」嬌軀向前一探，自牆角後探首窺望。

她只看了一眼，便縮回來，噓口氣道：「高崖，梁家果然是死了人，不知死的是什麼人？」

石高崖嘆口氣道：「不管死的是什麼人，咱們今晚是白來了。咱們就算能夠偷進去，不被人發覺，也不可能找到梁大老闆而不驚動其他的人了。咱們還是走吧，免得站在這裏風吹雪打的。」

李盈袖將嬌軀偎入石高崖的懷中，嬌媚地說道：「高崖，那咱們立刻回客棧去吧。」

石高崖心頭陡地一蕩，不由伸手摟住了李盈袖的嬌軀，急促地道：「盈袖，咱們走！」

「走！」字出口，手臂一緊，就那樣摟着李盈袖，掠入了茫茫風雪中。

開棺細驗屍　廟前遇襲擊

翌日，兩人一大早便起了床，漱洗過後，在前面店堂中吃些早點，準備到梁家附近走一下，打聽梁家昨晚到底死了什麼人。在吃早點時，兩人不用出去打聽，便已聽到隔隣兩張枱子上的兩位食客，在談論着梁家死人的事情，兩人不由好奇地豎起了耳朵，傾聽起來。

「老槐哥，說起來，眞是奇哉怪也，聚寶軒的梁大老闆，不知怎的，昨天晚上忽然間便撒手去了，眞是生死無常，掉下偌大的家財，却無命去享！」

「大全，所謂生死有命，閻王要你三更死，你就算富可敵國，一樣活不到五更，像梁大老闆這種家財百萬的財主，不管怎樣死，也可以風光大葬，像咱們，就算活到一百歲才死，又怎樣？說不定連棺材也沒一副，用蓆子一捲，往亂葬崗上一埋便了事了！」

「唉，眞是太不公平了。有錢的人，連死也死得風風光光，熱熱鬧鬧，聽說連縣太爺也親去吊唁啊！」

「這就是有錢的好處，像咱們，死了，在縣太爺的眼中，還不是像死了條狗般平常！」

石、李兩人聽到這裏，再也坐不下去了，馬上結賬起身，走出店外，往梁家宅院那面急步走去。

走在路上，石高崖的心潮就像翻湧的江水般，激盪不已。「梁才信怎會這麼巧，忽然間死了的？這眞令人疑惑！」

「莫非這其中有什麼內情不成？」

「又莫非他得到了什麼消息，知道我會來找他，所以，便詐死來避我？」

一連串的疑問，在石高崖的心中閃過，但却一個也得不到答案。

李盈袖偷眼瞥一下石高崖，見他沉着一張臉，似是滿懷心事，本來想說什麼的，但却忍住了。

很快的，他們便走到梁家的宅院大門前。

離開老遠，他們便看到，那條通往梁家大門的街道上，轎馬如龍，都是到梁家吊喪的，那種熱鬧的情形，那像是辦喪事，簡直是辦喜事的樣子。

有錢人家死了人，那種場面，與普通人家辦喪事，眞有天淵之別。

這也就是有錢與沒錢的區別。

兩人夾雜在那些到梁家弔喪的人流車龍中，一直走到梁家門前，却沒有走進去，繞着梁家宅院圍牆外面那條街道一直向前走。

後來，兩人走到梁家附近的一家酒館子，進去坐下來喝兩杯。

不過，兩人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想探聽一下酒館內那些酒客對梁才信的死的談論。

由於天寒地凍，所以酒館內坐滿了來喝兩杯的酒客，那些酒客，幾乎全是附近居住的人。

兩人可算揀對了地方，那些酒客兩杯到肚，話匣子打開，便高談闊論起來，談說的話題，正是那位忽然間一命嗚呼的梁才信。

只聽一個年老的酒客沙着聲音說道：「大狗子，你知道麼？梁家那位老爺子是在昨天晚上起更時分忽然暴斃的，死前，聽說在書房中午睡醒來後，不知怎的，竟然陷於半昏迷狀態中，城內最好的大夫全給請到梁府診治梁老爺子，但却一個也診斷不出老爺子的是什麼症狀，故此也無從下藥，羣醫束手，挨延到起更時分，忽然大叫一聲，口噴鮮血，氣絕身亡！你說邪不邪？」

那位大狗子「咕」地喝下一大口酒，翻翻眼道：「二來叔，你怎麼知道得那樣清楚？聽誰說的？」

那位老酒客翹着鬍子，噴着酒沫道：

「大狗子，你是不相信我老人家的說話了？告訴你，是梁家那位老僕人梁福告訴我老人家的。」

一頓又說道：「梁福與我老人家乃是多年酒友，他是親眼看到梁老爺死去的，今早他出外去置辦梁老爺出殯那天用的白布，恰好遇上了我老人家，我老人家扯着他一問，他便一五一十地告知了我老人家了。」

「二來叔，你說是梁福告訴你的，我大狗子怎會不信。」

眼珠一轉，有點困惑地道：「二來叔，梁老爺子好端端的，怎會忽然暴斃的？這一點，你有沒有問過梁福？」

那位老酒客自得地一笑道：「當然有了，據梁福說，梁老爺在昨天早上起床到午飯後那段時間，都是好好的，一點異樣也沒有，與平日一樣，故此，梁家上下人等，對梁老爺的死，都感到奇怪，梁夫人認爲梁老爺可能中了邪魅死的，所以，決定請城外三清觀的道長來建壇打醮，作法驅邪，並超渡梁老爺升天。」

大狗子聽得悚然變色道：「二來叔，你相信梁老爺是中了邪魅暴斃的麼？」

二來用手拈着那幾根稀疏的鬍子，煞有介事地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大狗子，你想一下，好端端的一個人，怎會忽然暴斃的？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很多年前，梁家宅院內曾鬧過狐仙的，說不定……」

下面的話，那位二來沒有說下去了，而是端起一杯酒，一口喝了個光。

那位大狗子聽得臉色連變，「骨」地喝下一大口酒，壯壯胆。

石高崖李盈袖聽到這裏，沒有再聽下去，丟下一塊碎銀，起身走出了酒館，一逕走回客棧。

剛才，那位二來叔與大狗子的說話，他們已聽夠了。

× × ×

「高崖，如今那位梁大老闆忽然暴斃身亡，所謂死無對證，咱們找他也沒有用了，既然他已死了，再問不出什麼來，咱們離開這裏算了，好麼？」李盈袖將一杯熱茶捧給石高崖。

石高崖接過，喝了一口，固執地道：「不，盈袖，那位梁大老闆的死，實在太離奇了，我一定要查清楚，說不定，他是給殺人滅口的！」

「高崖，你是說，那位梁大老闆背後還有人指使的？」李盈袖難以置信地說。

「不無可能！」石高崖沉聲道：「我才不信他是中了邪魅而死的！」

「那你準備怎樣辦？」李盈袖問。

「我想今晚偷入梁府，開棺檢驗一下那位梁大老闆的屍體，看看是不是眞的死了，同時，身上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石高崖決然道。

李盈袖體貼地道：「既然你一定要去，妾身今晚陪你去吧。」

石高崖忽然執住了李盈袖一隻手，關心地道：「盈袖，妳還是留在客棧中好好睡一覺吧，我不想你冒險受驚。」

「不！」李盈袖情意殷殷地道：「妾身怎放心你一個人去冒險，就像昨晚那樣，妾身在外面接應你吧。」

石高崖心頭一熱，情不自禁地將李盈袖擁入了懷中。

李盈袖嬌軀一軟，有如一頭小羔羊般，倒入了石高崖的懷中。

× × ×

五更天。

石高崖沒有驚動到梁家屋內的人，順利地潛到靈堂側面的一扇窗下。

而李盈袖則隱身在梁家宅院的圍牆外，隨時準備接應石高崖。

夜空中，風雪依然吹飄着。

這正好給了石高崖一種天然的掩護。

石高崖用舌尖舔破窗紙，凑上去從破洞中往內窺望。

靈堂內，只見陰慘慘一片，兩邊掛滿了輓幛悼聯，靈堂的正中，擺着一張鋪了白布的靈案，案上供着素果，香燭高燃，供案的右手邊，坐着守靈的家人，一個個披麻戴孝，地上放着一個瓦盆，那些孝子孝女，在有一搭沒一搭地，往盆中放着冥錢，盆中的火焰因此一閃一吐的，原來，那些孝子孝女，經已熬不住，正在打瞌睡了。

而在供案的後面，停放着梁才信的屍體，其上覆了白布，腳後點着一盞長明燈，那種氣氛，剎是恐怖。

石高崖打量清楚靈堂內的情形後，眉頭不禁皺了起來，這樣子，他根本無辦法可以偷進靈堂，而不爲梁家的人所驚覺，何況，堂下不時有梁家的下人經過，而靈堂上除了梁才信的遺屬之外，還有不少守靈的親友，雖然大多數都在打瞌睡，但有什麼風吹草動，一下子便會警覺的。

他皺眉苦思了好一會，還是想不出一個辦法，而身在險地，實在是不便久留的，何況，天色也逐漸亮了，在無計可施之下，他只好無可奈何地，偷偷從原路潛出梁家宅院，與李盈袖會合，二話不說，拉着她便掠回客棧。

李盈袖本來想問他查驗過梁才信的屍體沒有的，一見他一言不發便走，只好忍下來，跟着他飛掠回客棧。

回家客棧中，還未喘過一口氣，李盈袖再也忍不住了，問道：「高崖，事情怎樣……」

石高崖吁口氣，搖搖頭，失望地道：「靈堂內守靈的人很多，根本就不可能潛進去，又不便久留，我只好退出來。」

李盈袖安慰他道：「高崖，再想辦法吧。」

石高崖吐口長氣，感激地道：「盈袖，我很感……」

李盈袖伸手掩住了石高崖的咀，了解地道：「高崖，妾身很明白你的心情的，你不要說了。」

石高崖緊執住李盈袖那隻手，激動地道：「盈袖，我不知怎樣說，才能表達我對你的……」

「那就不要說了。」李盈袖瞟了石高崖一眼。「你對妾身的心意，妾身完全明白。」

接又道：「高崖，錯過今晚，還有機會的。」

石高崖却忽然道：「盈袖，算了，我不想再查一下去了，梁才信已死，說不定一切綫索皆斷了，查也是白查，說不定他背後沒有人指使，那只是他的主意，那豈不是庸人自擾？咱們明天立刻離開，回去立刻成親，從此長相厮守，你說好麼？」

李盈袖聽了，不禁羞紅上頰，偎在石高崖的身上，呢喃道：「高崖，你說怎樣便怎樣吧，妾身一切皆聽從你的安排。」

石高崖血氣上湧，不禁低下頭來親了李盈袖一下。

李盈袖嚶嚀一聲，將頭深深地埋在石高崖的懷中。

石高崖這刹那美人在懷，心中萬念皆空，心中被那滿溢的情意充塞了，只覺得世間上，再沒有什麼事情，比懷中擁着李盈袖來得重要與幸福了。

倏地，偎在他懷中的李盈袖忽然抬起頭來，正色說道：「高崖，妾身覺得，還是查清楚梁才信的死因，咱們才離開吧，免得你心中留下一件事，而耿耿於懷，不能安心。」

石高崖親一下李盈袖的額頭，搖了搖頭道：「盈袖，我已經說過，不再追查下去了……」

「不！」李盈袖抿咀道：「妾身不想你心中始終對這件事疑難不解，高崖，爲了咱們日後能安安樂樂地過活。你一定要答應妾身這個要求。」

石高崖見李盈袖語氣堅決，知道她主意已決，只好道：「盈袖，那好吧，我只是不忍拂妳的意。」

李盈袖這才嫣然笑道：「高崖，你眞好。」

石高崖痴痴地瞧着李盈袖，「你對我才眞的好。」

李盈袖嬌婉地輕嗯了一聲，螓首一下子埋入了石高崖的懷中。

石高崖再也按捺不住，雙臂一緊，將李盈袖緊擁在懷中，接將她抱起來，走向床前……

× × ×

五日後，梁家爲梁才信舉行了出殯。

梁才信出殯那日，恰好雪停，城內的人，幾乎都湧去觀看梁才信的大出殯，一時間，眞有萬人空巷的盛況。

而出殯的隊伍，也幾乎有二三里長，場面風光極了。

有錢的人，就連死後也惹人注意，排場十足。

這一日，石高崖李盈袖也有去觀看，混雜在那些觀看的人羣之中，毫不惹人注目。

而他們也因此而打聽出，梁才信的棺柩不會立刻下葬而是暫厝在城外龍首山下的青龍觀中。

這是當時一般有錢人的習慣，死後一年，才下葬的。

兩人聽到這個消息，心中暗喜不已，看過出殯的場面後，便擠出人羣，走回客棧。

才坐下，李盈袖便喜盈盈地道：「高崖，眞是天助咱們，那死鬼梁大老闆不立刻下葬，棺柩厝在青龍觀中，這是個好機會，事不宜遲，咱們今晚便到青龍觀去一趟，你說好麼？」

石高崖點頭道：「當然好，咱們爲了他，已費了不少日子，但願不要節外生枝，我就……」

「高崖，看你心急的樣子，妾身經已是你的人了，遲點早點，還不是一樣。」李盈袖含嗔地白了石高崖一眼。

石高崖不好意思地笑道：「盈袖，我……我只想與妳早點確定名份，難道妳不想麼？」

李盈袖却「噗嗤」地笑道：「高崖，你還怕妾身會飛了麼？」

石高崖立刻伸手捉住了李盈袖的雙手，傻傻地笑道：「盈袖，妳飛到了天腳底，我也要將妳捉回來。」

「傻瓜！」李盈袖幸福地笑着，偎在石高崖的身上。

石高崖很自然地，伸手輕摟住李盈袖的嬌軀。

兩人相偎相擁着，渾忘了天地間的一切。

但他們却沒有忘記了晚上要辦的事。

二更過後，石、李兩人趁黑掠出了客棧，向城東那個方向疾奔，直向青龍觀掠去。

由於停了雪的關係，自然比在風雪中飛掠快多了。

但雪雖停，風却勁，寒風吹打在身上，砭臉生痛，有點不好受。

前面山影幢幢，在山影的下面，依稀可以望到飛簷牆影，那就是青龍觀了。

眨眼間，兩人掠到青龍觀的側面，傾聽了一下，觀內沉寂如水，大概觀內的道士都夢遊太極了。

兩人互相打了個眼色，仍由石高崖進觀，李盈袖藏身在觀外，接應他。

在李盈袖輕悄的一聲：「小心。」聲中，石高崖身形一起，翻掠入觀內。

落地時他很小心，匿在一棵老松後，四下察看了一下，看不到有人，觀內靜悄悄的，不聞一絲聲響，只有風吹松動聲，嘯然作响，但他還是謹慎地察看傾聽了一會，才放心大胆地走出來，身形有如狸貓一般，在觀內找尋梁才信的棺柩停厝的地方。

這座道觀分前後三進，石高崖在第二進的左邊偏殿上，找到了梁才信停厝的棺柩。

這大概是梁家的人給了觀內的道士不少好處，梁才信的棺柩才能夠停厝在觀內的偏殿上。

觀內除了頭進的殿堂及二進正殿香火長燃外，其餘的地方，皆黑沉沉的，只要這裏點着一盞長明燈，棺柩前的案頭上，香烟繚繞，案上供着一個神位，石高崖看清楚了，上面寫着「梁公才信之靈位」，這就錯不了。

石高崖却沒有立刻動手開棺，凝神傾聽了一會，四下裏靜悄悄的，一點動靜也聽不到，他這才深深地吸了口氣，一步步走到那具棺柩前，雙掌按在棺沿上，暗運內力，游移了一遍。

他這樣做，是暗運內力，將棺蓋上的釘「吸」起來。

一陣夜風忽然「呼」地吹入來，桌上的燭火油燈「忽」地閃吐急晃不已，堂內明暗不定，石高崖雖然大胆，但也心頭劇跳了一下，全身汗毛倒豎。

吸口氣，將心神定下來，雙手抓住棺蓋邊沿，微一用力，「歷歷」聲中，將棺

蓋掀了起來。

一陣異味接撲入他的鼻孔中，他忙屏住了呼吸，將棺蓋輕輕地掀落地上。

接着，他將桌上的燭火拿在手中，照落棺中。

剎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棺內那具屍體的樣貌裝扮來。

燭火映照下，棺內那屍體的臉灰白一片，闔口闔眼的，左頰上那顆痣亦已萎縮灰黑，石高崖的心頭不由又劇跳了一下，緩緩地吐出一口氣來。

棺內的人確是梁才信，這一點絕無疑問，左頰上那顆痣，是最明顯的標誌。

接着，他將燭火放在棺頂上，動手檢查起梁才信的屍身來。

他是要確定一下，梁才信是否是被人用詭奇的手法所殺而滅口的。

結果，大失他所望，他查看不到梁才信的屍身上有任何傷痕，亦無被人用陰毒的手法震傷內腑至死的痕跡，他只好將屍體放好，重新將棺蓋蓋回，雙掌再在棺沿四周移動了一遍，暗運內力將棺蓋上的釘子壓下去，瞧瞧一切與開棺前沒有什麼異樣，他才循原路退出去。

× × ×

他從圍牆上掠了下來，從牆角那邊，閃出一條婀娜的身影來，他一眼便認出，那正是李盈袖。

李盈袖向他招了招手，便又閃回牆角後，他也來不及多想，便貼牆掠向那邊牆角。

他心中雖然有點奇怪李盈袖爲何向他一招手，便閃回牆角後，但他立刻就自己找到了解釋，或許她發現了一些什麼事情也說不定，所以急急閃回牆角後。

他心念閃動之下，身形急掠，一下子便閃到牆角前，即時，李盈袖從牆角後閃了出來，撲向他的身上。

他不由張開雙手，摟向李盈袖的嬌軀，同時低喚一聲：「盈袖！」

但立刻，他就發覺到有點不對，李盈袖不是向他撲來，簡直是向他撞過來！

他不由大吃一驚。

也就在這剎那，一道閃亮的寒光猝然從李盈袖的脅下疾刺出來，刺向他的心臟部位！

石高崖根本就來不及閃避或出手，因爲他發覺得遲了，而那出手襲擊他的人，卻是蓄勢待發，覷準了才發出那致命一擊的！

所以，他只有眼睜睜，驚駭欲絕地瞧着那道勢道勁疾的寒光，閃刺入他的心胸上！

盡管這樣，他仍然本能地向後一縮。

同時間，李盈袖的身形猛地撞在他的身上，撞得他向後一仰！

這兩下裏一湊，令到他死裏逃生，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

他雖然逃過一死，但心胸上受的傷也不輕！

因爲那道寒光刺入他心胸內只有一寸左右，只差一兩分，便會刺在他的心臟要害上，他就非死不可！

他的心胸上雖然劇痛攻心，但他却知道，在這生死關頭，生與死只在一髮之間，一點也遲疑不得，所以，他乘李盈袖的一撞之勢，身形乘勢仰倒下去，左脚飛揚而起，右脚用力一蹬，一手摟着李盈袖，身形倒射出去。

他飛踢起的那一脚，恰好阻嚇了那偷襲他的人的撲擊的身形急窒，而他則倒射出丈外，暫時脫出了那人攻擊的範圍。

急喘一口氣，他急忙將李盈袖放到地上，乘勢一個側滾，險險避過那人飛身一擊！

同時間，他亦發出一聲烈嘯，身形斜竄而起，撒出了雙斧！

× × ×

兩人面對面時，石高崖終於看清楚了利用李盈袖誘他入陷阱的人是什麼模樣。

他不由倒抽了口氣。

因爲那人好重的殺氣，直向他湧迫過來。

也因此，他不敢稍有分心，不敢動手替地上的李盈袖解開被封的穴道。

他怕那人乘隙向他出手，他在受傷之下，應付不了。

而絕無疑問，李盈袖是被那人點封了穴道，被他變成「扯綫公仔」，他才會上當受傷的。

這是他第二次上當受傷了。

他忍不住吸口氣，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同時，期望觀內的道士被他那聲烈嘯從夢中驚醒，出來察看一下，那他就有救了。

因爲他知道，自己在受傷不輕的情形下，肯定應付不了那人的攻擊。

他已從那人那閃電的一擊，看出那人的身手很高，決不是易與之輩。

「你是什麼人？」石高崖盡量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實則，他是勉强支持着，才沒有躺倒下去的，因爲直到這時，他胸上的傷口仍在汩汩流着血，一個人就算是是鐵打的，也撐不下去，所以，他盡量拖延下去，不與那人動手。

那人在夜色中，挺立如白楊，目光如隼，死死地盯着石高崖，冷冷地開口吟道：「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

石高崖心頭劇跳了一下，目光一凝，驚聲道：「方捲簾？」

「正是區區！」方捲簾人隨聲動，飛身急刺向石高崖。

石高崖一聲大喝，身形不動，手中雙斧交錯一抹，「叮」然一响，方捲簾手中的軟劍飛擊在石高崖的斧刃上，被震得一個人倒翻起來。

石高崖亦立脚不穩，上身一晃，蹌退兩步！

方捲簾翻起的身形在空中一展一曲，有如鷹隼般，衝撲而下，手中劍有如駭電裂空般，飛刺向石高崖的眉心！

石高崖眼色倏變，不敢再硬接，因爲剛才那一硬拚，震得他傷口迸裂，鮮血暴湧，氣血翻湧，已感到有點力不從心，眼見劍光電掣而至，忙身形一側，斜滾在地上，堪堪閃避過方捲簾那奔雷駭電般的一擊。

恰在這時，一陣人聲傳來，石高崖聽聞之下，不禁長舒一口氣，身形一挺，躍了起來。

那陣人聲正是從觀內傳出來的，「砰」然開門聲中，從大門內湧出六七名道士

來。

方捲簾亦在這時身形疾轉，叱喝聲中，撲擊石高崖。

這一次，其勢道之凌厲急疾，招式之奇詭毒辣，令到石高崖根本不可能閃避，只有硬接一途，一咬牙，他只好拚起全身功勁，雙斧急舞，硬接硬架。

一陣「叮叮」急响聲中，石高崖一口氣接下了方捲簾疾勁毒辣的六劍，而他亦上身搖晃着蹌退了三步。

接下那六劍，石高崖已感到氣虛力竭，幾乎連雙斧也握不牢，斧勢一慢的剎那，「嗤」然急响聲中，被方捲簾一劍從中刺入，疾刺向他的心窩要害！

石高崖心頭驚駭之下，根本已無力封擋，在這生死存亡的剎那，他的身形只好拚力向左邊側閃開去！

他這一着，並沒有存着閃避得了方捲簾那致命的一劍，只求避過要害，不致喪命，便於願已足。

「噗」一响，方捲簾那一劍因了他的側閃而刺不中他的心窩要害，刺入了他的右肩窩內！

石高崖只覺劇痛攻心，一種求生的本能，令到他奮起全力，左手斧橫斬向方捲簾的右手臂，企圖逼使方捲簾撤劍避讓，得以喘口氣。

方捲簾一心只想殺了石高崖，因爲他已發覺到，從觀內湧出來的幾名道士，業已向這邊撲奔過來，他若不能抓住這個機會殺了石高崖，只怕這一次便沒有機會殺得了，所以，他不但沒有鬆手撤劍，左手反而急拍向石高崖的腹腔部位！

那一掌，居然比石高崖那一斧快了一半。

就在方捲簾那一掌就要拍擊在石高崖腹腔上的剎那，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撲掠而至，凌空一掌劈擊向方捲簾的右側頭頸部位！

掌未到，方捲簾已感到那股如山倒浪湧般的掌力，疾撞而至，心頭驚凜之下，他只好先求自保要緊，上身向後急仰的同時，脚下一蹬，倒射出去！

刺入石高崖肩窩上的軟劍隨着方捲簾倒射的身形，倒抽了出來，石高崖大叫一聲，傷口處噴射出一道血箭，往前撲倒在地上。

那條人影一掌擊空，飄落地上，雪光反照之下，清楚地看到，那人身穿一襲道袍，長髯拂胸，正是青龍觀中的道士。

方捲簾倒射出二丈過外，身形落地，人影閃撲間，他已被幾名道士圍了起來。

× × ×

「施主爲何深夜在敝觀前殺人？」那名長髯老道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方捲簾。

方捲簾沒有答那老道，心中意念飛轉，剛才那老道劈出的一掌，掌風勁疾，看來內功深厚，不是易與之輩，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肯定殺不了石高崖，那就不好再逗留下去，與那些道士纏鬥了，主意打定，他冷笑一聲，說道：「牛鼻子，簡直多管閒事！」

說話聲中，身形倏動，軟劍一陣亂晃，只見寒光顫動，閃刺向阻在他身前的兩名道士！

那兩名道士使的是青鋼長劍，口中叱喝一聲，雙劍齊動，封擋方捲簾的軟劍。

那知道方捲簾這剎那身形疾旋，有如一陣狂風般，捲向左側的一名道士，劍光飛閃，斬削向那名道士的腰脅！

那名道士正欲捨身側攻方捲簾，冷不防方捲簾斜刺裏旋撲而至，心中大驚，手忙脚亂地揮劍擋擊！

「鏗鏗」兩聲激响，那名道士痛叫聲中，接連蹌退出兩三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臂上血漬殷然，汩汩流下。

方捲簾身形却斜衝而起，掠射向對面的一棵大樹。

其餘的道士呼喝一聲，飛身追撲，但却慢了一步，追截不及。

「奸徒，哪裏走！」那名老道疾喝一聲，長身掠射起來，橫裏截向方捲簾！

方捲簾的身形半空中倏地有如一片黃葉般向上颯然飄了起來，恰好避過了那老道的截擊！

老道的身形從方捲簾的身下撲空，方捲簾已「飄」上了那棵大樹的一根禿椏上，手一抄接一蕩，「呼」地一聲，身形蕩掠出去，足有四五丈過外。

待那老道身形落地，方捲簾的身形已掠出了十丈過外，一閃，沒入了夜色中。

那老道目光一直，脫口一聲：「簾捲西風，好一個方捲簾！」

「師傅，這人昏了過去！」一名道士叫起來。

那老道聞言身形一閃，掠到倒在地上的石高崖身前，只看了一眼，便急聲對那名道士道：「快將這位施主抱入觀中。」

那名道士應了一聲，便彎下了身，將傷重昏迷的石高崖抱了起來，快步走向觀中。

老道目光四下一掃，不見再有什麼人，便一擺袖，示意其餘的道士返回觀中，他亦快步向觀中走去。

令人奇怪的是，被方捲簾點了穴道，躺倒在雪地中的李盈袖，不見了，她根本就動彈不得的，怎會無端失了踪的？

可惜那些道士却不知道石高崖是兩個人來的，而石高崖又昏迷不醒，不能對那些道士說他有一個同伴的，就這樣，李盈袖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 × ×

石高崖醒過來的時候，只覺虛弱無比，但身上的傷口却一點也不感到痛楚，若不是他發覺到自己心胸上及肩窩上緊緊地包紮起來，他一時間，還省不起自己受了傷。

跟着，他便瞧到一名年紀輕輕的道士自房外走了進來，看到他醒過來了，臉上露出一絲笑意，說道：「施主，你終於醒過來了。」

「道長……」石高崖雙手一撐，便想從床上坐起身來，却被那道士手急眼快，伸手按住了。「施主，你身受重傷，不宜郁動，請躺着別動，以免牽動了傷口。」

石高崖只好躺着不動，眼珠一轉，望着那道士道：「道長，這裏是青龍觀？」

那道人點點頭。「施主，你已經在敝觀中，昏睡了一夜一日。」

石高崖不由睜大了雙眼，正想說話，外面忽然响起脚步聲，那道人忙扭轉身望出去，一名長髯垂胸的老道恰好跨步走進

來，那道人忙向那老道躬身道：「師傅，這位施主醒過來了。」

那老道一聽，面露喜色，一步走到床前，瞧一眼躺在床上，還好奇地瞧着他的石高崖，拈鬚道：「施主，你醒過來就好了。」

石高崖感激地道：「老道長，救命之恩，石某……」

老道擺擺手道：「施主，這是出家人應爲之事，你重傷迷昏了一日一夜，如今才醒過來，一定感到很虛弱肚餓了，待貧道先吩咐小徒去端些吃的來，待你吃飽之後，再說話。」

說完，轉對那名道人道：「明智，快到厨下將那鍋米粥端來，伺候這位施主進食。」

那道人明智應聲快步走了出去。

老道這才對石高崖道：「施主，貧道暫時告退，待你進食後，貧道才來與施主說話。」

說完，亦轉身走了出去。

× × ×

石高崖連吃三大碗米粥，頓時感到精神大振，人也不再感到虛弱了。

他才坐起身來，那老道已走了進來，瞧了他一眼，才在一張椅上坐下來。「施主，你的氣色好多了。」

石高崖忙抱拳道：「這都是老道長救護之恩。」

老道捋鬚說道：「請問施主如何稱呼呢？」

石高崖道：「區區石高崖。」

「啊！」老道目光陡亮，脫口道：「施主原來就是人稱無堅不摧的石高崖石施主。」

石高崖謙虛一句，問道：「老道長道號怎樣稱呼？」

老道道：「貧道一清，乃是敝觀的主持。」

石高崖抱拳道：「原來是一清觀主，石某失敬了。」

「施主太客氣了。」一清老道忽然道：「石施主，你怎會惹上那位殺手方捲簾的？」

石高崖苦笑一聲，道：「不瞞觀主，石某也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一清老道沉吟道：「像方捲簾這種殺手，斷不會無緣無故殺施主的，必是有什麼人僱請他殺施主的，這一次不能得手，他一定會再找機會殺施主的，施主今後要小心提防才好。」

石高崖感激地道：「多謝觀主關懷，石某會小心的了。」

一頓接道：「觀主，請問李姑娘情形怎樣了……」

一清老道聽得一頭霧水，愕然道：「施主，你說的那位李姑娘是誰？」

石高崖一聽老道這樣說，不禁變色道：「觀主，李姑娘就是江湖上人稱暗香盈袖的李盈袖啊，當晚她是先被方捲簾點了穴道，石某才上當受傷的（接將當晚的情形，向一清老道說了一遍，自然將入觀開棺驗屍一事，略去不提），難道觀主沒有救她麼？」

一清老道驚奇地道：「聽施主這樣說來，那就怪了，當晚貧道將你自方捲簾的手下救下，觀外就只有施主一個人昏倒在雪地上，貧道曾留心地掃視了一下四周圍的雪地，根本看不到還有第二個人……」

石高崖一聽，登時發急起來，掙扎着就要下床。「觀主，石某要立刻去找尋李姑娘。」

一清忙伸手將他按住。「施主，那位李姑娘忽然間失了踪，顯然事有蹊蹺，她穴道被封，動彈不得，斷不會自己失踪的，說不定是被人救走了，所以，施主還是少安毋急，待身上的傷勢痊癒之後，再去找李姑娘不遲，現在你這個樣子，怎能支持得了？」

石高崖憂急地道：「觀主，石某放心不下……」

一清老道道：「施主，俗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照貧道的猜測，李姑娘的失踪，不會有什麼危險的，那將她救走的人，若是要殺她，當時一刀殺了她，何等乾淨俐落，何必要費手脚將她救走，再殺她？」

石高崖想一下，一清老道說的也是道理，頓時釋懷，但仍是有點放心不下地道：「觀主，石某身上的傷勢，幾時才可痊癒？」

一清道：「貧道已替你敷上敝祖師秘傳的療傷靈藥百草救傷藥，並喂你服下活血補氣金丹，只要你靜心療治，相信五七日後，便沒有什麼大碍了。」

「觀主，不可以快些痊癒麼？」石高崖心急地問。

「這已經是最快的了。」一清微笑道：「貧道不是大羅金仙，請恕貧道無能爲力。」

說着，已站起來，瞧着石高崖道：「施主，不要胡思亂想了，安心靜養吧。」

說完，走了出去。

石高崖盡管心急如焚，但却無可奈何，只好微嘆一聲，躺回床上，閉上了眼睛，盡量不去想那樣多。

× × ×

一清老道的話眞靈，在第六日，石高崖已行動如常，傷口也癒合了，於是，他便馬上向一清老道辭別。

「觀主，石某心念李姑娘生死一刻也留不下去，請觀主別怪石某匆匆辭別。」

一清老道笑笑道：「施主，你的心情，貧道了解，貧道也不便再留你了，但願你很快便找到李姑娘。」

「多謝觀主。」石高崖抱拳道：「救命之恩，終石某一生，不敢或忘！」

一清老道拈鬚道：「施主太言重了，貧道送你出觀。」

「觀主請留步，石某怎敢當。」石高崖忙伸手攔阻一清老道相送。「觀主請留步。」

一清呵呵笑道：「施主，相見也是緣，就讓貧道送你出觀吧。」

說着，硬是將石高崖送出觀外。

石高崖心中感動不已，抱拳朝一清深深一躬。「觀主，石某就此拜別。」

一清急忙伸手將他扶起。「施主，小心方捲簾。」

「多謝觀主關懷。」石高崖深深地瞧了一清一眼，轉身大步而出。

× × ×

石高崖走在路上，腦袋內亂糟糟的，放眼四望，一片皚白，茫茫無盡，一時間，他感到自己就像漂浮在無垠大海中的一葉孤舟，不知怎樣才能夠找到李盈袖。

因爲他根本就一點頭緒也沒有，不知從何處着手找尋才是，走着想着，他決定還是先回石家莊，那裏是大地方，比較容易追查到消息。

有了決定，他的脚步不由快起來，走着走着，便來到了城外。

振作了一下精神，他便回城內走去。

那知道他還未走進城門，倏地雙眼暴睜，射出異光來，狂喜地大叫一聲：「盈袖！」

從城門內走出來的一名女子，聞聲之下，渾身震抖了一下，目光一掃，落在石高崖的身上，頓時喜極呼叫道：「高崖，是你！」

呼叫聲中，撲奔向石高崖！

石高崖急迎上去。

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令到石高崖數日來朝思暮想，牽腸掛肚，寢食不安的李盈袖！

兩人迎在一起，也顧不了如流般進出城門的人羣投射過來的目光，互相緊緊地執住了對方的手，四道目光交接在一起，粘住了。

好一會，石高崖才舒口氣，心疼地道：「盈袖，你消瘦了……」

李盈袖看來確是容顏憔悴了，就像經歷了什麼苦難般，連衣服也有點髒亂。

李盈袖幽幽地回答道：「高崖，你也瘦了，謝天謝地，你沒有死在方捲簾的劍下！」

石高崖嘆口氣道：「盈袖，若不是青龍觀的道士及時出手相救，我已永遠看不到妳了。」

李盈袖驚道：「高崖，妾身幾乎害死了你……」

石高崖忙伸手掩住了李盈袖的櫻口，憐愛地道：「盈袖，不准妳這樣說，是方捲簾那廝陰毒，挾制了妳，誘我上當……盈袖，咱們還是先找個地方，坐下來再慢慢說吧。」

「那咱們還是回城內那家隆安客棧吧，咱們的包裹還在客棧房內。」李盈袖拿眼望着石高崖。

石高崖道：「也好。」

於是，兩人便走入城中，走回隆安客棧。

他們雖然失踪了幾日，但客棧的伙計却仍然將他們的房間留着，見到兩人回來，自不免投來驚異的目光，兩人也不理會，逕自走回房間內。

× × ×

石高崖李盈袖相擁着坐在床沿上，好一會，兩人皆沒有說話。

還是石高崖忍不住開了口。「盈袖，那一晚，妳怎會忽然間不見了的？」

李盈袖緊偎在石高崖的身上，幽幽地道：「妾身是被一個幪面白衣人，乘你與方捲簾搏鬥，觀內的道人奔出來的時候，混亂中偷偷將妾身挾走的。」

石高崖立刻緊張地道：「那人沒有對妳怎樣吧？」

李盈袖白了石高崖一眼。「妾身當時又驚又急又怕，不知道那人意欲何爲，却苦於被方捲簾點了身上幾處大穴，動彈不得，連呼叫也不能，可恨那方捲簾連妾身的啞穴也封了，妾身只有眼睜睜的被那人挾走。」

「那人將妳挾到什麼地方？」

「這一點，妾身到現在，也弄不明白，那裏究竟是什麼地方，那人將妾身挾到一座宅子內的房中，將妾身放在床上，什麼話也沒有說，便閃身出房，將房門關上，妾身初時還以爲那人企圖對妾身……後來，妾身總算放下心來。」

「盈袖，你知不知道，那人是誰？」

「那人好小心，每一次進房時，總是幪着臉，悶聲不出，只將妾身的啞穴解了，無論妾身問他什麼，他就像個啞巴般，一聲不出，令到妾身無從查出他的身份，直到昨天晚上，那人忽然走進來，妾身還以爲他會……」李盈袖說到這裏，忽然長長地噓口氣。「他忽然間出手點了妾身的暈穴，待到妾身醒過來時，却發覺到，妾身已躺在一間破廟的神案上，妾身驚疑莫明之下，挺身坐起身來，才發覺到，妾身被封的穴道已解，而……而身上的衣衫亦……整整齊齊的，妾身當時不及多想，忙從神案上跳下地，跑出破廟，分辨了一下方向，便掠回城中，趕返客棧，看一下你有沒有回來。」

帶點羞意地瞟了石高崖一眼，李盈袖續說下去。「那知返回客棧，却不見你，妾身急得什麼也似的，而天巳亮了，妾身翻出客棧，不知是急昏了頭，還是急瘋了，想不到出城去青龍觀找你，只在城內四處找尋起來，直找到筋疲力竭，才省起何不到青龍觀問一下那些道長，或許可以問出一點頭緒來，於是，妾身顧不了疲累，立刻匆匆出城，想不到，就在城門口，遇到你！」

幽幽一嘆，李盈袖眼波如烟般說道：「當時，妾身在乍然之下，還以爲看花了眼……」

石高崖無限愛惜地輕撫着李盈袖的秀髮，輕聲道：「盈袖，眞難爲你了。」

「高崖，看到你安然無恙，妾身一顆懸着的心，才算放下來。」李盈袖夢囈般低喃。

石高崖聽了，心頭一陣發熱，忍不住低下頭來，狂吻起來。

李盈袖有如一頭小羔羊般，溫婉地承受着石高崖迸發的熱情。

好一會，石高崖才意猶未盡地停止了親吻，李盈袖嬌喘細細地道：「高崖，那晚妾身被挾走後，情形如何？」

石高崖吁口氣，說道：「那晚，我可說是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要不是有青龍觀的觀主一清道長於生死一髮間，出手將我從方捲簾的掌下救下來，我肯定喪生在方捲簾的掌下，再也見不到妳了。」

說着，不由雙臂一緊，將李盈袖緊摟在懷中，生怕她會「飛」走一樣。

接下來，他將被一清救下，及在觀中療傷的情形，對李盈袖說了一遍。

李盈袖靜靜地聽着，待他說完，才道：「高崖，這眞是想不到，那位一清觀主，居然是個身懷奇技的出家人，那眞要謝天謝地了。」

一頓，又說道：「高崖，妾身差點忘了問你，你已開棺查看過梁才信的屍身了麼？」

石高崖點點頭，李盈袖急聲道：「查出了什麼？」

石高崖搖搖頭。「全身上下，沒有任何傷痕，我也察看不出，他是被那一種內家手法弄死的，看來，他果然是因病暴斃的。」

李盈袖舒口氣道：「既然查不出可疑的地方，高崖，這件事依妾身之見，就此算了。」

石高崖摩挲着李盈袖滑嫩柔軟的玉手，說道：「盈袖，我已經說過了，查不出梁才信的死因有可疑之處，便算了，我會帶你回老家，與妳……」

「高崖，別說了，羞死人！」李盈袖風情無限地橫了石高崖一眼，伸手掩了他的咀巴。

石高崖不由伸出舌頭，輕舐着李盈袖的掌心。

李盈袖掌心發癢，縮手不迭，「咭咭」地嬌笑起來。

石高崖如何忍受得住，上身向前一傾，將李盈袖壓倒在床上……

× × ×

良久又復良久，才聽到李盈袖嬌喘着輕聲道：「高崖，咱們幾時起程回你的老家？」

石高崖有氣無力地道：「明天，明天一早，咱們便動身起程趕回去。」

只聽李盈袖道：「高崖，你眞的眞心眞意與妾身拜堂成親……長相厮守？」

石高崖急切地道：「盈袖，這個時候，妳還信不過我？」

李盈袖道：「妾身只是……只是……有點不放心……」

「盈袖，爲了表白我對妳的心意，我發誓！」石高崖語聲略高。

「不要！」李盈袖伸手掩住石高崖的咀巴，「妾身相信你了。」

接着，她鬆開掩着石高崖的咀巴，有點担心地道：「高崖，咱們才擺脫了一個黃瘦花，又莫明其妙地惹上了那個方捲簾，妾身担心他會在路上找機會向你下手，那時眞是防不勝防，唉，到底是什麼人，僱請方捲簾，非殺你不可？」

石高崖長吁口氣，憤然道：「盈袖，我實在想不出有那一個人，非要置我於死地不可，不過，妳不用担心的，他們接連兩次殺我不死，那黃瘦花反而死在咱們的手下，看來，方捲簾也殺不了我的，咱們只要小心，便不怕他了。」

「但願如此。」李盈袖嘟喃一句。

石高崖忽然道：「盈袖，倒是那將你挾走的幪面白衣人，我想也想不出，那人那樣做，是有何用意，有什麼企圖？」

李盈袖蹙着雙眉道：「高崖，這一點，妾身也想不透，不過，他看來應該沒有什麼惡意，否則，他也不會就那樣放了妾身，故此，依妾身之見，不要理會那人算了，免得自尋煩惱。」

「說得對，就這樣辦。」石高崖說着，雙手又在李盈袖那滑如凝脂般的嬌軀上，移動起來。

李盈袖馬上有了反應，櫻口中發出一陣消魂蝕骨的呻吟聲，赤裸的軀體，在石高崖的懷中蠕動起來……

× × ×

石高崖的老家在河北一處叫青溪坪的偏僻山鄉中。

石家莊距青溪坪，足有百多二百里路，翌日，兩人一大早起來，到騾馬市集上買了兩匹健馬，配好鞍鐙，便策馬出城，催動坐騎，急趕回青溪坪。

這是他們昨晚便想好了的，在路上少逗留，便少了讓方捲簾下手的機會，少一份危險，而且，也可以早點回到老家，籌辦他們的喜事。

這個主意確實不錯。

他們連乾糧也帶備了，所以，中午時分，他們不用找地方打尖吃飯，略爲在路邊停留一下，吃些乾糧，便又策馬上路。

而沿途之上，兩人亦極之小心，提防方捲簾會猝然在路上施襲。

幸好，他們趕了一天的路，却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傍晚時份，他們趕到一處叫青田鎭的鎭集，總算可以舒口氣。

這一天，他們一口氣趕了百多里路，照這樣走下去，明天午後，他們便可以趕回青溪坪石高崖的老家的。

只是，今晚仍要小心提防，以免着了方捲簾的道兒。

兩人在鎭內一家叫永安棧的客棧中，住下來。

略爲清洗了一下，兩人便到鎭上那家最大的飯館吃晚飯。

吃飯時，兩人皆十分小心，以防酒菜中被人做了手脚，那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說實在的，他們這一頓晚飯，是吃得不痛快的。

幸好酒菜中沒有被人做手脚。

塡飽肚子後，兩人也沒有心情在鎭上溜逛，一逕走回客棧內。

爲了安全以及便於照應，兩人只開了一個房間，橫豎兩人已快結成夫婦，而且亦已有夫妻之實，那就不用再顧忌那樣多了。

這一夜，却平安無事。

但兩人正準備算清房錢，起程離去時，一名店小二却慌急地走來對兩人說，兩人的馬匹不知怎的，倒斃在客棧偏院中的馬棚內。

兩人聽了，互望一眼，沒有說什麼，只叫那名小二帶他們到馬棚看一下。

那兩匹馬果然倒斃在馬棚內，表面上，却看不出馬匹致死的原因。

石高崖不由皺起了眉頭，走入馬棚內，蹲下來，查看馬匹致死的原因。

終於，他在馬腹下，發現了一個瘀黑色的掌印。

「摧心掌！」石高崖神色微變，站起身來。

絕無疑問，兩匹馬是死在摧心掌力之下的。

李盈袖聞言之下，亦是神色倏變，語聲微變道：「高崖，會不會是方捲簾那厮幹的？」

石高崖握拳道：「一定是他幹的，看來，他想咱們徒步趕回青溪坪，他便有機會在路上伺機向咱們下手了。」

「那咱們怎辦？」李盈袖有點心焦地問。

「哼，咱們偏不叫他如願！」石高崖冷哼一聲。「走，咱們到外面，找家騾馬店，買兩匹坐騎。」

說着，拉了李盈袖便往外跑。

那名店小二呆瞪瞪地，望着兩人走了出去。

兩人急急找到鎭上那家唯一的騾馬店，正想開口問那位坐在店門口的店家有沒有馬匹賣，那店家已經先開口道：「兩位是來僱車還是買馬匹的？」

石高崖忙道：「店家，咱們是買馬匹的。」

那店家一聽，連連搖手道：「客官，對不起，小店的馬匹，大清早，便被一位客人全部買走了。」

石高崖一聽，不禁呆住了。

李盈袖眼珠一轉，開聲道：「店家，僱馬車呢？」

店家又搖頭道：「都給那位客人全部僱清了。」

石高崖不由脫口低罵一聲：「一定是方捲簾那傢伙幹的！」

「高崖，那麼咱們怎辦？」李盈袖憂急地問。

石高崖一拉李盈袖。「盈袖，不要急，咱們邊走邊談。」

李盈袖只好跟着他走。

石高崖却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悶聲不响地走着。

李盈袖蹩不住，正想開口說話，但看到石高崖雙眉攏着，似乎在想着什麼，只好將到口的話，咽回肚子內。

快要走到鎭口時，石高崖忽然停下脚步，目中閃着異光，有點興奮地道：「盈袖，方捲簾想咱們走回去，咱們就如他所願，走回去！」

李盈袖不由頓脚道：「高崖，這不是正中他下懷？那是很危險的。」

石高崖神秘地道：「盈袖，妳相信我吧，不會有危險的。」

李盈袖狐疑地道：「高崖，你在打什麼主意？」

石高崖眨眨眼道：「走吧，等一會，妳自然會明白的。」

說着，拉着李盈袖走出了鎭口。

× × ×

石高崖走出鎭口，却不是沿着大路走，只走了一段路，便拐入了右手邊的一條小路中。

李盈袖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只好蹩在心中，看他有什麼古怪。

走了大約三四里，便走到小路的盡頭，李盈袖再也蹩不住了，問道：「高崖，前面是一座高山，無路可走，你帶妾身到這裏來幹麼？」

李盈袖說得一點不錯，小路的盡頭，聳立着一座高山，而且山壁很陡，很難攀登上去。

石高崖笑笑道：「盈袖，稍安毋燥，跟我來吧。」

說完，便沿着山脚，轉向另一邊。

李盈袖跟着石高崖走到山壁的另一面，那面的山壁一樣陡峭，根本就無路可走，不過，山壁上却長着很多雜樹，垂掛下很多籐葛，幾乎覆蓋了山壁。

石高崖示意李盈袖停下來，他則一個人走動着，在山壁前，察看起來。

察看了一會，他伸手在一處凹下去的山壁前，撥開那些垂掛下來的籐葛。

撥動了一陣，他扭頭朝李盈袖招手道：「盈袖，快過來。」

盈袖應了一聲，有點疑惑地走過去。

「盈袖，妳看一下。」石高崖朝她頑皮地一笑。

李盈袖看看，便看到石高崖用手撥開的籐葛處，那山壁之上，有一道數尺長的裂縫，斜斜地一直向上延伸上山上，那條裂壁之上，凹凹凸凸地，大小不一，或短或長地，現出一條有如階梯般的壁道來，她不禁大喜過望，驚喜地道：「高崖，你怎會發現這條壁道的？」

石高崖得意地笑道：「說來話長，那是我在十多歲時，隨父兄輩在山上打獵，追逐一頭獐子時，無意中發現的，只要從這條壁道登上山上，順着山脊，便可以走到青溪坪。初時，我一時間也想不起來，因爲事隔總有二十多年了，直至走到鎭口時，我才乍然省起來的，但又不知還找不找得到，所以，沒有立刻告訴妳。」

一頓又道：「咱們走這條路，方捲簾那傢伙一定猜不到，這條秘道，可說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他怎樣精明，也料不到的，就讓他在路上眼巴巴地乾等吧！」

說完，哈哈笑了起來。

李盈袖却催促道：「高崖，山路難走，咱們還是快點登上山上吧。」

石高崖道：「好，我先登上去，妳跟着上來，有我在上面拉妳，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說完，他閃身走入那條壁縫內，伸手抓住上面一塊突岩，一聳身，蹬上了第一級壁道。

接連登上兩級，他才一手抓着一塊突岩，彎身垂手道：「盈袖，拉着我的手蹬上來。」

李盈袖點點頭，伸手握住石高崖的手，另一手抓住一塊突出的崖壁，蹬上去。

就這樣，兩人慢慢地蹬上了山上。

坐在山上的一塊石上，兩人喘了口氣，石高崖抬頭望一下天色，起身道：「盈袖，咱們走吧。」

李盈袖吐口長氣，站起身來，拍拍衣服。「高崖，那就快走吧。」

石高崖二話不說，便沿着山脊，向前走去。

日頭爬上中天時，兩人在一處山頭坐下來，取出乾糧，吃起來。

吃完乾糧，他們又立刻起程。

天色全黑時，兩人終於走下了山脚。

石高崖吐口長氣，指指遠處一處燈火閃爍的地方道：「盈袖，那裏就是我的家——青溪坪了。」

李盈袖雀躍地道：「高崔崖，咱們快走吧，妾身想早一點看看你的老家。」

石高崖笑道：「盈袖，我担保妳會喜歡的，那裏恍似世外桃源般。」

「別說了，妾身心急死了。」李盈袖拉着石高崖就朝着閃爍的燈火奔去。

× × ×

青溪坪果然恍似世外桃源，雖然天氣寒冷，積雪未溶，但那條小溪却潺潺地奔

流着清冽的溪水，溪旁坪邊，長滿了梅樹，雪花壓不住那茁壯的綠葉，競吐出一片粉白艷紅來，坪上的人家純樸可愛，鷄鳴犬吠聲中，顯出一片寧謐來。

石高崖的老家就在坪南那面，一片梅花掩映中。

這青溪坪上，只住了百十戶人家，都是靠耕作打獵爲生的。

李盈袖立刻便被這地方迷住了。

而石高崖的父母早巳身故，只剩下一位年巳七十外過的老奶娘，替他看守着屋子，而他家的田地，皆租給了別的人家耕種，至於佃租，則由他的一位族叔代他打理。

石高崖自二十多歲出道闖蕩江湖，到如今，還是第三次返回家鄉，這一次距上一次，也足有六年了，他的回來，令到青溪坪哄動起來，特別是聽說他帶了位漂亮的媳婦兒回來，那一個不爭着去一睹李盈袖的芳容，一時間，他的家簡直比墟集還要熱鬧，幾乎連門檻也被踏破了。

石高崖被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李盈袖落落大方，親切得體地招呼那些鄉人，這一來，搏得那些鄉人的一片讚美聲。

石高崖看着聽着，樂得合不攏咀來。

而他亦趁這機會，跑到他那位族叔石堅的家中，與族叔商量怎樣籌辦婚事。

他那位族叔一直便盼望石高崖成家立室，也好爲石家留後，開枝散葉，聞言之下，一力贊成，並熱心地將一切事情包攬在身上，叫石高崖不用操心，揀好日子後，自會將婚事辦得體體面面，熱熱鬧鬧。

石高崖聽族叔這樣說，自是高興不迭，唯唯喏喏，一切全聽族叔安排，只有一點，他要請全鄉坪的鄉親，喝一頓喜酒。

他那位族叔自是滿口贊成。

就這樣，他與李盈袖的婚事，便密鑼緊鼓地張羅起來。

而兩人雖都沉浸在欣悅興奮之中，但却沒有忘記方捲簾，時刻提防他的襲擊。

但兩人却是白担心了，方捲簾似乎放棄了刺殺石高崖這宗買賣，這幾日來，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樣反而令到石高崖有點惴惴不安起來。

因爲他不相信，像方捲簾這樣名氣响亮的殺手，不會輕易放棄巳在進行中的買賣的，那會有損他的名頭，江湖人最重名聲，名聲受損，那簡直比死還難忍受，所以，他相信，方捲簾一定會伺機行動的，這幾日蟄伏不動，說不定正在窺視着他的一舉一動，籌劃着下一步的行動。

只怕這次方捲簾不動手則巳，一動手必是驚天動地，令到他無法防備的一擊。

他雖然心中憂慮，但看到李盈袖那笑意盈盈的歡悅樣子，他只好將憂慮鬱悶在心頭，沒有露出來。

大喜的日子終於在等待中來臨了。

這一天，整個青溪坪都像是辦喜事般，洋溢着一片喜氣，幾乎所有的人，皆湧到石高崖的家看熱鬧。

石高崖也被那一片喜氣感染了，暫時忘掉了方捲簾的威脅，既緊張又興奮地等着吉時到來，好拜堂成親。

這是難怪他緊張的，他在江湖上，雖然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英雄，但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成親，心情難免緊張的了。

吉時終於到了。

鼓樂齊鳴中，兩人披紅掛彩，由伴娘與伴郎相陪着。雙雙來到喜堂，在司禮倌的高唱之下，完成了一切必須的禮儀。

然後，雙雙被送入新房中。

但接着，石高崖便被請出去，招呼那些到賀的親友鄉隣，新房內，只剩下李盈袖與那名伴娘，以及一名丫環。

石高崖雖然在忙着招呼親友，實則，他的心中一直牽掛着新房中的李盈袖，只要新房那裏有甚麼風吹草動，他便會不顧一切地，撲向那邊。

刺客鬧婚筵　憤怒爆內情

擾擾攘攘間，巳經快近黃昏了。

石高崖的院宅內內外外，亦巳擺滿了酒席，石高崖與那位族叔等人，連忙招呼那些鄉親入席，喝杯喜酒。

石高崖就乘這時，溜回新房中看一下，見李盈袖與伴娘丫環等人無恙，他一顆心才放下來，不敢多作逗留，忙着又走出外面招呼客人。

暮色四合中，石家宅院內外，一片燈火通明，那場面眞熱鬧，熱鬧得令到石高崖有點受不了。

但主意是他出的，他只好忍受下去。

終於，是新郎新娘敬酒的時候了。

李盈袖在那位伴娘的攙扶下，姍姍地從新房中走了出來，馬上贏得了一陣陣讚嘆驚艷聲。

石高崖聽在耳中，恍似喝下一杯醇醪般，渾身舒暢，感到有點飄飄然的。

相信每一個人在他這種情形之下，都會像他這樣。

全鄉坪的人皆請了來，少說點，也有五六百人，所以，石高崖今晚擺了五十多席酒，熱鬧是熱鬧了，但敬酒時，那就辛苦了。

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所以，他與李盈袖只好笑臉常開地，一席一席去敬酒。

也幸好他酒量大，否則，只怕三五席下來，他巳經被灌醉了。

敬到第十一席時，席上有一位年逾七旬的老漢，顫巍巍地站起來，抖着雙手，捧杯對石高崖道：「崖倌，還記得老漢麼？晃眼巳是二十多年了，如今你娶媳婦兒了。來，老漢高興極了，老漢說甚麼也要敬你一杯。」

石高崖端詳着那老人，依稀還記得老人是誰，忙伸手扶住了他，關切地問道：「我記起來了，你老人家就是三福伯，是麼？」

老人嘻開只剩幾顆門牙的咀巴，樂呵呵地道：「崖倌，你果然還記得我老人家，看到你成親，我眞高興！」

「三福伯，我敬你老人家一杯。」石高崖恭敬地雙手捧杯，一口喝下那杯酒。

席上的人剎起哄喝好起來，紛紛嚷嚷着，要回敬石高崖一杯。

三福老人亦舉杯就喝，但就在他舉杯就唇的剎那，他那隻顫抖着的左手，猝然一翻，一道晶芒從他的左手中暴射出來，飛刺向石高崖的喉頭！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擊！

在這種猝然不防的情形下，石高崖是絕對避不開這一擊的！

更來不及出手封擋。

席上的人一眼瞥見，不由發出一聲驚叫。

站在石高崖身旁的李盈袖一眼瞥及之下，被那猝然驚變嚇呆了，不過，她的反應好快，神色驚變中，脫口驚呼一聲，一掌切向那道晶芒！

那道飛射的晶芒被李盈袖那一掌切中，擊得歪斜開去，石高崖在那剎那，亦仰身側首，閃避那致命的一擊。

「唰」一下輕响，那道晶芒從石高崖的頸側擦着閃過，血光暴現中，仍然將石高崖的頸側皮肉，割裂開來。

石高崖不由發出一聲痛哼，左脚乘勢飛起，踢向那老人的腰腹部位。

而李盈袖左手亦急拍向三福老人的頭臉。

這一剎那的驚變，快得目不及睫，待到席上衆人回過神來的時候，那位三福老人巳連人帶椅，一個側翻，翻掠開去，堪堪閃避過石、李兩人的一脚一掌。

×　×

石、李兩人身形同時左右一閃，截住了三福老人的退路，却沒有出手，只是拿眼望着三福老人。

三福老人老態龍鍾的神態，這時巳變得神清勢猛，腰板挺得筆直，雙眼中精芒閃射，那裏像是個鄉下八十的老人?

這時候，那些七老早巳遠遠地避到一邊，驚恐地看着這一邊殺氣充盈的三人。

石高崖頸側鮮血淋漓，他却根本不去理會，眼角肌跳動着，盯視着那三福老人，彷彿將他看透一樣。

李盈袖却驚慌關切地叫道：「高崖，傷得重麼？」

石高崖吸口氣，這才伸手一抹頸側的傷口，摸了一手的血，淡然道：「算不了甚麼，只是皮肉之傷，盈袖，妳放心。」

語聲一落，接厲聲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目光亦隨着語聲轉厲，盯視着三福老人。

三福老人目光連閃，「哈哈」大笑道：「我當然不是那位糟老頭了！」

「方捲簾！」李盈袖忽然尖叫出聲。

「好眼力！」那老人又一聲哈哈，果然是方捲簾的語聲，伸手在臉上一抹，像變戲法般，那張皺紋滿臉的臉龐，忽然變了，變成方捲簾那張冷沉的臉孔來。

果然是方捲簾。

那些鄉人乍然見到三福老人倏忽之間，變了另一個人，莫不驚駭得張大口呆住了，還以爲白天見到了會變化的妖怪，有些胆小的，甚至被嚇昏了。

「他不是三福哥，那麼三福哥呢？」有一個年老的鄉人驚叫出聲。

石高崖聽聞之下，心頭一震，憤怒地道：「方捲簾，你殺了三福伯？」

方捲簾張口吐出幾顆假牙，原本沒有牙齒的咀巴，這時又露出一口整齊的牙齒來，冷笑道：「我若不殺了那個糟老頭子，又怎能假扮冒充他？」

石高崖怒得整個人輕微地抖顫起來，連語聲也有點顫抖。今日我若殺不了你，替三福伯報仇，我就不姓石！」

「你姓甚麼，關我屁事！」方捲簾語聲出口的剎那，身形倏閃，右手疾揚，寒芒飛閃中，猝然撲襲李盈袖。

李盈袖雖然早有防備，但仍然被方捲簾這猝然撲襲弄得有點手忙脚亂，嬌叱聲中，來不及出手封架方捲簾閃刺向她咽喉的軟劍，只好偏閃開去，右手纖指一併，戳向方捲簾的左肩頭。

石高崖怒喝一聲，形如怒虎般，閃身疾撲向方捲簾，左拳右掌，擊向方捲簾頸背要害。

方捲簾身形却陡地一拔一翻，淩空一個翻滾，避過石、李兩人的攻擊，身形一展，斜斜射向左邊一扇關起來的窗門，絡於破窗逃逸。「失陪了，今日殺不了你石高崖，日後有的是機會。」

那知石高崖早就猜到他那一着是以進爲退之招，急撲的身形只是作勢而巳，方捲簾的身形才翻起，他的身形亦陡然騰掠起來，勢道比方捲簾還要快上那麼一點點，雙掌一合，一招力劈華山，以掌作斧，凌空疾劈方捲簾的腰側上！「方捲簾，你還走得了?留下吧！」

石高崖這一招的威脅，與雙斧在手時，施展出來的威力，不遑多讓，方捲簾若是被他那一掌劈中，只怕亦會當場斷爲兩截！

豈料方捲簾那一招以進爲退，乃是誘敵之計，實則是以退爲進，誘殺石高崖。

就在石高崖雙掌一合，力劈而下的剎那，他斜裏飛射的身形陡地一曲一翻，硬生生的翻掠起來，手中劍有如毒蛇飛噬般，閃刺向石高崖的腰肋部位！

方捲簾這一下變化，不但大出石高崖意料之外，那一劍速度之快，亦令到石高崖根本無可能應付得了。

因爲那一下變化只是一霎間的事情，而石高崖的勢道又猛，他在驚變之下，根本就來不及應變。

眼看那一劍便要刺入石高崖的腰肋之上。

石高崖要是中上那一劍，必死無疑！

因爲方捲簾那一劍所取的角度很準確，劍若是刺入石高崖的腰肋內，劍尖便會順勢刺入石高崖的心藏內，豈有不死的道理？

飛閃的劍光巳刺在石高崖的腰肋上。

驀地，一道金光比閃電還疾，猝然閃射向方捲簾的頸側內，向另一邊頭側穿射出來，餘勢猶勁，「奪」地射在一根柱子上，顫晃着，赫然是一根金簪！

方捲簾只能夠發出一聲悶促的短嗥，便一頭栽跌落地，死翹翹了。

石高崖死裏逃生，驚魂稍定，飄掠落地上，低頭看一下，腰肋上被刺破了衣服皮肉，鮮血滲湧出來，幸而刺得不深，忙一手按住了傷口，抽了口氣。

剛才，他確是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

而他這時亦弄清了，救了他一命的，是李盈袖。

「高崖，你傷得怎樣了？」李盈袖慌惶地叫着，撲了過來。

剛才，石高崖於生死一髮間，幸得李盈袖手急眼快，將頭上的金簪拔下來，抖

手擲向方捲簾。

原來，李盈袖在方捲簾身形翻騰起來的刹那，便已猜到方捲簾要溜，急忙拔下頭上的金簪，欲擲射出去，阻嚇方捲簾的逃遁，及至一眼瞥到方捲簾掠射的身形折翻起來凌空俯刺石高崖，她在驚急之下，不加思索，運勁抖手急擲出金簪，意外地殺了方捲簾。

要不是他早已將金簪拔下來，準備擲射，那麼，在方捲簾身形猝然折翻起，俯刺石高崖時，她才拔簪的話，肯定來不及殺死方捲簾了。

而方捲簾要不是一心只想殺死石高崖，對李盈袖不大防備，李盈袖發出的金簪，他也就不可能來不及閃避了。

總之，方捲簾已經死了。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 × ×

舒了口氣，石高崖忘情地張開雙臂，一把將撲過來的李盈袖摟在懷中。「盈袖，我沒什麼，只是傷了一點皮肉，不碍事的。」

「高崖，妾身殺了方捲簾，是眞的麼？」李盈袖緊貼在石高崖的懷中，夢囈般低喃。

對於能夠殺死方捲簾，她這時仍然覺得意外，有點不敢相信。

事實上，方捲簾的名頭太响了，一直以來，江湖上傳出來的消息，都是他殺人的消息，如今，她却殺了這位有名的殺手，難怪她有這種疑信參半的心情。

「盈袖，方捲簾死了，他是死在你的飛簪上的！」石高崖用力摟着李盈袖，安慰她道：「盈袖，我眞替你高興，連方捲簾這樣厲害可怕的殺手，亦要死在你的手上。」

「高崖，妾身只要與你長相厮守，就心滿意足了。」李盈袖低聲的呢喃着。

石高崖聽得心頭發熱，情懷激蕩，忍不住輕撫着李盈袖的如雲秀髮，柔情地道：「盈袖，妳眞好。」

此時此刻，兩人已忘記了那些鄉親鄰里，心中就只有他們兩人的存在。

而這時候，那些鄉親鄰里，早已走了個清光，他們一向過着恬淡安寧的日子，幾曾見過如此兇險血腥的場面？在方捲簾中簪栽倒落地時，他們已驚得再也看不下去，各自拔脚開溜了。

× × ×

李盈袖偎在石高崖的懷中，好一會，才驚覺到這個樣子，若是被鄉親鄰里看到了，實在不好意思，不由着急得紅飛雙頰，急急抬起頭來，掙脫了石高崖的摟抱。

雖然他們已是夫婦，但當衆這樣親暱，仍是有點不好意思的。

及至看到那些鄉親鄰里走得一個不剩，她那「砰砰」跳動的心頭，才平復下來，嚶哼一聲，重又偎入石高崖的懷中。

石高崖初時被她的舉動弄得有點莫明其妙，及至看到她目光四掃，才明白她的意思，臉上亦一陣燥熱起來，有點尷尬，看清楚了，屋內已一個人也沒有，就只有他們兩人，他才舒過一口氣來，忍不住緊緊摟着李盈袖的嬌軀。

忽然間，响起一聲冷笑：「好親熱啊，姓石的，你可知道，你摟着的，是一位毒如蛇蠍的毒婦！」

兩人乍聞之下，驀然一驚，差一點沒有跳起來，慌忙分開來，循聲望過去。

剛才明明沒有人的了，怎麼忽然間又有人出現了？難怪兩人吃了一驚。

兩人目光及處，即時看到，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青年人，正一臉悲憤地，站在門口，緊執着一柄長劍，盯着李盈袖。

李盈袖一眼看到那青年人，臉色微變，自目中閃射出一抹殺機，但一閃即沒。

石高崖只覺那青年人有點眼熟，但一時間却想不起他是什麼人，不由訝詫地望着這位突然出現的不速之客，問道：「請問閣下是誰，怎樣稱呼？」

那個青年人目光一轉，落在石高崖的臉上，激動地回答道：「石大俠，在下姓梁……」

「嗯，妾身想起來了，他應該就是梁才信的什麼人，他找來這裏幹麼？莫非他知道了咱們曾經開棺檢查過梁才信的屍體，特來找晦氣的不成了？」李盈袖冷笑一聲，截斷了那青年人的話。

那年青人聞言之下，神色更加悲憤，戟指石、李兩人，憤然道：「好一位石大俠，家父被你們殺害了，居然還不放過他，還要凌辱家父的遺體，我可要與你們拚了。」

說着，仗劍便要撲上來。

石高崖被那年青人的話說得一頭霧水，從話中知道青年人是梁才信的兒子，念動之下，急急搖手道：「閣下且慢動手，你爲何說咱們是殺你父親的兇手……」

李盈袖截口道：「高崖，梁才信生前僱請黃瘦花殺你，死後，他的兒子又來找上咱們信口胡說，眞是豈有此理，待妾身擒下他，問個仔細明白。」

說完，不等石高崖有什麼表示，便一閃撲向那青年，右手疾揚，纖纖玉指直取那青年人的雙眼。

石高崖只來得及叫出兩個字：「盈袖……」眼見李盈袖已經出手，只好將下面的話咽回肚子裏！上前一步，爲李盈袖掠陣。

但他的心中，却接連閃過幾個問號。

× × ×

那青年人確是梁才信的兒子，名叫梁智生，不知怎的，他會來找石高崖與李盈袖的晦氣。

「毒婦，妳想殺人滅口，辦不到。」梁智生眼見李盈袖伸指疾插雙目，怒喝聲中，上身急仰，長劍急展，截向李盈袖的手臂。

那知道李盈袖這一招只是虛招，手臂疾縮的刹那，左手纖掌直插向梁智生的小腹要害。

李盈袖這一招奇詭迅疾，梁智生要是避不開，只怕死定了。

梁智生的武功看來不高，居然來不及應變閃避，眼看着李盈袖的如刄玉掌，就要插入他的小腹的刹那，同時响起兩聲急喝！

「盈袖，手下留活口！」第一聲是石高崖喝出的，喝聲之中，同時飛身撲上前去。

他之所以出聲阻止李盈袖殺梁智生，是想從梁智生的口中，問出一些有關梁才

信僱請黃瘦花殺他的綫索，因爲說不定梁智生會知道多少。

「果然是最毒婦人心！」第二聲喝幾乎與石高崖的喝叫聲不分先後，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倏然凌空掠到，探臂一抓，其快無比地，一把抓住梁智生的衣領，以間髮之險，堪堪從李盈袖的「掌刄」下，斜扯開去！

「嗤」一下裂帛聲响，梁智生雖然逃過一死，但腹前的衣衫仍被李盈袖鋒利如刄的指甲劃裂開數寸的口子來。

那有如天神驟降般的人影，一下子將梁智生拉扯出三丈過外，袍袖一切，化解了李盈袖右手一招殺着，接一拂，硬是將李盈袖逼退一步。

撲上前的石高崖恰好的伸手一把扶住了李盈袖，急聲問道：「盈袖，妳沒啥事吧？」

李盈袖却沒有應他，只是一臉駭異地瞧着那將她逼退的人。

那人一身白衣，白巾幪面，只露出雙眼，從眼洞中，射出兩道冷寒的目光，射在石、李兩人的身上。

石高崖亦猶疑地打量着那白衣幪面人，心中在猜測對方是何許人，爲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莫非是自己認識的人不成？

梁智生死裏逃生，驚魂稍定，只顧抹冷汗。

× × ×

雙方對視了好一會，石高崖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閣下以巾幪面，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莫非是相熟之人？」

白衣幪面人冷笑一聲，「石高崖，你說對了。」

接目光一轉，落在李盈袖的臉上，冷冷說道：「李盈袖，我終於看穿妳了。」

李盈袖「哼」一聲道：「你胡說什麼，待妾身將你的遮醜巾扯下來，看看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說着，便要動手。

那知道幪面人却搖搖手，說道：「李盈袖，妳急什麼，別是心中有鬼，想下手殺我吧？」

一頓，轉顧了身旁的梁智生一眼，乾笑一聲道：「別打如意算盤，我可不是這位兄弟那樣稀鬆平常，妳討不了好的！」

李盈袖聽得一張嬌靨變成鐵青色，尖叱道：「鼠輩，妾身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尖叱聲中，飛撲向白衣幪面人，雙掌飛舞，施展出飛花暗香蝶舞手中的一連串殺着，看她的樣子，白衣幪面人說得不錯，她確是想殺死對方。

白衣幪面人長笑一聲，身形有如雪花飛舞般飄飛起來，身形之輕靈飄逸，比蝶舞花間還要曼妙。

白衣幪面人沒有出手，就憑着這種輕靈曼妙的身法，閃避李盈袖的飛花暗香蝶舞手法。

石高崖一眼看到白衣幪面人的那種身法，神色微變了一下，禁不住脫口叫出聲來。「飛雪漫天身法！」

李盈袖一聽，亦是神色遽變，掌勢一收，飄身後退，驚疑不定地打量着白衣幪面人，嬌喝道：「你怎會飛雪漫天身法的？你是香雲冷的什麼人？」

白衣人的身形亦在李盈袖掌勢收歛的刹那，輕靈得有如一片雪花般，飄落在地上，哈哈大笑道：「我不是香雲冷的什麼人……」

「那你怎會香雪冷的飛雲漫天身法？」李盈袖斷喝一聲，眼中驚疑之色更甚。

「因爲我就是香雲冷！」白衣幪面人聲起手落，一把將幪臉巾扯了落來。

× × ×

石高崖李盈袖四道目光刹那落在白衣人的臉上，登時目瞪口呆，一臉驚詫欲絕之色，一時之間，居然說不出話來，傻住了。

現出眞面目的白衣人，居然正是已被方捲簾於越王台上擊殺了的香雲冷！

這眞是匪夷所思，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難怪石、李兩人如此驚詫了。

死人是絕對不可能復活的，但眼前的白衣人，確是如假包換的香雲冷，就算假冒得了他的人，他的獨門秘傳飛雪漫天身法，那可是絕對假冒不了的，因爲飛雪漫天身法，只有香氏世家的每一代主人，才有資格研練的。

換言之，飛雪漫天身法，亦就是香氏世家當代主人的身份特徵。

而香雲冷正是香氏世家這一代的主人了。

亦即是說，只有香雲冷才懂得施展飛雪漫天身法。

那麼，眼前的白衣人，絕無疑問，就是香雲冷了。

「怎樣？看兩位驚詫的樣子，一定以爲香某人經已死了，怎會又活生生地站在兩位的面前，兩位一定以爲我是鬼怪了。」香雲冷淡淡一笑，目光掃視着兩人。「說出來兩位也許不相信，香某人根本就沒有死——沒有被方捲簾所殺，香某人一直活着。」

石高崖目光閃動了幾下，從驚詫中回過神來，脫口叫道：「我明白了，香雲冷，你那一次在越王台上被方捲簾所殺，只是做戲，死的人根本就不是你！」

石高崖的反應好快。

香雲冷「哈」地笑一聲，說道：「不錯，那被方捲簾殺死的人，只是香某人的替身！」

一頓接又笑道：「可笑方捲簾也被蒙在鼓裏，還以爲殺的是我香某人。」

「香雲冷，你這樣做到底爲了什麼？」李盈袖好奇地問。

香雲冷含有深意地注視了李盈袖好一會，才一字字清清楚楚地說出幾個字。「李盈袖，香某人那樣做，正是爲了妳！」

「爲了妾身？」李盈袖不禁莫名其妙地瞧着香雲冷，「妾身根本與你扯不上一丁點關係！」

石高崖聞言，亦狐疑地望望香雲冷，又望望李盈袖。

香雲冷那刹那的表情變得異常複雜，目光中愛恨交纏，一會，才低沉地說道：「李盈袖，你雖然與香某人扯不上半點關係，但是，妳可知道，香某人自那一年見你一面之後，便忘不了妳，深深地愛上了妳……」

李盈袖聽得羞惱氣恨地道：「香雲冷

，那只是你自作多情，妾身可從來沒有愛過你！」

「這一點香某人有自知之明。」香雲冷痛苦地道：「香某人正是明白到這一點，才想出那個主意來的。」

「香兒，你假裝死了，便不能公開露面，那豈不是弄巧反拙？」石高崖不解地望着香雲冷。同時，對他的敬重也大爲減少了，那不是因爲出於妒意，而是對香雲冷的裝死，有點不以爲然，在他的意念中，那顯得有點鄙卑，他認爲，大丈夫行事應該是光明磊落，偷偷摸摸，便爲人所不齒了。

香雲冷這刹那表情極之複雜，好一會，他才像是下定了決心般，咬咬牙說道：「事到如今，香某已對李盈袖心灰意冷，也就不妨實說了。」

一頓，目光轉落在石高崖的臉上，有點激動兼愧疚地道：「石兄，香某人之所以裝死，是爲了方便在暗中進行追求李盈袖，不怕對你說，那個假的香雲冷，正是香某人僱請方捲簾殺的，而香某『死』了後，再以另一種身份出現，香某便再僱請方捲簾殺你……」

「香雲冷，你好卑鄙！」李盈袖氣恨地尖聲叱道：「你也是一個有名堂的人物，却幹出如此卑鄙的事來，高崖，你差一點便死在方捲簾的手下，咱們不能夠放過他。」

說着，身形輕靈地向前疾欺而上，雙袖一抖，雙掌拍出的同時，從他的雙袖中，閃射出一片帶有幽香，只有手指般大小的數十瓣花瓣來。

李盈袖外號暗香盈袖，指的就是她袖中的帶有香氣的桃花瓣暗器，暗器射出，由於精鐵打製的花瓣上用香精浸過，所以，暗器一出，例必隨之發出香氣，暗香盈袖這個外號，便是由此得來的。

而她的暗器手法，也確實高明。

那數十片花瓣自她的雙袖中射出，居然在射出的刹那，倏地聚拼成十數朵桃花形狀，分上中下左右「飄」射向香雲冷，那形狀眞是美極了，就像仙女散花般，向香雲冷撒出那些花朵，令人有一種驚喜受寵的感覺，很自然地，會生出一種欣賞的心情，而心神亦爲之一迷，那知道那些「花朵」也就在那刹那，驀地迸射開來，猝然罩射，不少高手，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吃過她的虧的。

香雲冷也不例外，他也被那奇異的手法與現象所迷，只不過他警覺得快，就在那十數朵「桃花」「冉冉」飛臨他身前，猝然迸裂暴射的刹那，他於警覺之下，急忙施展飛雪漫天身法，身形有如一片雪花般，像被狂風驀然吹捲般，「颯」地向後疾飄出去，接「忽」地向上暴捲起來。

飛雪漫天身法，果然奇妙，居然能夠在不可能的情形下，身形有如一片雪花般，「飛舞」在空中，難怪香氏世家一直能夠仗着這種奇妙的身法，獨步江湖武林，歷久不衰了。

但他由於剛才一刹那的心神被迷，至令到他的反應慢了那麼一刹那，他那飛雪漫天身法雖然神妙，仍然未能完全避讓過那些四散迸射的暗器，他的身形飄落地上時，左腰肢上，滲出一片殷紅血漬來。

原來，他的左腰肢上，被一片「花瓣」削去了一塊皮肉，雖然傷得不太重，但却痛得他直吸氣。

李盈袖見香雲冷居然能夠避過他的暗香盈袖暗器，只是受了一點傷，嬌臉微變，但仍不由讚一聲：「飛雪漫天身法，果然奇妙神化！」

她口中讚着。她的人經已疾撲向香雲冷。

看來，她是存心不想放過香雲冷。

香雲冷怒喝一聲：「李盈袖，別以爲香某人怕了你！」

說話間，蓄勢以待。

「盈袖，慢着，我還有話問他。」石高崖身形急掠。一下子就攔在李盈袖的身前。

李盈袖一跺脚，嗔道：「高崖，還和他說什麼，難道你忘了他曾經請方捲簾殺你不成？」

石高崖連忙道：「盈袖，問清楚他才動手不遲。」

李盈袖只好心有不甘地抿嘴怒視着香雲冷。

× × ×

「香兄，你裝死請方捲簾殺我，就算殺死我，你又怎樣？難道就可以得到盈袖嗎？」石高崖直視着香雲冷，神色一片湛然。

香雲冷有點愧然地道：「石兄，香某人一念之差，想出這種陰毒的主意來，香某人如今想來，感到就像發噩夢般，奇怪當時爲何怎會想出這種陰毒的念頭來，這大概就是，情之一字，令人神魂顚倒，香某人一心只想得到李盈袖，故此絲毫沒有考慮到這樣幹了後的後果，一心只以爲，只要殺死了你，除去大敵，便可以得到李盈袖，其他的，香某人想也沒有想過。」

一頓，又愧疚地道：「香某人以爲，裝死之後，行動可以方便很多，而且，也沒有人會想到是香某人幹的，香某人只要到時隨便編造一個故事，便可以令到武林同道相信香某裝死的原因，香某也相信，只要你死了，李盈袖在心灰意冷之下，只要香某人加以追求，她便會投入香某人的懷抱。」

「香雲冷，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妾身就算高崖不幸被方捲簾殺死了，也決不會投入你的懷抱的。」李盈袖怒睜雙目，失聲叱罵。

石高崖聽香雲冷說得如此坦白，心中對他輕蔑之意稍減，心忖：「此人敢作敢爲，倒不失是一條漢子。」嘆口氣，說道：「香兄，你應該知道，情之一字，不是一廂情願的，勉强不來，你雖然做錯了，但情有可原……」

李盈袖一扯石高崖衣袖，氣急地說道：「高崖，你怎麼這樣說，難道放過他不成？」

石高崖轉頭溫聲道：「盈袖，香兄那樣作雖然不對，有失磊落光明，但尚幸沒有對我造成多大的傷害，咱們同爲武林一脈，香兄如今覺悟到錯了，並有悔意，那就算了，所謂寃家宜解不宜結，何况兩虎相爭必有死傷，鹿死誰手，尚在未知之數，盈袖，就這樣算了吧，今日是咱們大喜之日，難道妳喜歡看到血腥？」

李盈袖聽石高崖這樣說，特別是最後那句話，令到她作聲不得，只好鼓着腮，噘着嘴，有點不甘地在旁站立着。

香雲冷被石高崖那寬廣的胸襟氣度感動了，心中大爲感動，敬佩地道：「石兄，香某人一生從未服過誰，這一次，香某人對石兄衷心佩服，香某人有生之年，誓不與石兄爲敵！」

石高崖忙道：「香兄言重了，像香兄這種勇於認錯的人，放眼當今武林，又能有幾人，所謂人誰無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要是香兄不嫌棄的話，咱們就交個朋友吧。」

李盈袖發夢也想不到，石高崖居然與香雲冷盡棄前嫌，並意欲結交，不禁又氣又恨，搶着說道：「高崖，你這是怎麼了？居然是非不分，與這種人做朋友？你不怕他暗中又再向你下毒手麼？」

「盈袖，不要這樣說！」石高崖急聲道：「香兄不是那種人！」

香雲冷這時的表情極爲複雜，激動得顫着雙唇道：「石兄高義感人，香某人與石兄相比之下，眞是自慚形穢，不配與你交朋友，不過，石兄高義，香某人永銘心中。」

說着，轉身便欲離去。

李盈袖眼眸中禁不住閃過一抹喜色。

石高崖脫口叫道：「香兄，天寒地冷，你我相會，亦是有緣，請留下來喝杯水酒如何？」

香雲冷聞言之下，已轉過去的身形不由轉回過來，感喟道：「既然石兄相邀，香某人若再推拒，那就不近人情，亦太矯作了。好，香某就叨擾了。」

李盈袖負氣地別轉了頭。

石高崖見狀，忙道：「盈袖……」

李盈袖哼了一聲，不答理石高崖！

香雲冷神色變動了一下，欲言又止地道：「石兄，香某人……」

石高崖道：「香兄有話請說。」

香雲冷嘆口氣，口齒欲動，但却沒有說什麼。

一時間，令到石高崖不知怎樣才好。

一直站在一旁，沒有出過聲的梁智生，却忽然怒叫道：「李盈袖，妳這毒婦，償我父一命！」

三人聞言，皆不由一齊轉頭望向梁智生。

× × ×

梁智生一臉悲憤之色，怒視着李盈袖，直恨不得將李盈袖一口噬掉的樣子。

李盈袖這刹那嬌靨上陣青陣白，眼中殺機閃現，怒叱道：「梁智生，你發什麼瘋……」

梁智生睚眦欲裂，戟指李盈袖道：「李盈袖，我發瘋？」陡地哈哈狂笑起來，好一會，才止笑切齒恨聲道：「毒婦，妳當然想我瘋了，甚至想我死，那就沒有人指證你的惡毒陰謀了！」

「好小子，你越說越不知高低了，我倒要看你還敢胡扯亂說不！」李盈袖怒叱聲中，身形倏地撲掠向梁智生。

梁智生恨聲大叫：「毒婦，你想殺人滅口！」毫不畏懼地挺身迎上去。

李盈袖怒笑一聲，凌空飛撲的身形更急，雙袖兜頭向梁智生罩落。

只見一片片花瓣從李盈袖的袖中閃飛出來，散發出一陣香氣，罩射向梁智生。

梁智生不知是瘋了，還是不知李盈袖桃花暗器的厲害，居然不閃不避，直迎上去，一劍直劈向李盈袖。

眼看着梁智生不但劈不中李盈袖，並將喪生在李盈袖的暗器之下的刹那，驀地一股狂飇驟湧，硬生生將梁智生的身形擊得橫裏飛摔出去，亦將一部分桃花瓣捲擊得去勢一斜！

緊接着，人影飄落，原來是香雲冷！

正是他凌空劈出一掌，於生死一髮間，救了梁智生一命。

梁智生被那股狂飇撞擊得飛摔出三丈多外，摔跌在地上，雖然屁股生痛，但却沒有什麼損傷，揉着屁股站了起來。

這刹那，石高崖亦已撲到李盈袖的身邊，急聲道：「盈袖別再動手，且聽聽他怎樣說。」

李盈袖却怒視着香雲冷道：「香雲冷，你這是什麼意思？」

香雲冷道：「香某人只是不想姓梁的死得不明不白。」

「高崖，你看看，姓香的居然帮着那小子誣陷妾身！」

石高崖正想說話，那邊的梁智生怒吼一聲，嘶聲大叫道：「李盈袖，妳這個毒婦，血口噴人，我誣陷妳什麼？姓石的，你知道麼？我爹不是暴斃，而是被她殺死的！」

「還有，僱請黃瘦花殺你的雖然是我爹，但你可知道，主使我爹僱請黃瘦花殺你的，正是李盈袖這毒婦！」梁智生狀如瘋狂。

梁智生此言一出，恍似响了一記焦雷，震得石高崖當場呆住了，他實在不敢相信，也不要相信，李盈袖會這樣做。

李盈袖被梁智生的話鎭住了，一時間呆立當場。

只有香雲冷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好一會，石高崖才不相信地道：「梁智生，你胡說什麼？盈袖怎會主使你父僱請黃瘦花殺我？當時我傷在黃瘦花手下，差點喪命，若不是盈袖及時將我救了，我早就死了，她若要殺我，爲何又救我？」

李盈袖這時亦已回過神來，聽聞之下，心中竊喜不已，趁機怒叫道：「高崖，那小子血口噴人，饒他不得！」

身形一動，撲向梁智生，雙掌飛舞，直取對方要害。

斜刺裏人影一閃，香雲冷身形疾飄，截下了李盈袖，硬接了她雙掌一擊。

「劈拍」聲中，兩人各自退了半步，香雲冷猶豫了一下，終於大聲道：「石兄，梁智生所說屬實，半點不假！」

石高崖聽得全身一震，疑信參半地望望李盈袖，又望望香雲冷，再望望梁智生，然後抱頭大聲叫道：「不會的，我不相信！」

梁智當却悲憤地嘶叫道：「石大俠，我不是信口胡謅的，我爹生前遺下的一册日記，寫得清楚明白，日誌上寫着，我爹本是那毒婦的父親的一名家僕，後來他父親死後，我爹便被遣走，但實則仍受那毒婦控制，正是那毒婦找我爹，要我爹出面僱請黃瘦花殺你的，至於她爲何要這樣做

，我爹就不知道了。所以，也沒有寫在日誌上。」

李盈袖聽得杏眼圓睜，那張嬌靨青白得嚇人，尖着聲叫道：「你胡說，我要殺了你！」身形疾晃，便撲向梁智生。

但却被香雲冷橫身一攔，阻住了她的去路，並且拍出一掌，將她逼退。

同時間，他朝石高崖大聲道：「石兄，梁智生所言一點不假，而他爹亦確是被李盈袖所殺，目的就是爲了滅口，怕你從梁才信的身上，追查到她。至於她爲何要偏請黃瘦花殺你，那是她的陰謀，她眞正的目的不是要黃瘦花殺死你，只是要將你擊傷，好待她『及時』趕到，出手救了你，說穿了，這只是她與黃瘦花合演的一場好戲，至於她爲何要這樣做，香某人不得而知，但香某人猜想，她可能是因爲想得到你對她的死心塌地的愛意，所以上演那場苦肉計。」

石高崖聽得手足陣陣發冷，但他仍然有點不相信，望望李盈袖，又望望香雲冷，懷疑地道：「香兄，你怎會知道得那樣清楚的？」

香雲冷道：「這是黃瘦花親口對我說的！」

石高崖雙眼陡地一睜，驚詫地道：「黃瘦花怎會對你說的？莫非你與黃瘦花有什麼……」

香雲冷急急搖手說道：「石兄，你別誤會，香某人與黃瘦花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只是用一萬兩白銀，向黃瘦花買這個秘密。」

一頓接又道：「至於黃瘦花如何查到李盈袖這個秘密的，我沒有向黃瘦花問，而黃瘦花亦沒有告訴我，所以，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有一點香某可以告訴你，黃瘦花雖然是一位名氣極大的殺手，但也是個唯利是圖的人，只要肯出錢，別說是什麼行規秘密，就算叫他姦殺他的娘親妹子，他也會幹的。」

石高崖聽得整個呆住了，雙手拳握得指節發白，臉上的神情極之複雜痛苦，緊咬着下唇，悶聲不出。

梁智生瞧着石高崖那樣子，恐怕石高崖還不相信，伸手從懷中摸出一本册子來，遞向石高崖道：「石大俠，你若還不相信，請看一下我爹留下的這册日誌。」

石高崖聽在耳內，恍似心胸處被巨錘撞擊了一下，整個人猛震了一下，目光直直地瞪視着李盈袖，口齒噏動，却說不出聲來。

他實在太痛苦，也太失望了。

因他已相信香雲冷與梁智生的話了。

他實在想不到，一個他最愛，亦以爲最愛他的人，居然施展出這樣陰毒卑鄙的手段，來欺騙他，以騙取他的愛，他的感情，這怎不叫他痛苦失望。

香雲冷看到石高崖那種痛苦失望的樣子，不禁心有不忍，同情地道：「石兄，香某人本來不想說的，但香某人又不忍心看着你被她所騙，更不忍梁智生獨口難辯，因而被殺，香某人不怕對你說，當初香某人向黃瘦花買這個秘密，是想以之要脅李盈袖投入香某懷抱的，後來香某查到她爲了滅口不惜下毒手殺死梁才信，令到香某人恍似兜頭被淋了一盆冷水，連心也寒了，頓然從狂熱中驚醒過來，因此而打消了追求她的意念。像她這種心如蛇蝎，爲了一己之欲，便什麼手段也幹得出來的人，香某人實在不敢領教！」

石高崖待香雲冷說完後，長長地吁了口氣，目光瞬也不瞬地望着李盈袖，痛苦地道：「盈袖，妳怎麼說？」

李盈袖這時反而顯得異常冷靜，不過，目光却怨毒地掃視着梁、雲兩人，咬着下唇，冷酷地道：「高崖，他們說得一點不錯，妾身想否認也否認不了。」

石高崖聽得神情劇震了一下，身軀猛地搖晃了一下，吸口氣，呻吟般道：「盈袖，妳爲何要這樣做？」

李盈袖陡地像發了狂般，尖聲狂笑起來，笑聲尖厲刺耳，她的神情也隨之變得激動怨憤起來，笑了好一會，她才止笑道：「高崖，難道你還不明白？你知道麼？妾身對你有意，你却對妾身一直就像襄王無夢般，似有情却無意，一心在想着你那位寶貝表妹，令到妾身一直苦苦等待，年華流逝，妾身若那樣苦等下去，只怕頭上青絲變白，也等不到你自動投入妾身的懷抱，妾身越想越覺不甘，也不想再巴巴地等下去了，但爲了得到你，妾身只好出此下策，讓梁才信出面，請黃瘦花做齣假戲了。」

一頓，接又激動地道：「妾身爲了你，足足等了十一年，十一年，在一個女人來說，是多麼寶貴啊，那可是少女最寶貴的青春歲月啊，也只有你這個傻人，才忍心辜負了妾身這麼多年的濃情厚意……」

石高崖聽李盈袖親口承認了，手足一陣冰冷，就像不認識李盈袖般，痛苦萬分地怔望着她，整個人微微顫抖着，可見他的內心是如何激動了。

「盈袖，想不……到妳……爲了……竟然不擇手段，妳令我太……」

「高崖，那只是因爲妾身太愛你的緣故，也是你逼妾身那樣做的，若是一早便接受妾身的情愛，共諧連理，又怎會弄出這麼多的是非風波來？」李盈袖忽然間又回復了冷靜，露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瞧着石高崖。

石高崖忽然雙眼一抬，遙望天際，神往地嘟喃着說道：「但我怎能忘却飄憐表妹的倩影，要不是聽聞她的死訊，令我斷了思念的念頭，而妳又安排了那次的『美人救英雄』把戲，我可能到現在也不能接受妳！」

李盈袖一聽，陡地又變得瘋狂起來，語聲尖厲地叫道：「高崖，你以爲飄憐眞的是病死的麼？」接尖聲狂笑起來。

石高崖聽得心神一震，變色道：「盈袖，妳說什麼？飄憐她不是病死的？」

李盈袖笑聲倏止，眼中射出怨毒瘋狂的光芒，語聲尖銳刺耳地道：「聽着，高崖，你那寶貝表妹是被妾身用殺死梁才信的同一手法殺死的，格格……你那寶貝表妹的丈夫也以爲她眞的是病死的，眞好笑啊！」

石高崖聽得神色慘變，一個身軀劇烈地搖晃着，但仍不相信地顫聲道：「盈袖，妳怎麼了？妳胡說些什麼？」

李盈袖「格格」尖笑着，就像患了失心瘋般，道：「高崖，妾身一點也沒胡說

，你那寶貝表妹確是妾身殺的，妾身用的是暗香拂穴手法，這種手法，只要拂中對方身上的死穴，那人不會立刻便死，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才會忽然暴斃。而死後，身上却連一點傷痕也看不出來。格格……高崖，現在你相信妾身不是胡說了吧？」

「妳……妳爲何要殺死飄憐……」石高崖嘶叫起來，失去控制衝向李盈袖，臉上的神色，說不出是憤怒、失望、傷心還是愛與恨，總之，他的臉容難看極了。

但他只是衝前了一步，便又頹然停下來。

李盈袖這刹那變得就像一個惡毒的婦人般，刻毒地尖聲道：「高崖，妾身若不殺死你那寶貝表妹，斷了你的念頭，你又怎會心甘情願地投入妾身的懷抱？」

「盈袖，妳……」石高崖一個身子搖搖欲墮，顫着雙唇，就是說不出話來。

他實在太痛苦失望了。

而他耳聽眼見的，也教他難以接受。

這實在太殘酷，也太令他驚震了。

「石兄，你沒什麼事吧？」香雲冷看到石高崖那樣子，忙一掠上前，扶住了他，急切地問。

石高崖感激地瞥了香雲冷一眼，慘然道：「香兄，石某沒有什麼，只是，心却碎了。」

香雲冷同情地發出一聲感嘆。「石兄，只怪香某太多事了……」

石高崖搖搖頭。「不，石某要多謝你才是，與其被蒙在鼓裏，不如現在能及時知道好些！」

「高崖，道咱們不是早已有夫妻之實了麼？」李盈袖發狂般衝上來，嘶聲叫道。「妾身所做的一切，都只爲了太愛你，想與你在一起，難道不可以原諒麼？」

石高崖忽然冷靜下來，定定地注視了李盈袖好一會，吸口氣，緩緩地、艱難地說道：「盈袖，妳的手段實在太惡毒了，令我心寒，我又怎能與一個心腸這樣惡毒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若不是念在妳曾救過我，而妳那樣做，又情有可原，爲了飄憐，我也會殺你！」

一頓，斬釘截鐵地道：「從今後，你我恩仇情義皆斷！妳是妳，我是我！」

李盈袖被石高崖那番話震呆了，整個人就像木偶一樣，呆立不動，一副張口結舌的樣子。

良久，李盈袖才渾身搐動了一下，眼珠一轉，顯得異常冷靜地道：「高崖，你眞的這樣決絕？」

石高崖吁口氣，沉重地點點頭。「盈袖，不是我太絕情，而是妳做得太絕了，轉換是你，妳能夠忍受麼？」

「但妾身那樣做，都是出於太愛你，想早點得到你的緣故。」李盈袖仍懷着希望地說道。

石高崖慘笑道：「盈袖，但那太過份了，也太惡毒了，我一想起來，就感到噁心，妳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

「高崖，你叫妾身走？你不想見到妾身？」李盈袖的說着，神態漸漸激動起來，語聲也尖銳起來。陡地，她發狂般笑起來，並且手舞足蹈起來，眼中閃射出令人心寒的異樣光閃來。「哈哈……石高崖，你好絕情……」（以下轉入第56頁）

俠情故事 一期完

三俠一劍仙

陳劍飛·文　可飛·圖

為後代忍辱負重　保江山拯救秦王

斜陽，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

這是咸陽通往長安的古道，一條寬寬的蜿蜒而曲折的黃沙碎石路面，被往來的車轍馬跡，壓踐得溝坑縱橫，凹凸滿目。兩旁那些荒丘矮林，都被勁風刮起的塵埃，濺塗得厚厚一層，枝葉已失去原有的青綠之色，而變為暗暗的灰赭了……

偏西的斜日，恰似一位氣息喘喘的老人，顫巍巍的躑躅在天際，被週圍的灰靄朱霞掩映着，更失去了它應有的光輝，而略帶寒意的秋風，陣陣刮過，飛盪起片片的落葉，正顯示着溫暖的春日已經過去，寒冷的冬天即將來臨，也由於遠近的林間，暮鴉聲起，噪聒得那位「別有懷抱的傷心人」，更感滿腹悽酸，難挨這窮途日暮之苦了……

一匹瘦馬，馱着一個矮小的身形，在那西風殘照的古道中，由東南而向西北，正自「的達」「的達」的踽踽而行。微弱陽光，把他的身影投射在他身後的路面上，拉得好長好長，只見他頭戴舊玄巾，身著破藍衫，腰中擁着一支用黃巾套着的長條小包裹，埋頭、弓腰，左手執着轡繩，右手握着絲鞭，隨着馬行的顛動，而揮擺着鞭梢，那情景顯得格外的悽清而寂寞，忽聽天際一聲長鳴，他慢慢抬頭看了一眼，見是雁陣橫空，不禁搖頭歎了一口氣，又感慨萬千的低吟着：

「天涯何處是歸程？只合暗投黃泉路！」



正在此時，只見那東南方的來路之上，塵頭大起，隨即傳來一片馬嘶和蹄聲，才一眨眼工夫，只見二三十騎怒馬，風馳電掣而來，那些馬上的騎士，人人盔甲鮮明，都是腰佩長劍，甚是英武，他們很快就已追上了那位落拓的窮書生，只見為首的騎士，舉起了絲鞭，只一揮動，就由他的身後潑刺刺的馳出了三五騎，揮鞭躍馬，恰似一陣旋風，就捲到了那窮書生的前面，一齊緊勒馬轡，幾匹怒馬立即發出「希聿聿」一聲長嘶，前蹄人立而起，才算止住了衝勢，然後幾騎轉過身來，把那書生給截住了，此時後面的二十餘騎，亦都趕到，於是把他堵在路中，其聲勢甚是驚人……

等到一陣人喊馬嘶喧鬧過後，塵埃也已落定，這才看清楚那位窮書生，他只是勒馬站在路中，揚臉瞅着衆武士，靜靜的不發一聲。只見那為首一位武士，趕緊滾鞍下馬，走到那書生馬前，雙拳一抱說：

「奉王爺命，請先生回去。」

那書生略欠身子，很平靜的說：「請回去代為稟告王爺，說我去心已決，尚請原諒！」

那武士聽了楞了一楞，問：「那，你是不回去了。」那書生點了點頭說：「正是！」那武士濃眉一皺，又似强忍着怒氣的說：「先生知道我們王爺的脾氣，你不回去，我可不敢……」

那書生不等他把話說完，就打斷了他的話說：「你只說未能追上……」

那武士「哼」了一聲，也打斷他的話搶着說道：「哼……我們是奉命而來，那我……」

那書生微微一笑，也打斷他的話說：「那你要怎樣呢？」

那武士一咬牙，「嗆」的一聲拔出長劍一揮，只聽嗆嗆嗆一片拔劍之聲，隨即嚓嚓嚓衣袂風响，衆武士都由馬上飛身躍下，持劍圍住了那位書生，就要動手的樣子。只見書生含笑點了點頭說：「好！你們這是要擒我回去了？那就快動手罷！」他的話聲未完，那武士一聲令下：「給我拿下！」

隨聽暴雷也似的一聲吆喝，就從四方八面一湧而上，說時遲那時快，最前面一圈七八人已衝到了那書生的馬前，正在要爭先伸手去抓人時，只聽那書生輕哼一聲說：「哼！滾開！」

隨聽到哎唷連天的就互相撞跌出去了十餘個，跑在後面的武士眼看前面已經滾瓜似的躺下了十幾個，也就不敢再往前衝了，人人瞪大了眼睛，不知如何是好。那書生只掃視了他們一眼，像是在自言自語的說：「眞沒用，我走啦！」

隨即勒轉馬頭，依然朝着咸陽方面，不急不徐的策馬而去，轉眼便已消失在蒼茫的暮靄之中啦！

正當此時，忽見一匹銀駒，背上騎着一個綠衣少女，由長安方向風馳電閃的絕塵而來，當她遠遠瞧見了道中那些或躺或立的十名秦王府的武士時，禁不住在心中暗罵了一句：「哼！這些眞是吃飯的膿包啊！」

她騎的這匹銀駒，乃是秦王李世民目前最心愛的寶馬之一，名叫「小白龍」。牠日行千里，脚程極快，所以當她在心中才罵了一句，眨眼已到了衆武士面前，趕緊勒住轡繩問：「你們怎麼啦？」

衆武士被她這黃鸝似的嬌聲一喚，人人如從夢中驚醒，聞聲抬眼，大家都覺綠光一閃，大家又都不約而同似的驚呼道：「啊唷！綠珠姑娘來啦！」

這位綠珠姑娘，年紀不過十六七歲，本是秦王的身邊最寵信的侍婢，她的身世來歷雖然沒人知道，但看秦王李世民對她從來也未當是侍女般的使喚，可以想見她的來頭必然不小了。此時她見這些武士對她的那種恭維的神色，心中頓生厭惡，於是一瞪眼睛「哼」了一聲說道：「哼！少廢話，我問你們怎樣變成這般傻頭傻腦了哇？」

先前那名為首的武士，這就訕訕的說：「因為府中的西席陳先生，突然不辭而行……」

綠珠一聽他這話，心知必是王大娘的裹脚帶長而且臭的一篇大廢話啦，於是不等他說下去，就搶着問：「是王爺命你們來請他回去？」

那武士點頭應「是。」綠珠接着又問：「因為你們不會說話，他不給你們面子，你們就一擁而上，想擒他回去……」

那武士不等她把話說完，也搶着解釋：「不，姑娘請聽我說……」

綠珠白了他一眼說：「我聽你說！」

那武士又期期艾艾的辯道：「不，我只是想、想、想、說明，我們，我們，啊——，不是我不會說話！」

綠珠聽他越說越難聽懂了，心中大不耐煩，就「呸」了一聲說：「呸！你在講甚麼？我是問你們怎樣躺下的！」

那武士赧然的說：「這，是這樣的，我們正要動手，只見他兩袖一拂，忽然就像起了一股旋風似的，撞得我們昏頭轉向，恰似滾瓜一樣，就都躺下啦！」

綠珠聽得不禁掩口「噗嗤」一聲笑了，又白了他一眼說：「瞧你一個大男人家，講話却這樣顚三倒四的！」

那武士又楞楞的低應一聲「是。」綠珠接着吩咐他：「你這就帶你的手下趕快回去，只說未能追上，其餘的話不准多說！」略頓又瞪起兩眼問：「我的話你們都聽明白了？」衆武士共應一聲：「聽明白了。」綠珠接着又補了一句：「如有那個敢亂說一句，當心你們大家的腦袋！」

她把最後一句的「大家」兩字特別加重了話音，好讓衆武士提高警覺。當她發現武士們聽了吩咐後驚懼的神情，她知道這話已經收到嚇阻的效果了，於是她又說：「我奉王爺之命，趕去請他回來，你們這就回去罷！」

說罷舉鞭一揮，那匹白龍駒起步騰身，朝着咸陽方面昂首一嘶，就如風馳電閃一般的絕塵而去……

咸陽南大街一家「聚寶居」的客店之中，東廂房內住着一位落魄的中年文士，頭戴玄色舊儒巾，身着一件藍色破儒衫。此人五觀端正，雖然也是修眉朗目，頷下疏疏朗朗的幾撮蒼鬚，只是面色枯黃，略有病容，此時他正兀坐窗前，對着一盞孤燈，悽然出神，好像懷有重大的憂傷而苦

思莫解的樣子。

那文士正在想得出神，忽然又似吃了一驚，抬目注視着窗戶，過了一刻，就聽有人在外面輕敲窗戶，他問：「外面是何人？」

只聽外面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說：「小婢綠珠。」那文士說：「啊！綠珠姑娘快請進來！」

說着起身開了房門，只見綠珠閃身而入，這才看清這位綠珠姑娘，只生得皓齒明目，雪膚花貌，一身綠色衣裙，婀娜多姿。她進房衝着那文士福了一福說：「婢子來得莽撞，還望夫子恕罪啦！」

那文士還了一禮說：「豈敢！姑娘請坐。」

綠珠，依言在對面椅上坐下，才說道：「婢子奉王爺和王妃之命，前來奉請夫子……」

那文士不讓她把話說完，就搶着說：「只因賤體有病，必需趕回故鄉好好調養，如此不辭而行，多有得罪，還請姑娘回去代向王爺王妃求情恕罪，至於……」

綠珠聽他如此一說，已無商量餘地似的，心中不免着急，但她冰雪聰明，妙目一轉，已有了計較，就打斷那文士的話，搶着岔開話題：「好啦，咱們先別談這個。王妃交待了幾句，要請夫子據實回答才好！」

那文士一聽，心中暗想：「好伶俐的丫頭！」只好說：「王妃有何見教，但請姑娘明說。」

綠珠衝他一笑說：「王妃請問夫子，姓名可是眞的？」

那文士聽得暗暗吃驚，但他還是淡笑着回答道：「在下陳靜漁，姓名豈會有假的？」

綠珠心中好笑，但她故意做出個不信的精神來偏頭問：「是眞的嗎？」

陳靜漁瞧她一眼，只是點頭無話，綠珠又問：「王妃請問夫子，你的面目可是經過易容了？」

陳靜漁聽得更感吃驚了，他心中暗想：「難道眞的被她認出來了麼？」但他又想：「這怎麼可能呢？」於是他仍然用漫不經意的神色淡淡一笑說：「唔，這豈非異想天開嗎？」

綠珠見他如此，暗自在心裏「哼」了一聲說：「哼！你裝的倒是眞像哩？」於是又改變話題說：「我想講個故事，夫子可願一聽？」

陳靜漁心知這孩子心靈舌利，讓她說下去，必然更難應對了，但此時被她追問得幾乎心神已亂，一時又想不出好的理由來拒絕她，只得仍裝得非常平靜的樣子說道：「姑娘講的故事，必然好聽，願聞其詳！」

綠珠衝他嫣然一笑說：「但願我講得不錯就好啦！」略頓接着說：「有一對英俊而美麗的年青男女，他們眞誠相愛。後來……」

陳靜漁一聽，就知她下面講些甚麼了，他心裏既感傷又煩厭，一時忍不住就打斷了她的話搶着說：「後來，他們因爲種種原因，未能正式結爲夫婦，而那位男的又突遭受變故失踪了。於是女的得不到消息，不得巳另和別人結了婚。現在那女的忽又遇見一個人，她錯認爲他就是她以前失去的愛人，要……」他說到「要」字，似乎講不下去了，他作了個令人難解的表情之後盯着綠珠問：「姑娘要講的故事，可是這樣嗎？」

綠珠神秘的一笑說：「看來，王妃她的眼光沒錯，我的判斷也很正確。只是我對你所講的，要提出兩點修正和一點補充哩！」

略頓，接着說：「我要修正你的兩點：一是那男的失踪之後，女的得到的消息是他巳死了。二是女的後來遇見的那個人，雖巳經過巧妙的易容和改扮，但還是認得出他就是她以前失去了的愛人，確實沒錯。」

陳靜漁聽到這些話，反覺吃驚了，他在心中暗想：「難道眞巳被她看出破綻了嗎？不可能，我必須……」他想到此依然是神情木然的說：「一個經過巧妙易容的人，怎能看得出來？這簡直是在憑着自己的想像胡猜嘛！」

綠珠聽他如此一說，心中一喜，她暗想：「哼，欲蓋彌彰。狐狸的尾巴終於露出來啦！」於是兩眼精光熠熠的盯住他說：「這絕非胡猜；而是根據事實判斷出來的！」

陳靜漁心中暗想：「這就奇了，究竟有甚麼破綻給她們抓住了呢？」但正要說話，忽聽綠珠又接着說：「我請問你，一對曾經有過肌膚相親的愛侶，縱然能因易容而看不出他眞實的面貌，難道就聽不出他熟習的聲音了嗎？」

陳靜漁聽得身子一震，楞楞的自言自語說：「啊！聽出了聲音？」

綠珠巳看見他聽得身子一震，又看出他因被人說破行藏還想極力掩飾以圖逃避的驚疑神情，豈容他再有閃避的餘地？於是緊接着再逼進一步說：「你相信這些都是眞的吧？」

情急智生，陳靜漁忽然靈機一動，他又變得平靜的說道：「唉！這些故事，聽的太多了，與我何干呢？……」

綠珠見他如此，心中暗自着急。她想：「巳經逼的他快要俯首招供，說出實情了，怎的又能閃了開去呢？他的修養功夫，眞是令人佩服哩。」於是她的一雙妙目一轉，立即又有了計較。她故意鼓起腮帮子一瞪眼，一下站起嬌軀衝到他面前，伸出春葱似的白嫩嫩手指，點着他的鼻子說：「你別裝腔做勢啦！上面只說了兩點修正意見，下面的一點補充意見若是說出來呀，哼！」

陳靜漁見她如此神情，倒也有趣，於是含笑問道：「你說出來又怎樣呢？」

綠珠說：「說出來你可別賴呀！」

陳靜漁的神情呆得一呆，似乎下了很大決心的樣子說：「既然是在聽你講的故事嘛！我賴個什麼呀？」

綠珠反身坐回椅上，用手招了招他，蘸着茶水在桌上寫道：「她爲你生下了一個兒子。」

陳靜漁看得一下瞪大了雙目，吃驚的說：「你怎麼好亂說？」

綠珠抬頭白了他一眼說：「並非我亂說。」然後繼續寫道：「就是我家的小王子哩！」

陳靜漁這一下可被驚得張口結舌，楞在椅上變的面無人色了。

這些情形，瞧在綠珠的眼裏，巳是料準了十分，於是她想：「看他這種神情，王妃爲他懷孕生子的事，以前確係不知，現在聽我說出來了，就變得這般的痛苦，總算還有良心……」

她正想再說什麼，就見陳靜漁泫然欲泣的說道：「請你不要再說了，我眞是該死！」

綠珠見他痛苦得全身發抖兩淚雙流的神情，也覺於心不忍。於是陪着他飲泣了一陣，然後才强自鎭靜下來，很扼要的把他失踪後傳來死訊，蘭仙（即現在李世民的王妃張氏）痛不欲生，只因發覺了巳有身孕，爲了替他保全骨肉，才忍死偷生，經過了種種的挫折，不得巳順從了李世民的一切經過情形說了個大概。最後綠珠又百般用好言勸慰了他一番，才說：「公子現在旣巳知道這些實情了，你還能忍心離開他們母子而不顧嗎？」

陳靜漁埋頭沉思了好一陣，才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離開，又能怎麼樣呢？」

綠珠在心中暗想：「是呀！他難道還能殺死了王爺，奪回妻子嗎？旣不能如此做，他留在王府內又……」

她不敢再往下想了，於是，她幽幽的嘆出了一口氣，搖着頭，自言自語的說道：「咳！這眞是左右兩難，無法可想的事啊……」

正當如此，忽聽窗上發出「篤篤篤」三聲輕响，兩人同時被這敲擊之聲，把他們從無可奈何的痛苦深淵中，驚醒轉來，綠珠立即一口吹熄了燈火，問道：「什麼人？」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在外應道：「萬里雲天一雁飛。」

綠珠聞聲喜道：「啊！快請進來！」說着「拍」的一响打燃了火摺子，燈光才一閃亮，就見一個高大的身形，巳站在了面前，只見他身高九尺上下，一身皂衣，頭戴羊皮翻毛帽，面目猙獰，一部短髭，形容威猛巳極。

綠珠就替他引見，對陳靜漁說：「公子！這就是王爺身邊的侍衛，也是李家兩代的忠僕，雲天一雁阿布都拉。」

阿布都拉曲膝就要跪下叩頭，陳靜漁趕忙雙手將他扶住說：「快別多禮，就請坐下敍話。」

綠珠也說：「好啦，陳夫子與你還是初次見面，但你早巳知道的，你趕來必有急事，就請坐下說罷！」

阿布都拉並不就座，他轉對綠珠一抱拳說：「那個什麼虬髯客，巳和咱們王爺翻臉啦……」

綠珠聽得一驚，急急打斷了他的話問：「究竟是怎……」

陳靜漁抬手止住她再往下問，並以目示意，綠珠又衝着阿布都拉一笑說：「你只選重要的快說吧！」阿布都拉很凝重的說道：「王妃要姑娘千萬請了陳夫子在明天日落前趕回王府去！」

綠珠更巳意識到此事非同小可了，於是再問：「王妃還有什麼吩咐？」

阿布都拉想了想說：「王妃說此事關係重大，千萬耽誤不得！」

綠珠一面聽話，一對美目，不住的轉動，此時就說：「阿布都拉，你快回去保護王爺要緊，你回稟王妃說我遵命，請她放心好了。」

阿布都拉說聲「是。」又轉面對陳夫子抱拳一禮，然後出房而去。

綠珠等阿布都拉走後，對陳靜漁說：「這位虬髯客，江湖上都說他的武功高不可測，且能馭氣以飛劍殺人……」

陳靜漁淡淡一笑，接口問了一句：「他眞能馭氣飛劍殺人？」

綠珠說道：「這是江湖人都這樣說的嘛！」接着又說道：「他本來要和咱們王爺爭天下的，後來王妃的堂姊張出塵嫁了李靖，偶然又結識了虬髯客，三人義金結蘭。」

陳靜漁接口道：「這些我都知道，江湖人還稱他們爲風塵三俠哩！」

綠珠「嗯」了一聲接着說：「咱從張出塵遇見了我們王妃之後，又與虬髯客和咱們王爺見過幾次面。後來出塵暗中告訴咱們王妃說虬髯客巳答應放棄和咱們王爺爭天下了，怎會又翻臉呢？」

綠珠說到這兒，忽然又似想起了什麼要事一般，「啊」了一聲說：「啊！我儘說這些，倒把正事給忘記啦！」

說着，略停，又對陳靜漁道：「公子你是知道的，虬髯客旣又和咱們王爺都翻臉了，他必然要殺死王爺，才好爭取天下啦。」

一頓又接着說道：「王府中雖然有很多武林高手，恐怕也無人能是那虬髯客的對手，所以王妃急急的派人前來，求你救援……」

說到這裏，她故意頓住，用目光一瞟陳靜漁，又故意裝出沉吟之狀，然後試探着說：「我想虬髯客爲了他義妹張出塵和咱們王妃是姊妹的關係，他在殺死了王爺之後，或可放過咱們王妃的……」

說到這裏，她又裝出很爲難的神情慢吞吞的這樣說：「唔！求你救王爺一命，當然是咱們王妃的一片至誠嘍，只是，只是公子你，你若不願意的話，那正好，正好借……」

陳靜漁聽到此話，怒「哼」了一聲說：「我楊守義寧願一死，也絕不作卑鄙的小人。」

綠珠聽他如此一說，心中眞是又驚又喜，驚的是原來他的眞姓名果然就是楊守義。喜的是，自己這套「激將法」到底是收效了。於是她對他盈盈一拜說：「請恕婢子一時心急錯出言啦！」

略頓又說：「於今事急矣，還請公子指示救援之策吧！」

楊守義想了一陣說：「你就安息片刻，只候天光一亮，就可趕回長安去了。」說着又拉住她附耳說了幾句，聽得綠珠喜不自勝，不住的點頭，等他說完了，曲膝就要跪下叩頭，楊守義扶起她，說：「不必如此，我也要到另外一房中休息去啦。」

說罷就自出門去了……

× × ×

長安城外西郊五里的一座巨宅之中，此時內室燈火通明，一男一女正在窗下對

奕，男的年約三十，生得劍眉朗目，玉面朱唇，清秀中透着英武之氣。他身着藍綢儒衫，科頭便履，顯得一派悠閒而瀟洒。女的也是花信年華，只生得蛾眉鳳目，雪膚花貌。一頭秀髮，洒垂肩後，長幾及地，恰似一片烏雲。她薄施脂粉，淡點絳唇，一襲淡粉羅衣，裹住嬌軀，顯得玲瓏剔透，那種清雅秀逸之氣，確有飄然出塵之感。

他們兩人，正在窗前燈下，聚精會神的目注棋枰之上，只見那男的，拈起一粒黑子，點入左手角上，並輕聲喊道：「叫吃！」

女的妙目一抬，瞟了他一眼笑道：「你的這一着，自是高明，還是可惜是差了一步哩！」

說着就以左手，撩起了右手的羅袖，露出雪白粉嫩的一截玉臂，伸食中兩指拈起一粒白子，慢慢點在局中偏右的黑子陣中說：「我也叫吃呀！」

她這一着一去，把一大片被圍斷了的黑子尚未做活的眼給塡死啦，這一大片的黑子，當然是全軍盡墨了。但那男的並不把面前的敗局放在眼裏，似爲她的優點情態吸引得失了神，只把一對目光，儘自盯着她玉臂直瞧。女的自然發覺了，噗嗤一笑，迅即縮手掩着芳唇，並以含情的眸子凝注在他的俊臉上，說：「瞧你！」

接着又低頭羞笑着悄聲說了句：「眞是饞貓難改貪嘴哩！」

說罷，又「嗤嗤」笑個不停，男的只「唔」了一聲，說：「輸了棋也得撈回本兒呀！」

隨着話聲，他霍的站起身來，繞過小几，伸手就去摟她，却因動作太快，衣袂掃着了棋枰，祇聽「的的撻撻」一片响，棋子已翻落了一地。可是正當他們兩人撕扭做一團時，室中微風颯然，燈光輕輕閃了一下，就聽一串嘹亮如宏鐘般的大哈哈，聲震屋瓦，笑完了又說道：「哈！爲兄已經駕到啦，小兩口兒還在儘自嬉鬧！」

男女兩人聞聲驚起，女的一把推開了男的，並白了他一眼，轉面對着一尊金剛般的巨人嬌聲嗔道：「嗨！三哥，你眞嚇死人，怎的這等莽撞嘛？」

同時那男的也對他抱拳一禮說：「不知大哥駕到，失迎，失迎！」

那巨人祇衝男的眦牙一樂，暫不理他，又低聲下氣的躬着身子湊到那女的臉上說道：「嘖嘖！小妹呀！請恕爲兄來得魯莽，撞散了你的好事兒，喏喏喏，爲兄這廂給你賠禮啦！」

說着還眞的做了個抱拳的姿勢。逗得那女的嗤嗤一聲笑了，並說：「三哥你來得正好，他輸了棋耍賴，還欺負人，三哥說該怎樣罰他呀？」

那巨人聽了濃重的「唔」了一聲，站直了身子，這才看清了他的長像，祇見他身高九尺以上，頭大身壯，威猛已極。一頭鬈曲的棕髮，兩條掃帚般的棕紅眉毛，一對銅鈴眼，獅虎鼻口，鬈曲如銅絲般的虬髯繞頰，他全身玄色勁裝，脚蹬虎皮長靴，身披大紅披風，腰佩金鞘短劍。站在那裏恰似一座鐵塔，他「唔」了一聲之後，就瞪起一對銅鈴眼，精光閃閃的盯住那男的說道：「哼！小兄弟，你敢輸了棋耍賴，還欺負俺的妹子，該當何罪呀？哈哈哈……」

三人同時笑了一陣之後，那鐵塔似的巨人宏聲說道：「好了，好了，俺有大事和你們商量，快來坐下吧！」

於是三人入座，那巨人又回頭喊：「人來呀！」

就見門外進來一名垂髫小婢，對着三人躬身說道：「啓禀莊主，秦王府的人馬，已在來此的途中了！」那巨人「哼」了一聲說：「哼！他們倒想先發制人哩！」

就吩咐：「快叫管家來見！」

那小婢反身出去，隨即進來一名老蒼頭，那巨人就對他吩咐道：「少時無論什麼人來了，你祇聽隨他們吩咐，不可違拗，如問起我時，祇說前一日已入西山狩獵去了。」

那蒼頭領命而去，巨人隨即起身說：「我們還是暫避爲妙，這就走吧！」

說着就領頭出室走向一座花園。來到一座假山石邊，他伸手在一處按了一下，就聽見一陣隆隆之聲响過，眼前便現出一道小石門，三人踏着石梯，慢慢走了下去，又聽隆隆聲响，那石門就依然回復原樣啦……

經過約略一個更次，就在長安西郊十里外一座大莊院的密室之中，壁上忽起隆隆之聲，隨即現開一道門來，此時由門內相繼走出三人，爲首一位正是那高大威猛的虬髯客張三，他身後跟隨一雙年青男女，也正是李靖和紅拂女張出塵。他們三人才一走出那道石門，又聽一陣隆隆聲响過後，石壁又已歸原樣了。祇見虬髯客張三伸手在壁上一處按了幾下，就見另一道門「呀」的一聲打開，走進一名垂髫小婢來，她對虬髯客躬身一禮，說道：「迎接莊主。」

虬髯客吩咐道：「快傳管家來見！」

婢女領命反身退出，隨後進來一名老蒼頭。虬髯客就問：「有事嗎？」

那老蒼頭恭聲禀道：「啓禀莊主，五里地甲字第九莊，正在被秦王府的人搜查。另有多股人馬，同時在甲字第十一，十三，十五各莊門進行搜查中，本莊三里之外，也發現有唐軍開來，請莊主定奪。」

虬髯客張三聽後沉吟着說：「我們現在這乙字第六莊之中，馬上就會被他們包圍搜查。看來，還得……」他下面的話還未出口，祇見紅拂女張出塵一聲「嗯哼」嗔道：「哎呀！摸黑路，鑽石洞，眞累死人了！難道……」

她下面的話尚未說出，虬髯客張三就是一串大哈哈，說：「小妹，別生氣，我們就在這兒歇着好了，難道爲兄還眞的怕了他們？」

說罷又回頭吩咐那蒼頭：「快去準備酒餚，送到此地來。還有，莊中各執事，傳令他們各就崗位，無我命令，任何人不准進出走動！」那蒼頭領命而去。

張三又對李靖張出塵說道：「弟妹便在此處稍候，爲兄去佈置一下，再回來陪你們飲酒啦！」說罷就出門而去。等張三走後，張出塵就對李靖說：「李郎，你看三哥如此行藏，可是又與我妹丈鬧翻了？」李靖想了想說：「照今晚王府派人前來搜查的情形推斷，自然和你所說的有關，

還是等三哥回來，自會說出眞相……」

略頓，又接着說道：「塵妹！你必已疲累了，我看你還是趁這空檔，進去內室沐浴更衣，略事休息罷！」

張出塵依言進入內室，沐浴更衣之後，正坐在台粧前對鏡整容，忽然她從銅鏡中發現黑色人影，向自己身後走來，她大吃一驚，回頭一看，果然看見一個金剛般的巨人，祇見他全身皂衣，頭戴羊皮翻毛帽，正向着自己走近，她在驚懼情急之下，霍的擰身站起，嬌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隨着喝聲：「抬手就是一掌，祇聽「呼」的一聲風嘯，一股潛力直撞那巨人胸腹，那巨人說聲：「夫人不必如此！」

同時也立掌當胸，微微迎着撞來的掌力一送一吸，立即發出一股潛力，就勢消解了她的來勢，接着他對張出塵躬身一禮，說道：「老奴奉王妃命，特來迎接夫人，即去王府一敘。」

張出塵這才聽出他是秦王府的來人，心中稍爲一寬，就站正身子，一整容顏對他說：「你們王妃既要請我，爲何要在三更半夜派你前來，如此行徑，怎能令人無疑？」

那巨人說：「啓禀夫人，這乃事急從權之計，請夫人放心。」

他下面似還有話尚未說完，張出塵立即搶着說道：「不行！要去也得等到明天啊……」

那巨人說：「夫人既是這樣說法，老奴祇好得罪了。」

隨着話聲，他擧手輕輕一拂，張出塵立被制住了麻啞二穴跌坐在椅上就不能動了。祇見那巨人，順手由懷中掏出一隻封套，往粧台上一放，伸手抓起紅拂女的身子負在背上，又取出一條綢帶捆在自己身上，然後開門走出，祇才躬身一躍，恰似一隻大鳥般，就淩空射起，眨眼之間，便已消失在沉沉的暗影之中了……

另一面李靖獨處在那密室之中，面對滿桌的酒餚，他正在等候他的愛妻張出塵和虬髯客回來同飲哩。忽聽「呀」的一聲門響，就見一個綠衣小婢走了進來，李靖看清了正自一驚，他說：「咦！綠珠！你怎麼來了……」

綠珠迅即伸出一指豎於唇邊一噓，那是示意要他不可出聲的意思。他正感一怔，綠珠已走近了他，悄聲說道：「婢子奉王妃之命，來見將軍（因李靖已受唐高祖李淵封爲討賊將軍之職），務請將軍念在聯襟之情，勸阻虬髯客饒我們王爺一命。」略頓又接着說：「王妃已另派能人將夫人迎進王府去了，請將軍放心，你好自爲之罷！」

說完了，也不等李靖有何反應，她反身就出門而去。李靖聽完了她的話，尚未回過神來，此時見她出門而去，他想，必須叫住她把話問明才好，但說時遲那時快，他才叫了一聲：「姑娘請留步！」一面急步趕出門外，他四下一望，那兒還有綠珠的人影呢？正當他楞在那兒疑懷難解之際，遠遠已聽見虬髯客張三的聲音了，他想：「此事大有文章，暫時還不能讓大哥知道，倘若他一起疑，我將性命難保哩！」於是他不動聲色，仍然反身入室，伏案假寐。

虬髯客張三走進密室，祇見李靖一人伏案睡着了，當即走到他面前拍着他的肩頭叫道：「靖弟，你怎麼就這睡着啦？」

李靖裝模做樣的揉着眼睛問：「咦！大哥你是何時進來的！」

張三說道：「我親自帶着人到莊外指揮他們在週圍佈設一道臨時的奇門迷踪陣，好叫唐軍來了，無法找到我們的莊院。那知我忙了半天，探報說他們又收兵不來啦！」

說着又問：「塵妹呢？」

李靖說：「大哥去後，她就入內更衣去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張三說：「想是疲倦睡了，你進去看看罷！」

李靖急急走入內室一看，果然不見張出塵，證實了綠珠之言不假。於是他慌慌忙忙跑出來嚷道：「大哥，不好了，塵妹失踪啦！」

虬髯客張三聞言大驚說：「奇怪！在自家莊院內，她怎會失踪呢？」

說着兩人進入內室一看，果然渺無人影，張三就要喚來侍女詢問，李靖就說：「看來並無打鬥的痕跡，我們還是先自找找再說罷？」

果然就在粧台上發現了一個封套，張三打開一看，內中祇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着：「萬里雲天一雁飛」七字，此外什麼也沒有，虬髯客張三看後，一拍桌子罵道：「這老番如此大胆，我非先殺死他不可了！」

李靖故作驚惶的問：「大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張三說：「塵妹被李世民派人來擄去了！」

李靖驚惶的說：「這，這怎麼……」

張三拍了拍他的肩頭說：「靖弟，不必憂心，爲兄自己計較。」略頓，又說：「我們且去前面飲酒，慢慢說與你知。」

從飲酒時的懇談中，李靖知道了他這位有劍仙之稱的結義大哥虬髯客張三更多的秘密。他是自從隋煬帝楊廣，因淫母，弒父，殺兄而奪得皇位時起，就决心要滅隋而取天下了。以虬髯客張三在當時無敵於宇內的武功而言，他要殺楊廣，那祇是擧手之勞而已，但楊廣雖然失蹤，大隋的國力，仍極强大，尤其當時主持軍政大權的宰相楊素，實力極强，更加一般勇將如宇文成都，韓擒虎等等都各統大軍，威鎭四方，縱然能輕易的殺了楊廣，天下仍非垂手可得，所以張三在這十餘年間，他騎着他那正異種黑驢「烏龍豹」遍遊天下，用意就是在偵察軍政民情，並暗中結交豪俠，到處佈置屯兵的據點，儲備大量的兵甲器械和金銀珠寶，以爲一旦起事時，便於運用，可一呼而全國响應，代隋而有天下。那知後來，正當楊廣荒淫無道，逼得天下將起大亂之時。屯兵在太原的留守使李淵，被其子李世民挾制着起兵擧事，一鼓而奪取了隋的西北根據之地，自稱爲王子。當時虬髯客張三就想起兵擧事，但又因一時估計錯誤，他還想利用李家之力，讓他滅隋之後，再助他剪除羣雄，等到李氏兵老力竭之時，就可滅李而取天下，這當然是最省力的，如意算盤了。却未料到

李世民眞是雄才大略，一切措施都要高人一等，使虬髯客張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妙計，竟成空想。

此時的張三，才想改變計劃，先殺李世民而立即舉兵，然而在李世民的身邊，忽然又出現了一個使虬髯客張三心驚胆怕的剋星。迫得他不敢輕舉妄動了，說到這兒張三幽幽的歎了口氣問：「靖弟，你知此人是誰嗎？」

李靖心想：「能讓大哥見面生畏的人，天地間恐怕沒有，這是誰呢？」張三見他驚疑莫名的神色，就搖頭說：「能使我畏懼的人，靖弟是萬萬猜想不到的嘍！」

李靖聽他如此一說，忽然靈機一動說：「難道是張蘭仙？」

忽聽張三發出了聲震屋瓦的一串大笑，然後他說：「張蘭仙是有點才氣，但她與塵妹相較，還是差了一籌，爲兄又怎會怕她呢？」

這就使李靖無詞以對了，於是他訕訕的問：「那，那究竟是誰呢？」

虬髯客張三這才頹然的說：「就是他府中的那位西席！」

李靖還以爲是自己耳朵有了毛病，驚問：「什麼！大哥說是那中年窮書生？」

張三凝重的說：「正是他！」

這就使李靖感到有些意外，正要說話，張三又說：「那次我們應約到他府中赴宴，我遇見那書生，我一眼就看出他並非本來面目，心中起疑。」略頓又說：「當李世民替他引介時，我裝做舉手爲禮，暗以七成潛力撞他的胸腹，然而他祇是望着我微微一笑，那潛力反激而回，重逾兩倍，幸好爲兄心有顧忌早有預防，雖未當場出醜，可也幾乎站立不住，這還是人家心存忠厚才讓那回力徐徐而來，否則……」

李靖聽他說出經過，回想當時大哥的情形似乎不假，不過他知道大哥身懷絕技，絕不致眞的會輸，就說：「這也祇能證明他有很高的內功修爲罷了，豈眞……」

他本想要說：「豈眞能勝過大哥。」但張三歎了口氣，不等他說出下面的話，就搶着說出了另一段的往事來……

虬髯客張三的智計與武功確實是目無餘子了，他豈會因此暗中一試對方功力就被駭退？所以在第二天的夜裏他又進入秦王府，那三更初過，皓月當空，萬籟俱寂的最好時辰。當他剛剛飛上那書生所住的客室屋頂就聽身後有個聲音輕輕的說：「張大俠雅興不淺，陳某在此迎候啦！」

張三聞聲回頭，就見自身後十餘步的屋簷上，站着那位儒衫飄飄的窮書生，這一下眞的駭出了張三一身的冷汗，以他的功力修爲，就是在十餘丈外的落葉飛花，也能清楚的感覺得出，現在人家在他身後十步飛上簷口，若不是人家出聲招呼，自己還不知道，倘若人家暗施偷襲的話，自己縱有十條命，也已完啦！於是，他以十成潛力，對着那窮書生，猛的就是一掌劈出，說來也眞怪，當他一掌劈出之後，原以爲對方在驟不及防的情勢之下，必定難逃一死，然而這一掌却是連人衣褲似也未嘗沾着，因爲他掌力發出，那書生忽失所在，正自一驚，忽聽身後又響起了那書生的聲音說：「張大俠好雄渾的掌力呀！」

虬髯客張三向不服人，處此情形下，心中也不得不佩服人家了。他想：「今晚可能是死定了，還是認命罷！」於是他索性慢慢轉過身來，祇見那書生是站在自己身後的五步之內哩！他就沉心淨慮的對那書生說道：「閣下好功力也好修養，如不見棄的話，我想與閣下找個隱秘之地，作一生死之搏如何？」

那書生淡然一笑說：「彼此素無嫌怨，張大俠何出此言呢？」

對呀，無理生事的是俺虬髯客張三，在兩次三番的打不着人家時，倒又說出要找人拚命的話來了。

這眞是「豈有此理」嘛！當時正在羞窘難言之時，忽見二十丈外的高空之中，有隻夜鶯飛掠而過，祇聽那書生說：「此物擾人清談，去！」

他的「去」字語音才起，就見他抬手一指，似見一道金光一閃，那飛鳥就應聲落下了。張三說到這裏，他仰頸子飲下一杯酒，又搖頭歎息着說：「靖弟，你想想，既有如此的高人輔助那李世民，我還能與他們爭一日之長短嗎？」

李靖聽到這裏，似乎忽然明白了一件什麼事，於是他問：「啊！難怪大哥有了急流湧退的念頭，這也就是大哥要我接受李氏封職的原因嗎？」

虬髯客張三又仰頭飲盡一杯酒，說：「誰說不是呢？」一頓他着又把話鋒一轉說：「可是現在的情勢又不同啦！……」

李靖聽得有些吃驚，就搶着問：「大哥的意思是？我們……」

張三宏聲說道：「我們還是殺他！」

李靖聽得心裏一跳，但又不敢露出聲色，於是試探着問：「那是爲什麼呢？」

張三慢慢的說道：「因爲事情有了變化……」

略停他接着說：「原來那位西席陳先生，就是王妃的舊情人，他雖改裝易容，還是被王妃聽出了熟習的聲音，而那位陳某，大概是爲了避情罷，於是他已不辭而去啦！」

李靖聽得心中祇是七上八下的不知如何是好，他暗想，原來是他所忌憚的對手突然的走了，所以又要殺李世民，但現在自己的愛妻張出塵之被人家刦持而去，又怎能毫無顧忌呢？」

想到此，他更感焦急了，說：「大哥，塵妹現在被他們刦持去了，萬一……」

張三打斷了他的話說：「靖弟不必焦急，我先殺了李世民，料定張蘭仙決不會加害塵妹啦！」

李靖聽到此話，心中雖然還是不敢完全放下，但他再也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勸阻張三了，尤其想到綠珠剛剛對自己請求勸阻大哥饒過李世民一命的話，更感憂慮莫釋，愧歉難消，本來嘛！人家要想打天下當皇帝，這種事又將如何去勸阻法呀，他正自盤算着無計可施時，虬髯客張三却起來伸手拍了拍他的肩頭說：「靖弟呀，何必焦急呢！一切自有爲兄担代啦！哈哈哈哈……」

× × ×

秦王府寢宮內的一間密室之中，王妃張蘭仙正雙眉緊鎖，繞室徬徨。忽然繡帘一掀，綠珠走了進來，蘭仙一眼看見她，就說：「綠珠，你快來瞧瞧吧，塵姐怎麼

一直昏迷不醒呢？」

綠珠聞言，似也有些吃驚，快步走到繡榻之前一看，祇見紅拂女張出塵，躺在榻上，緊閉雙眼，不言不動，恰似熟睡一般，她伸手拉起她一隻玉手，把了把腕脈，然後顰着秀眉，一雙美目骨碌碌一轉，就說：「啓稟王妃，我看夫人並無病象，可能在飛行途中受了驚嚇……」

蘭仙也接着說：「是啊……阿布拉都也說，臨行時祇點了塵姐的啞麻二穴，我想他絕不敢有意傷她罷！」略頓又問：「你見着李將軍沒有？」

綠珠應着說：「啓稟王妃，婢子把王妃交代的話，和咱們已請來了夫人的事都告訴李將軍了。」

張出塵在被阿布都拉背負着飛行之中，她雖然是被制住啞麻穴道，祇是不能言動而已，但她還是非常的清醒，所以在一路之上，阿布都拉展盡輕功，恰如御風而行一般，她眼裏所看見的，祇是山石樹林，和屋頂城堞，都從他們身下倒飛而過，而她耳中所聽見的，也祇是風聲呼嘯，簡直嚇得她目瞪口呆，心中直是跳個不停，直等到了王府，進入蘭仙的寢宮，她才想到，何不裝作昏迷不醒的樣子，聽聽她們要說些什麼，才好應付呢？於是她閉目裝睡，她聽到蘭仙爲她的昏迷而責罵過阿布都拉，也知道她爲她的昏迷而焦急的繞室徬徨，歷次她想睜眼問問清楚，但她總以爲未能聽到她們的一句有關刦她而來的話，內心終覺不甘，所以一直裝了下去，直等到綠珠進來說，已把今夜的事面告李將軍了，她才略爲放心，而且肚中飢渴難挨，却也不能再假裝下去了，於是她一翻身坐了起來，說：「好啊！蘭妹妹我什麼事得罪了你，竟用這種手段，把我當隻小鷄樣給抓了來呀。」

張蘭仙聞聲歡呼道：「啊，塵姐醒轉啦。」

一下就撲到了床前，摟住出塵急問：「姐姐你沒事罷？」

張出塵說：「先是把人嚇個半死，現在又給整得飢渴交迫，還說沒事哩！」

綠珠領命而去，她又親自端了一杯香茗，雙手捧給出塵，然後喚來侍女，服侍着張出塵盥洗更衣，等梳洗完了，外間的盛宴也已擺好，這就扶着張出塵就首位坐下，蘭仙這才捧着一杯酒，走到出塵面前說：「小妹先給姐姐賠罪啦！」

一面說一面捧着酒杯就要跪下行禮，張出塵一見趕緊站起雙手扶住她說：「妹妹快別這樣，我是和你鬧着玩兒的呀！」

說着舉起了自己面前的酒杯說：「妹妹，來，我們同飲一杯，就此閒話一筆勾，咱們還得好好的談談啦。」

當她們兩姐妹正在歡笑飲酒時，忽然侍婢報道：「王爺駕到！」

蘭仙正欲出外迎接，就見李世民金冠蟒袍的含着滿臉笑意走了進來，祇見他生得玉面朱唇，修眉朗目，身高體壯，神采照人，兩女一見，正要跪下行，醬就被李世民搶步上前，一手一個扶住說：「免禮，免禮，快快請坐」

說着自己也在下首坐了，又舉杯說：「不知塵姐駕到，未曾迎接，小弟敬酒一杯，請！」

張出塵含笑飲了杯，李世民又瞅着蘭仙說：「塵姐駕到，我們應該雙敬，以盡地主之誼，來！」說着兩人同時舉杯對着張出塵說：「塵姐請啦！」張出塵搖手笑道：「哎呀！這怎敢當呢？況且一上來已灌了我兩杯，實在也難勝酒力啦。」

李世民趕緊陪笑說：「我們先乾爲敬，塵姐就請隨量吧！」

經過這一陣子的客套禮敬之後，就都坐下來慢慢的飲談起來了。張出塵與張蘭仙兩人，本有許多話要說的，李世民這一來，就顯得有些顧忌和拘泥了。李世民看在眼裏，正想託詞告退，忽見綠珠在門口稟道：「啓稟王爺，裴公公有事請見。」

李世民趁機起身舉着杯子對出塵說：「小弟有事先行告退，請恕我失陪啦！」

說着一飲而盡，又轉對蘭仙說：「蘭妹你就陪着塵姐慢慢飲酒，好好招待，我就不來打擾你們了。」說完了就含笑出門而去，等他一走，張出塵劈頭就問：「我說蘭妹妹，三更半夜的，把爲姊抓來，究竟是爲了什麼事呀？」

蘭仙也顧不得她語中帶刺了，祇蹙着秀眉說：「因爲張三哥又和世民鬧翻了，據說她又要殺死世民啦，我請塵姐來，是想求你拿個主意呀！」

張出塵一聽，瞪大一雙美目驚問：「什麼，眞有這等事？」

張蘭仙淚眼汪汪的祇望着她微微一點頭，張出塵看她如此神情，心知事情大概不假，但這種事，自己究竟又拿得出什麼主意來呢？於是她搖頭歎了一口氣說：「咳，這，這該怎麼辦呢？……」

× × ×

李世民來到書房，祇見鬚髮蒼然的裴度，科頭便履，一身玄色便服，已坐在案前啜着香茗，那種飄然出塵的神態，眞是令人望之生敬，於是他叫道：「裴叔父駕到，小侄失迎啦！」

口中說着，就恭敬的一個長揖，裴度站起身含笑說：「賢侄少禮，且請坐下說話吧！」

這裴度乃是李淵最信服的一位好友，兩人數十年知交，情同手足，幾年前李淵任太原留守使時，因李世民看到楊廣失德，料定必釀成天下大亂，所以暗中佈置起兵反隋的大事，等到時機成熟，見裴度向李淵進言，但未爲李淵接納，不得已還是由裴度定計，用酒灌醉了李淵，夜晚把他送入隋宮，李淵的爲人，才德雖好，祇是素有「寡人之疾」，酒後更易亂性，他醉後被送入宮，面對楊廣留下來的數百美人，怎能無動於心，於是他左擁右抱，樂不可支了，直到次日酒醒，才知自己已經闖下殺身的大禍了，他正自急得無計可施之際，宮門外號炮震天，軍民齊集宮門之外，高聲嚷着要叩見新皇帝啦，他命人急忙去找裴度，而裴度却已經滿面春風領着金甲佩劍的李世民進宮叩賀來了，所以說唐之代隋而有天下，自然要歸裴度的暗中畫策與明裏慫恿之功了。

而此時的裴度，官居中書令，也就是後來的宰相之位，只可以說此時的裴度就是唐高祖李淵的代言人哩，他今天深夜來訪李世民，他心知必有要事面告，所以世民行禮就依言坐下，問道：「裴叔深夜

前來，必有大事。」

裴度望着世民點了點頭，又招手要他攏近，世民就移身靠攏，祇見裴度蘸着茶水在茶几上寫道：「你父王決定要立爾兄建成爲太子。」

李世民聽了，心中非常不是味道，但又不好直說，祇問：「父王事先可與叔父商量過了。」

裴度搖頭道：「皇上事先並未和我商量，今晚飯後忽然命我擬旨，因爲太子必須立長，這乃皇家慣例，他既未徵詢我的意見，爲叔也就無法替你講話啦，」畧頓又歎了口氣說：「咳，這唐室的天下，是靠你打下來的，現在還未完全統一，尙需你繼續統兵東征西討，事實上建成的才具差你太遠，眞不應該如此草率决定哩！」

他這些話，明明是替李世民抱不平，使世民聽了，心中極爲受用，但李世民秉性沉毅，城府極深，他知道在此表示不服，並無用處，於是他想：「哼，兵權都在我手裏，將來總有機會的呀！」裴度見他並不言語，又勸慰着說：「我看你也不必失望，將來我慢慢設法勸說你父，我想也不難改變皇上的心意啦！」

李世民順水推舟的說道：「全仗裴叔的栽培啦！」裴度心中高興的說：「這事自有爲叔相助就是……」畧頓又取出一封柬帖交與世民說：「這是李密的報告，你看後作速處理，我告辭啦！」

說着起身而去，李世民將他送出王府大門，回到書房，他又取出李密的報告細看了一遍，那報告中大意，是說武崗寨的內部發生裂痕，正好使用奇計，一舉收服，不但減少了進軍滅隋的阻力，旬日統一天下，更可按此而使武林豪强們，人人歸心唐室，增强我方實力，而那條計，就是所謂的「移花接木」使其變生不測，一舉而奏膚功。因此，他又想：「收服瓦崗寨的力量，可用『移花接木』之計，對付虬髯客張三的偸襲，又何嘗不可用這『移花接木』之計呢？」想定了應付目前局勢的辦法，他變得心情舒泰了，隨即傳命，要尉遲恭來見，移時尉遲恭應命來到書房，行禮後，他問：「深夜傳見，不知王爺有何差遣？」

李世民起身扯住他的衣袖，附在他耳邊說了一陣，尉遲恭會意，就說：「王爺請放心，此事我當遵命小心處理。」李世民又將李密的報告交他說：「你這就命這李忠穿戴我的盔甲，騎着我的戰馬，天光一亮就得隨軍出發，到了地頭，就照李密之計處置好了。」

× × ×

第二天一早，秦王府李世民，親自統率精兵五萬，由第一勇將尉遲恭護衞着，直向潼關方面開行，等他們的大軍才一離開了長安，虬髯客張三就得到了報告，李靖就問：「大哥，李世民在此時領兵東去，顯然是避大哥之鋒嘛，我們又當如何應付呢？」

虬髯客一把扯過李靖附耳說道：「俺還是照原來的决定，進他府中去取下他的首級啦！」

李靖不解眨着眼睛問：「他不是巳經走……」

虬髯客不等他把話說完，就發出了一串大哈哈，笑完了又瞪起一雙銅鈴眼，盯住李靖好一陣，才又附着他耳邊悄聲說道：「我的傻兄弟呀，他用的是移花接木之計哩！」

李靖這才好像有些明白了，但他還是遲疑的問：「啊，莫非這……」

虬髯客張三似乎還是不讓他說出他想說的是什麼話，又是一串大哈哈，直笑得李靖面紅耳赤，啞然無語。

就這樣，當天一直到了夕陽西下，情況均無新的發展，但在秦王府中，却有兩人的心情忐忑難安，而且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的益發增加其緊張，那自然就是王妃蘭仙和綠珠了，因爲她們所盼望前來解救李世民的那個人，直到掌燈時候，還未見其現身，怎不敎她們五內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呢？一則初更才來，綠珠更是如坐針毡，她急急的又跑到到書房一敲房門（內書房爲秦王李世民經常在此處理要務的密室），裏面依然沒有動靜，她又推開房門張了一眼，內中仍是黑沉沉的並無燈火，這下她可焦急得熱淚盈眶了。又急急跑回王妃的寢宮，對王妃抱怨道：「咳，這個人究竟是怎麼攪的呢，現在還不見他的影子，眞是急死人啦！」

正說着，就見秦王李世民金冠紫蟒背着兩手面含微笑得悠閒的慢步踱進房來，瞟了兩女一眼問道：「你們在說誰呀。」

兩女見他進來，一齊對他躬身相迎，對他的問話，也未及答言，綠珠可在心裏想啦：「哼，爲了要救你一命，把人都快要急瘋了，你倒還像個沒事人兒一般哩，眞是……」但她總還不敢頂撞於他，祇低着頭說了句：「啓稟王爺，我們說的是那位西席陳夫子呀！」

李世民微微一怔說：「唔，他不是巳經走了嗎？還說他作什麼呢！」

一面說話，又轉身出門而去。等他話完，人巳不見影兒了！

綠珠忽然一驚，她衝着張蘭仙悄聲問道：「咦！王爺不是睡在地下密室之中嗎？怎麼他又跑出來啦！」

蘭仙聽了也是一驚說：「是哇！莫非塵姐的點穴手法有問題？」

於是主僕兩人急急出房，跑下地道，進入密室一看，怪了！那床上躺着的不是王爺是誰呀！她倆還不放心，又攏近床前仔細一看，一點也不假嘛！兩人這就感到莫名其妙了，但還是綠珠機伶，她把守在地道口的阿布都拉叫來問：「王爺什麼時候又走出去了？」

阿布都拉望望床上，他楞楞的說：「你說什麼？王爺自從抬進密室，一直就酣睡未曾醒過呀！你看！」

他說着還朝着床上一呶嘴，這使兩女都覺如墜五里霧中啦！不過兩女心中，同時也有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猜度哩！於是她們都是這樣想：「莫非就是他……」究竟綠珠心思敏銳，她瞟了蘭仙一眼，然後又對阿布都拉說道：「因爲我們府中，可能有了奸細，你守在門口，千萬小心，除了王妃和我兩人之外，誰也不准進來這裏……」

蘭仙也接口說道：「保護王爺的安全要緊，你要小心啦！」

阿布都拉應道：「老奴自當謹愼！」

說完話，蘭仙自回寢宮，綠珠又逕奔內書房，但她一推門一看，依然是黑沉沉的毫無動靜……

直到三更剛剛才過，長安西郊的一座巨宅之中，就閃出一個巨大的人影，恰似巨鷹一般，向東飛掠而去。及至距離長安城牆五里之處那座三清觀時，忽從廟內閃出來三個道人，一排擋住了去路，那巨大人影，收勢停步，用冷傲的聲音喝道：「什麼人？」

祇聽站在當中的那位道人，一捋銀鬚笑道：「貧道連世通，這是清眞與玄眞兩位敝師弟。張大俠你是明知故問麼？」

虬髯客張三一聲冷笑說：「你們攔住俺的去路，意欲何爲？」

這連世通，江湖號稱雲中鶴，是武當現任掌門人性眞道長的師兄，一身武功巳入化境。他的兩名師弟，亦是武當派有名的高手，他們這一攔阻，自然是替秦王李世民撑腰架樑而來，但他們也深知虬髯客並非易與，原先巳準備好了的那套拉交情的好話，却被虬髯客的冷傲態度給打破了，於是在情緒激動之下，連世通也不能平心靜氣了！他說：「你自恃武功，目空一切，巳自蹈衆怒難犯之忌而不知。聽我相勸，還是回……」

虬髯客張三聽得怒氣上冲，也不等他把話說完，就發一聲冷哼，打斷了他的話，喝道：「哼！妄圖干預別人的事，你們是自不量力，現在就速自退去，還可保得性命，去罷！」

他「去罷」兩字出口，同時舉手一揮，就聽「呼」的一聲風嘯，一般巨大的潛力，捲得沙塵飛石走，直撞過去。那面的三個道人，一見這等驚心動魄的掌力，也凝自凝足功勁，同時舉掌發出强猛力道相抗，那知他們的掌力，恰似細流入海，仍被那洶湧的浪濤給倒捲而回，震得三人站立不住，乒乒乓乓幾聲响，就跌得他們灰頭大臉。等狂飈過去，三個道人才從地上爬起，相互對望了一眼，心中都感駭然。此時却巳不見虬髯客的踪影了，祇得頹然進廟而去……

虬髯客張三，在掌力發出之後，看也不看三個道人一眼，身子祇一彈就巳飛掠而起，快得好似一縷輕烟，就直向城中而去。當他剛剛飛越秦王府的高牆，飄身落到一處屋脊之上時，忽見一個纖細人影一閃，也落在他的面前，虬髯客張三早巳看清楚是紅拂女張出塵，所以等她才一站定就說：「塵妹，你沒事罷？」

張出塵趨前低聲說：「三哥，事情有變？」

虬髯客張三聽得一怔問：「什麼事有變？」

張出塵又低聲說：「聽說那位西席陳先生又被他們給請回來啦！」

張三聽後鼻子裏「唔」了一聲，就仰視天際，不發一言了，張出塵不敢打擾，也跟着沉默了一忽，還是張三低聲叫道：「塵妹……」

張出塵心有主見的搶着道：「三哥，我看，咱們還是回去重新計議罷？」

張三舉手一揮，止住了她的話，然後用命令口吻說道：「塵妹，你這就回去，告訴靖弟。」一頓又接着說：「在四更天我若未能回去，立即下令停止進攻，然後照爲兄密柬指示行事罷！」

張出塵見他如此，心知三哥巳下了拚死的决心，於是說：「三哥……」

虬髯客張三打斷了她的話，以堅决的語氣說：「不必說了，塵妹快回去罷！」

張出塵見他如此的决絕，心知今晚這兩虎相拚巳成定局了，但念在彼此結義之情，還是鼓足了勇氣，伸出纖纖玉手下拉住了張三的一隻手，眼內閃着淚光說道：「三哥，你，你眞的不能放過他嗎？」

虬髯客張三被她如此的神情感動得也有些英雄氣短了。於是他伸出另一隻大手，拍着張出塵的香肩，慢慢抽回被她握住的手，兩眼神光熠熠的凝注着她的玉臉說：「塵妹，盛情心感了，你請回去罷！」

紅拂女張出塵聽了此話，正感不知如何是好之際，祇覺眼前黑影一幌，巳不見張三的踪影了……

虬髯客張三懷着滿腹憤怒，正向秦王府的後進飛掠而來，他一路飛行一路在想：「這數十年來，自己的武功無敵於宇內，更加近二十年的策劃與部署，看看可以一舉而得天下了，偏又生出一個李世民，搶了自己的先着，本應在他初起時就殺掉他。但又錯想借他之力，替自己做好鋪路的工作，等他的羽翼巳成，再欲殺他時，忽然又出了一個絕世的高手陳某人，暗中輔佐於他，使自己難於如願，這難道是天意麼？」他想到此，又在心裏怒哼了一聲說：「哼！任他有多大的本領，今夜縱不能勝，也要與他拚個同歸於盡才肯甘心哩！」他正自想得出神，忽聽一聲暴喝：「什麼人？」

張三聞聲驚視，祇見前左右三面的屋脊之上，同時出現了數十名夜行人，他們都是每人手捧匣弩，對準着自己，在暴喝聲中，隨即响起一片機簧之聲，那强弩破空之聲，也嘘嘘嘘的從這三面射到，此時他是由第四進屋頂，向第五進的屋頂飛躍而過，當中尙隔着五七丈寬的一道天井，正當他身懸半空之際，既不能退更無法躲，在這間不容髮的緊急情況下，他趕緊擰身向下一沉，便由五丈高空猛落而下。說時遲那時快，他的身子也才剛剛落地，又聽左右後三面同時發出暴雷似的一聲喊：「殺！」接着更是萬箭齊發，集中射到。他急忙俯身貼地一竄，身子恰似一支羽箭一般，就射進了第五進的大廳門內。

這座大廳內，本是黑沉沉的原無燈火，但當虬髯客張三的身子剛剛射進，忽然亮光一閃，就變成滿堂通明了。他——張三這才看清，大廳正中的一張巨大橫案後面，端坐着一人，那正是金冠紫袍的秦王李世民。祇聽李世民冷聲問道：「張大俠，夜闖王府，意欲何爲呀？」

虬髯客張三一聽，直氣得七竅生烟，他心中暗想：「你這娃娃死在眼前了，倒還會擺架子哩！」於是他怒哼一聲說：「哼！我特來殺你！」

他的「你」字才一出口，同時右手一抬，就見一綫白光激射而出，以目光難見的速度，只圍着李世民的身子繞了一圈，那李世民的上半截身子，就向下栽了。

（以下轉入第55頁）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勇救佳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泰迪結識了新女友蘇碧琪，一天蘇碧琪約泰迪到一間餐廳見面，泰迪見女友的神色不安，欲言又止，泰迪問她何故，但蘇碧琪却推說沒事……又一晚，蘇碧琪本與泰迪相約通電話，但因事却失約了，泰迪正氣悶之際，蘇碧琪的電話突然來到，語氣急促，她懇請泰迪救她，泰迪一口答應，急忙奔到一間餐廳內與蘇碧琪相見，只見蘇碧琪慌張欲哭，此時餐廳走進三個漢子，他們正是要找蘇碧琪的，蘇碧琪見到他們已嚇得手軟腳顫，三名漢子持牛肉刀奔來，泰迪急忙拉蘇碧琪跑向餐廳後門，截的士逃去……

仗義施援手　協助捉歹徒

卡凡在睡夢中被開門聲驚醒，他知道一定是泰迪回來了，雖然睡意矇矓，他還是忍不住好奇心，抓着頭髮，走出客廳，問一下泰迪為何那樣匆忙便外出，直到半夜三更才回來。

他才走出房間，一眼便看到泰迪，還有，他身後怎會跟着一個女子的？他不由瞪大眼，將到口邊的話吞回去，呆楞地望着泰迪。

泰迪亦一眼瞧到了卡凡，忙道：「卡凡，吵醒了你？來，我為你介紹，這位是蘇碧琪小姐。」

卡凡一聽正是泰迪欲追求的那位女孩子，一雙眼睜得更大了。詫異地望望泰迪，又望望碧琪，心中在嘀咕：「泰迪這傢伙是怎麼攪的？昨晚還氣怒地說她騙了他，現在忽然又帶她回家，好傢伙，真夠手段，看來，我還是趕快回家為妙。免得阻着他兩人。」

繼之卡凡又在心裏想道：「這位蘇小姐無論樣貌及身材皆一流，泰迪這傢伙真好眼光，怪不得他對這位蘇小姐那樣緊張了！」

「卡凡，你還未睡醒麼？碧琪向你打招呼啊！」

泰迪這一聲叫，才將卡凡從楞呆中驚醒過來，也才知道，自己剛才失態了，居然連人家向自己招呼，也聽不到，他連忙尷尬地笑笑，說道：「蘇小姐，失禮了，請坐。」

接又急急對泰迪道：「泰迪，我要走了。」

泰迪聽得不由一怔。「半夜三更的，你還回去？」

卡凡忙對他眨眨眼，壓低聲音道：「我不走，有點不大方便的。」

泰迪這才明白卡凡的「好意」，幾乎笑出聲來。「卡凡，別誤會，你還是留下來吧，說不定你會感到興趣。」

說完，轉對坐在梳化上的碧琪說道：「碧琪，我倒杯酒給妳，定一定神你說好麼？」

碧琪點頭。「謝謝，泰迪。」

泰迪便去倒了三杯酒來，放在梳化前的茶几上。

碧琪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杯，連喝兩口，然後靠在梳化上，將頭枕在梳化背上，閉上雙眼。

卡凡這時已看到碧琪臉青唇白，一臉驚惶的樣子，猜到可能有甚麼事，便乘這機會，低聲問道：「泰迪，是否發生了甚麼事？」

泰迪先不說話，拿起酒杯喝了一口酒，長長地舒出一口氣，這才說道：「我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在那家餐廳中，要不是我與碧琪走得快，只怕已被那三名男子斬成免治牛肉一樣了。」

卡凡果然既緊張又感到興趣起來，問道：「泰迪，快說出來聽聽。」

泰迪又喝了口酒，才將他接到碧琪的電話，匆匆趕到那家餐廳，被那三名男子追斬的驚險經過，說了出來。

卡凡聽得緊張得握住了雙手。「泰迪，依你這樣說，這種事可能很嚴重。」

泰迪苦笑一聲，攤攤手道：「這要問一下碧琪才知道了。」

碧琪恰好在這時張開眼來，長長地舒了口氣，青白的臉上，有了血色，眼珠轉動了一下，朝泰迪感激地道：「泰迪，多謝你。」

泰迪却擺擺手道：「碧琪，現在妳可以說出來，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吧？」

碧琪眼中閃過一抹懼色，長吸一口氣，拿起酒杯來，一口將酒喝乾，吐出一口氣來，神色安定了很多，這才掃了一眼望着她的泰迪卡凡兩人，艱澀地說道：「這件事，我也不知怎樣說才好。」

泰廸伸手拍拍她的手背道：「碧琪，你揀緊要的說吧！」

碧琪點點頭，思索着該怎樣說。

泰廸卡凡兩人對望了一眼，都沒有說話，以免影响了碧琪的思緒。

終於，碧琪的眼珠轉動了一下，帶着驚悸悔怒地說道：「這件事我現在想起來，簡直像發了一場噩夢般，令我想起就驚怕。」

泰廸忙用手輕拍她的手背，安慰她道：「碧琪，妳說出來，或許我可以帮忙妳的，妳說吧！」

碧琪緊緊抓住泰廸的手，好一會，神態才安定下來，吐出一口氣，說道：「這件事說起來，應該是半年之前開始的，那時候我剛巧從美國探親回來，在飛機上認識了一個珠寶經紀。

「大概世上無論貧富，每一個女人都會喜歡珠寶的吧，我對那閃耀瑰麗的珠寶，從小就有一份喜愛，而我幹的又是模特兒工作，接觸的是最新欵的衣飾，無形中更令我喜歡珠寶……

「唉……我還是長話短說吧，我自認識了那珠寶經紀後，曾經與他買過幾件首飾，價錢很便宜，你知道的，貪便宜大概是每個人都有的天性，特別是女性，為了貪那價錢上的折頭，我以後買什麼首飾都是去找他的，而他也很老實，我就更加相信他了。

「有一次，那傢伙在我買一件飾物時，裝出無意中露出一枚玫瑰花型，上面綴滿了綠豆般大，閃耀的藍寶石的胸針，我一見，便被他那枚胸針吸引住了，請他拿出來給我看一下，他猶豫了一下，這才聲明那枚胸針，是一個富有的女顧客，委託他拿到珠寶公司，鑲嵌其中一顆不知怎的，鬆脫了的藍寶石的，他剛巧去那家珠寶公司取回來，準備交還給那位顧客的，我看看可以，千萬要小心。說完，他便拿出來，小心翼翼地遞給我。

「那枚玫瑰型的藍寶石胸針，實在是太別緻瑰麗了，我拿在手中細細欣賞之下，簡直被迷住了，愛不釋手，小心地別在胸前，照鏡一看之下，更顯得我高貴大方，那傢伙也不絕口地讚我佩了那個胸針後，簡直可以迷倒世上所有的男人，美麗極了，我被他讚得有點飄飄然起來，唉，難道女人生出來，就是虛榮心很重的麼，我想我明晚有一個餐舞會要參加，而應邀的賓客，都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名流紳士、太太小姐，我心頭一動，何不向他借來佩帶一晚，也好向那些名流紳士富豪的太太小姐，炫耀一下，令到自己更加特出，更加吸引，於是，我便婉言向那經紀請求，借那枚胸針佩戴一晚，參加那個盛會，起初，他露出為難之色，說那枚胸針很名貴，價值不菲，他實在不敢担這個責任，萬一有什麼閃失，十萬元的一枝胸針，怎賠得起？

「他越那樣說，我越想借來佩戴一晚，便向他保證，萬一有什麼閃失，我負全責，他在我苦苦哀求之下，才很勉强地答應了我的請求，借給我佩戴一晚，但却要我無論如何，也要在舞會過後的翌日早上，完璧交還給他，並說，要不是我與她交易多次，比較相熟，也信得過我的為人，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肯借給我的。

「我見他答應了，自然是千多謝萬多謝，」碧琪痛悔地扭握着雙手，「想不到，噩夢從此便開始了。」

泰廸見她又激動起來了，只好輕摟着她，輕拍她的臂膀，安慰她，令她安定下來。

碧琪感激地望了泰廸一眼，吁口氣，接說下去：「我佩了那枚胸針出席那一晚的餐舞會，果然大出風頭，成為舞會矚目的女性之一，自始至終，我就像花蜜一般，被大羣的男士包圍着，惹來不少妒羡的目光，那一晚，我高興極了，豈料到，却樂極生悲。」

「妳遺失了那枚胸針？」泰廸立刻就想到了。

「若是我不小心遺失了，那是我該死，」碧琪恨恨地道：「試想一下，我既然知道那枚胸針價值不菲，而我根本就賠不起，我怎會粗心大意？胡亂放置，那晚我自舞會出來時，我是將那枚胸針藏在乳溝內的。」

說到這裏，她臉紅了一下，接又道：「並且，還有一名公子自告奮勇，充任護花使者，親自駕車送我回去的。」

「我以為這總不會出錯的了，那知道却被兩名匪徒，預伏在我的住所門外的後樓梯處，乘我開門時，衝出來，用手槍指嚇我，當時我嚇得差點暈倒，那兩個匪徒首先搶去我的手袋，將手袋內的錢及兩件飾物取去，然後將手袋拋掉，拿着尖刀，

在我臉上晃來晃去，恐嚇我，若不將身上值錢的東西交出來，便在我臉上劃兩刀。

「當時我雖然驚得要死，但却寧願被他在臉上劃兩刀，也不交出那枚藍寶石胸針，因爲我知道無法賠得起，那兩名匪徒見我不出聲，便兇惡地一把抓住了我的胸前，用力一扯，將我那件絲質晚禮服撕破，說要搜身。

「我再也忍不住了，發出了一聲尖叫。」碧琪羞愧地道：「我的衣服不但被撕破，乳罩也被扯斷，那枚胸針便墮落地，我當時在情急之下，根本就沒有考慮到會被傷害，彎下身便撲抓向墮落在地上那枚胸針。

「那知道我只覺頭上『轟』地一响，便暈了過去，待到我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在醫院中了。

「那是隣居聽聞我的尖叫，跑出來瞧到我倒在門前地上，馬上致電報警，救傷車將我送到醫院的。

「自然，在我醒後，警方人員循例查問我發生了什麼事，並將我的口供記錄下來，落案偵查，而我也沒有受到損傷，只是被匪徒擊暈過去，醫生檢查過後，認爲我沒有什麼了，便要我出院。

「我失魂落魄回到家中時，那名經紀已等在外面，一見我，便要我將那枚鑽戒交還給他，他好交還給那位顧客，並說他昨晚一夜沒有闔眼，現在，他見到我，總算鬆一口氣了。

「當時，我恨不得死去，胸針已失去，叫我如何交還他，他亦發覺到我臉色有異，見我久久不開聲，驚疑地問我，是否出了什麼事。

「我知道不說是不行的，只好如實向他說出來，他還未等我說完，便變顏變色，一跤跌坐在梳化上，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好一會，才顫着聲喃喃地道：『這……這叫我……怎樣向那位顧客……說了……怎樣……交待啊，這一次，我被你害死了……』我見他那個可憐的樣子，便對他說，這是我的責任，他一聽，便馬上問我是否賠償，我只好硬着頭皮道，若是警方追尋不回那枚胸針，我只好賠償，但他却說，怎樣向那位顧客交待呢？經我懇求之後他才答應我，向那位顧客說那間珠寶公司還未將那枚胸針鑲嵌好，盡量拖延，但却只給我一個月的時間，若是警方捉不到那兩名匪徒，追尋不回那胸針，我便要賠償。

「我只好答應他。」碧琪痛悔地咬着咀唇。「結果，警方自然追尋不回那枚胸針，而那經紀又拿出一張字據說是那名委託他的顧客當年買那枚胸針的價單來，上面的銀碼寫明那枚胸針的價錢是四十六萬，若照現在的市價，起碼值七十萬，當時，我驚呆了，不要說是七十萬，七萬我也拿不出來，經過我幾番哀求，照他說，他亦費了不少唇舌，那顧客看在他的情面上，減收四十五萬，不能再減了，否則，要我交還出那枚胸針來。

「事情到這地步了，我只好答應他，賠償四十五萬。」碧琪忽然間哭出聲來。

卡凡再也忍不住了，憤然道：「這根本就是一個騙局，自始至終，就是一個騙局。」

「碧琪，不要傷心，說下去，後來怎樣了？」泰廸輕輕拍着碧琪的肩頭，安慰她。

碧琪抽泣了幾聲，才强抑着說下去：「我將我的積蓄及稍爲值錢的東西變賣了，才湊到十一萬元，要那經紀先交給那顧客，但那經紀却說，那委託他的顧客要一次過收取四十五萬元，我一聽，呆住了，天啊，我那裏可以拿出那麼大筆錢來啊，就算殺了我，也拿不出來。

「那經紀却對我說，可以去借，他認識一個人，可以借給我其餘的數目，但每個月要我連本帶利，還一萬五千元，分兩年清還，若是欠還一個月，便多還二個月，我在無法可想之下，只好答應他，向他那位朋友借錢。

「自此之後，我便有如跌落了一個無底深潭，起初兩個月，我東拼西湊，還可以湊足一萬五千元還數，但第三個月，我便無辦法還了，勉勉强强，只能還九千元，這時候，那位貴叔便露出了他的眞面目來。」

「他迫你——」卡凡馬上便想到了，但又不好意思說出口，及時將下面的話噎住了。

「他沒有迫我，只是向我提議，我若是肯出來兼職，他可以介紹一些大客給我，包保我不用半年，便可以清還借他的那筆錢，並說，他認識不少幹我這一行的模特兒，有不少都是出來兼職的，這已經是公開了的秘密，叫我不用怕，只要我點一下頭，憑我的樣貌身材，馬上便可介紹一個闊客給我，十萬八萬，垂手可得。

「當時，我整個人呆住了，我當然知道，幹我們這一行的，有不少女孩子秘密應召接客，但我不是那種隨便出賣自己，賺取金錢的人，我若是那樣的人，也不用等到現在，早已買洋樓，坐名貴汽車了，當時，我一口氣回絕了他。

「那貴叔當時沒有難爲我，只是奸笑着，叫我不要意氣用事，好好考慮一下，他等着我改變主意。

「但我却沒有改變主意，但也無法交足每月應還的一萬五千元，至到今個月爲止，四個月我共還了他三萬三千元，但他却說我有三個月還不足數，一算之下，從今個月開始，我還要還二十八個月，不減反加。」

「好犀利的貴利數啊，」卡凡忍不住嚷起來，「眞是吃人不吐骨，這樣子還下去，只怕一輩子也還不清。」

「卡凡，別打岔，讓碧琪說下去。」泰廸忙道。

卡凡不好意思地笑笑，閉上了咀巴。

碧琪感激地望了卡凡一眼，說下去，「這個月，我只還了八千元，那貴叔收下後，問我考慮成怎樣，我說考慮清楚了，決不幹那種勾當，他當時沒有說什麼，但三兩日便派他的手下來催我還錢，並出言侮辱我，我都一一忍了下來，五日前，貴叔的手下又來催我還錢，並說，我若不還錢，又不答應他們出來兼職，便不客氣了，那一晚我約你出來喝咖啡，還是爲了這件事而煩心，惶恐不安，因爲我知道他們都不是善男信女，什麼事也幹得出來的，本來，我是想向你說出來，請求你帮一下

忙的，因爲我聽亞權說，你是一個好打不平的人，也肯帮人，曾協助過警方破獲過不少罪案，認識的人也多，所以，我才有那個念頭，但我又怕因爲與你才是初交，你不肯帮我，而我也不知怎樣啓齒才好，結果，我沒有向你說出來。」

泰廸再也忍不住了，正色道：「碧琪，前晚你若是說出來，就不會今晚的事情發生了，我不是那種見死不救的人，不管你與我的交情深淺。」

「泰廸，請你原諒我，」碧琪不好意思地道：「直至昨天，我不斷打電話給認識的朋友及親戚，希望能夠借到一筆錢先還給貴叔，並答應與你晚上見面，但在下午四五時許，貴叔的一名手下——猛龍帶着兩名手下登門找上，說貴叔有話與我說，强行將我押到一家茶館的貴賓廳，當時貴叔正陪着一個五十多歲，樣子色迷迷的胖子在談笑，那胖子見到我之後，就像蒼蠅見到了蜜糖般，死死地看着我，看到他那種樣子，我有一種想吐的感覺。

「後來，那胖子邪笑着，與貴叔咬起耳朶來，兩人咬了一會耳朶，似乎在討價還價，最後，兩人滿意地發出一陣大笑，並且互相乾了一杯酒，那胖子才先告辭離去，臨走時，還陰陰笑着，瞧了我一眼，才走了。

「接着，貴叔便對我說，那胖子姓凌，是一名地產商，他願意出五萬元，包我一晚，並說，只要我答應，便可以一口氣還三個月的欠債，這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搵錢機會，要是我不答應，他便將我禁錮起來，命他的手下强姦我，直到我答應爲止。

「當時我被他的兩名手下——猛龍，用一柄彈弓刀貼在我的臉頰上，恐嚇我，只要我一叫，他便會將我的臉劃花，我在這種情勢之下，權衡利害，只好答應他陪那胖子一晚。

「貴叔見我答應了，十分高興，讚我知機，並叫猛龍出外，點了一桌菜，請我吃，還頻頻灌我喝酒，說有幾分醉意，那就不會太緊張了……

「吃着，他離坐撥了個電話出去，大概是打給那姓凌的，打完電話，回座告訴我，姓凌的在十一時三十分等我，地點是一處出租別墅，到時，猛龍自會送我去。

「到了十一點十分，猛龍便挾着我出來，並警告我，若是叫出聲，驚動別人，他便對我不客氣，而他提着我的一隻手，暗中扣着一把彈弓刀，刀尖戮在我的腰眼上，我只好乖乖地跟他走出去，登上一輛另一名貴叔的手下開來的房車，駛去那間專供男女幽會的出租別墅。

「去到那間別墅，猛龍將我押入胖子開的那間房中，才退出去。」碧琪忽然氣息急促起來。「那胖子見我來到，歡喜得合不攏咀，馬上便要與我上床，我在情急之下，說內急要入厠所。胖子只好讓我進浴室，他則心急難耐地躺在床上，等着我出來。

「在浴室內，我驚急得不知怎辦才好，後來終於給我想到了一個主意。

「因爲我發現，那浴室門是可以反鎖的，於是，我誘他進入浴室，在他撲過來時，乘機閃出外面。一下子在外面將門反鎖起來，而我則急急走出別墅，偏偏那時候又截不到一輛的士，又怕猛龍他們在附近監視着我，我只好急急沿路奔走，只求離開得越遠越好，也不知走了多遠，我也走累了，看到前面有家餐廳，就是那間金都餐廳，我便走了進去，心想在那裏總比在路上安全得多，坐下來喘口氣後，我想打電話報警，想想又覺得不妥，這種事怎向警方說，想到你，便打電話給你，當時我想，你或許可以帮忙我。

「以後的遭遇，泰迪，你都知道了。」碧琪像卸下了重負般，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泰迪與卡凡却沒有立刻開口說什麼，一時間，沉靜得可以聽到碧琪的心跳聲。

× × ×

終於，卡凡先開口了。「泰迪，這自始至終，就是一個陷阱，目的就是要蘇小姐踩落去，以便控制她，從她的身上，搾取金錢，迫她賣淫，這只是一種最後的手段。」

「嗯，卡凡，我同意你的猜想。」泰迪目光閃閃。「這是一種有計劃的行動，那個貴叔及那名經紀，都是一個組織內的人，貴叔極可能是那組織的首腦，那名經紀可能是專責『釣魚』的人，是了，碧琪，那名經紀叫什麼名字？」

「我只知道他姓王，英文名叫嘩尼，他給我的那張名片上，是這樣寫的。」碧琪說。

「泰迪，照我猜想，那兩名貴叔的手下，那只是做戲，目的就是讓碧琪踩落他們佈下的陷阱。」卡凡忽然興奮地道：「相信只要找到那名嘩尼王，就會眞相大白了。」

「有道理，我也是這樣想法。」泰迪又道：「碧琪，他在那件事之後，還有找你麼？」

「沒有了，就像失了踪一樣。」碧琪恨恨地說。

「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麼？」泰迪問。

「這一點很難說。」碧琪說：「我根本不知他的住址，不過，相信在他經常出現的地方，可以找到他吧。」

「他經常在那些地方出入？」卡凡急問。

「我曾經見他在東區的幾家珠寶行內出入。」碧琪說。

「這很難找的，萬一他接到消息後，他躲起來，豈不是找不到他？」泰迪說。

「蘇小姐，妳還有他給妳的咭片麼？」卡凡問。「咭片上應該有他電話的。」

碧琪忙說道：「我的手袋內就有他的咭片，卡凡先生，打電話也未必找得到他的啊，何況，他不認識你們，不一定會見你們的。」

「哈，若我們扮成外來的闊客富豪，找他洽購一批珠寶，我相信他一定會送上門來的。」卡凡自信地笑說。

「好主意。」泰迪拍了一下卡凡的肩頭。

「但這却要裝得像才成。」卡凡說。

「怎樣才裝得像？」泰迪心急地問。

「很簡單，只要花點錢，到遊客區的

豪華大酒店，租間房，那便成了。」

「好主意。」泰迪拍手道：「咱們就依計而行。」

「別急，咱們商議好行動的步驟細節才行動不遲。」卡凡擺擺手說。

「卡凡，你一定早已想好了，快說吧。」泰迪說。

卡凡笑笑，將他想好的步驟細節說出來。

× × ×

那名珠寶經紀尊尼王果然上釣了。

因爲卡凡泰迪兩人，在電話中稱是從東南亞一個國家來的珠寶商人，想在本地搜購一批手工精細新穎的珠寶首飾。價值大約在百多二百萬圓之間，並說，是得到本地一家最大的珠寶公司的推荐，才致電找他的。

那位尊尼王在電話中聽說有這樣大生意找他經手，歡喜得連聲答應下來，並對卡凡泰迪兩人說，最好能夠約個地方，見面傾談一下，然後，他才拿貨辦給他們鑑賞。

卡凡爲了讓他絕對放心。一口答應下來，並相約在二個小時後，於酒店的咖啡座中相見。

由於恐怕泰迪已露了相，便決定由卡凡出馬，而卡凡在事先，已請教過一位在珠寶店幹了二十年的親戚，並翻閱過一些有關鑑定珠寶的書籍，總算對珠寶有一定認識，不致應付不來。

結果，第一次見面後，經過一番傾談，那位尊尼王完全相信卡凡是一位外地來的珠寶商人，並相約在兩日後，他將一批最新穎的珠寶首飾圖樣，拿來給卡凡鑑賞，若合意，才再將眞品拿來，讓卡凡鑑定，然後成交。

卡凡將他見尊尼王的經過，對泰廸碧琪說了，兩人大讚卡凡是個演截天才。

而碧琪亦跟泰迪卡凡兩人，住在那間大套房中。

相約看圖樣的時間到了，而這一次，尊尼王是將那批圖樣，拿上酒店套房中，給卡凡鑑賞選擇。

這是尊尼王小心的地方，他要確定卡凡是住在這間酒店內，才完全放心與卡凡交易。

下午二時正，尊尼王來到卡凡泰迪三人開的套房門前，擧手敲門。

早已在套房內等着的卡凡與泰迪兩人，一聽到敲門聲，馬上互相望了一眼，由卡凡去開門。

而碧琪則躲入套房。

卡凡將門拉開，站在門外，手上拿着一個占士邦箱的尊尼王，馬上微笑着，哈哈腰對卡凡道：「張先生，你好，圖樣我已帶來了。」

卡凡忙伸手與他相握。「王先生，請進來，你好準時啊。」

尊尼王一邊走進去，一邊笑着客氣道：「張先生，做生意不但要守信，也要守時的啊。」

卡凡沒有與他多說什麼，將他讓進去，關上房門，然後才轉身伸手，說道：「請坐。」

尊尼王坐下來之後，四下掃了一眼，說道：「張先生，聽說你是與一位朋友同來的……」

卡凡一笑道：「不錯，王先生好靈的消息啊。」

尊尼王忙尷尬地一笑，道：「張先生，這批圖樣是最新設計的，請你鑑賞，希望你滿意。」

說着，打開那個隨身帶來的占士邦箱，從裏面拿出一叠圖紙來，放在几面上。

卡凡坐下來，拿起那叠圖紙，仔細地鑑賞起來。

尊尼王則目不轉睛地看着卡凡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對這一單生意，是如何緊張了。

卡凡足足看了有一個小時，才將圖樣紙放下來，尊尼王立刻很緊張地問：「張先生，看中那幾欵？」

卡凡故意沉吟了一下，緩緩地說道：「有三欵我比較喜歡……」

尊尼王一聽，急忙說道：「張先生，那麼你是有意思了……」

卡凡點點頭，看着喜上眉梢的尊尼王，道：「王先生，我聽說你的一位主顧有一枚玫瑰型的藍寶石胸針，不知可否請你與那位主顧商量一下，借來鑑賞一下。」

尊尼王一聽，神色急變了一下，但立即乾笑兩聲，掩飾地道：「張先生，你是聽什麼人說的。」

「是我說的。」一聲嬌脆的聲音，起自套間前。

尊尼王聞聲抬眼一望，不禁臉色大變，失聲道：「妳……碧琪……」

套房門前，站着的正是碧琪，正似笑非笑地怒視着他。

尊尼王自卡凡說起那枚胸針，便知道不妙，如今見碧琪現身，知道中了圈套，心中雖然驚慌，但卻在轉着念頭，想着脫身之計，當下忙裝出驚喜的樣子道：「碧琪，妳……妳幾時認識張先生的，恭喜妳啊……」

邊說，邊站起身來，裝出趨前去與碧琪握手的樣子，驀地，他一手抓起几上的圖紙，撒向卡凡，同時身形斜竄，撲向房門那邊。

——他想溜了。

但他才出去，便馬上窒住了。

因爲泰迪先他一步，從套間內衝出來，攔在門前。

「張先生你們想幹什麼？」尊尼王驚恐地掃視着三人，色厲內荏地道：「這裏是有法治的地方，不容許你們亂來的。」

泰迪冷笑一聲。「你是怎麼了？咱們沒有對你怎麼樣？你一定是心中有鬼，才會這樣恐慌。」

卡凡笑一笑，淡定地說道：「尊尼王，你答應將那枚胸針拿來讓我鑑賞一下麼？說不定，我喜歡的話，會出高價購下它呢。」

尊尼王臉上勉强擠出一絲笑意，結巴地道：「好好，我這就去找那位主顧，與他情商借出那枚胸針……」

他一心只求脫身，順着卡凡的說話下去，那知道却無心露出了破綻了。

「嘿嘿，那枚胸針不是被匪徒刦去了的麼？怎麼又在你那位主顧的手上？這樣說來，一定是你或是那個主顧，主使那兩名刦匪，搶刦碧琪的了，哼，你這個主意

好毒啊！」泰迪怒視着尊尼王。

尊尼王那刹那臉色一陣發白，慌惶地叫道：「你們想怎樣？我什麼也沒有說過，快放我出去，否則，我要大叫了。」

說完，就像一頭困獸般，慌亂地掃視着卡凡三人。

卡凡與泰迪互相打了一個眼色，微微點一下頭，卡凡於是道：「泰迪，放他走。他走得了今日，走不了明日。」

泰迪「哼」了一聲，閃身讓開。

尊尼王驚疑地掃了三人一眼，看不出三人臉上的表情變化，連那個占士邦箱也不拿了，閃閃縮縮地向房門那邊奔去。

泰迪一直交叉着雙手站在門邊，尊尼王慌急地從他的身邊閃過，伸手欲開房門的刹那，他快速地動了，冷不防一拳抽擊在尊尼王的小腹上，同時另一隻手迅速地一把接住了尊尼王張口欲叫的咀巴。

尊尼王雖然看到泰迪一拳向他的小腹擊去，却就是閃避不了，痛得他整個人坐了下來，彷彿體內的空氣被那一拳擊得全部抽了出來，本來是大叫的，被泰迪捂住咀巴，變成悶窒的唔叫聲。

卡凡配合着泰迪的動作，一個箭步標上前去，伸手抓住尊尼王的雙臂，用力向後一扭，尊尼王立即「噗」地一聲，撲跪下去，又發出了一聲悶窒的叫聲。

可惜叫聲根本不能傳到房外，驚動不了外面的住客或是侍者。

因爲這時泰迪已將一塊毛巾塞在他的咀巴內！

接着，兩人便將尊尼王扶入浴室內。

碧琪沒有跟入去，留在外面，以便應付突發的意外，比如酒店侍者之類的不速之客。

× × ×

尊尼王是個軟骨頭，在浴室內吃了一些苦頭後，便非常之合作地，將他與貴利集團的首腦貴叔合作設阱，誘使碧琪踩下去，從她的身上榨取錢財的卑劣勾當，一一供述出來。

果然不出卡凡與泰迪所料，那顆玫瑰型藍寶石胸針，是貴叔之物，而尊尼王在經過一段時間與碧琪來往後，已觀察出她對珠寶有一種狂熱的喜愛，便與貴叔設下這條毒計，用那枚胸針，誘使碧琪落阱。

而搶刦碧琪的兩名匪徒，正是貴叔的兩名手下，目的自然是那枚胸針，那樣才可以使碧琪就範，從她的身上搾取錢財。

而尊尼王以前曾與貴叔合作過幾次，下手的對象都是年輕貌美的少女，大都是投身娛樂界的，就算落阱的少女沒有錢還債，他也可以逼她們賣淫還債。

當然，對付不同的少女，他們的手段是不同的。

而尊尼王就是利用他這份職業上的方便，負責物色獵取少女。尊尼王在誘騙碧琪落阱的勾當中分到了六萬元的甜頭，其餘的，就歸貴叔了。

而他之所以幹上這種害人的勾當，因爲他嗜賭，而且逢賭必輸，在欠下不少賭債的情形下，只好昧着良心，幹出這種勾當。

他的這一番供述，被泰廸卡凡兩人用錄音機錄了下來，當然，兩人不會將他挨苦頭時，所發出的呻吟聲也錄下來。

接着，泰廸撥了個電話給陳探長。

之後，尊尼王在無奈之下，異常合作地撥了個電話給貴叔，祗說碧琪在無路可走之下，致電找他，求他向貴叔求情，放過她，不要逼她接客還錢，一定會盡量想辦法還錢的，而他亦假意答應下來，並將碧琪穩住，如今，他已將碧琪騙到酒店的房間中，要貴叔即刻派人來，如何處置碧琪。

那邊的貴叔正因爲碧琪的走脫而大爲憤怒，因爲那凌姓胖子向他投訴及責難，令到他面子大損，他已下令手下全面出動，務必要找到碧琪，他要好好地泡製碧琪，才能消他心中的怒氣，接到尊尼王的電話後，大喜過望，馬上找來手下得力助手猛龍，帶上三名手下，乘車趕往酒店。

他要親自看着手下懲罰碧琪！

原來，他是一個心理有點變態的窺虐狂。

他要看着猛龍與三名手下，輪姦碧琪！並將她被輪姦的情形攝下來，用以威脅碧琪就範。

想到這個骯髒的念頭，他不由在車內開心地笑起來。

車子載着他很快便到酒店大門前，下車後，猛龍與三名手下，簇擁着他，乘電梯直上十二樓。一逕來到一二二〇號房間門前。

這間房間，正是尊尼王在電話中告訴他的。

亦是泰廸卡凡他們開的房間。

猛龍才敲門，尊尼王馬上便打開了房門，而他的身後，則站着卡凡。

貴叔及猛龍等人却沒有察覺到尊尼王的神色有點異樣，大概是心急想懲罰碧琪，門才開，看到門開的是尊尼王，便一擁而入，雖然看到卡凡，但却以爲是尊尼王臨時邀來帮手的朋友，因此不大在意，而貴叔的目光，已被裝作驟然看到他們衝進來，驚慌地從梳化上站起來的碧琪所吸引了。

貴叔發出一聲陰森的笑聲，咬着牙說道：「衰女，我還以爲妳走到哪裏！嘿嘿，想不到吧，你怎樣也逃不過我的手掌心的！」

碧琪裝出慌恐的樣子，退了一步，抖着聲道：「貴叔，你想怎樣？我會還錢給你的，我只求你，別逼我與人上床。」

「哈哈……」貴叔殘酷地笑起來，盯着碧琪，狠聲道：「妳以爲妳是什麼人？聖女貞德？我好心好意替你找到一條可以輕易還債的財路，妳却不識好歹，落我的面子，令我被姓凌那胖子責怪，哼哼，不教訓你一下，你是不會乖乖聽話的！」

碧琪慌駭地搖着雙手，無助地哀叫道：「不要，求求你，放過我。」

「只要你還清了債，我自然放過你。」貴叔獰惡地說：「現在，我要懲罰妳，妳敬酒不吃吃罸酒，那我就叫猛龍他們，輪流教妳如何與男人上床，那妳以後便會樂意與男人上床了。」

碧琪眞會做戲，馬上慌恐失色地連連後退，尖叫道：「不要，求求你不要！」

猛龍等三名手下却像饞貓見到了魚腥一樣，邪笑着逼向碧琪。

碧琪返奔入了套間。

猛龍放恣地笑着，追入套間。

驀地，他驚叫一聲，踉蹌着倒退出來，一手捂着下陰，臉色青白。

泰廸跟着從裏間走出來怒視着猛龍。

原來，猛龍才追進套間，冷不防被閃身在套間門邊的泰廸，飛起一脚，踢中了他的下陰，痛得他一腔慾火，刹時消散得無影無踪。

跟在泰廸後面的，還有一個精悍的中年人，赫然正是探長陳森。

貴叔一眼看到從套間內現出泰廸與陳探長來，臉色驟變，知道不妙，上了當，疾喝一聲：「不好，快走！」

轉身便向外面奔去，想溜了。

卡凡橫身攔在門前，冷喝道：「還想走？」

尊尼王早巳縮到了一角。

貴叔臉色又一變，身形一退，喝道：「幹掉他！」

其中兩名漢子喝叫聲中，拔出身上的利器，左右撲向卡凡。豈料卡凡一閃身將房門拉開，門外人影乍閃，現出三名漢子來，擋在房門口，其中兩人擧鎗指着那兩名漢子：「不要動，我們是警探！」

另一人將手中的證件擧起來，喝道：「放下武器，趴在地上！」

那兩名漢子大驚失色，在鎗咀的指嚇下，渾身震抖了一下，「卜卜」兩聲，將手上的利器掉落地上，乖乖地趴下去。

貴叔那刹那臉色煞白，他知道完了，惡毒地怒視着縮在梳化後的尊尼王，怨毒地道：「尊尼王，你敢出賣我！你好！」

尊尼王嚇得臉無人色，抖索着不敢出聲。這時另一名手下也將雙手高擧起來。

猛龍則巳經被泰廸將雙手反扭在背後，弓着身蹲在地上，就像一隻煮熟的蝦公一樣。

「耳窿貴，這一次，我看你再也不能狡脫了吧？洗乾淨屁股準備坐花廳吧。」陳探長開心地直視着貴叔。

原來，陳探長早就想對付貴叔爲首的貴利集團了。但却苦無證據，如今，他終於有鐵證懲治這個不擇手段，搾取別人錢財的害人王了。

因爲尊尼王在陳探長接訊帶領手下探員趕到來後，巳答應指控貴叔，當然，他不會無條件答應的。

耳窿貴就像一頭鬥敗的惡狗般，臉色死灰，垂下頭來，悶聲不出。

但他的眼中，却閃射着兇毒的光芒。

陳探長向貴叔等人宣讀了警誡詞後，便下令手下探員，將貴叔與猛龍等四人用手銬扣起來，押到樓下，載返警署。

碧琪撲出來，感激地摟着泰廸與卡凡，不斷地親吻着。

她實在太感激卡凡與泰廸兩人了。因爲兩人將她從無底的深淵中救了出來，令到她重出生天。

「好了，碧琪，妳再吻下去，我要暈了。」泰廸打趣地說。

卡凡也笑道：「碧琪小姐，我與泰廸都成了大花臉，怎出去見人？」

碧琪看看兩人一臉唇膏印，滑稽得很，不禁樂得哈哈笑起來。

卡凡與泰廸互相瞧着，忽然爆發出一陣大笑……

（完）

三俠一劍仙

（本文承自第48頁）

張三見巳得手只樂得仰面發出一串大哈哈……笑完了才一轉身，忽聽一個聲音喝道：「且慢！」張三聞聲瞬目，不覺嚇得他目瞪口呆啦。

原來，那被殺的李世民椅後，此時又端然站立一位金冠紫袍的李世民。正當張三驚懼莫名時，李世民又說道：「張大俠，彼此素無嫌怨，你旣巳殺了一個我，氣總該消了？望你今後勿再與我爲敵，免失朋友和氣。現在你請回去罷！」

虬髯客張三自出娘胎，也未受過像今天這樣窩囊氣，此時的他心裏實在有一種被戲弄的侮辱之感，說什麼也消不下這腔怒火，於是他怒哼了一聲說：「哼！眞以爲這樣移花接木就騙得了我？納命……」

他下面的一個「來」字尙未出口，右手一抬，就見一綫白光一射而出，跟先前一樣，那白光直射李世民，而李世民却不慌不忙的也抬起了右手，就見發出了一綫金光，也對着那射來的白光緩緩射了過去。兩道光在中途一接，就變得恰似兩條靈蛇一般，在空中纏繞着飛舞了起來。漸漸金光暴漲，飛舞加快，而白光也在慢慢減弱，不住的後退。只見虬髯客張三，兩目圓睜滿頭是汗，而且氣喘加速，似巳難於支持了，最後他右手一垂，白光忽然不見，只閉起雙目，口中長歎了一聲，就凝立不動了。但也就在他垂手閉目的一刹那，

李世民也收回金光，慢慢放下了右手……

此時的大廳之中，空氣死寂，沉靜得連虬髯客張三的心跳之聲似都可以聽見一般。過了一刻，只見虬髯客張三抬頭睜開兩眼，盯着李世民問：「你怎不殺我？」

李世民淡淡一笑說：「彼此無仇，怎能殺你？」略頓又抱拳拱了拱說：「大丈夫恩怨分明，張兄還是請回去罷！」

虬髯客似巳明白他話中之意，楞楞的想了想，他問：「閣下究竟是……」

李世民不讓他把話說完，就打斷了他的話，說：「張兄乃今世豪傑，應知『與人爲善』的道理，我們心照不宣。張兄請罷！」

張三聽到這些話，心中眞是感慨萬千，他想：「論武功，論智計，論胸襟氣度，我都輸給人家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唉！」於是他抬頭盯住李世民說道：「不管閣下是誰，張三承情認輸啦！」略頓又說：「從今而後，中原之地，再無張三足跡了。我去啦！」

說完了抱拳一拱，擰身一躍，騰身飛出廳外，就消失在沉沉的暗影之中了。這面的李世民，搖頭笑了笑，又歎了一口氣，就取下金冠，脫掉紫蟒，放於案上，又從懷中掏出了巳經寫好的封柬，留在案上，然後伸手一抹臉，就現出一張修眉朗目朱唇的俊臉，原來竟是一位英俊瀟洒的青年書生哩！他抬頭望了望天色，自言自語的說：「時候不早了，我也該走啦！」

於是他取出一頂玄色舊儒巾戴上，就衣袂飄飄的出廳而去，眨眼就巳不見人影了……

（完）

暗香銷魂恨

・本文承自第38頁・

那笑聲凄厲刺耳，令到石、香、梁三人聽得直起鷄皮疙瘩。

「石兄，她好像要瘋了。」香雲冷有點不放心地對石高崖道。

石高崖愛恨交集地望着就像瘋了般的李盈袖。好一會，才决絕地對香雲冷道：「香兄，她是咎由自取，轉換是你，會怎樣？」

香雲冷咬着下唇道：「石兄，香某可能會殺了她。」

「香兄，石某也想殺她，但……石某又怎下得了手？死者巳矣，就算殺了她，也不能令死去的人復活，那又何必再造殺孽？」石高崖這刹那表情極之複雜。

香雲冷沒有說什麼，默然若有所思。

× × ×

狀似瘋狂的李盈袖忽然冷靜下來，不過，却冷靜得好可怕，教人看了忍不住心中忐忑不安起來。

石高崖三人皆忐忑不安地望着她，看她會如何。

這刹那，靜得只聽到各人的呼吸聲。石、香、梁三人皆感到有一種快要爆炸的壓迫感。

果然，李盈袖終於「爆炸」了。

「你，梁智生。你，香雲冷！」李盈袖倏然間從極靜中爆發了，一張臉扭曲着，失去理性般地，兇惡怨毒地嘶叫指着梁、香兩人。「我要殺了你兩人，要不是你們突如其來的揭我的底，如今我與高崖巳是夫婦，洞房花燭夜了，我好恨，我好恨你兩人，我要殺了你兩人！」

嘶叫聲中，「嗖」地疾撲向梁智生。

梁智生先一會巳見識過她的厲害，這一次不再逞一時之勇，徒自冒險送死了。怒喝聲中，身形斜閃開去，手中劍急展，「刷刷刷」一連三招，自側面疾攻向撲來的李盈袖。

李盈袖恍似失去了理性般，凄厲地尖笑着。「你毀我終生的幸福，我也要毀了你！」撲閃的身形不掠不閃，左袖一拂，拂向梁智生的長劍，同時間身形半轉，左掌飛拍向對方的頭臉。

她是存心要將梁智生斃在掌下。

梁智生的長劍竟然被李盈袖的左袖拂捲得劍身一歪，把握不住，脫手飛了出去，身形亦被帶得斜踏出一步，他驚懼之下，欲想閃避，經巳來不及了。

眼看着李盈袖那一掌就要劈在他的頭臉上，非死不可的刹那，兩聲急喝同時响起，兩條身形亦左右飛撲而至。

自左邊撲到的人影於千鈞一髮間，右袖疾揮出去。一下子捲住了梁智生握劍的右臂，接一扯，將他扯跌出丈外。

自右邊撲到的人影，硬生生運臂一擋，只聽「啪」地一下急响，李盈袖那一掌拍在了那人影的左臂之上。那人影發出了一聲痛哼，原來是石高崖！

他替梁智生擋了那一掌，身形被震開一步，左臂虛垂下來，咬牙忍受着椎心的劇痛。原來，他的左臂被李盈袖那一掌劈斷了。

李盈袖這時彷彿巳不認識石高崖，眼中盡是怨恨之色，狀似瘋狂般，尖叫一聲，看也不看石高崖一眼，猛撲向香雲冷。

香雲冷不禁被李盈袖那種瘋狂的樣子嚇得倒吸一口氣，疾退一步，蓄勢以待。

「毒婦，我與你拚了。」翻身跳起的梁智生驀地吼叫一聲。不要命地飛身撲向李盈袖。

李盈袖「桀桀」一笑，左手五指箕張，疾抓梁智生右手長劍，左手以暗香拂穴手，拂向梁智生的胸腹大穴！

香雲冷驟看之下，心頭大驚，喝道：「快退。」同時搶撲上去，但巳無及！

梁智生可能抱了必死之心，想與李盈袖同歸於盡，長劍直送入李盈袖的手中，左手却握拳擊向李盈袖的咽喉要害。

但他却沒有想到，他的身手比李盈袖差了一截，出手的速度又那有李盈袖快？

這一次，他可是自尋死路。

眼看着李盈袖的左手就要拂中他胸腹間的要害大穴，陡地，李盈袖發出一聲厲叫，身形橫裏飛掉出去，摔跌落兩丈過外的地上。這一摔很重，因爲她很艱難，才能從地上站起來，神色悽厲地望着一臉痛苦之色的石高崖，恨極地道：「高崖，你……你居然出手打我！」

原來剛才於千鈞一髮間，石高崖及時出手，一掌擊在李盈袖的右肩頭上，將她擊飛出去，解救了梁智生的厄難。

「盈袖，我只是不想妳再增罪孽。」石高崖顫着聲說。

接轉對梁智生懇切地道：「梁兄弟，請看在我的面上，放過她算了，正所謂人死不復生，你就算殺得了她，那又怎樣，只能解一時之恨，但令尊却不能復生，難道你也想手上沾上血腥？」

「梁智生，石兄說得對，寃寃相報何時了，石兄爲了救你，左臂被她擊斷，就算是替她對你的一種補償吧。」香雲冷亦開口規勸梁智生。

梁智生聽了兩人的話，神色連連變化不定，好一會，才咬咬牙，用手將劍拋落地上，對石、香兩人道：「衝着兩位大俠相救之情，在下不再與那毒婦計較，在下告辭了！」話落，向兩人抱拳一揖，接轉身疾掠而去。

石、香兩人直到看不到梁智生的身形，才收回目光，互相對視一眼，石高崖喟然嘆道：「香兄，你又如何？」

香雲冷抱拳對石高崖抱愧地道：「石兄海量，不念香某對你之惡，香某永銘心中，告辭了。」

說着，身形陡地騰拔起來，接着如風捲雪花般，身形飄落而去，轉眼消失。

石高崖這才轉對忽然又沉靜下來，目光發呆的李盈袖，深長地嘆息一聲。「盈袖，古語有云：自作孽，不可活。望你悔悟前非，重新做人，你我從此情仇恩義皆了！」深深地注視了李盈袖一眼，亦騰身拔起，投沒於沉沉夜色中。

李盈袖這刹那才陡地尖聲狂笑起來，手舞足蹈，狀似瘋狂，凄厲地叫着：「情仇恩義皆了，哈哈哈……我得到了什麼？他走了，他走了……」跳着叫着，身形亦消失於沉沉夜色中，夜空中，仍然迴响着那悽厲的狂叫聲……

（全文完）

古代名人軼事

石橋驚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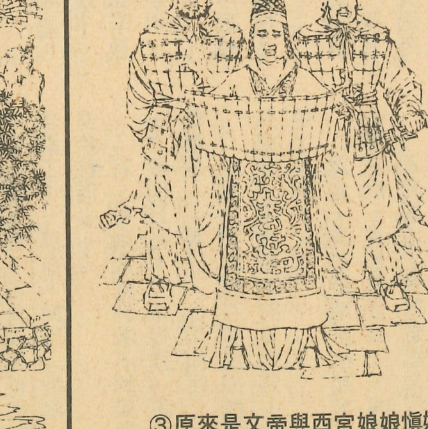
黃汝萍・編繪



①西漢文帝某年，隴西小商人趙昌携帶妻子來到京城長安尋親。



②他們來到中渭橋頭，忽然人聲嘈雜，一片混亂，人們紛紛愴惶躲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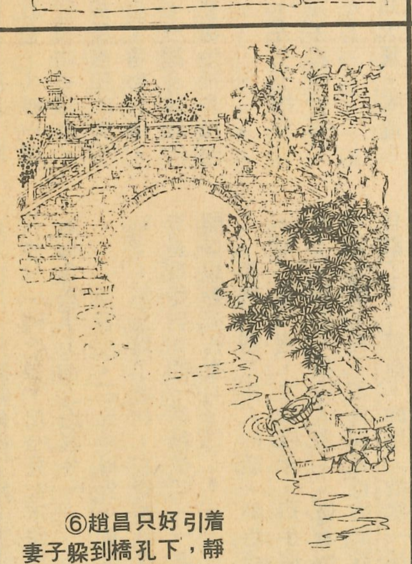
③原來是文帝與西宮娘娘愼姬要到北郊祭天，路過此橋。大太監先行，告諭百姓及早迴避，敢冲犯者，定斬不赦。



④趙昌吃了一驚，趁着禁衛軍未來之機，急忙拉着妻子冲過橋去躲避。不料迎面來了一條莽漢，把趙妻的包袱撞落到橋下旱地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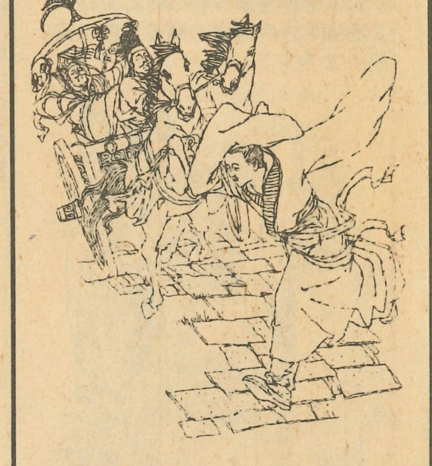


⑤趙昌翻身跳進橋孔　撿起了包袱。夫妻倆正要再度過橋，卻已來不及了。



⑥趙昌只好引着妻子躲到橋孔下，靜候皇帝的龍車過橋。

⑦可是等了老半天，仍不見龍車過橋。趙昌等得脚也酸了，肚皮也餓了。他不顧妻子阻攔，鑽出橋孔去買燒餅充飢。



⑧誰料他剛出橋孔，便撞着了拉着龍車的御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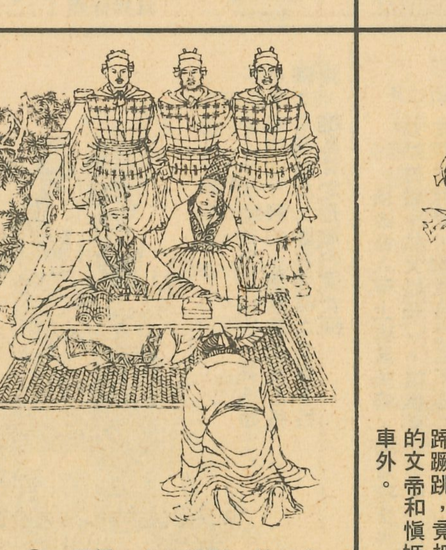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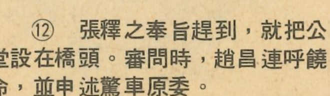
⑨御馬驚嘶，四蹄蹶跳，竟把龍車上的文帝和愼姬摔出了車外。

⑩　大太監高叫："有刺客！"禁衛軍們一擁而上，把嚇得呆若木鷄的趙昌捆起來。



⑪　文帝驚魂甫定，命人將愼姬扶到附近的廟宇裏治傷，又傳諭讓掌管刑法的長安廷尉張釋之來審理此案。





⑫　張釋之奉旨趕到，就把公堂設在橋頭。審問時，趙昌連呼饒命，並申述驚車原委。

⑬　剛說到莽漢把包袱撞落橋下，張釋之便追問包袱下落。趙昌恐怕躲在橋孔下的妻子被發覺，只好謊報包袱已落入水中。



⑭　誰料張釋之卻命人打撈包袱。這一下，連趙妻也被當作刺客給抓起來了。

⑮　趙妻申辯說，夫妻倆是從隴西到京城尋訪姑姑的，因未經世面，無心驚駕，乞求張釋之從寬發落。張釋之問："你姑姑姓什麼？"趙昌心存顧慮，搶先謊報說："姓錢。"



⑯ 張釋之命人搜查趙妻手上的行囊和包袱，並無發現兇器。他又見這夫妻倆相貌敦厚，估計都是安善良民，便打算從輕發落，判趙昌勞役半年，趙妻無罪釋放。



⑰ 大太監在一旁很不服氣，認爲驚駕翻車，罪該問斬。張釋之命人先把趙昌夫妻帶下，然後對大太監說："趙昌事出無心，情有可原，只因翻車傷了娘娘，才要判半年勞役。"



⑱ 大太監反而規勸張釋之要愛護自己的前程，只有把趙昌處死才能使娘娘消氣。張釋之坦然地說："爲了珍惜前程，我越發要維護法紀。"

⑲ 後來，文帝也親自來過問此案，示意張釋之可利用手上權力，隨意刪增原有的律例條文，以保住皇家的威嚴。張釋之一再闡明了法治的重要，極力說服文帝同意維持原判。

⑳ 慎姬卻恃寵施威，定要把趙昌處死。張釋之說："我自任廷尉以來從未錯殺一人。若今日爲泄娘娘之氣而行枉殺，往後天下臣民的性命就無保障了。"

㉑ 大太監爲討好慎姬，靠近她的耳邊嘀咕了幾句。慎姬當即指控張釋之包庇趙昌，因爲張釋之的妻子姓錢，趙昌肯定是他的侄女婿。



㉒ 張釋之聽罷，沉吟了一會，提出要向趙昌查個水落石出，並和慎姬約定：如果查無實据，就得依從原判；反之，他張釋之甘願罪加一等。



㉓ 慎姬以爲自己穩操勝券，要文帝准許她親自審問趙昌夫婦，還說張釋之與此案有牽連，理當迴避。



㉔ 慎姬命人帶上趙昌夫婦，逼着趙妻供出「姑姑姓錢，姑父姓張」。趙妻莫明奇妙，連說：「姑父姓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㉕ 慎姬惱怒地拍起了驚堂木，要把趙妻拉下去動刑。趙昌大驚失色，急忙大叫："她姑姑其實姓慎，並不姓錢。"



㉖ 原來，趙妻在父母死後，曾被匈奴人擄去，流落異鄉爲奴。後來，趙昌贖她爲妻，在隴西安家。眼下，夫妻倆是進京來尋找十五年前被選進宮裏的姑姑的。



㉗ 慎姬聽罷一愣，忙問趙妻有什麼保証。趙妻拿出一塊碧綠的玉珮，說姑姑身上也帶有一塊，父親臨終時囑咐說，玉珮便是認親憑証。



㉘ 慎姬細看玉珮，竟同自己身上佩帶的一塊完全一樣，原來趙妻是自己的親侄女！慎姬高興得立即上前相認。

㉙ 這一來，慎姬不但不問趙昌驚駕之罪，還纏着文帝要封趙昌一個官職。文帝沒法，只好封趙昌爲"快樂侯"，准許他在紫禁城裏任意遊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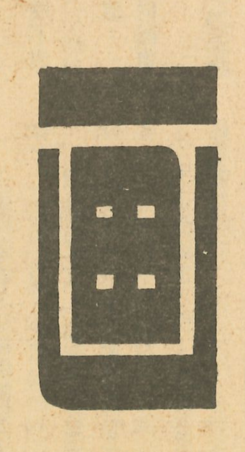


㉚ 張釋之知道了這件事，卻不肯善罷甘休，堅持要維持原判。慎姬轉而出面求情，但得到的也只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回答。



㉛ 慎姬只好又請求減輕刑罰。張釋之說："適才娘娘千金一諾，應取信於臣下，倘若赦免，皇家的威嚴又何在呢？"說得慎姬啞口無言。

㉜ 趙昌終於被禁衛軍押去服勞役了，張釋之這才對大太監說："請轉告娘娘，半年之後，姑侄團聚，豈不是人情國法，兩全其美嗎？"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岳小玉傳」是「虬龍倚馬錄」的續篇。話說長安城道德村古玩店東主易無天忽然善心大發，派米贈衣，凡是老人另贈白銀十両，此擧引起一個小子方孟海的興趣，也來領賑銀，謊說代娘領欵，却遭到拒絕，灰溜溜的走回客棧，却無意中碰到了童年時代的鄰居女友樓丹楓，她母親和她來長安開了一間藥局，邂逅相遇，互道別情，忽然有幾條人影出現，在黑夜中丹楓被一個黑衣人擄去，不知所踪，方孟海到處尋覓不見，却遇上和他奕棋的九省棋俠錢有多，便將情況告知，二人去找易無天，發現他死在店裡，再去找樓夫人，在酒樓中發現練驚虹……

聖姑不講理　打賭定生存

錢有多道：「他已付了我八張銀票，四張是一萬両，另外四張是一千両的。」

方孟海道：「那胖子肯讓你走嗎？」

錢有多道：「老夫若要走，他也是無可奈何的，但後來，就算他用帚子趕我，我也不想走了。」

方孟海一怔：「爲甚麼？」

方孟海道：「你爲甚麼不再讓他一兩局？」

錢有多道：「因爲老夫認爲，已到了讓他領教一下老夫高招的時候，而且老夫也不想虛耗太多的時間。」

方孟海道：「但前輩後來爲甚麼不想走了，是不是外面正在下雨？」

「非也，」錢有多淡淡一笑，道：「身上有了幾萬両銀票，就算外面下狗屎也是可以一走了之的。」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接道：「令我不想走的，是一把劍。」

「一把劍？一把怎樣的劍？」方孟海最喜歡的兵器，正是有「兵中之王」的利劍。

錢有多又再深深的吸一口氣，道：「那一把劍，一直都掛在客廳的牆壁上，劍鞘早已封滿了泥塵，看來似乎一點也不起眼。」

方孟海道：「既然毫不起眼，又怎會令前輩打消了離去的念頭？」

錢有多道：「初時，它的確是令人不在意的，但等到我贏了八局棋之後，那胖胖的富商却公然把劍從鞘裏拔出來。」

方孟海屏止了呼吸，神色緊張地問：「那是一把怎樣的劍？」

錢有多道：「劍長長，劍彎彎，劍圓圓，劍花花。」

方孟海愣住，過了半晌才道：「劍長長這三個字，晚輩是一聽就懂的，但劍彎彎、劍圓圓和劍花花又是甚麼意思？」

錢有多道：「那是一把三尺三寸的長劍，但在劍鋒之上却有兩道裂痕。」

方孟海一怔：「一把好劍，上面又怎會有裂痕！」

錢有多道：「這兩道裂痕，是鑄劍師父在鑄劍的時候故意留在上面的。」

方孟海奇道：「鑄劍師父爲甚麼這樣做？」

錢有多又道：「那是因爲這把劍鑄造得太完美了，所以鑄劍師父就認爲有此必要。」

方孟海更加不懂：「太完美不是一件好事嗎？」

錢有多道：「你聽過樂極生悲這句話沒有？」

方孟海道：「這句話晚輩是聽過的，但却和鑄劍似乎沒有甚麼關係。」

「不，不但有關係，而且關係還十分之大，」錢有多緩緩道：「快樂的極點往往是悲痛，愛的盡頭往往會變成仇恨，甚至是毀滅力量的泉源。」

「鑄劍之道也是一樣？」

「不錯，」錢有多沉聲道：「太完美的兵器，往往會變成兇器，變成不祥之物，這並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有不少例證可以作爲稽考的事實。」

「所以，這位鑄劍師父就故意在那劍鋒之上，加上了兩道裂痕？」

「正是如此，」錢有多說：「在劍鋒其中一邊，它的裂痕是彎彎曲曲的，所以就叫劍彎彎，而另一邊的裂痕，却串着五顆圓圈子，所以又叫劍圓圓。」

方孟海聽得不住點頭，道：「那麼劍花花又是甚麼意思。」

錢有多說道：「劍花花又可以叫眼花花。」

方孟海道：「何以會眼花花？」

錢有多說道：「劍太鋒利，而且精芒四射，使人看得連眼都花了。」

方孟海道：「如此好劍，難怪前輩一看見就不捨得走了。」

錢有多說道：「若不是這把劍實在太誘人，老夫也不會跟楊大官人再對弈了一局！」

「那個胖子叫楊大官人嗎？」

「不錯，他看來甚麼都不像，就只像個羊牯，」錢有多說：「他知道我很喜歡這把劍，便說：『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可惜錢兄並非甚麼烈士，而是一個賭徒。』我聽見了靈機一動，道：『咱們可以再賭一次，就只怕楊大官人不敢奉陪。』楊大官人立刻給我氣得哇哇怪叫，道：『賭便賭，怕你的是龜兒子。』老夫見他這副樣子，心中大喜，便說：『怎麼賭法？』楊大官人道：『賭注太大不好，賭注太細小也是乏味，反正這是最後一局，就賭五萬両好了！』」

方孟海陡地一呆，道：「甚麼？那把劍值五萬両嗎？」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不要說是五萬両，便是五十萬両也是值得的。」

方孟海吸一口氣，道：「神兵利器，果然是無價之寶。」

錢有多道：「就是這樣，老夫就再跟胖子下第九局棋了。」

方孟海道：「以前輩的棋藝，大概足可以應付得來罷？」

錢有多說道：「老夫自然也是這麼想的。」

方孟海道：「結果怎樣？」

錢有多嘿嘿一笑，道：「結果却是他媽的輸了。」

「他媽的輸了？」方孟海一愕，忍不住又道：「到底是他媽的輸了？還是前輩輸了？」

錢有多苦笑了一下，道：「是老夫他媽的輸了，而且輸得好慘好慘！」

方孟海一怔，道：「輸了就是輸了，何慘之有？」

錢有多道：「這一局棋，楊大官人才顯露眞正的本領，初時老夫還佔了上風，正在沾沾自喜以爲又可輕易再下一城之際，冷不提防對手妙着連施，不到三幾着就已形勢逆轉，直把老夫逼得面無人色，手忙脚亂兼汗出如漿！」

方孟海說道：「這是人有錯手，又或者是稍有疏忽所致而已，又怎可因一局之敗，從而斷定楊大官人之棋藝猶勝於前輩呢？」

錢有多道：「當老夫敗了這一局之際，心裏也是這麼想。」

方孟海道：「即使換上晚輩，也一定會感到大大的不服氣。」

錢有多道：「但不服氣又怎樣，這最重要的一局棋，老夫的確是輸了。」

方孟海道：「一次之敗，不足爲辱，況且前輩在這一局之前，曾經屢勝楊大官人！」

「所以老夫立時提出再賭之議。」

「那楊大官人怎麼說？」

「他說：『好極，但五萬両呢？』」

「這個容易，先付給他好了。」

「但老夫身上何來五萬両銀子？」

「前輩不是已經贏了他四萬四千両了

嗎？」

「老夫不錯是贏了四萬四千兩，但還欠六千兩又怎樣？」

「難道前輩……」

「老夫身上，本來只有五兩！」

方孟海陡地呆住，道：「這……這豈不是……豈不是……」

錢有多嘿嘿一笑：「你是不是想說老夫是個騙子？」

「不！晚輩不是這個意思……」方孟海連忙解釋，「晚輩只是認爲前輩藝高人胆大而已。」

錢有多瞪了他一眼，忽然又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做騙子，也是必須藝高人胆大才行的，總不見得豬會向老狐狸行騙罷？」

方孟海訕訕一笑，半晌才道：「前輩後來怎樣了？」

錢有多道：「當然是把贏了的銀票全都拿出來。」

方孟海道：「還有六千兩又怎辦？」

錢有多道：「賒賬。」

方孟海說道：「楊大官人肯讓你賒賬嗎？」

錢有多道：「不肯。」

方孟海皺了皺眉：「這可不妙，前輩的確是輸了，又無銀子可以付清賭賬，這種事若傳揚出去，只怕不怎麼好聽。」

錢有多道：「不好聽也沒法，誰叫自己一時貪心？」

方孟海道：「楊大官人既不肯讓你賒賬，那便如何是好！」

錢有多道：「只有用另一種方法來還債。」

方孟海道：「怎麼還法？」

錢有多道：「做他的奴隸三年。」

方孟海吃了一驚：「這可苦也！」

錢有多道：「當然是苦之又苦也，但除了這樣之外，老夫又還能怎樣了？」

方孟海道：「不可以一走了之嗎？」

錢有多說道：「老夫沒有走，原因有二。」

方孟海問道：「是走不掉？還是不想走？」

錢有多道：「都給你說對了。」

方孟海道：「前輩輕功不夠，怎會走不掉？」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因爲那時候，我已知道楊大官人是誰。」

方孟海道：「他是誰？」

錢有多說道：「羊牯坑的主人楊羊山也。」

方孟海「噢」了一聲，道：「這羊牯坑的主人，眞的這麼厲害嗎？」

錢有多道：「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江湖中人直至現在還是所知不多，即使是老夫，雖然做了他三年奴隸，對於他的一切，也只是略知少許而已。」

方孟海道：「前輩就是爲了那六十兩賭債，在羊牯坑做了三年奴隸？」

錢有多道：「不錯。」

方孟海道：「羊牯坑在甚麼地方？」

錢有多道：「羊牯坑距離洛陽不算遠，大概三百里左右。」

方孟海道：「當年前輩跟着楊大官人到羊牯坑下棋，莫非在下棋之前完全不知道那地方就是羊牯坑？」

錢有多道：「當時，咱們是乘坐馬車前往的，到了羊牯坑的時候，老夫只看見『楊家莊』這三個字的牌匾。」

「楊家莊？這三個字看來倒沒有甚麼特別。」

「天下間有無數楊家莊，老夫就算想穿了腦袋，也決想不到，這楊家莊莊主原來就是羊牯坑的主人楊羊山！」

「這也難怪得很，那楊羊山額頭上又沒有鑿着『羊牯』這兩個字。」

「他是明知老夫身上決不會有幾千兩銀子的，所以才這麼摔我一跤。」

「前輩到現在還不服氣嗎？」

「不！我現在很服氣了，」錢有多嘆了口氣，道：「人家是用眞材實料的棋藝贏了自己的，正是高手遇着了師爸，輸了那是千應該萬應該，再抵賴下去就太不夠意思了。」

方孟海道：「晚輩會好好記住這個故事的。」

「這不是故事，是眞事！」錢有多瞪眼道：「你記住它是很好的，因爲這是個很好的教訓，正是前車可鑑，切莫隨便把別人當做是羊牯。」

方孟海道：「前輩說在羊牯坑見過練老魔，是不是眞的？」

「半點不假，」錢有多道：「老夫在羊牯坑裏做了三年奴隸，就在最後那一個月，羊牯坑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就是血花宮宮主練驚虹！」

他才說到這裏，長樂樓頭忽然飄下了一條人影。

從長樂樓飄落下來的影子，看來就像是一朵從半空而來的雲。

只有雲，才會這麼輕盈，也只有雲，才會這麼好看。

那是一個穿着藍裙的女郎。

她的裙藍得好看，但更好看的却是她的臉，和她臉上可愛之極的笑容。

但錢有多一看見了她，却比看見一條毒蛇還更驚懼萬倍。

方孟海不禁大奇，忍不住問：「前輩，你怎麼了？」

只見錢有多的臉已變成了一片灰白之色，他搖了搖手，道：「老夫沒事！老夫沒事！」雖然口　這樣說，聲音却是不停的在顫抖。

方孟海更奇，怔怔地瞧着眼前的藍裙女郎：「妳是誰？」

藍裙女郎嫣然一笑，說道：「你說我美不美？」

方孟海眉頭一皺，道：「我只想知道妳的名字，美不美又是另外一回事。」

藍裙女郎道：「女人最重要的是容貌，名字如何，反而是一點也不重要的。」

方孟海道：「莫非小姐之名，不可以向別人說出來嗎？」

藍裙女郎道：「就算我說了出來，你還是要死的。」

方孟海一凜：「我爲甚麼要死？」

藍裙女郎說道：「那是因爲你犯了罪的。」

方孟海奇道：「我犯了甚麼罪？」

藍裙女郎道：「你和這個老騙子在一起，這就是罪。」說着，向錢有多伸手一

指。

錢有多深深地吸了口氣，忽然大聲道：「老夫今天倒楣，老夫願意受死，但這小子是無辜的，妳不能因爲他和我在一起，就加罪於他！」

藍裙女郎冷冷一笑：「不行，我早已說過，只要下次給我碰上，你和你身邊的人，都一定要死！」

「荒謬絕倫！」錢有多怒道：「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當，這小子跟老夫只是片面之交，可不是老夫的甚麼親朋戚友。」

藍裙女郎還沒有開口，但方孟海已截然地說道：「錢老前輩，誰說咱們不是朋友？」

錢有多冷笑：「我們不是朋友，從來都不是。」

方孟海大吼一聲，道：「但我却已把你當作朋友！」

藍裙女郎淡淡一笑，道：「你不是一直都稱呼他做『前輩』的嗎？」

「既是前輩，也是朋友！」方孟海昂起了臉：「這又有甚麼不對了？」

藍裙女郎道：「你說甚麼都是很對的，我也不打算加以反駁，總之，你們有甚麼遺言，快一點說出來好了。」

方孟海哈哈一笑：「不管妳和他有甚麼過節，妳今天若要殺他，首先就得從我的屍體踐踏過去！」

錢有多喝着道：「你準是神經病發作了。」

方孟海冷笑說道：「我不知道甚麼叫神經病，我只知道，這女人不是甚麼好東西。」

藍裙女郎「哦」了一聲，嫣然道：「你怎知道我不是個好東西？」

方孟海沉着臉，道：「我的耳朵沒有聾，我聽見妳剛才正跟一個人猜拳行令，而且好像還猜得十分興高采烈！」

藍裙少女吃吃一笑，道：「是又怎樣？難道這是犯了王法的事情嗎？」

「犯不犯王法，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那人是誰，」方孟海冷冷說道：「跟妳猜拳行令的，就是飲血峯血花宮宮主練驚虹！」

藍裙女郎淡淡一笑，道：「是練宮主又怎樣？」

「物以類聚，妳和練老魔那樣的老魔頭混在一起，當然不是甚麼好人。」方孟海冷冷的說。

藍裙女郎臉色一寒：「難道你和錢老騙子混在一起，又是個好人了？」

方孟海沉聲道：「我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好人，但我最少不會濫殺無辜。」

藍裙女郎目光一轉，瞧着錢有爲，道：「你這個晚輩朋友，說起話來另有一套，果然不俗。」

錢有多冷冷道：「老夫早已說過，這小子不是我的朋友。」

藍裙女郞說道：「不是朋友又是甚麼人？」

錢有多道：「是羊牯，一隻自以爲是的小羊牯。」

藍裙女郎眉毛倒豎，盯着方孟海說：「你跟他下過棋？」

方孟海道：「是又怎樣？」

藍裙女郎道：「你下棋的時候，可知道他就是『九省棋妖』錢有多？」

方孟海道：「當時不知道，後來才曉得他就是九省棋俠錢老前輩。」

「不是棋俠，是棋妖！是棋盤上的騙子！」藍裙女郎臉色鐵青，道：「這是妖精，是不是騙了你許多銀子？」

方孟海道：「不是騙，是贏！我的棋藝，本來就是遠不如錢老前輩。」

藍裙女郎冷道：「明知以卵擊石，何以還不退避三舍？」

錢有多哼了一聲，道：「老夫早已說得很清楚，他是個羊牯，一個自以爲是的羊牯。」

藍裙女郎道：「但依我看，他絕不像個笨人，不但不笨，而且應該比你這個老騙子還更聰明得多。」

方孟海說道：「你們不要再談論好不好？」

藍裙女郎冷冷道：「我肯把你提在嘴邊，那是你的造化。」

方孟海道：「但我不稀罕，因爲我現在還不知道妳是甚麼人！」

藍裙女郎瞅了他一眼，道：「你眞的很想知道我是誰？」

「她姓萬，叫萬如意。」錢有多忽然嘆了口氣，道：「她是提龍王府主人萬層樓的女兒！」

方孟海立刻呆住，完全呆住。

他差點沒有當場昏倒過去！

× × ×

萬層樓是甚麼人？

答案可以這樣寫：「萬層樓是一個比練驚虹還更深不可測，還更神秘可怕的人物！」

他既是提龍王府的主人，也是神通教的教主！

提龍王府是中原之內，勢力最龐大的武林世家，這一點，在近二十年來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强如蜀中唐門，聲勢顯赫有如慕容世家，以至南宮、公孫等等武林世家，都不得不承認，提龍王府比他們都更强大。

就算嘴裏不承認，但心中也無法不承認。

萬層樓是武林奇才，無論武功才智，都是江湖中屈指可數的頂尖兒人物。

而萬層樓的女兒，在神通教裏的地位自是極高。

她既是銀披風殺手，又是教中的「萬靈聖姑」。

「萬靈聖姑」這個稱呼，只是教中下屬對她的尊稱，但這稱號已漸漸傳揚了開去。

方孟海雖然只是初生之犢，但在他還未出道之前，師父已屢向他提及神通教之事。

神通教教主萬層樓，固然是魔王中的魔，而教中的銀披風殺手，也是絕對不可輕視的。

銀披風殺手，雖然並不只有一個，但最可怕的，似乎就是這位「萬靈聖姑」萬如意！

想不到，在長樂樓頭與練驚虹猜拳行令的人，竟然就是萬如意！

不但方孟海想不到，連錢有多也想不

到。

× × ×

萬如意是個出色的美人兒。

她有足以令天下間任何男人爲之傾迷的魅力，但直到現在，她還是沒法子征服自己最喜歡的男人。

布狂風！

她深愛着布狂風，但却也彷彿恨透了布狂風。

布狂風人如其名，就像是一陣狂風，甚至是無數陣的狂風。

狂風說來便來，說走便走，誰都無法阻擋得住，也無法可以稍爲挽留。

連萬大小姐也不能。

她忽然想起了他，就在這長樂樓門外想起了他。

她臉上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變化，也不知道那是愛？還是恨？

方孟海更是甚麼都不知道，他全然不知道萬大小姐此刻心裏正在想着些甚麼。

但錢有多却是個老江湖。

雖然他也同樣不知道萬如意心裏想着些甚麼，但他却已看出，萬如意忽然有點心不在焉。

這無疑是一個機會。

倘若不把握這唯一的機會，以後再想攻擊萬大小姐，就會難乎其難了。

但錢有多却還是沒有動手。

他寧錯失這次機會，也不敢動手。

他不敢動手，最大的原因就是練驚虹也已出現了，而且還微笑着站在萬大小姐的身邊。

萬如意已很難對付，再加上號稱「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錢有多又還能有甚麼機會？

他只好長長地嘆了口氣，道：「今日老夫氣數已盡，兩位要劏要殺，任隨尊便可也！」

練驚虹却笑起來了，而且還笑得十分古怪。

「錢棋俠，怎麼說得這樣嚴重？」

錢有多目光一寒，道：「士可殺不可辱，老夫旣巳拚將一死，兩位又何必再加戲弄？」

練驚虹乾咳了一聲，目注着萬如意，說道：「萬大小姐，妳非要殺錢棋俠不可嗎？」

萬如意冷冷道：「若遇不上他，我這一輩子也不會派人去找他算賬，但若是狹路相逢，那就只好怪上蒼故意如此安排，使這老騙子無所遁形，合該一死了。」

練驚虹不禁眉頭大皺，怔怔地望着錢有多。

× × ×

練驚虹的外貌，絕不如他的外號那麼兇惡。

「茹毛飲血鬼獨夫」、「六親不認斷腸人」這十四個字，實在可怕，實在是兇惡。

但這時候，他在眉頭大皺之餘，却又綻出了一種奇特的笑容。

這種笑容沒有戾氣，更沒有殺機，倒像有點啼笑皆非的樣子。

錢有多給他瞧得渾身不自在，忍不住道：「有甚麼好看？」

練驚虹又笑了笑，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跟萬大小姐的舅父下棋！」

錢有多鐵青着臉：「是不是和她舅父下棋，就是不可饒恕的罪？」

練驚虹道：「下棋無罪，但你贏了她的舅父，就是大罪了。」

方孟海冷冷一笑：「簡直荒謬！」

練驚虹「哦」一聲，目注着他，緩緩地道：「你知道我是誰？竟敢這樣對我說話？」

「我知道，你就是鬼獨夫練驚虹！」方孟海挺着胸膛，悍然不懼地說：「但我不怕，就算你把我撕開一片一片，我還是要這樣說！」

練驚虹冷冷道：「你叫甚麼名字？」

「方孟海。」

「男兒志在四方的方？亞聖孟子的孟？海闊天空的海？」

「正是！」

「好名字，好志氣，但却好糊塗！」

方孟海道：「我糊塗？」

「當然糊塗，而且還可說是糊塗透頂。」練驚虹哈哈一笑，道：「你可知道，萬大小姐的舅父是個怎樣的人？」

方孟海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但輸了棋而遷怒於人，絕非好漢本色！」

練驚虹道：「萬大小姐的舅父，的確不是一條好漢，而是一個瘋子。」

「瘋子？」方孟海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練驚虹道：「我這句話並非有甚麼隱晦的含義，萬大小姐的舅父，的確是個可憐的瘋子。」

方孟海眉頭一皺，道：「瘋子是可怕的。」

練驚虹道：「只有殺人的瘋子，或者是會傷害別人的瘋子才可怕，但萬大小姐的舅父既不殺人，也從不傷害別人，所以，這種瘋子一點也不可怕，但却可憐，十分可憐。」

方孟海想了一想，點頭道：「你說的不錯。」

練驚虹道：「瘋子是一種不尋常的人，有些半瘋不瘋，有些瘋得連自己的名字也忘掉了，甚至有個瘋子在釣魚的時候，把自己的脚趾切下當做魚餌，結果釣了一條大鱔上來。」

方孟海吸了口氣，道：「萬大小姐的舅父又是屬於那一種瘋子？」

練驚虹道：「脆弱的瘋子。」

方孟海眉頭一皺，道：「他怎樣脆弱法？是不是弱不禁風，連走路也要別人來扶持？」

練驚虹道：「他身體結實，孔武有力，有時候連豺狼也會給他抓住，兩三下子就撕裂成碎片。」

方孟海奇道：「如此武夫，怎麼還說他脆弱得很？」

練驚虹道：「他脆弱的地方，是在他的心。」

方孟海道：「心弱？」

練驚虹道：「不錯，他不能經受任何的挫折，有一次，他看見天上的蒼鷹飛得很快，便立下決心要和牠比個高低。」

方孟海一呆，道：「人和鷹，一個在地一個在天，怎能相比？」

練驚虹道：「但他不管，他要施展輕功，和天上的蒼鷹比劃輕功。」

方孟海道：「結果怎樣？」

練驚虹道：「他贏了。」

方孟海大爲詫異：「他的輕功，居然比鷹還快？」

練驚虹道：「不，沒有任何人的輕功，可以比天上的鷹更快，但那一次比劃，他却贏了。」

方孟海雙眉一蹙，忽然睜目說道：「是不是有人把那隻鷹射落下來？」

練驚虹點點頭，道：「你猜對了。」

方孟海冷哼一聲，道：「這是勝之不武。」

練驚虹道：「但若不是這樣，他會大哭！」

「大哭？輸了就大哭了？」

「是的，而且每輸一次，就哭一場，他就瘋得更加厲害！」

萬如意冷冷道：「所以，他既不能輸，更不能哭！」

方孟海不禁嘆了口氣，道：「難怪你們說他是個可憐的瘋子。」

萬如意道：「但你可知道，錢棋妖居然和他弈棋，而且還贏了他！」

方孟海一聽，立時皺起了眉，怔怔的望着錢有爲。

只見錢有爲的額上，已滲出了汗珠。

他伸手抹了抹汗，才道：「老夫可以發誓，我和他下棋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他是不能輸棋的！」

「發誓？」萬如意冷哼着說：「現在才發誓，未免是太遲了，你可知道，我舅父在輸了棋之後，變成了怎樣？」

錢有爲道：「老夫……老夫聽人說過……他差點自縊死了！」

萬如意冷冷道：「他輸了棋之後，大吵大哭了半天，然後趁人不覺的時候，悄悄地在橫樑上結了一條繩索！」

錢有爲道：「但他沒有死！」

萬如意道：「他沒有死，全然是運氣還不算太壞，當天，若不是我忽然去探望他，他早已一命嗚呼去了。」

錢有爲苦着臉，道：「但我不是有意的，我怎麼也想不到，他是個這樣可憐的瘋子！」

「你現在可憐可憐自己好了。」萬如意冷冷道：「你現在唯一還可以選擇的，就是用甚麼方法去死！」

錢有爲道：「老夫可以死，但這姓方的小子，他是完全無辜的。」

萬如意臉色一寒：「但又有誰比我舅父更無辜？」

方孟海忽然「呸」一聲，道：「錢老前輩，今天不但你倒楣，我也同樣倒楣，但咱們是朋友，能夠一塊兒倒楣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放屁！」錢有爲怒道：「老夫早巳說過，你還不配跟我交朋友，你只是一個笨得出奇的羊牯！」

方孟海道：「我是羊牯也好，羊頭也好，反正現在巳脫不了關係。」

萬如意忽然瞅了他一眼，道：「但照我看，你眞的是個無辜者。」

方孟海道：「是又怎樣？」

萬如意說道：「我現在又想改變主意了。」

方孟海道：「妳肯把我放過嗎？」

萬如意道：「肯。」

方孟海說道：「但是，我却不肯就此離去。」

萬如意道：「爲甚麼不肯？難道你以爲我殺不了你？」

方孟海搖了搖頭，說道：「我從來沒有認爲自己是一個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倘若萬大小姐要殺我，那簡直是易如反掌之事。」

萬如意抿嘴一笑：「你雖然年紀不大，但却已不像是初生之犢。」

方孟海道：「我並不是個自負的人，從來都不是。」

萬如意道：「人貴自知，你應該明白，憑你的本領，既保不住自己，更無法保得住錢棋妖的性命。」

方孟海哈哈一笑，道：「保得住固然要保，保不住也得盡力而爲。」

萬如意道：「這就是天下間最愚不可及的蠢材了。」

方孟海道：「做蠢材總比做個不講義氣的人好得多。」

練驚虹嘆了口氣，目注着方孟海道：「你有點像一個人。」

方孟海一怔，道：「我像誰？」

練驚虹道：「岳小玉。」

方孟海又是一怔：「你怎麼說我像個女人？」

「誰說岳小玉是個女人？」練驚虹冷冷一笑，道：「岳小玉是個武林上罕見的小福星，又是我的乾兒子。」

方孟海深深吸了一口氣，道：「能夠成爲練宮主的義子，自非泛泛之輩，方某又怎敢與之相提並論了？」

練驚虹說道：「你這句話，也不算是錯，說句老實話，你有許多地方都比不上他。」

錢有爲道：「老夫近日也曾風聞岳小玉之名，却不知道是一位怎樣了不起的大英雄大人物？」

練驚虹道：「我義子年紀尙輕，才十三四歲左右，所以既不是大英雄，更不是甚麼大人物。」

錢有爲道：「那麼總可算是個小英雄吧？」

練驚虹道：「我認爲是，但他的師父却認爲不是。」

方孟海道：「岳小玉的師父是誰？」

練驚虹道：「公孫世家老主人，江湖上人稱『笑公爵』的公孫我劍。」

「噢，原來是公孫老俠！」方孟海忽然雙眉一蹙，道：「公孫老俠的徒兒，居然會拜你爲義父？」

練驚虹道：「這又有甚麼不妥了？」

方孟海吸了口氣，道：「我不知道有甚麼不妥，但公孫我劍乃江湖奇俠，跟你這位練宮主的作風，可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練驚虹道：「你担心公孫我劍會反對岳小玉拜我爲義父？」

方孟海哂然一笑，道：「我似乎還沒有這個資格去担心。」

練驚虹道：「那倒不是的，人在江湖，又有甚麼事不可以說的？」

方孟海道：「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胡亂說話，往往會招致彌天大禍。」

練驚虹凝視了他片刻，才道：「你可知道，你那一點最像岳小玉？」

方孟海聳肩道：「我連岳小玉的樣貌都沒見過，又怎知道咱們之間有甚麼相似之處？」

練驚虹道：「你們最相似之處，就是有着牛一般的脾氣。」

「牛一般的脾氣？」

「對了，牛一般的脾氣，簡單一點來說，就是牛脾氣。」

「我還是不怎麼懂。」

練驚虹道：「牛的脾氣是很倔强的，想去勸服一隻牛，實在是一件難乎其難的事。」

方孟海冷冷一笑，道：「尤其是老牛，更不容易。」

練驚虹淡淡道：「我不是老牛，是個江湖老魔。」

方孟海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岳小玉跟着你這麼一個義父，嘿嘿……」

練驚虹沒有生氣，只是慢慢的說道：「但現在岳小玉並不是跟着我，而是跟着公孫我劍。」

方孟海目光一閃，道：「這麼說，岳小玉如今正在安徽公孫世家之內了？」

「那倒不是，」練驚虹嘆了口氣，道：「公孫我劍雖然是公孫世家的老主人，但此人有如閒雲野鶴，一年之中只怕沒有半個月會歇在家裏。」

方孟海冷冷的道：「縱使他倆師徒不在安徽，也決不會逗留在飲血峯血花宮中吧？」

「你說錯了。」練驚虹冷冷一笑，道：「他倆現時正在血花宮裏。」

方孟海臉色驟變：「你羈禁着這倆師徒？」

「胡說！」

「若非如此，公孫老俠豈肯留在血花宮內？」

練驚虹悶哼了一聲，道：「你以為血花宮眞的是人間地獄嗎？」

方孟海冷冷道：「縱然不是人間地獄，也決不會是人間天堂。」

練驚虹道：「年輕人，對於不明白的事情，最好就是少點問。」

錢有爲忽然嘆了口氣，道：「近日江湖上有一個傳說，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方孟海忙問道：「是一個怎麼樣的傳說？」

錢有爲道：「血花宮宮主，如今已非練驚虹。」

方孟海陡地一呆，道：「不是他，又是誰做了血花宮宮主？」

「是岳小玉，」練驚虹淡然道：「是我的乾兒子岳小玉！」

方孟海更感意外：「你不是說過，岳小玉只有十三四歲嗎？」

練驚虹道：「是十三四歲又怎樣？難道我不做宮主，就一定要找另一個老頭兒才能繼任嗎？」

方孟海道：「但無論如何，以岳小玉這個年紀……」

「年紀不是問題，」錢有多揮了揮手，道：「學無前後，達者爲師，就算岳小玉年紀再細小一點，只要練驚虹認爲他可以勝任宮主，那麼他還是可以成爲岳宮主的。」

方孟海道：「如此說來，這位岳宮主必已練成了絕世奇功，所以才堪當大任的了？」

「却又非也，」練驚虹捋鬚一笑，道：「以他目前的修爲來說，猶遜方小兄弟甚遠。」

方孟海更奇：「然則，這位岳宮主又憑那一點可以服衆？」

練驚虹道：「這是秘密。」

方孟海道：「我明白了，是公孫老俠從旁協助，否則又怎能穩住大局？」

練驚虹道：「你總算不笨。」

方孟海道：「但你却好像未免笨了一點！」

練驚虹道：「練某何笨之有？」

方孟海道：「我常聽宗師提及，練老宮主這等基業，也不是白白得回來的。」

練驚虹緩緩地點了點頭，道：「若不流血汗，又怎打得出江山？」

方孟海道：「打江山雖然不易，但若要將之拱手奉送他人，却是太容易太容易了。」

練驚虹嘆息道：「江山不老，人却易老。」

方孟海道：「你認爲自己已老得不能再做血花宮主了？」

練驚虹道：「就算現在還可以，總有一天會力不從心。」

方孟海道：「但岳小玉現在就接任成爲血花宮宮主，雖說有公孫老俠從旁協助，但是否還是操諸過急呢？」

練驚虹說道：「小玉現在雖然不行，但總有一天可以担當重任，而在此期間，有公孫我劍扶持，那是一點也用不着担心的。」

萬如意一直都盯着方孟海，這時候忽然道：「你走不走？」

「當然走，」方孟海立刻說：「只要跟着錢老前輩一塊兒，無論他走到甚麼地方，我都一定會跟着。」

萬如意道：「但他現在要走的路，名字就叫黃泉。」

「妳逼人太甚了！」方孟海氣忿忿的說：「錢老前輩雖然害苦了妳舅父，但那只是無心之失，又不是故意害他，正是不知者不罪，何況——」

「住嘴！」萬如意冷冷一笑，「你又怎知道他不是明知故犯？」

方孟海道：「錢老前輩人稱棋俠，絕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萬如意「嘿嘿」冷笑着，道：「但也有人稱他棋妖！老騙子！」

方孟海道：「曹操也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人，故意把錢老前輩稱爲棋妖的，多半是他的棋下敗將！」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你又何嘗不是老夫的棋下敗將了？」

方孟海雙眉一揚，道：「但晚輩深信，前輩是江湖風塵奇俠，絕非邪魔外道的奸險小人！」

萬如意柳眉深鎖，道：「邪派之中，也不乏光明磊落之輩，你不要隨便開口就把無數武林高手得罪！」

方孟海呆立了半晌，才道：「妳這句

話說得甚是，小子認錯如何？」

萬如意柔聲一笑，道：「算了，你還是走吧，我今天心情不算壞，不想隨便殺人。」

方孟海喜說道：「妳肯讓錢老前輩走了？」

萬如意臉色一沉，道：「我幾時說過可以讓錢棋妖走？」

方孟海道：「難道妳寧願殺錯好人，也不願意放過無辜嗎？」

萬如意「格格」地笑了起來，她的笑聲雖然還是極其動聽，但眼神裏却已閃動着殺機。

「我可以給你一個機會。」她笑着說道。

「甚麼機會？」

「賭一賭。」

「怎樣賭法？」

「用你的性命來賭，」萬如意道：「我問你一個難題，你若能說出答案，我就放了錢棋妖。」

方孟海立刻說：「好！我賭！」

萬如意道：「但不要忘記，你若輸了，就得陪着錢棋妖共赴黃泉之路。」

方孟海笑了一下，道：「這很公平，就算我輸了，死也甘心！」

「放屁！」錢有多怒吼起來，「你甘心，老夫可不甘心！」

萬如意冷冷道：「莫非你認爲這樣賭法不公平嗎？」

錢有多道：「難題由妳出，這已是不公平的事，再者，老夫已年逾花甲，今天是死是活，已是毫不重要，但方老弟正值少年，將來前途未可限量，用他這條寶貴的性命來賭我這條老命，更是大大的不公平！」

萬如意淡淡道：「你也許說得很有道理，但可惜方孟海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不！」錢有多沉聲道：「他可以選擇不賭！」

方孟海却用力地搖頭，道：「但我已決定賭，而且非賭不可！」

錢有多怒道：「你有幾顆腦袋？」

方孟海道：「一顆。」

錢有多道：「那麼，你輸得幾次？」

方孟海道：「我會贏的。」

錢有多臉色鐵青，叫道：「就算贏也不賭。」

方孟海奇道：「爲甚麼？」

錢有多道：「不化算的賭局，就算賭贏了也是一條笨蟲！」

方孟海哂然一笑，道：「偶然做做笨蟲，也不見得就是壞事。」

錢有多吼道：「放——」但他才說出了一個字，萬如意已然出手。

方孟海只見眼前一花，錢有多已呆楞楞的站在那裏，雖然張大了嘴巴，但却唇僵舌硬，再也說不出半個字來。

方孟海臉色倏變，向萬如意喝道：「妳做甚麼？」

萬如意道：「我若要殺他，你現在才發難已嫌太遲。」

方孟海瞧了錢有多一眼，半晌才道：「妳點了他穴道？」

萬如意道：「不錯，他若老是在你耳邊嚕嚕嗦嗦，這場賭博你非輸不可。」

方孟海乾咳了一聲，道：「我不懂賭博。」

萬如意道：「但就算是天天賭博的人，也不一定會有這種賭命的機會。」

方孟海苦笑了一下，道：「如此說來，我倒算是個幸運兒了？」

萬如意淡淡道：「當然十分幸運。」

方孟海道：「所以就算我輸了，連死也是死得比別人幸運的。」

萬如意道：「虧你在這時候還說得出如此有趣的說話。」

方孟海道：「萬大小姐的難題是怎樣的？」

萬如意吟哦了一會，道：「有兩個人在下棋，每人各勝三局，但兩人都不願意彼此握手言和，請問這是甚麼道理？」

方孟海陡地呆住。

不但方孟海呆住，便連練驚虹聽了，也是爲之眉頭大皺。

——兩人下棋，各勝三局，正是平分秋色，和局收場是也。

但這兩人偏偏都不願意握手言和，這是甚麼道理？

× × ×

方孟海並不是個愚笨的人，但這難題却眞的不易回答。

萬如意望着他片刻，接着又說：「我給你一個時辰，你可以慢慢去想。」

練驚虹悠然一笑，忽然咳嗽了四下。

萬如意立刻瞪了他一眼，道：「練老宮主，你的喉嚨很癢嗎？」

練驚虹搖搖頭，道：「不癢。」

萬如意道：「喉嚨不癢何以會咳？」

練驚虹說道：「興之所至，所以就咳了。」

他這種回答眞是很妙，也很古怪，甚至給人一種語無倫次的感覺。

但方孟海却不是這樣想，他隱隱覺得，練驚虹這幾下咳嗽，一定是有某種特殊意義存在的。

但那到底是甚麼意思？

方孟海並不是聰明絕頂的人，但却也絕不愚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驗。

這考驗也許有點無聊，但却關乎到錢有多和他自己的性命安危。

他一定要答對，絕不能輸！

× × ×

下棋和咳嗽有甚麼關係？

方孟海想了很久，還是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最後，他認爲這兩件事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但練驚虹這幾下咳嗽，一定是有某種特殊意義的。

「興之所至，所以就咳了。」這句話若無特殊意義，那便是無聊的笑話。

練驚虹絕對不會是這樣無聊的人。

正當方孟海不斷苦苦思索之際，練驚虹忽然向後倒退了四步。

方孟海的腦海裏，忽然掠過了一絲概念，他想起練驚虹剛才咳嗽的時候，總是咳嗽了四下。

而現在練驚虹又向後倒退走了四步！

「四！整件事情，一定和『四』字大有關係！」方孟海幾乎立刻就肯定了這一點。

（未完・二）

現代奇幻歷險故事

魔曲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魯志生派兩個殺手去行刺鍾楚雄，幸他避過，却將來問怪曲的龍華寺瞎丐殺死，跟着彼得來訪將殺手殺掉，其中一個殺手因想獨吞獎金而將同來的殺手殺掉，留下綫索，被警局殷局長和張隊長偵知，知道這殺手可能是魯志生派來的，但不敢証實，對他和畢修身、陰來福等人在一起，便懷疑他們會不會和埃及查緝之事有關，首先由鍾楚雄用計追查魯志生的三姨太，再去追問頤和齋掌柜，才知道他們去西北方，未有說明到秦陵掘墓，於是鍾楚雄決定跟踪他們，由上海到徐州站，聯絡徐州站台稽查協助，偵知他們轉去蘭州……

盜陵墓遭困　跟踪捉奸徒

那塊土地十分鬆軟，秦川等人都有點奇怪，挖了一陣，已陷進四尺，陰來福一鏟挖下，忽然响起一個金屬碰撞的聲音，他忙道：「行了！」隨即打亮手電筒一照，只見山腹上露出一角青麻石來。「這塊石高六尺，請秦兄你們清理一下周圍的泥土！」

秦川等人這才知道陰來福必是曾經由此出入過，難怪泥土這般鬆軟。他們四人用手刨土，不一會兒，那塊高六尺寬兩尺的青麻石完全露了出來，蔣子龍還想去刨旁邊的土，却被陰來福喝住：「不要動，弄壞機關就麻煩了！」

畢修身神情十分緊張，一顆心怦怦亂跳起來，問道：「陰先生，現在可以進去了吧！」

「等等！」陰來福從揹包裏取出一柱香來，用火點着，插在門口。跪下喃喃禱告。魯志生也立即跪在他背後，那四個保鏢依次跪下，畢修身側頭冷笑，覺得「中國人」愚不可及，他取出烟斗烟絲，裝作點烟沒看見。

陰來福又拿出一大叠金銀紙衣，冥錢、溪錢焚燒起來，火光映在他臉上，更加青白嚇人。一陣夜風吹來，將地上着火的冥錢吹起，在半空飛舞，像是火球一般。陰來福臉色倏地一變，急忙跪在地上，咚咚地叩起頭來。

魯志生見他如此也緊張起來，輕聲在他耳畔問道：「陰老弟，是不是兆頭有點不對？」

陰來福乾咳一聲，喃喃地道：「出入平安，陰陽不犯，好得很！」他站了起來，又自揹包中取出一根鑼絲拐子來，在青麻石旁，撥弄了一陣，黑夜中只聞「得」的一聲輕响，他一手按在青麻石上「呼」的一聲，石門緩緩開了。

沈斌素來大胆，頭一低便待進去，却又被陰來福叫住：「等一等，裏面有『死氣』，等散了再進去！」

畢修身噴着烟，忍不住說道：「那不是叫『死氣』，通常地底或山洞裏都會產生……」

魯志生揮手止住他，道：「不用你解釋，中國人的事你早已不懂！來到這裏便一切聽陰老弟的！」

過了一陣，陰來福才走進去，打亮手電筒向裏面望了幾下，回頭招手示意他們進去。七個人全部置身於山腹中，陰來福忽然道：「魯老闆，我看咱們派兩個人守在外面比較安全一點，免得有人把門口堵死，咱們便全部會……咳咳！」背後的話，他實在沒胆再說下去。

畢修身道：「我不相信這裏只有一個出口！」

「哼，等咱們找到新出口，可能已經餓死了，何況這陵墓已建了二千多年，很多設備都已壞了！」

魯志生吩咐郭進財和秦川守在外面，衆人跟在陰來福前進。長長的甬道似是走不盡，魯志生忽然覺得這好像是通往地獄的一條路！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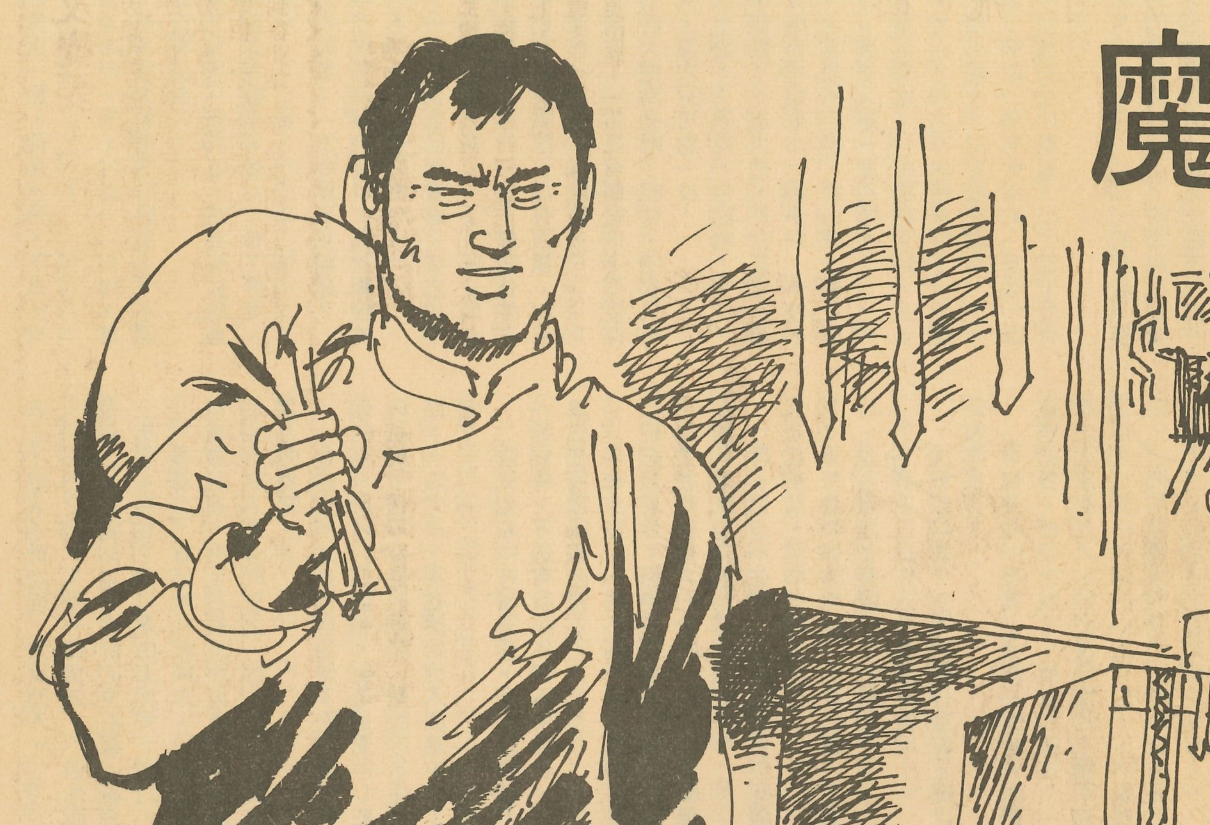
「嗚——」火車一聲長鳴，停在徐州站。鍾楚雄走在人羣之前，搶先出閘。

他一踏出月台閘口便見到一個上衣插着一枝玫瑰花的稽查，那稽查一顆腦袋向着人羣轉動，似乎找人，鍾楚雄向他走去，輕聲問道：「您是姜先生嗎？我是楊掌櫃的朋友！」

稽查將帽托高一點，驚喜地問：「您是鍾楚雄？」

「是的！楊掌櫃有沒有將……」

稽查忙道：「有有！」他將鍾楚雄拉到一旁去。「鍾先生，魯先生那狗養的，在徐州下車，不是去北平，改乘去蘭州的列車！」



「哦？他們要去蘭州？」

「票子是買去蘭州，但他這人狡猾得很，要去什麼地方下車可難說得很！」

鍾楚雄忙問：「下一班去蘭州的車是幾點鐘的？」

「不用急，還有三個多鐘頭，火車才到站！」

「那我先去買張票！」

姜稽查拉住他：「車票已經替你買好了，吶！」

鍾楚雄掏出皮包要付錢給姜稽查，却爲他阻止：「鍾先生，相信你也知道我跟他有仇，只要你能追上去，我付一張車票，算得了什麼！」

「那可不一樣，因爲我不是替你辦事的！」

姜稽查雙眼露出怒火，咬着牙道：「不論誰是不是替我辦事，只要是跟魯志生作對，我都肯協助他！鍾先生，你快將錢收起來，要不就是不當我是朋友！」

鍾楚雄道：「楊掌櫃是我的朋友，你自然也是我的朋友！」

姜稽查抽出玫瑰花，將它塞在鍾楚雄的手中，道：「很高興能成爲你的朋友，我請你吃頓飯！」

鍾楚雄道：「這個你也不用再跟我爭，我作東！」

× × ×

陰來福手上的電筒不斷地幌動着，光柱在黑暗中飛來幌去，甬道裏陰氣森森，令人自心底寒出來，此刻就連迷信科學的畢修身也覺得有點不自然。

魯志生踏前幾步，輕聲問道：「陰老弟，還要走多遠？」

「秦陵佔地之大難以想像，我也未走遍哩，這裏離咱們要的東西放置所，還遠着哩！」

光柱一幌，黑暗之中，似有無數的人站在一側，魯志生大吃一驚，脫口喝道：「誰！」

沈斌反應極快，立即抽槍發了幾彈：「砰砰」的槍聲，在甬道之中格外响亮，聲浪震得上面的泥土撲簌簌地飛了下來。

那些人雖然中彈，但依然挺立着，沈斌胆子雖大，也覺心底發毛，喃喃地道：「他們……爲什麼不死……」

陰來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手腕一移，手電筒光柱照在那些「人」臉上，只見那些「人」，均睜眉突眼，肌肉賁張，身披戰甲，威風凜凜，一個接一個，排成兩列，十分整齊！

沈斌定睛一看，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原來那是些泥俑！陰來福道：「這是來陪秦始王的！我警告你們，不許再亂開槍！」

沈斌不以爲然地說道：「這有什麼打緊？」

「第一，這可能會激怒陵中之王，第二，槍聲震盪，說不定上面的沙泥會陷下來！」

畢修身在他的背後問道：「陵中之王是什麼東西？便是秦始皇嗎？哈哈，他已經死了二千多年了，說不定連骨頭也碎爛了！」

魯志生沉聲道：「老畢，你對死去的

人，最好尊重一點，他是皇帝，不是什麼東西！」

畢修身冷哼一聲，忖道：「假如你尊重他的，便不該來偷他的陪葬品！」不過這話他却沒有說出口。

說着又到另一個坑道，這裏陳放的是馬俑，接着還有戰車，仕女、伶工等等，琳瑯滿目。

魯志生問道：「怎地還不見編鐘？」

「現在還在陵墓的進口，擺放編鐘的位置，差不多是在陵墓的中心。」

走了一陣，前面已無去路，魯志生手肘在蔣子龍腰上輕輕撞了一下，蔣子龍會意，立即走到陰來福的背後，提防他使詐！因爲他們在這裏跟瞎子沒有兩樣，如果讓陰來福溜掉，後果不堪設想。

陰來福道：「這裏有個進口，需要打開，你們將火把點亮吧！記住，咱們只有三枝火把，這次只可點一枝！」

魯志生道：「子龍，你點吧！」

蔣子龍點了一根火把，站在魯志生身旁，陰來福自揹包取出一柄小鏟，一枝小鎚子來。他首先用小鏟，將山壁上的一層泥土刮掉，裏面又是一度石門。

陰來福沉聲道：「由現在開始，直至石門打開爲止，請大家保持寧靜！」說罷，他便抓起小鎚子，用力敲在鐵劃上！

甬道中响起一陣有節奏的「噹噹」聲，衆人不知他在攪什麼鬼，心中都十分奇怪。

忽然又响起一個「胡胡」的聲音，接着那度石門便緩緩打開了。陰來福抓起揹包，道：「快進去！」他首先跳進門內。

魯志生等人不敢怠慢，魚貫而入。

石門之內，又是一條甬道，不過外面是泥土，這裏却鋪了平滑的青石板。石板上有很多沙粒，大概是由上面掉下來的。

畢修身下意識地抬起頭來，只見上面也鋪着石板，由于石板長而甬道窄，石板的兩端嵌入兩旁的壁上，因此經得住長年累月的考驗。

魯志生不知是否自知做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所以一進陵墓，便老是覺得心驚肉跳的，恨不得早些離開，是故忍不住又問：「陰老弟，現在開始進入陵墓中心了吧？」

陰來福心中打着算盤，嘴上却笑道：「還沒有，不過有我在你們不用担心，保證你們可以滿載而歸！」

畢修身道：「想不到中國古代的科學已經這般進步，懂得利用聲浪來控制開關！這實在是個偉大的發明，連咱們美國現在的科學家也未達到這個地步！」

蔣子龍忍不住道：「畢先生，你好像還是黃皮膚、黑頭髮的人！」

畢修身悻悻然地道：「我已經入了美籍，也可以說是美國人！」

「我還以爲你入的是埃及籍哩！」沈斌接口道：「不管是什麼籍，總之是假洋鬼子！」

畢修身心中怒道：「到了埃及，你們這些豬玀，便要後悔！」嘴上却笑道：「總之大家都是人，何必再分彼此！我不過覺得……覺得祖國的同胞有點……有點咳咳……把那麼偉大的發明放在地底，而不公諸于世，難怪長期以來沒有進步！」

陰來福轉頭道：「所以你該來中國進行研究，中國有很多神秘的東西，洋鬼子都不明所以！」他忽然想起彼得來，彼得就是爲此而來，而他很自然地也想起鍾楚雄和他說的話來，心頭登時一沉。

魯志生訝然問道：「陰老弟，你爲什麼不走了？」

陰來福道：「魯老闆，你認爲鍾楚雄死了沒有？」

魯志生那裏知道他的複雜心情，聞後臉色一變，不悅地道：「你以爲老子會害怕，他未死我都不怕，何況是死了的！」

沈斌覺得在這種地方討論死人，實在不是滋味，忙道：「咱們別說這些了，還是快點將編鐘搬出去吧！」

甬道忽然彎曲起來，陰來福道：「大家要小心！地上的石有兩種，看出來了沒有？」

沈斌道：「一種是麻石，一種是青石對不？」

「不錯，這裏有機關，所以只能踩在麻石上，千萬莫站及那些青石上！」

畢修身問道：「假如踩在那些青石上，會有什麼後果？」

陰來福道：「等下再試給你看，假如你不相信的話，你可以踩上去試試！」

畢修身才不敢，忙道：「那請你先走！」回頭向魯志生打了個眼色。魯志生會意，立即掏出手槍來，指着陰來福後背。

陰來福不用看也估計得到，不過他很有信心，他們不會在這種情況下打死自己，因此從容地前進。他每一次都落脚于麻石上，果然沒有異狀。

魯志生推一推沈斌，沈斌連忙跟了上去，中間是魯志生，走在最後的則是蔣子龍。

陰來福到盡處停住，伸手在牆上摸索了一陣，倏地一掌擊在石牆上，一塊石頭忽然打開，他伸手到裏面，只見他手臂轉動着，過了一陣，那幅石牆，忽然自中裂開，露出一個兩尺寬的門，他一步就走了進去。

沈斌不敢怠慢，飛跳過去，其他人則小心翼翼進去。蔣子龍的火把一至，衆人都覺眼前一亮，只見裏面是座大廳，飛樑畫棟，朱柱欄杆，一應俱全，地上和四周的牆壁，全鋪着白雲石，甬道光度亮了許多。

魯志生忙問：「這裏沒有機關？」

「也許有，但因年期太長，已經失靈了，總之我以前來，都沒遇到什麼麻煩事情！」

畢修身即問道：「這裏面放的是什麼東西？」

「不甚值錢的東西，你們看看，這似是後宮的格局。」陰來福招手指着：「是寢室，這邊則是起居間，對面……」

魯志生苦笑道：「這時候誰還有心情來研究這些？」

陰來福帶他們踏上一條暗廊，道：「由此進去有好幾條甬道……」

魯志生截口道：「咱們只去有偏鐘的地方！」

陰來福又弄開一扇暗門，門後的甬道更窄，火光可看見牆上有許多珠子，蔣子龍問道：「這些是什麼東西？」

陰來福答道：「大概是夜明珠吧，不過現在已不能放光！」再走幾步，他又道：「大家小心，走路的時候，不能太重，也不要再說話！」

魯志生轉頭道：「老畢，你千萬別再問東問西！」

陰來福走得很慢，躡手躡脚的，如臨大敵。魯志生喉頭一癢，忽然想咳嗽，他急忙伸手捂住嘴巴，同時拚命嚥氣。

當陰來福來至牆前，向後揮揮手，魯志生以爲已過了危險地帶，心頭一鬆，便嗆咳起來，忽聞背後，「轟隆」一聲，甬道上灰塵坭沙紛紛飛下，魯志生大吃一驚，一回首，只見身後的甬道已被一塊千斤石塞住！

那千斤石高逾人頭，不知有多厚，由于將甬道塞得滿滿的，也看不到後面的情況。魯志生出了一身冷汗，驚魂稍定不由怒道：「你又說沒事？」

陰來福訝然答道：「我幾時說過會無事！」

蔣子龍走在最後面，也最危險，粗着脖子道：「那你爲什麼又揮手？」

「我叫你們走快一點！」

「又不早說！」

陰來福冷冷地道：「早說，壓死你，只怕你做鬼也不會放過我！」

魯志生悻悻然地道：「別爭了，現在要怎樣走？請您指示一下！」

「由于剛才咱們抄捷徑，所以裏面便是大殿……」

畢修身目光一亮，問道：「編鐘就在裏面？」

「何止編鐘？還有編磬！」

魯志生也興奮起來，忙道：「你還不將暗門打開？」

陰來福道：「那天咱們已講好價錢是七萬塊美金！」

魯志生道：「我沒說要減你的價，難道你要加價？」

陰來福忙道：「我做生意絕不改口，怎會加價？」

畢修身不耐煩地道：「那你還囉嗦什麼？」

「請你們先付一半！」

魯志生臉色一變，道：「咱們可沒有這個規定，而且能不能找到目的物，還在未知之數哩！」

陰來福道：「假如我能夠證明東西就在裏面……」

畢修身道：「咱們還得檢驗過，還能不能用！」

陰來福臉色一沉，道：「這一點咱們也沒有規定，我可不敢保證，裏面的編鐘，經過二千多年還能應用？」

魯志生道：「不能用，咱們還要來何用？陰老弟，咱們大家碰碰運氣吧！」

陰來福道：「說句老實話，假如你們得到編鐘後，而不付欵，你們人既多，又有武器，我可沒有一絲安全感！」

畢修身道：「你担心什麼？沒有你，咱們怎能出去？」

魯志生輕輕踢了畢修身一脚，堆下笑臉道：「你放心，我魯某人在上海也是有頭臉的人，會不付錢嗎？」

陰來福想了一下，道：「好，冲着您這句話，我就先將暗門打開！」他蹲在地上，弄了好一陣，甬道上又响起「轟隆」之聲，接着面前那堵牆便突然陷了進去，露出一個黑黝黝的大窟窿！

陰來福用手電筒向裏面照了一下，然後慢慢走進，魯志生推着沈斌進去。當蔣子龍舉着火炬進內時，衆人才發現裏面是個巨大宏偉的大廳堂，白玉石地板，朱柱猶新，高度足有三四個人高，人置其中，大覺渺小！

中間有座漢玉丹墀，上面立着幾座宮女的泥俑，丹墀上面還有柱子，柱子掛着一幅白紗布，不過已經幾乎爛盡，只有些紗絲在飄動着。

丹墀之前也立着兩排泥俑，左面的是文官打扮，右面的則是武將；丹墀兩旁還有些泥俑，左面豎着一座編鐘，右面則是編磬。

畢修身大叫一聲，聲浪在裏面回盪，把旁邊的魯志生嚇了一跳！畢修身喊的是英語，但他們都猜得出他的意思，事實上魯志生亦十分興奮。

畢修身快步向編鐘的方向走去，陰來福沉聲道：「站住！」

畢修身轉頭道：「你担心我不付錢給你？放心，我將得到七十萬美金，送你七萬元又算得什麼！」

陰來福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他提着揹包，向丹墀走去。

魯志生心中暗說道：「這人雖是博士，但頭腦簡單得很，讓他知道你能賺多少錢，萬一他見利忘義，漫天開價，又怎麼辦？」

陰來福在丹墀之前跪了下來，魯志生等人慢慢走前，這才發現上面還放着一具大棺，那棺材連槨足有一張大床大，外槨還雕着圖案，面對正面的，雕着是一條張牙舞爪的金龍，只是金漆斑斑駁駁。

畢修身輕聲問魯志生：「秦始皇的屍體便在裏面？」

魯志生呼吸忽然急促起來，道：「在這裏你最好少說話，免得惹禍！」

畢修身冷哼一聲：「我才不相信！」

魯志生不理他，跪在陰來福背後，沈斌與蔣子龍見狀也忙跪在兩旁，只有畢修身仍然挺立着。魯志生連忙伸手在他褲管上一扯，畢修生這才悻悻然地跪下。

陰來福又從揹包裏取出香燭元寶，還有幾隻白包子，他用火把引火將香燭點燃，再插在白包子上面，喃喃地禱告。

畢修身帶着幾分嘲弄的語氣道：「陰先生，要對他說些什麼，請你指教！」

陰來福道：「請皇上大量，讓小民等借用宮中的編鐘，用後必放回原處，臣民送歸原物時，必備三牲香燭祭之，皇恩浩蕩，德佈四海，天地同感！」他言畢便低頭在石板上叩起頭來。

魯志生等人連忙學之，一時之間，殿堂之內，「咚咚」而响。陰來福摺着紙元寶，忽然衆人都聽到一個細微的「唧唧」聲，魯志生吃驚地問道：「這是什麼聲音呢？」

畢修身道：「好像來自地底！」

陰來福那張臉，更加青白，一顆腦袋，向四周亂轉，惶恐地道：「我也不知道……莫非，莫非……咳咳！」

話音一落，衆人忽然聽到一個威猛的聲音：「該當何罪！」陰來福與魯志生雙脚一軟，又撲倒地上，而火把也在此時熄滅了。

× × ×

火車到了西安，天巳將亮，鍾楚雄雖然不知道魯志生人在那裏，但却有個靈感，認定他們一定會在這裏下車，於是他也跳下車。

北方秋夜，寒風凜凜，鍾楚雄向四周看了一下，隨着人潮出站，車站對面便有一家小客棧，鍾楚雄信步走過去。

客棧掛着一塊牌匾，上書高陞兩字，旁邊還有一對對聯，上聯是：風塵小住江湖客，下聯則是：萍水相逢磊落人！

鍾楚雄見這家客棧，仍保持古風，油然生出好感，便走了進去。櫃上坐着一位小夥計，鍾楚雄喚醒了他，要了一間單人房。

小夥計提着紙燈籠，引他進房，鍾楚雄進門一看，果然「古意」盎然，房內的設備十分破舊，而且還有股微微的霉氣！

小夥計喃喃地道：「現在沒水洗澡，客官要洗澡的，等明天吧！」說畢便轉身欲走。

鍾楚雄連忙將他叫住：「等等！」他將門關上。

小夥計吃了一驚，睡意全消，忙問：「客官，有什麼事要我服務的？」

「請問今天有沒有七個人一齊來住店的？」

那小夥計道：「今天連你才有五個人上門！」

「那四個人是怎樣子的？」

「一個是回回，另外四個人是一家大小，客官你要找的是什麼人？」

「那沒事了，你請吧！」

小夥計離開之後，鍾楚雄也不點燈，甩掉鞋子躺在床上，點上一根烟，靜靜的沉思着，西安的古蹟極多，魯志生他們會在那裏？這個謎可不容易解開！

第二天，鍾楚雄下床喚夥計送水洗臉，順口問道：「小哥兒，問你一件事，你們城內有什麼古蹟？」

「西安就是長安，說起古蹟就多了，客官準備去那裏遊玩？」

鍾楚雄沉吟問道：「有沒有古墓之類的？」

「有，不過在城東，其實那些古墓有什麼好看？你不如去看大小雁塔吧？還有，城內的鐘樓和鼓樓也十分聞名！」

鍾楚雄叫他畫了一張簡略的地圖，便帶着地圖，帶着槍出了客棧。

× × ×

「該當何罪！」地底又傳上這句話。

這一次連沈斌和蔣子龍也跪下。

火把忽然熄滅，殿堂裏一片漆黑，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魯志生喃喃地道：「皇上，這件事與臣民無關，請皇……」他聲響變顫，配上那個「唧唧」的响聲，聽來更覺恐怖。

陰來福叩頭如同搗蒜：「皇上開恩，臣民以後絕對不敢再來驚動您……」但那四個字仍不斷地响着。

畢修身忽然喝道：「不許叩頭！」

魯志生怒道：「都是你！就是你剛才不肯跪下，皇上才會龍顏大怒！皇上，你要怪便怪他這個假洋鬼子吧！好好黃炎子孫不做，却去外夷當奴才，實在罪該萬死的！」

「SHOUT UP！」畢修身怒道：「你放什麼屁？全部都是些蠢材，難怪中國會成爲東亞病夫，連小小的日本也可以在中國耀武揚威，做黃炎子孫有什麼可光榮的？」

陰來福發瘋似的叫道：「你們手中都有槍，爲什麼還不打死他？」

畢修身吃了一驚急道：「聽我說！這不是人說的，更不是鬼話……」

魯志生搶着道：「皇上是眞龍，是天神，當然不是……咱們今次給你累死了，早知便不帶你進來！」

畢修身眞的怕他們會開槍，忙道：「你們再聽，那些聲音全消失了。」

衆人定神一聽，不但「該當何罪」，不復再聞，連那陣「唧唧」的聲音也沒有了。魯志生鬆了一口氣，道：「皇上果然不怪咱們了！」

畢修身大笑：「笑話！他巳死了二千多年，還能怪你嗎？剛才那些聲音是機器發出的！」

陰來福不服氣地道：「我聽過西洋的留聲機，但二千多年來，我國也有這種東西嗎？」

畢修身道：「不是留聲機，是機器……嗯，也許我說機關你們較容易接受！」

魯志生道：「那爲什麼現在又靜止了呢？」

「因爲剛才你們叩頭，觸動機關！」

畢修身道：「陰先生叩頭的那塊石板，便是一個開關，那石板一受壓力，便啓動了下面的機器，而巧妙的地方便是，製造者利用機器齒輪的轉動，令到金屬互相觸動而發出聲音！」

陰來福冷笑一聲，道：「這不是鬼話嗎？」

「我舉個例來證明，你拿一隻大碗，再用筷子敲之，因爲力量的輕重，和接觸點的不同，便會發出不同的聲音，也可以說是音樂，這道理就像編鐘……」

魯志生道：「你越說越遠了！」

「不，下面那個機器的原理跟這個一樣，只不過比編鐘更加巧妙而巳！」畢修身問道：「剛才你們聽到的是什麼話？」

魯志生等人不約而同地道：「該當何罪！」

「不，在我耳中是：卿等無罪！」畢修身道：「不相信的話，你們可以再試一下！」

魯志生叫道：「千萬別試！」

畢修身巳經走到陰來福身旁，擧足踏在他身前，由于他穿的是皮鞋，所以立即响起「局局」的聲音，緊接着下面又得傳來那陣熟悉的「唧唧」聲。「機器開始轉動了，你們聽聽，是不是卿等無罪！」

那叫聲又响了，衆人不答，畢修身笑道：「我這次聽到的是：隨便搬走！」

魯志生等人細想一下，都覺得他說得有理，當下都站了起來，殿堂之內，只有那香燭的亮光，氣氛依然十分詭異，魯志生仍未服氣，問道：「爲什麼火把會無原無故熄滅？」

「這火把上面浸過油，油盡燈枯，人人均知道，有什麼奇怪？」

蔣子龍連忙取出第二根火把，劃亮火柴點上，殿堂之內，重放光明，畢修身見他們驚魂未定，汗流浹背，心中暗暗好笑。當下便問道：「現在，可以查看編鐘了嗎？」

陰來福無力地點點頭，一行人便走向丹墀的左邊。那裏放着一隻編鐘，編鐘由大至小排列，一共是十三個，前面還坐着兩個樂工泥俑，作勢打擊。

畢修身取出那塊鐵牌來，對着編鐘覺得鐵牌的圖案無疑刻的便是此物，不由大喜地叫了起來：「不錯，正是這東西！」

他用烟斗輕輕敲着，聲音不响，忙奪了陰來福手上的手電筒，用力敲擊之！

「噹！」編鐘餘音未了，巽虡（竹頭。以下同）忽然折斷，十三隻銅鐘一齊跌落地上，發出震耳的响聲。

响聲在殿堂裏迴盪着，上面的沙塵紛紛飛下，把衆人嚇了一跳！

魯志生澀聲問道：「怎會這樣？」

「巽與虡都是木造的，雖然此地乾燥，但畢竟時間太久，所以抵受不住聲浪震盪……」

陰來福怒道：「既然如此，你爲什麼又用力敲擊？現在跌壞了。與我可無關，你們要照價付欵給我！」

魯志生則問：「還有沒有別的？」

「我不知道！」

畢修身道：「不用急，等我看看，也許還能用！」他蹲下身檢查了一陣，道：「鐘沒有壞！」

魯志生道：「問題是失去了巽虡，還能不能使用！」

「應該沒有問題，咱們可以再造一具！」畢修身自身上摸出一捲軟尺來，量度了巽虡的長度，用筆記下。

魯志生舒了一口氣，道：「準備將鐘搬出去！」

陰來福伸手一攔，道：「先付錢！」

蔣子龍說道：「但是現在巽虡都巳斷了！」

陰來福道：「我也不跟你們計較，寧願少拿一萬元！」

魯志生笑道：「陰老弟，你緊張什麼？七萬塊照價給你，一文錢也不少，你這就可以放心了吧？正如畢博士所說，咱們發大財，難道還捨不得一點丁小財？」

陰來福見他眞的拿錢出來數着，笑問道：「魯老闆，你們準備去那裏發財？發的是什麼財，可有用得我的地方？」

畢修身忙道：「以後的事都與你無關，而且你有了這筆錢，下半生巳可以過得很舒服。」

魯志生將錢交給陰來福，道：「你數一數！」

陰來福隨便看了一下，鞠躬道：「多謝！」

畢修身道：「陰先生，你拿了錢可也得做幾件事！」

陰來福呆了一呆，回頭問道：「什麼事？」

「帶咱們出去；還有，外面甬道上那塊千斤石，你有辦法移開嗎？」

魯志生又瞪了他一眼，心中罵道：「眞是書呆子，你這樣說，不是等于提醒他嗎？」

陰來福心中好笑：「我還怕他們會暗下毒手，現在倒不用担心了！」當下道：「請博士放心，我也不想長期在這裏，咱們一齊離開。」

蔣子龍道：「既然咱們巳經進來了，豈有空手入寶山的道理？不如順便搬些古董出去吧！」

魯生道：「這十三隻鐘不輕，你還能搬得多少？」

陰來福道：「不錯，咱們這行有個規矩，每次不能拿太多，要不……就不大好了！」他走到丹墀前，重新跪下叩頭，但這次他頭却不觸地。

魯志生也隨他跪下，作勢叩了三個頭，然後搬動銅鐘欲走，陰來福道：「咱們走另一個暗門！」

魯志生忙問道：「爲什麼不依原路出去？」

「因爲我沒辦法移開那座千斤石！」陰來福只提着一隻銅鐘，魯志生與畢修身一手提一隻，蔣子龍與沈斌則各提四隻。

陰來福打開另一扇門，接過火把走在前面，現在他沒了顧忌，又財迷心竅了，忖道：「畢修身來自埃及，他們一定要去埃及，身上的錢一定還有很多，唔，其實我完全可以多得一點，以後便洗手不幹，到天津享福去！」他自信能夠在沒有危險的情況底下得到錢，所以走得很慢，邊走邊動着心思。

魯志生是隻出名的老狐狸，他怎會料不到陰來福會來個回馬槍？見他慢吞吞地走着，忍不住問道：「陰老弟，這段路很危險嗎？爲什麼走得這麼慢？」

陰來福瞿然一驚，忙說道：「你們拿着銅鐘，我怕走得快，你們會跟得太過辛苦！」

「沒問題！」魯志生向沈斌打了個眼色。

沈斌會意走前道：「我一個人可以挑二三百斤，拿幾個銅鐘，有什麼困難？」他伸手將陰來福手上的銅鐘接去！由于多了一隻銅鐘，用手甚爲難拿，所以他索性雙臂合攏，將五隻銅鐘全抱在懷裏。

陰來福扭開一道暗門，之後行動忽然快了起來，魯志生又問道：「陰老弟，這段路沒危險嗎？」

陰來福不悅地說道：「魯老闆，你害怕什麼？我走在前面，你們在後面，我都不怕你們在我背後開槍，你又有什麼好怕的？」

沈斌忖道：「見你媽的鬼，現在老子還能開槍嗎？」

魯志生忙道：「咱們怎會開槍，你別担心，我只是有點奇怪而巳！」

「那我就走慢一點吧！」陰來福指着旁邊一條岔道，道：「這裏是個陷阱，萬萬走不得！」他忽然轉進一條小道去。

沈斌問道：「陰先生，你常來嗎？」

陰來福道：「來過兩次，第一次便是走這一條路，第二次才發現捷徑！」

「這裏的古董一定很多，爲什麼不常來？」

陰來福吃吃笑道：「你以爲我是萬能博士嗎？廟堂裏値錢的東西早被人盜走了

，估計值錢的東西都藏在後面，偏偏通向後面的開關已壞了，而且也危險得很，我還未娶老婆，還想生幾個兒子呢，可捨不得敢冒險！」

那條岔道走了一程便逐漸平坦好走了，陰來福道：「由現在開始，不許再說話，除非我示意，要不連屁也不許放一個，？有人要咳嗽和放屁的嗎？都先清理一下吧！」

畢修身問道：「前面有什麼機關？」

「陷阱、刀床、千斤閘！都是用聲音控制開關的！」

畢修身難以置信先賢在二千多年之前，便懂得利用音量，不過有過剛才的經驗，也不敢以身相試。

陰來福見他們都沒有意見，便抬步走前，其實他也極害怕，自己的怪病，會突然發作。由于甬道窄，所以只能一個跟着一個走，像長蛇陣一般，魯志生忽然跟沈斌換個位置，變成他在陰來福後面，同時他左手抓住兩隻銅鑼，另一隻手却握住手槍，為了提防陰來福知道，出現不必要的爭執，他將槍放在衣袋裏。

五個人在甬道裏默默地走着，走了一程，前面又沒有路，陰來福回身向他們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們停下來，他在牆上撥弄了一陣，忽然「刷」的一聲响，甬道飛出一塊鐵板，將陰來福跟沈斌，魯志生等人格開！

這刹那，魯志生也立即扳動扳機，甬道裏响起「砰」的一聲，子彈却射在鐵板上！

接着鐵板的上面出現一隻小窗，小窗一出現，魯志生等人便聽到陰來福的笑聲了。

魯志生又驚又怒，喝問道：「陰老弟，你這是什麼意思？」

陰來福笑道：「什麼意思，我不信你會不清楚！」

沈斌等人都怒罵起來，魯志生連忙止住他們，堆下笑臉問道：「陰老弟，咱們相識不久，我怎猜得出你的心事？你有什麼條件，何妨說出來聽聽！」

陰來福笑說道：「很簡單，將你們身上的錢，全部丟過來，我便放你們一條生路！」

蔣子龍怒道：「我們怎知道你事後會不會將機關開啓？」

陰來福笑道：「現在還有你們選擇的地步嗎？相信三日之後，你們便要成為陪葬品！」

沈斌道：「你出去後，怎樣向秦川他倆交代？只怕你還未加解釋，他倆已請你吃一頓蓮子羮！」

「你們大可以放心，因為我會由另一個出口離開，保證他倆不知道！」

魯志生與畢修身商量了一陣，忽然說道：「陰老弟，大家退一步吧，我們答應你先前的條件，帶你一齊去掘寶，咱們三個人平均分配所得，不過要扣起你七萬美元！」

陰來福冷笑一聲，道：「我又怎能相信你們？說不定一離開金陵，你們便會用槍將我射成蜂巢！」

「怎會呢，假如我要殺你，又怎會提出要扣起你七萬塊的條件？這證明我是誠心跟你合作的！」

「你是出名的狐狸，我可不敢相信你的話！」

「如此咱們還能合作嗎？」

陰來福道：「假如你誠心跟我合作的，剛才在殿堂之內便不會拒絕我！我做人現實得很，你們還是將錢丟過來吧，要不過幾天我再進去，還不是手到擒來？」

畢修身道：「陰先生，你無心合作，咱們也不敢相信你！」

陰來福道：「老子無暇跟你們囉嗦，我數十聲，你們不把錢丟過來，我便要走了！」

魯志生忙道：「且慢，請你寬限五分鐘，讓咱們商量……」

陰來福道：「你們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

畢修身道：「你穩佔上風，還害怕什麼？」

「好吧，給你們三分鐘！」

魯志生把畢修身拉到後面，畢修身雖是博士，但幾曾歷過這種風浪？早已沒了主意，急不及待地道：「魯兄，你有什麼善法？」

魯志生咬牙道：「這小子志在必得，咱們根本只有一條路走！」

「把錢給他？」

「不，一槍打死他！」

畢修身吃了一驚：「他死了，咱們怎樣離開？」

「這便要靠你了，不打死他，他也絕對不會放咱們出去，這個道理，相信你能明白！」

畢修身道：「我已沒了主意，你說怎樣便怎樣吧！」

魯志生從身上掏出一疊鈔票來，示意沈斌蹲在地上，他雙脚在他背上，沈斌升高幾寸，魯志生的眼睛，剛好可以湊在小窗上，只見陰來福已打開一扇暗門，他人就在暗門之內，他一見到魯志生在小窗口出現，便喝道：「先將錢丟過來，立即縮回去！」

魯志生見他藏身之所，角度很窄，難以瞄準，只好將錢拋過去，等候他過來再開槍！可是陰來福也十分狡猾，並不急着走過去，道：「請魯老闆縮回去！」

魯志生暗罵一聲，將頭移開，却將耳朶貼在地板上，可是却聽不到脚步聲，他向畢修身打了個手勢，畢修身會意，忙道：「陰先生，咱們已經將錢拋過去，你還不開門？」

陰來福聲音自遠處飄過來，說道：「你們將錢全部奉上，我自然會為你們開啓機關！」

魯志生心中將他祖宗十八代全罵盡，忍不住道：「陰來福，這已是咱們的全部身家！」

陰來福冷冷地道：「原來魯老闆還躲在窗後面，其實錢財乃身外面，生命才是最寶貴的！」

魯志生怒不可遏，知道就算拚上全副身家，他也不會放過自己，便探頭望出去，見陰來福仍在暗門之旁，忍不住舉槍，射出一梭子彈。

槍聲一响，陰來福立即縮了進去。由於沈斌支持太久，身子微微發抖，使魯志

生的槍法大受影响，子彈全射在暗門旁的牆上！

槍聲剛停，那邊又响起「唧唧」的一陣响，接着「蓬」的一聲，暗門之上飛下一塊大石，將門堵住！

魯志生跳下地，擧袖拭去額上的汗珠，畢修身問道：「怎樣？」

魯志生恨恨地道：「可惜打不死他！」他回頭對蔣子龍道：「你們兩個輪流監視，一見到他便開槍！」

沈斌道：「老蔣，我先上去！」蔣子龍立即蹲下。

魯志生道：「老畢，你快研究一下，有沒有辦法將門打開！」

× × ×

大石門掉下，大地震動，陰來福也吃了一驚，他肯定這是因為子彈無意中擊中開關，所以大石門才會閉上，是故他立即奔進去，伸手去觸摸門後的開啓機關。

他弄了一陣，石門不能開啓，陰來福臉色一變，立即向另一端走去，另一端有出口，這一點陰來福已經知道，而且也走過，可是他因暗門突然被封，心慌意亂，不加思索地走過去，以致無意中踩到地上的一個機關。

只見「刷」的一聲，地上出現了一個活板，活板打開之後，陰來福應聲跌了下去！

那陷阱甚深，陰來福落地時，只覺雙脚疼痛難當，一屁股坐在地上！這時候他已知道自己的雙腿斷了，心頭震驚的程度，實在筆墨難以形喩。

他喘息了一陣，打開手電筒一照，上面的活板已經關上，牆上有一行字：對皇上不敬，罪該餓死！字是隸書體，而且是刻在石上的，顯然是建造此墓時便已刻下的，陰來福心頭一沉，一股寒氣，由背脊升起，直升後腦！

這刹那，他忽然想起鍾楚雄對他說過的話來，登時呆住了！鍾楚雄告訴他，從那裏來，由那裏去，不正是暗示自己將死在這裏嗎？

鍾楚雄勸自己立即離開上海，也許能避過此厄，也有道理，假如當日自己不計較一切，立即乘夜車離開上海，便不會遇上魯志生和畢修身，也就不會死在此處！莫非世上所有的事，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嗎？

陰來福全身都是冷汗，心中暗道：「我說魯志生他們是陪葬品，想不到我自己也做了陪葬品！」就在此刻，他的怪病又發作了，他拚命地吹着口哨，心中又想道：「這是最後一次吧……」

× × ×

鍾楚雄在城郊找了一天，都不見有魯志生等人的踪跡，只好懷着失望的心情返回高陞客棧，那小夥計見到他，堆下笑容道：「爺，您今天玩得高興！」

鍾楚雄心頭一動，問道：「這附近難道沒有別的古墓嗎？」

小夥計抓抓頭皮，自言自語地道：「眞不明白，你年紀輕輕的，也對墓地有興趣！」

「我是位考古學家！」

小夥計立即堆下笑臉，道：「失敬失敬！假如你是位考古學家，為什麼不去秦陵？」

「秦陵？」鍾楚雄在自己後腦拍了一下，道：「我怎地想不起！」

「不過秦陵在地底，你怎樣進去？」

鍾楚雄不答反問道：「去咸陽，怎樣走？」

「只有走路或者坐馬車，現在天已快黑，您明早再走吧，我替你叫馬車。」

鍾楚雄道：「也好，早一點！」他恨不得立即挿翅飛去秦陵！

第二天一早，小夥計便替他找了一輛去咸陽的馬車，鍾楚雄帶了一些乾糧，携了皮袋跳上馬車，便僱車夫急行。

馬車到咸陽已經近午，鍾楚雄叫車夫送他去秦陵的所在地，他付了錢下車，慢慢繞着山坡走着，忽然他見到兩個人，立即匿在樹後，仔細觀察。

這兩個人十分面善，肯定不是當地人，鍾楚雄暗道：「看來他倆便是魯志生的手下！」

那兩個人神色十分焦慮，不斷在山壁前徘徊着！鍾楚雄心頭一沉：「魯志生一定在裏面，好，我就在這裏等他！」

× × ×

陰來福的遭遇，魯志生等人那有心思去推測，他們在鐵板後面不斷地找尋開啓的機關，可是找來找去，連一塊突出點都沒有。

沈斌拍了拍額頭，道：「完了，這次咱們完了。」

魯志生怒道：「你少說這種話。」轉頭向畢修身道：「快一點，要不咱們不餓死，也會渴死。」

畢修身在這個時候，也失去平日的學者風度，反唇相稽：「他媽的，你只會催，為什麼自己不想辦法，你以為我是個無知的人，不知道人類需要水和食物，才可以維持生命嗎？」

魯志生道：「你敢發惡，惹得老子性起，一槍結果你！」

畢修身站了起來，指着胸膛道：「開槍吧，就打這裏，反正大家都要成為陪葬品！」

陪葬品三個字一入耳，魯志生如遭冷水淋頭，態度登時一軟，忙道：「好啦，這時候大家理該同舟共濟，才可以重見天日，我帮你吧！」

畢修身道：「你早就該這樣！」第三把火把也將燒盡，他也十分着急，希望能在火把熄滅之前，打開鐵板。

可是他們全失望了，那把火把終於熄了，而鐵板仍然紋風不動。

蔣子龍抛掉火把，一屁股坐在地上，頹喪地說道：「咱們四個只能做『活俑』了！」

沈斌咬牙恨恨地道：「他媽的，都是陰來福那傢伙，要是他讓我碰上，老子便請他吃一頓『蓮子羮』！」

蔣子龍道：「請他吃『蓮子羮』，不是便宜了他，要是我便一刀一刀割掉他們的肉，讓他的血流乾才斷氣。」

畢修身怒道：「你們還不快想辦法，囉嗦什麼！」

「還有什麼辦法？」

「這古墓是人建造的，既然能夠造得出來，人類自然也可以了解它，甚至破壞

它，應用它。」

魯志生道：「博士，你已經研究很久了，能夠應用它了嗎？」

畢修身聽出他話中的譏誚，可是又反駁不得，只好也坐在一旁，取出烟斗，慢慢裝上烟絲，劃亮火柴點上。

由於他倚着牆，又靠着鐵板，所以火柴光一起，他目光便將周圍看清楚，忽然他目光停在一個地方，好像被人點了痳穴般不能動彈，直至他手指被火灼傷才瞿然而驚！他忽然站了起來，再劃一根火柴。

魯志生連忙走過來，問道：「有什麼發現？」

畢修身將火柴停在一處，道：「你看，這鐵板有三個鐵扣，跟山壁之內的機關相連……」

魯志生截口道：「這個誰不知道，問題是咱們找不到開啓的掣！」

畢修身道：「我發現這塊鐵板全靠這三個鐵扣支持，換而言之，假如沒有這三個鐵扣，這塊鐵板只能倒下！」

沈斌焦急地道：「你們讀書人就是囉嗦，你乾脆一點行不行？」

「用槍打鐵扣！」畢修身手上的火柴又熄了。

蔣子龍抽出槍來，道：「火柴！」

畢修身劃亮第三根火柴，蔣子龍對着鐵扣，連開三槍，那鐵扣應聲斷了，伴之而起的，便是一陣歡呼聲。

畢修身也十分興奮，移火將烟點燃，含糊地道：「再來！」

蔣子龍又發了幾槍，將另外一個鐵扣射斷，那鐵板向前倒下，「轟」的一聲巨响，甬道似天搖地動，有幾處山壁及上面的泥沙都陷了下來。

畢修身等四人都下意識地向後一退，撞去一塊，甬道餘音未了，震得他們雙耳嗡嗡亂响。

沈斌大聲叫了起來：「咱們不用做陪葬品了！」

畢修身道：「別高興，咱們還未離開秦陵！」

這句話，使得其他三人登時冷靜下來，魯志生忙道：「大家小心，不要亂走！」他鬆了一口氣，耳朵聽見畢修身烟斗「茲巴茲巴」地响着，引起他的烟癮，也摸出香烟和火柴來。

畢修身忙道：「不要浪費火種！」他將烟斗遞過去，喃喃地道：「這次咱們沒帶手電筒，實在失策！」

「走吧！」魯志生提起銅鐘，躡手躡脚地踏上鐵板，畢修身走到壁前放下銅鐘，伸手去摸大石門。

蔣子龍道：「見到陰來福，老子一定不放過他！」

畢修身在大石門上摸了一陣，忽然蹲了下來，在地上摸索，地上有些石頭，在他撥弄之下，都向兩旁移動，但其中一塊却不能動，他心頭一跳，道：「這裏有點奇怪，你們退後一點。」

魯志生沉吟道：「這裏機關處處，令人不知凶吉，不用退，說不定陷阱就在背後。」

蔣子龍後背冒起一陣寒氣，强自鎭定地道：「博士，您請吧！」

畢修身用力扳動石頭，不能動之分毫，他想了一下，手指用力，由左向右轉動，這次石頭有反應了，石頭隨他的手指轉動，旁邊一堵山壁忽然升高，露出一個三尺寬，六尺高的門來，他劃了一根火柴，走在前面，魯志生等人戰戰兢兢地走在後面。

蔣子龍等人雖然殺人不眨眼，但在此處，胆子反不如畢修身，畢修身走進石門，見裏面是個大殿堂，但跟放置棺木的那座殿堂大不相同，四周的牆壁都刻着花花斑斑的圖案，石色也較暗，看來更加恐怖了。

魯志生將銅鐘搬進來，看了幾眼，便道：「這好像是座廟宇！」

畢修身這才醒起，此殿形式果然與廟宇有點相似，正中有一座神龕，裏面放着兩座黑忽忽的佛像，却看不出是什麼佛，神龕之前還有一張神案，而神龕還有錦帳，不過錦帳已破爛不堪。

魯志生忽然跪下，喃喃地禱告着，忽然廟堂一暗，原來火柴已燒盡，當火柴再度亮起，只見畢修身走到龕前，引火點燃錦帳。

魯志生怒喝道：「你幹什麼？」

畢修身冷笑一聲：「這兩座石像救不了你，唯一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蔣兄，請你趕快拆下神案四脚。」

蔣子龍心頭惶惶，顫聲問道：「拆桌脚幹什麼？」

「快，做火把！」

蔣子龍覺得有理，便與沈斌翻倒神案，三兩下便拆下桌脚，錦帳很快便燒盡，但神龕却燃着了，魯志生連聲罪過，在地上叩起頭來。

蔣子龍伸一隻桌脚過去，把桌脚點着，廟堂十分光亮，蔣子龍拿着桌脚在裏面走了一圈，見除了剛才石門之外，別無去路，不由嘆了一口氣，說道：「還是出不去！」

廟堂的兩旁還矗立着七尊神像，這個神像黑黝黝的，也不知是以何物做成，身上穿着鐵鑄的戰甲，其中正中那座神像，手中持着一柄大刀，刀尖斜指一方，畢修身道：「出口可能在那邊！」

沈斌走過去，伸手在石壁上撫摸，但石壁光滑，並無可以開啓的機關，畢修身走到那尊石像前，仔細看了一下，伸手摸住刀尖，抽之不動，便使腕力旋動着。

忽然神像傳來「軋軋」的聲音，畢修身連忙退後一步，不料那神像的右臂忽然舉起，雙眼也似有異光對着畢修身，饒得他素來不相信神鬼，這時候也感毛骨悚然，說時遲，那時快，神像的右臂又忽然一轉，大刀向畢修身砍去！

畢修身魂飛魄散，急切間，蹲身及時閃開，可是更加奇怪的事又發生了，那座神像竟向他走過去！

畢修身脫口叫道：「救命！」

蔣子龍轉身向神像發了一槍，神像分明中槍，但夷然無損，仍向畢修身迫去，畢修身下意識地向後一滾，後背撞到另一尊神像，那座神像也移動起來。

畢修身亡魂喪胆，向旁滾開，那持刀的神像，刀尖刺在對面那座神像上，第二尊神像向旁滑開，撞向第三尊神像，而第三尊神像也移動起來，祂手上的長槍，畢

直戳出，刺在對面的第四尊神像上，而第四尊神像也舉足踏起來！

利那之間，那七尊神像全都「活」過來，不斷向中間靠攏，畢修身好像離水的魚兒，只有等死的份兒，他無望地又叫了一聲救命。

沈斌叫道：「快出來。」

霎時間，畢修身靈台倐地一清，在兩尊神像將合未合，中間尚有空隙處，「射」了出去。

「蓬」的一聲，七尊神像碰在一起，發出一蓬火星子，七尊神像的動作忽然停住，接着一陣「軋軋」聲响，又再移動，退回原位。

畢修身躺在地上，張口直喘着大氣，魯志生冷笑一聲：「我早叫你不得冒犯神明，你偏不聽話，現在該相信了吧！」

沈斌與蔣子龍也被剛才的情景嚇呆了，此際仍未定下神來。

畢修身撐着大腿，慢慢站了起來，他像由水中撈了起來般，全身濕透了，一張臉白得像雪。

蔣子龍指着他的下身道：「水……」

畢修身這才覺得一對大腿熱滾滾，濕濡濡的，一張白臉登時轉紅，魯志生是成精的狐狸，冷笑道：「那是尿，不是水，你不是不相信嗎？爲什麼又會嚇得屁滾尿流？」

畢修身臉上熱乎乎的，怒道：「你胡說什麼？我……我剛才在地上轉動時，撞到膀胱，所以才……」他腦海靈光一閃，一挺胸，理直氣壯地道：「我是個有學問的人，怎會被一堆死物嚇倒！」

蔣子龍笑道：「他還咀硬哩！」

畢修身道：「你們聽不到那陣『軋軋』之聲嗎？證明這是機關，換言之，這七尊神像是鐵鑄的機械人，裏面有齒輪，假如觸到它們身上的機關，便會作有規律的活動。」

沈斌道：「你既然這般清醒，剛才又爲什麼這般慌張？還叫起救命！」

畢修身怒瞪他一眼：「你看不到它們襲擊我嗎？雖然它們不是神，但手上的兵器，仍然能夠置人於死地！」

魯志生道：「好吧，不用再爭了！還是找出路吧！」

畢修身指着那尊持刀的神像道：「我相信開啓出口的機關，在它身上。」

蔣子龍反問：「你怎知道。」

「你不見他手上的刀跟其他一樣嗎？」畢修身舉袖拭汗，「這七尊神像，四尊有武器，三尊沒有，但有武器的，不是垂手便是指天，只有這一尊向前指。」

魯志生小心翼翼地走前，見那七尊神像沒有動靜，便跪了下來，喃喃地道：「請菩薩保佑弟子等平安離開，日後弟子每天必誦一段經文！」他伏在地上，咚咚地叩起响頭。

叩畢又轉身跪在持刀神像之前，合什道：「請神明指點弟子一條明路！」那神像豎眉突眼，沒有反應，嘴角微翹，好像在嘲弄他，魯志生毫不理會，邊禱告，邊伏地叩頭。

當他叩了九個响頭之後，背後又响起一陣响亮的「軋軋」一聲。

× × ×

沈斌歡呼一聲，道：「老闆，出口打開了！」

魯志生轉頭一望，果然見到神像指尖所指的方向，出現一個石門，他心頭狂喜，但仍不忘感謝一番。

畢修身叫蔣子龍持火把先行，魯志生連忙跑了過去，叫沈斌押後，衆人出了廟堂，又是一條長長的甬道，衆人都害怕機關陷阱，所以，步步爲營，眞個是一步一驚心。

魯志生喃喃自語：「請佛祖、南海觀音、關帝爺爺、五方土地公公保佑弟子等人平安離開，弟子回家必備三牲祭天酬謝神恩……」

畢修身經過剛才那一嚇，現在再聽這種話便不覺得刺耳。蔣子龍走在前面，更是手脚發顫，忽然大聲叫道：「沈斌，拿根桌脚過來！」

魯志生被他嚇了一跳，不由罵道：「他媽的，你鬼嚎什麼？再亂叫，老子便一槍結果你！」可是回心一想，不但自己槍膛內的子彈巳用罄，而且處身此地，說不定連平日聽話的羔羊也會發怒，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忙說道：「沈斌，快將桌脚給他！」

蔣子龍一手持火把，一手用桌脚探路，慢慢冗進。

× × ×

日頭過午，餓得秦川與郭進財肚子咕咕亂响，兩人十分焦慮，不知魯志生他們在裏面的情況，郭進財忍不住道：「他媽的，不知老闆是不是發生了意外！」

秦川道：「怎會呢，那陰來福可是老馬識途！」

郭進財道：「我就怕事情會發生在他身上！」

秦川道：「他有這個狗胆？」

郭進財冷冷的說道：「難說得很，到了裏面，他便是皇帝，咱們老闆也奈何不了他！」

秦川眉頭一掀，問道：「那麼咱們怎辦？又不能進去……不如你留在這裏，我去找點吃的！」

郭進財心裏不想，只好說道：「你速去速來，免得老闆出來之後，不見你又要大發脾氣！」

秦川不耐煩地道：「得啦，你別像個老太婆似的！」他走了幾步，感到有點便急，便向樹叢走去。

鍾楚雄心頭一動，連忙匿住不動，秦川走到之後，隨便看了幾眼，便解開褲頭，對着一株槐樹，撒起尿來，正是舒暢之際，後腰忽然多了一件硬物，一個冰冷的聲音道：「不許動，不許叫，要不老子請你吃『蓮子羹』！」

「你是誰？」秦川大驚，但仍不失冷靜。

「繼續撒！」鍾楚雄伸手過去，將他的槍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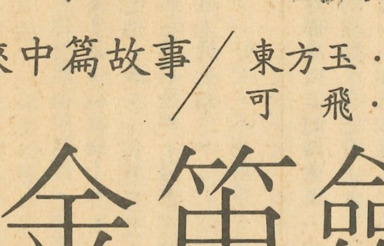
秦川苦笑道：「現在我怎還能撒得出來？」

鍾楚雄問道：「我問你，魯志生去了那裏？」

「你到底是誰？」

「告訴你，我便是鍾楚雄！」

（未完．四）



金笛劍客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卓少華將師父九眺先生和董仲萱用解藥解迷之後，二人清醒過來，和師父師叔商量之後，再救醒峨嵋獨行叟、形意門前輩石開天、武當派紫雲道長、啓眞子、歸眞子、勝鎮山等人，還有四個黑道兒名久著的人物，血手煞神田無忌、翻天掌陸浩、笑煞人蕭道成、惡財神何三元，仍未解迷，還有一個玄字號的人，因不知其好歹，怕這些人恢復神智之後。不聽使喚，對會後行動受影响，又怕其中的人是顧總管派來監視，詐作神智昏迷，但看情況又不像，但仍不敢輕擧妄動，直至船已到達目的地之後，再看變化如何才敢決定……

麕集武當山 爲了報血仇

卓少華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章四虎答道：「這……這裏是古……古樓墩，再……再過去就……就是釣魚台了。」

卓少華擧目四顧，問道：「顧總管可曾說咱們在這裏換船？還是換車？」

「這……這……」

章四虎摸着酒糟鼻，陪笑道：「小……小的這就不……不清楚了。」

卓少華怒哼道：「本座奉城主之命，率隊出來，這一路上她却如此故作神秘，眞是豈有此理！」

正說之時，只見一條漁舟，緩緩駛來，船梢坐着一個頭戴竹笠的漁人，一手划槳，駛近大船，側臉問道：「船上大爺，可要買點魚蝦麼？」

章四虎聽得眼睛一亮，忙道：「你……你有新……新鮮的魚蝦麼？」

那漁人道：「有，都是新鮮的，還有一簍黃鱔。」

章四虎問道：「黃……黃鱔多……多少錢一……一斤？」

漁人道：「一斤九文錢，小的這一簍足有七斤。」

章四虎道：「我……我們只……只要三三斤十……十六兩就……就夠了。」

三斤十六兩，豈非四斤？

卓少華聽兩人一問一答，似乎是在交換暗號，心中方自一動！

只見那漁人道：「大爺要買就買一簍，四斤小的不賣。」

「好……好……」章四虎朝一名水手揮了揮手，命水手就把一簍黃鱔從漁船上提了過來，然後又探懷摸出一串制錢，付給了漁人，漁人接過銀錢，就回棹而去。

章四虎却跟着那水手往後艙而去。過不一會，章四虎又急匆匆的回到了後艙，馬上吩咐水手們立即啓錨。

然後朝卓少華走來，躬着身道：「啓……啓稟令……令主，方……方才顧總管傳……諭，命小……小的這條船繼續航行。」

卓少華問道：「到那裏去？」

章四虎回道：「直……直……放白家河。」

白家河，已是安徽、湖北交界大別山脈的邊緣，再過去就是中界嶺了。

船隻在白家河靠岸，天色已經全黑，岸上早已有一個黑衣人手提燈籠，恭身而立，高擧燈籠，高聲道：「迢迢水程四千里。」

章四虎站在船頭，連聲口吃的道：「正……正是三……三五月……月當頭。」

那黑衣人立即趨上跳板，說道：「果然是章管事，在下耿逢春，奉命在此恭迎王令主的。」

章四虎點了點頭道：「王……王令主就……就在中……艙……耿……耿兄請……請隨兄弟來。」

黑衣人抬手道：「章管事請。」

章四虎頭領着他走近中艙，脚下一停，就站在門外，說道：「啓……啓稟令主，顧……顧總管派……派人來……來迎接令……令主了。」

秋月道：「叫他進來。」

章四虎應了聲「是」回身道：「令……令主請耿……耿兄進去。」

黑衣人把燈籠往艙門上一掛，急步進入，望卓少華行了一禮，說道：「小的耿逢春見過王令主，小的是奉顧總管之命，特地在此恭迓王令主的。」

秋月在旁道：「繳驗令牌。」

黑衣人口中應着「是」，伸手入懷，取出一面鐵牌，雙手呈上。

卓少華目光一瞥，已看清鐵牌上鑄着一個「蓉」字，下面是「十八」二字，這就微微頷首，問道：「城主現在何處？」

黑衣人收起鐵牌，躬身道：「小界嶺，今晚子時前，必須趕到，請令主立刻率隊動身，小的自會帶路。」

卓少華站起身道：「好，你去岸上等候。」

黑衣人恭聲領命，迅即退了出去。

卓少華隨即跨出艙門，來到前艙，大聲道：「諸位使者，城主已在小界嶺，命咱們立即啓程，諸位請隨本座上岸了。」

說完，偕同秋月，當先登岸，十三名使者也跟在身後一同上岸。

章四虎站在岸上，躬着身道：「小……小的恭送令主。」

黑衣人躬身，說道：「小的替令主帶路。」

說完，一手提着燈籠，當先朝小路上行去。

卓少華率同衆人，跟着黑衣人而行。

那黑衣人一路就施展輕功，奔行極快，但卓少華，秋月和十三名使者個個都身懷絕技，自然並不在乎，大家從容擧步，就足可跟得上他了。

九眺先生朝走在他前面的武當紫雲道長（黃字）以「傳音入密」說道：「道兄，芙蓉城主在小界嶺集合四路之令主，此處正當河南、湖北交界，看她動靜，目標不是少林，就是貴派了。」

紫雲道長也以「傳音」道：「道兄說得極是，方才貧道曾和獨行叟道兄（天字）討論咱們此行的目的，據他的看法，芙蓉城主所刦持的人以敝派最多（共有四人）極可能是和敝派爲敵的成份較多。」

九眺先生說道：「如果芙蓉城主攻擊目標，確爲貴派，道兄認爲咱們該當如何呢？」

紫雲道長道：「貧道認爲以不變應萬變，敝派已有多人失踪，掌門人早該有所警惕，芙蓉城主率同四路人馬犯境，敝派自會戒備，咱們的行動如何，大家已推擧獨行道兄爲主，自然聽獨行道兄的指揮好了，不過道兄最好先通知卓少俠一聲，此行務必須聽獨行道兄策劃指揮，不可亂了步驟。」

九眺先生道：「道兄說得極是。」

一面以「傳音」朝卓少華道：「徒兒，咱們一行人中，公擧峨嵋獨行叟前輩爲此行主將，獨行前輩輩份甚尊，還是你師祖的舊友，此去小界嶺集合，芙蓉城主必然另有目的地，你和獨行前輩相距最近，一切都聽他指揮就好了。」

卓少華略爲回一下頭，答道：「弟子遵命。」

正好獨行叟也以「傳音」朝卓少華道：「卓少俠，方才在船上令師和紫雲道兄等人，公擧老朽輔佐小友，此行如有什麼事故，小友務必和老朽取得連繫。」

卓少華忙道：「老前輩不用客氣，家師方才已經吩咐晚輩，要晚輩悉聽老前輩調度。」

獨行叟笑道：「小友好說，有什麼事，咱們就近商量就是了。」

一行人脚下均快，這一路，雖是山路，却有小徑可以穿行，距離子時差不多還有半個時辰，便已趕到嶺下。

只見一片樹林間，有一盞紅燈，上下閃了幾閃，便自熄去。

走在前面的黑衣人脚下忽然停步，躬身道：「王令主請至林中暫歇。」

卓少華問道：「方才那盞燈光，是什麼暗號。」

黑衣人道：「那是總令主的指示，要王令主一行人可在樹林歇足。」

說話之時，一口吹熄了燈籠。

卓少華因爲大家趕了將近百來里路，正好休息一會，這就朝後一擺手，道：「諸位請隨本座入林休息。」

於是大家都進入了樹林，一個個席地坐下。

過不一會，但見遠處又有一盞燈籠，引着一行人疾奔而來，同時，半山腰上，忽然升起一盞紅燈，這一行人看到紅燈，並未在林下休息，急步從林前經過，往嶺上而去。

卓少華目光一注，便已認出爲首一人，正是自己父親——第一路令主江南盟主卓清華，跟在父親身後的是六合門掌門人高天祥，五師叔許瑞仙，和掌門人的掌珠高美雲，接着是武功門的陸鴻藻，九華劍派的劉寄生、鷹爪門的雷東平，太湖邵竹君，鄱陽忠義堂總舵主徐桐。

這一行人很快的奔行而過，但却看得九眺先生和董仲萱二人心頭大爲震動。

九眺先生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四師弟，怎麼掌門人和五師妹也會來了這裏？」

董仲萱道：「唉，小弟當日爲了保密起見，並沒和五師妹說起大師兄（卓清華

）恐已遇害之事，他們既然對大師兄並未發生疑問，大師兄既是江南武林盟主，他來了，掌門人和五師妹焉得不來？」

九眺先生說道：「以愚兄看來，只怕掌門人和五師妹也被『無憂散』迷失了神智。」

董仲萱道：「這是必然的了，芙蓉城主就是以『無憂散』役使武林人物，掌門人和五師妹還能逃得過魔掌麼？」

正說之間，遠處山徑上，又出現了一盞燈籠，一行人如飛奔馳而來。

半山腰上，那盞紅燈又已亮起，不用說，這是號燈了，奔來的一行人同樣由一個黑衣人領路，毫不停留的從林間奔馳而過。

卓少華舉目看去，那帶路的黑衣人後面一人，約莫六十出頭，貌相清癯，黑鬚飄胸。

第二個也有六十左右，身材瘦小的紅臉老者，背負一柄四尺長劍。

這兩人身後，則是二十幾個精壯漢子，一行人奔行甚快，像一陣風般往山徑上行去。

只聽獨行叟以「傳音入密」問道：「卓少俠不認識他們吧？」

卓少華也以「傳音」說道：「晚輩不認識。」

獨行叟道：「前面那個就是三湘大俠少林南派名宿鐵指綿掌張椿年，此人在三湘聲譽極隆，大概是新近被推譽為三湘武林盟主的，他後面那個紅臉瘦小老者則是南嶽派高手風雷劍吳南强了，其餘的人，則是二人的門人弟子，這一行人，應該是第二路了。」

卓少華道：「如此說來，這二人也都是正派中人了。」

獨行叟輕輕歎息一聲道：「這二人在三湘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老夫和吳南强的師父有過幾面之緣，若非芙蓉城主使用『無憂散』，他們如何會聽命於她呢？」

卓少華道：「老前輩，咱們若能設法把這三路人馬的『無憂散』解去才好。」

獨行叟道：「這就是咱們此行的計劃之一，但此事只怕不大容易，只能慢慢設法了。」

正說之間，大路上又有一盞燈籠引着一行人奔馳而來。

獨行叟道：「這來的人大概是第三路了。」

卓少華道：「第三路令主金刀李千鈞不知為人如何？」

獨行叟笑道：「他能當上河北各省武林盟主，自然是各方景仰的人物了。」

說到這裏，忽然「啊」了一聲，憬然道：「對了，老夫直到如今才想起來！」

卓少華問道：「老前輩，想起了什麼事？」

「唉！」獨行叟輕歎一聲道：「老夫以為他們是當上了盟主之後，才被芙蓉城主吸收過去的，如今細想起來，這江南、三湘，河北三個武林盟主，極可能就是芙蓉主的安排，把他們擁上了盟主寶座，果真如此，這女人太可怕了。」

第三路令主河北各省武林盟主金刀李千鈞率同十幾個人，在他們交談之際，也已奔行而過，往山上行去。

前面三路令主已經依次上山，只有第四路，却依然在林中休息，沒有亮起號燈來。

時間漸漸過去，卓少華等了一會，還不見要自己一行人上去的信號，心中不禁漸感疑懼，以「傳音」向獨行叟說道：「老前輩，芙蓉城主一直沒有要咱們上去，會不會對咱們起了懷疑。」

獨行叟說道：「這不會吧，咱們一路上沒有什麼破綻，她不可能懷疑這一路有變！」

卓少華轉臉將帶路的黑衣人問道：「咱們怎麼還不上去呢？」

黑衣人道：「上面沒有紅燈指示，令主只好在這裏耐心等一會了。」

秋月却接道：「四路令主在這裏集合，人數較多，自然還要整理隊伍，這時距離子時，還有一個多時辰呢，到上面去站着，還不如在這裏坐一會的好，這也許是城主體恤令主，才要你在這裏多休息一會的。」

這樣又足足過了一頓飯的時光，半山腰上果然亮起了紅燈。

帶路的黑衣人一躍而起，躬身道：「王令主，上面指示號燈已經亮起，請令主上山了。」

卓少華點點頭，站起身道：「諸位，現在該咱們上山了，大家隨本座走了。」

獨行叟等十三名使者依言紛紛站起，黑衣人點燃起燈籠，躬身道：「王令主請隨小的來。」舉燈走在前面領路。

卓少華、秋月率同十三個人舉步出林，一路往山徑上行去。

山徑盤曲而上，却甚是平坦，不多一會，已經登上半山腰，這裏正好是一片平整的山坳，四週俱是參天古木，北首蓋了一座廟宇，此刻山門前面，掛懸了四盞氣死風燈，把廟前照得十分明亮。

門口兩旁，站立着四名身穿黑色勁裝，腰跨鋼刀的彪形大漢，挺胸凸肚，看去標悍而嚴肅。

帶路的黑衣人行至山門前面，脚下一停，朝廟中躬着身，高聲道：「第四路令主王大華率同十三名使者前來報到。」

只聽裏面傳出一個蒼勁的聲音喝道：「傳他們進來。」

黑衣人轉過身，又朝卓少華躬躬身道：「王令主請進。」

說完，再一躬身，便自退了下去。

卓少華走近山門，回身道：「大家請隨本座進去！」

舉步跨入大門。

山門之內是一片大天井，這時燈火輝煌，肅靜無譁，先來的三路人馬，已在大天井中，面向大殿，排列成三行，站立着不動，敢情他們在殿前已經站立很多時間了。

卓少華剛跨入大門，就見蘭赤山莊的副總管翻天手吉鴻飛迎面走來。

那吉鴻飛一眼看到第四路令主王大華竟會是卓少華，不禁怔得一怔，立即拱手道：「王令主請到這邊來。」

他領着卓少華朝三行人的左首走去，一直領到階前才行站住，回身道：「王令主和十三位使者就請站在這裏了。」

說完，拱拱手，朝階上走去。

卓少華率領的第四路，自然也排成了一直行，面向階上而立。階上，站着的是蘭赤山莊總管追風客鹿昌麟。

吉鴻飛退到階上，跟鹿昌麟低低的說了幾句，鹿昌麟臉上也微露訝容，目光忍不住朝卓少華投來。

這情形卓少華自然看到了，心中暗道：「方才吉鴻飛看到自己之時，似乎微微一怔，敢情他認識自己，還以為自己化名王大華，混進芙蓉城，當上了令主，一定把自己當作是臥底的奸細了。」

大殿上，同樣燈火通明，中間放一把虎皮交椅，此時還空着沒有人坐。

芙蓉城主今晚在這裏集合四路令主，必有重要事情宣佈，她是芙蓉城主，當然要等四路人馬集合齊了，才升座。

就在此時，只見從殿後俏生生走出一個綠衣使女，站到皮交椅的後面，垂手而立。

這綠衣使女卓少華認識，她是蘭赤山莊主綠袍老人（現在他已知道綠袍老人是大公主嚴文蘭了）的使女杜鵑。

杜鵑站定之後就嬌聲叫道：「總令主升座。」

卓少華心中暗暗吃驚，道：「原來今晚召集四路令主的是大公主嚴文蘭，不是城主。」

杜鵑這一聲嬌喊，階下四路人馬立時肅然立正。

適時，但聽殿後履聲橐橐，走出一個腰懸芙蓉劍的白髯綠袍老者，大模大樣的在虎皮交椅上坐了下來。

只聽第一行為首的卓清華首先朝上躬身一禮，高聲道：「第一路令主，江南武林盟主屬下卓清華參見總令主。」

接着是第二行為首的張椿年，躬着身高聲說道：「第二路令主，三湘武林盟主屬下張椿年參見總令主。」

接着是第三行李千鈞躬着身高聲道：「第三路令主，河北各省武林盟主屬下李千鈞參見總令主。」

卓少華也只好躬着身，依樣葫蘆的道：「第四路令主屬下王大華率領十三名使者參見總令主。」

總令主嚴文蘭對前面三個人只是微微點了一下頭，但等卓少華說話之時，她一雙明亮的眼睛，像秋水般直投過來，盯着卓少華，現出無限關切之色，也緩緩的點了一下頭。

這一瞬間，卓少華只覺嚴文蘭的目光，朝自己投來，好像老朋友一般，有着說不出的親切之感。

不，自己和她並不熟悉，但她一雙眼光，自己總覺得極熟。

嚴文蘭等大家依次報名之後，目光又朝大家掠過，緩緩說道：「很好，四位令主都能在限期之內，趕到這裏，大家一路辛苦。」

她話聲說得不響，但聽來確實有些蒼老，這也並不難，會易容術的人，第一件事就得練習變音。

階下四路令主都沒有作聲。

嚴文蘭接着說道：「城主今日午後已經動身，要本座留在這裏，代她老人家向大家致慰勉之意，城主臨行之時，還留下四份密柬，要四位令主依柬行事，現在請第一路卓令主上來。」

鹿昌麟在階上叫道：「第一路卓令主上前聽令。」

卓清華應了聲「是」，便急步趨上殿去。

嚴文蘭從大袖中取出一封密柬，交給了身側的杜鵑，由杜鵑遞交到卓清華手中，嚴文蘭朝他低低說了幾句。

卓清華躬身接過密柬，恭身道：「屬下遵命。」

躬身而退，回到階下，身後的人揮了揮手，就舉步朝廟外行去。第一路的人緊隨他身後，魚貫退出廟去。

卓少華想不到參接到密柬，就匆匆走了，他本來認為四路令主齊集一起，自己就可找機會先給他服下解藥，一時心中好生失望。

只聽階上昌鹿又在叫着：「總令主請第二路張令主上前聽令。」

第二路令主張椿年，第三路令主李千鈞也和卓清華一樣，由嚴文蘭手中，各自接過一份密柬，各自率領他們那一行人，依次退去。

現在大天井中，只剩下第四路的一行人了。

總管追風客鹿昌麟在李千鈞退下之時，立即趨上殿去，走到嚴文蘭身邊，躬着身，低低的說了幾句話。

獨行叟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卓少俠，這鹿昌麟對你可能起了疑念。」

卓少華略為低頭，也以「傳音」說道：「晚輩已看得出來，他從前認識晚輩，以為晚輩化名王大華，是混進芙蓉城去的了。」

就在他們以「傳音」交談之時，只見嚴文蘭只說了一句話，從她咀皮微動的情形推測，好像是：「本座知道」，接着揮了揮手，命他退下。

鹿昌麟躬身退到階上，高聲叫道：「總令主請第四路令主上前聽令。」

卓少華急步趨上，走到嚴文蘭面前站定。

嚴文蘭也從她大袖中取出一份密柬，以「傳音入密」說道：「王令主，這是城主要本座交給你的一份密柬，下山之後，山下已準備了二輛馬車，四日之後傍晚時分方可開拆。」

說完，把密柬交給了在身側的杜鵑，杜鵑走前一步，交給了卓少華。

卓少華雙手接過密柬，躬身道：「屬下遵命。」正待退下。

嚴文蘭道：「慢點！」

卓少華問道：「總令主還有什麼咐吩呢？」

嚴文蘭道：「城主規定你這第四路，要在黎明前方可啓程，你先下去，要他們在東廡休息。」

卓少華應了聲「是」才行退下，朝大家說道：「諸位使者，城主規定咱們第四路要在黎明前下山，時光還早，大家可在東廡稍作休息。」

一行人由卓少華率領，走到東首廊下，各自在石階上坐下，只見兩名黑衣漢子抬着一桶茶水過來，供大家飲用。

這時綠袍白髯老人（嚴文蘭）已退入後進而去。

只見杜鵑走出殿來，嬌聲叫道：「秋月姑娘，總令主召見，妳跟我進去。」

秋月趕緊應了聲「是」，跟着杜鵑往殿後而去。

這大殿後進只有一排三間平房，杜鵑領着秋月，走到中間的一間的門口，就欠身道：「啓稟總令主，秋月姑娘來了。」

嚴文蘭道：「叫她進來。」

秋月趕緊應着「是」，跨入室中，只見嚴文蘭端坐在一張木椅之上，趨上兩步，躬身道：「小婢叩見大公主。」

嚴文蘭一抬手道：「妳坐下來。」

秋月低着頭道：「大公主面前，那有小婢的座位？」

嚴文蘭兩道目光望着她，冷然道：「我叫妳坐，妳就坐下，我有話問妳。」

秋月心頭暗暗打鼓，只得應了聲「是」，退到下首一張木椅上坐下。

嚴文蘭朝杜鵑一擺手，杜鵑立即退出屋去，站到門口。

嚴文蘭目光一抬，問道：「妳是顧總管派妳跟隨王令主來的？」

秋月應道：「是。」

嚴文蘭又問道：「可曾交給妳什麼任務？」

秋月心頭一凜，一張粉臉驟然紅了起來，囁嚅的道：「顧總管在臨行之時，交給小婢一包……一包……」

她礙口說不下去。

嚴文嚴神色轉厲，問道：「一包什麼東西？」

秋月低垂粉頸，聲音比蚊子還輕，說道：「催情散。」

嚴文蘭雙目精光迸射，急急問道：「妳下在他酒裏？」

秋月道：「是的。」

嚴文蘭怒哼一聲道：「顧總管怎可如此不擇手段？」

秋月垂淚道：「顧總管的命令，小婢不敢不遵。」

嚴文蘭道：「她還交代妳什麼？」

秋月道：「顧總管說：王令主已有一半清醒，並不十分可靠，所以要小婢籠絡王令主，使他能一心一意爲城主効命。」

嚴文蘭道：「他是否清醒一半呢？」

秋月道：「是的，王令主內功精純，神確然智已清醒了一半了。」

嚴文蘭哼了一聲道：「第四路之中，內功比王大華精純的人甚多，何以只有王大華一個人會清醒了一半呢？」

秋月低垂粉頸，說道：「這個小婢可也不大清楚，小婢只是聽說，王令主的內功，好像不在城主之下……」

「有這等事？」

嚴文蘭自然知道卓少華的武功平平，怎會比娘還高呢？一面問道：「妳這是聽誰說的？」

秋月道：「小婢聽顧總管說，王令主剛到芙蓉城的晚上，顧總管奉城主之命，試過他的武功。」

嚴文蘭自信的道：「他自然不如顧總管了。」

「不！」秋月道：「小婢聽說顧總管折在王令主的手下，後來城主親自試了他一招，好像……好像和城主不相上下。」

「哦！」嚴文蘭道：「我怎麼沒有聽說呢？」

秋月道：「顧總管不准小婢提起，連小公主也不知道。」

「好！」嚴文蘭一揮手道：「妳可以出去了。」

秋月站起身來，欠身說道：「小婢告退。」

嚴文蘭朝杜鵑招招手，低低的吩咐了兩句。杜鵑就跟在秋月身後走出。

秋月剛回到東廡，杜鵑也跟着出來，嬌聲道：「總令主請王令主入內議事。」

秋月聽得大急，自己還沒把總令主召見的話，告訴卓少華，他這一進去，萬一說錯了話，豈非露出馬脚來了？但杜鵑跟着自己出來，這些話又無法暗中告知。

卓少華站起身，杜鵑道：「王令主請隨小婢來。」

卓少華跟着她走入後進，杜鵑把他領到門口，欠身道：「王令主到。」

嚴文蘭低沉的道：「請他進來。」

杜鵑側身道：「王令主請進。」

卓少華舉步跨入，朝嚴文蘭拱拱手道：「總令主見召，不知有何指示？」

嚴文蘭抬手道：「請坐。」

卓少華依言在她下首坐下。

嚴文蘭目光盯注着他，問道：「王令主從前不叫王大華吧？」

卓少華道：「是的，屬下從前王阿大，後來城主替屬下改的名字。」

嚴文蘭微哂道：「卓少華，你在老夫面前，不用再裝作了。」

卓少華悚然一驚，望着嚴文蘭，說道：「總令主……」

嚴文蘭冷笑道：「難道玉蘭跟我要去的一瓶解藥，沒有給你麼？你神智全已恢復，何用再在我面前隱瞞身份？」

卓少華經她一說，已是無法再含糊下去，只得朝她拱拱手道：「屬下方才不知內情，原來那瓶解藥乃是總令主所賜，屬下感激不盡。」

嚴文蘭哼聲，道：「不用感激我，你應該感激玉蘭才是，那瓶解藥，是她求我的。」

「是。」卓少華道：「小公主對屬下再造之恩，屬下沒齒難忘。」

嚴文蘭又是一聲冷笑道：「你神智既已清明，我要問你一句話，玉蘭替你向城主求情，乞取解藥，未蒙城主恩准，轉而求助於我，你可知她是爲了什麼嗎？」

卓少華俊臉一紅，囁嚅的道：「屬下不知道。」

「哼！」嚴文蘭沉哼一聲道：「卓少華，你明明知道玉蘭的心意，如何還說不知道呢？」

卓少華一張臉更紅，尷尬的道：「屬下……屬下……」

嚴文蘭正容道：「男女相悅，發乎情，止乎禮，這有什麼不好說的。本座只是想問你一句，你如今有了秋月，此事你如何向玉蘭交代？若是讓玉蘭知道，她是個任性的女孩子，你可知道後果麼？」

她還以爲卓少華不知道她是一位姑娘家，是以侃侃而言，並不覺得如何。

卓少華吃了一驚，忙道：「總令主明鑒，屬下和秋月是清白的。」

嚴文蘭重重哼了一聲道：「你們一路

同行，食宿與俱，還清白麼？」

卓少華肅然起立，正容道：「屬下不瞞總令主說，顧總管確是交代秋月在酒中下藥，但屬下當晚並未飲酒，屬下同情秋月姑娘若是不能達成顧總管交代的任務，將會受到嚴厲處分，是以答應秋月姑娘，暫且當作她已達成任務，屬下可以對天發誓，並無兒女之私。」

「眞是這樣？」嚴文蘭目中閃過一絲喜色，道：「只要你說得不假，我自會替你跟玉蘭解釋的。」

卓少華俊臉一紅，拱手道：「多謝總令主。」

「唉！」嚴文蘭看了他一眼，口中忽然嘆息一聲，這聲嘆息，却露出了女子幽柔的聲音，但她立即目光一注，正容道：「卓少華，本座還要問你一句話。」

卓少華道：「總令主請說。」

嚴文蘭道：「你神智已經完全清明，你倒說說，今後準備如何？」

卓少華聽得一呆，她問出這句話來，倒是自己沒有想到之事，一時之間，竟然答不上話來。

嚴文蘭看他神色，便知他心頭爲難，這就徐徐說道：「本座這話使你很難答覆，是嗎？」

卓少華道：「是的，此事屬下從未想到過。」

「好！」嚴文蘭道：「本座再問你一句，你自然知道第四路十三位使者中有二位是令師和令師叔，你當然要設法救他們了？」

「是的。」卓少華不得不承認，一面說道：「家師和四師叔均被迷失神智，屬下自然希望能救醒他們，但屬下這幾天來，一直遲遲不敢給二位老人家解藥。」

「爲什麼？」

嚴文蘭目光盯注着他，問道：「是不是沒有機會？」

「也可以這麼說。」

卓少華漸漸定下心來，說道：「第一、確如總令主所說，十三位使者均在一起，屬下身邊，又有姑娘不離左右，沒有機會，但屬下顧慮的是家師一生生性耿直，一旦恢復神智，豈肯再屈留下去，這一來，連屬下的身份豈不也暴露了，城主若是查究起來，小公主就會受到城主嚴厲的處罰，敎屬下如何對得起她……」

「唔！」嚴文蘭點點頭道：「那你有何打算呢？」

卓少華道：「因此屬下打算等此行任務有了交代，屬下再解醒家師和四師叔，一同離去，如此，對城主來說，屬下已有了交代，對小公主也於心可安了。」

他雖然臨編時了一番理由，但也頗合情理。

「很好！」嚴文蘭聽得頻頻點頭，說道：「你能明白事理，那是最好不過了，城主茹苦含辛，二十年，就是爲了報雪血仇，你能助她完成此一心願，你的任務已了，你們三位自可離去，本座自會在城主面前，成全你的。」

卓少華感激的拱拱手道：「多謝總令主。」

「不用謝我。」

嚴文蘭又望了他一眼，才道：「本座希望你緊記今晚對我說的話，若是破壞了城主的計劃，本座第一個不會輕易放過你的，好了，你回去吧！」

卓少華起身道：「屬下告退。」

嚴文蘭從大袖中取出一張摺好的白紙，遞了過來，說道：「這是第四路沿途行程單，你必須每日按照單上指定的地點打尖、投宿，你須好好收着，不可把它失落了。」

卓少華雙手接過，才行退出。

回到東廊，秋月急忙迎着問道：「總令主有什麼事嗎？」

卓少華道：「沒什麼，她只是隨便問了我幾句。」一面却以「傳音」說道：「有些話，等我們上了車再告訴妳。」

他走近石階，就在方才坐的位置坐了下來。獨行叟立即以「傳音」問道：「她和你說了些什麼？」

卓少華就把方才和嚴文蘭對答的話，大概說了一遍。

獨行叟聽到嘉許的道：「卓少俠回答得很好，只不知她說的報雪血仇，對方是誰？」

卓少華道：「晚輩看她十分精明，是以不敢多問。」

獨行叟笑道：「她不是給了你一張行程單麼？那就不用多問了。」

說到這裏，口中輕「唔」一聲，說道：「卓少俠，她方才不是說這回只有兩輛車麼？這樣就好，你在上車之時不妨先分配一下，第一輛車上，除了你和秋月之外再加老朽等六人，一共坐八個人，第二輛車坐七個人，這樣咱們就可以在車上交換意見了。」

卓少華應了一聲「是」，便自閉目休息。

獨行叟隨即以「傳音入密」把卓少華說的一番話，告訴了地字形意門石開天，石開天又以「傳音」告訴黃字武當紫雲道長，紫雲道長告訴宇字九眺先生，依次傳去。（「傳音入密」出我之口，入對方之耳，最多只能兩人互作交談，是以必須一個接一個的傳下去。）

天色還未黎明，蘭赤山莊副總管吉鴻飛已自大殿走出，朝卓少華拱拱手道：「王令主，總令主臨行時吩咐，要兄弟此時通知令主，山下車輛已備，王令主可以上路了。」

卓少華起身道：「多謝吉副總管。」

拱拱手，就率同一行人走出廟門，一路下山，行到山麓，果見二輛黑漆大篷車停在樹林之下。

秋月行近車前，口中低低說道：「靈山第四峯。」

兩名頭戴竹笠的車把式立即一躍下車，同聲道：「秋水玉芙蓉。」

秋月朝卓少華一欠身道：「令主請上車了。」

卓少華脚下一停，回身道：「天、地、元、黃、宇、宙六位，請隨本座上第一輛車，洪、荒、日、月、盈、昃、辰七位請上第二輛。」

話聲一落，便偕同秋月，首先登上車輛。十三名使者躬身領命，各自依言登上了兩輛篷車。

車把式不待吩咐，下了車篷，便自揮

起長鞭，同時上路。

第一輛車上，卓少華和秋月二人居中，其餘六人，分坐兩旁。

車子開始轆轤行動，山間小徑，都是黃泥石子路，車輪輾過，車身顛簸，自然搖幌得很厲害。

卓少華口中輕咳了一聲。

他這聲輕咳，乃是暗號，坐在他左首的地字形意門石開天和對面黃字武當紫雲道長（車廂內正好有八個位子，每一面坐兩個人）故意身子傾斜，同時出手，閃電點了元字號兩人兩處穴道。

元字號坐在兩人中間，自然毫無防備，一下就被制住了穴道。

形意門石開天乃是點穴名家，迅快的又是一指，點了他睡穴，口中說道：「卓少俠，可以了。」

九眺先生說道：「徒兒，你先取出密柬來看看，上面到底寫些什麼？」

卓少華答應一聲，從身邊取出密柬，拆開封口，抽出一張白紙。

董仲萱道：「秋月姑娘，妳身邊可有火種？」

秋月道：「沒有啊。」

卓少華說道：「四師叔，弟子還看得見。」

董仲萱暗暗哦道：「自己怎地忘了少華練成了飛天神魔謝長風的『九陽神功』，目能暗視。」

卓少華打開紙條，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小字：「由此西行，三十里為象山，限日落前抵達，初更前至紫霞岩左側，聽號炮聲登岩，擋者格殺勿論。」

他目能夜視，自然看得清楚，口中就低低唸了出來。

武當紫雲道長吃了一驚，道：「如此看來，她牽領四路人馬，目標果然是進攻敝派了。」

獨行叟道：「只是咱們直到此時，還弄不清芙蓉城主究竟是何來歷？」

形意門石開天道：「那總令主不是說芙蓉城主茹苦含辛二十年，為的就是要報雪血仇嗎，道長是否還記得二十年前，貴派可曾發生過什麼事麼？」

「二十年前……」

紫雲道長突然身軀一震，說道：「總令主姓嚴，莫非她是江南嚴家的人……」

「江南嚴家？」

董仲萱道：「道長說的是江南大俠嚴振宇嚴大俠了？他家似是已無後人。」

紫雲道長道：「不錯，嚴大俠一生光明磊落，俠名甚著，他和先師兄是方外至交……」

他說的「先師兄」乃是武當上代掌門紫霞道長。

石開天道：「兄弟記得大俠有一位令郎，就是拜在紫雲道長門下。」

「不錯。」紫雲道長說道：「他叫嚴凌峯，和勝師弟（日字勝鎮山）是同門師兄弟，也是先師兄最得意的門人，那是二十五年前，紅燈會倡亂，那紅燈會門下，都是年輕的女子，各門各派的門下弟子，受他們蠱惑的，不知有多少人，嚴凌峯那時不過二十出頭，自然是紅燈會要找的對象……」

卓少華道：「這麼說，那芙蓉城主是紅燈會的人？」

「很有可能。」

紫雲道長續道：「紅燈會在各地開了五年，因為她們妖言惑衆，被官府派兵剿滅，紅燈會的一位大公主，却結識了嚴凌峯，躲到江南嚴家，此事給先師知道，他老人家受嚴大俠臨終託孤之重，自然不能不問，這就派人去把他找上武當山，先師原意，也只不過是要詢問詳細，訓斥他幾句而已，不知怎的他竟然畏罪預先服下了毒藥，等見到先師，就跪地不起，已經毒發無救了。」

董仲萱道：「道長，在下想請問一句話，只是……」

他說到「只是」二字，下面的話，就停了下來，顯然是有碍難之處了。

紫雲道長微笑道：「咱們大家如今風雨同舟，同在一條船上，毋須顧忌，董道友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董仲萱道：「道長既然如此說了，就恕在下直言了，那嚴凌峯確是自己服毒自殺的麼？」

紫雲道長一怔，說道：「此事貧道也曾在場，哦！」

他忽然低「哦」一聲，怵然說道：「當時除了貧道，還有紫石師弟，和如今的掌門人玄眞等五個師兄弟，以及勝鎮山等人。」

他這聲低「哦」，就是驚悟到當日在場之人，連他自己竟有四個被芙蓉城主擄來了（他是黃字，另有洪字啓眞子、荒字歸眞子，和日字勝鎮山）。

只聽紫雲道長接着道：「至於嚴凌峯當日是否自己服毒自殺，貧道就不得而知，但他確是預先服了劇毒之藥，是以在跪倒大師兄面前之時，就一伏，口鼻之中流出黑血，貧道反聽大師兄口中說了一聲：『寃孽』，如若不是他自己服毒，那會是什麼人在他身上下的毒呢？」

董仲萱說道：「在下也只有些懷疑罷了。」

紫雲道長又道：「自從嚴凌峯服毒死後，他的屍體就是勝鎮山護送回去的，那時嚴家已只賸下一座空宅，勝鎮山替他擇地埋葬，回山覆命之時，中途遇上一輛素色篷車，有一名大脚婢女，說是奉主人之命，有一封密函，要勝鎮山面呈大師兄，勝鎮山問她車上是那一位夫人？那婢女只說了句：『你面見貴派掌門人自然知道』，說完，轉身登車，那輛素色篷車就絕塵馳去……」

形意門石開天問道：「道長可知那封密函上寫的是什麼嗎？」

紫雲道長徐徐說道：「只有八個血字：『二十年後，血洗武當』，如今算來，正好二十年了！」

九眺先生道：「這麼說，芙蓉城主當眞就是紅燈會的那個大公主了。」

卓少華道：「這就不錯了，芙蓉城主的兩個女兒，大的叫大公主，小的叫小公主，和紅燈會昔年的大公主，稱呼也頗為脗合。」

紫雲道長微微搖頭道：「這也有些出入！」

九眺先生說道：「道長認為那裏不對了？」

紫雲道長道：「紅燈會被官府剿滅，大公主結識嚴凌峯，前後不過三月，如何會有兩個女兒呢？」

獨行叟道：「會不會是芙蓉城主收養的兩個螟蛉女兒？」

九眺先生道：「這倒有可能！」

董仲萱道：「咱們既已知道芙蓉城主四路人馬，目標是武當山，咱們要如何設法，先行通知貴派才好，以免臨時措手不及，為敵所乘，不知道長可有良策？」

「善哉！善哉！」紫雲道長徐徐說道：「敝派玄眞師侄一向為人持重，他是武當五子之首，這兩年之間，貧道和啓眞、歸眞以及勝鎮山四人連續失蹤，他應該早已體會到事態嚴重，何況先師仙去之日，曾把那封血書交給了他，再三叮嚀：『二十年後，武當山有一場大刦，這是武當派存亡絕續之機，雖是邪不勝正，但仍須兢兢業業，把持住最後關頭，方可使靈山巍峙，吾道不墜。』這是先師最後指示，玄眞師侄自會善體先師訓示，把握方針，通不通知他，都是一樣的了。」

老道長這一番話，在座之人，除了卓少華、秋月二人之外，都是江湖經驗極為豐碩之人，自可聽得出他言外之意，分明是上代掌門人紫霞道長在仙逝之前，對二十年後的變局，已有遺命，作了妥善的安排。

不然此事關係武當存亡絕續，紫雲道長豈會說出「通不通知都是一樣」的話來？只是此事乃武當派的機密，他不好說出口而已。

紫雲道長大概怕大家對他誤會，接着向在座之人合掌一禮道：「敝派此次面臨存亡之機，能有諸位道兄仗義支援，貧道謹代表玄眞師侄，先向諸位道兄深致謝忱，好在咱們是芙蓉城主四路人馬之一，大概是差不多時候抵達武當，貧道預計不論芙蓉城主如何掩蔽行藏，但敝派在這四路人馬抵達武當山下之時，必可看出行迹，要想深入偷襲，那是不可能之事，因此貧道覺得只要咱們這一路能夠善為運用，及時支援，芙蓉城主就未必得逞了。」

獨行叟大笑道：「道兄說得極是，老朽也覺得芙蓉城主的其他三路人馬，只是助長聲勢，眞正的主力，却放在咱們這被迷失心智的人身上，咱們這些人能夠拜卓少俠之賜，及時清醒，武當派就已有一半可以轉危為安了。」

紫雲道長稽首道：「那還得仗道兄指揮。」

獨行叟道：「不！不！武當山是道兄出身之地，地理較熟，分配人手，該由道兄策劃才是。」

紫雲道長忙說道：「道兄怎地和貧道客氣起來了，道兄當年指揮十萬義軍連殲醜類，號稱常勝將軍，貧道怎敢望道兄的項背？此行主帥，早已言定由道兄來担任了。」

卓少華聽得心中暗暗納罕，不知這位峨嵋獨行叟是何來歷？昔年居然還是十萬義軍之首，無怪師父等人，對他十分尊重，心中想着，不覺朝獨行叟看去。

獨行叟輕輕歎息一聲道：「好漢不提當年勇，總是胡虜氣運未終，老朽如今已是孑然一身，隱迹峨嵋，自以為此生不再重入江湖，想不到行將入木之年，還迷迷糊糊的會給芙蓉城主弄到芙蓉城去，好，昔年老朽和令師兄紫霞道兄總算是方外之交，也曾兩次到過武當，再當一次主帥過過癮，老朽是義不容辭的了。」

紫雲道長稽首道：「武當派今後能在武林中屹立不墜，實出道兄之賜。」

「這可不敢。」

獨行叟笑說道：「此次若非卓少俠預先得到解藥，只怕整個武林都會不堪設想呢！」

九眺先生道：「小徒年輕，前輩這麼說，小徒如何敢當？」

獨行叟笑道：「你做師父的難道還看不出來，卓少俠一身造詣，在咱們這一行人中，只怕無人能出其右呢！」

卓少華臉上一紅，說道：「老前輩過獎。」

獨行叟道：「好了，咱們不談這些了，卓少俠，咱們這一行人，仍然以你為令主，……」

卓少華道：「晚輩……」

「不用急。」

獨行叟微笑道：「你是明的，老朽是暗的，目前情況不明，也無從預作安排，你只管當你的令主，等到了武當山，老朽就會指點你的。」

當天傍晚，車抵王家店，天色已經快要昏黑，這是總令主交給卓少華的行程單上落脚休息的地方。

路旁一棵大樹下，早已有一個身穿簑衣的老人，手持一盞紅燈，站在那裏。

第一輛車上的車把式忽然揚起長鞭，在空中劈劈拍拍的連響了四聲。

那簑衣老人一聲不作，轉身就走。

車把式駕着車，緩緩相隨而行，不多一回，趕到一座大宅院門首，院門早已敞開着，兩輛馬車，一直馳進莊院，才行停住。

一名莊丁模樣的人，隨即立掩上了大門。

車把式一躍下車，打開車廂，躬身道：「令主請下車了。」

秋月當先躍下，卓少華和獨行叟等人，也依次下車，這時第二輛車上的人，也已魚貫下車，由卓少華領先，登上石階，跨入大廳。

廳上早已燈火輝煌，品字形擺好了三張八仙桌，卓少華在居中一桌坐下，大家各自依次入席，兩名莊丁端上香茗，接着就陸續送上酒菜。

飯後，十三名使者的住處，是在兩邊廂房之中。令主卓少華則在上房。

秋月引着卓少華登樓，打開房門，側身道：「令主請進。」

卓少華跨入房中，但覺一陣沁人的幽香，撲面而來！房中懸一盞琉璃燈，燈光明亮而柔和，但見奩鏡、牙床、繡帳、鴛衾、錦墩、香籠，無不精細華美，色澤艷麗，佈置奢華得簡直像皇宮一般！

不，簡直是富豪人家千金小姐的香閨，也有些像新婚的夫婦洞房。

卓少華看得一呆，說道：「這間房，怎麼如此奢華？」

秋月嫣然一笑道：「這是他們特地給令主準備的了。」

她說話之時目光一瞥，看到一張舖着厚厚錦褥的牙床上，並排放了兩個繡着一雙戲水鴛鴦的枕頭，粉臉不禁驀地紅了起來。

卓少華微微攢了一下眉，說道：「我們只是在這裏過路，一宿即行，何必如此費事？」

秋月走上一步，悄悄聲道：「他們這般佈置，一定是顧總管吩咐的了，也許他對令主和小婢已經起了懷疑，故意以此相試。」

卓少華道：「她要試什麼？」

秋月紅着臉道：「她也許會在暗中查看小婢是不是眞的……伺候了令主？」

卓少華怒聲道：「她敢來窺伺，我就把她拿下，押着去見城主。」

秋月急道：「你千萬不能這樣做，小不忍，則亂大謀，你還是忍耐些的好。」

卓少華道：「妳要我如何忍耐？」

秋月紅着臉，低下頭說道：「今晚……小婢和……和令主……一起睡到……床上去，她就不會起疑了。」

卓少華道：「這個……」

秋月含羞帶愧道：「令主身負重任，不能使顧總管心頭稍存疑念，令主只要心中清白，小婢並不在乎。」

卓少華握住她的手，含笑道：「妳眞了不起。」

說完，擧手一抬，滅了燈燭，牽着她的手，放下金鉤，一同進入羅幃。

秋月在這一瞬間，一顆心跳得好猛，連她嬌軀都不由自主的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

卓少華從未和少女同過羅帳，自然也會感到有着異樣的感覺，急忙放開了她的手，低聲道：「妳不用怕，我們各睡一頭，和衣躺下就是了。」

秋月像夢囈般輕「嗯」了一聲，依言和衣躺下，拉着薄被，蒙住了臉，羞得一動都不敢動。

卓少華也和衣躺下，他從未和少女同床共被過，自然會氣促心跳，百脈賁張，但他竭力地忍住了飄蕩的心，飄蕩的情緒，屈身而臥，同樣不敢翻動一下。

耳中聽到初更的鑼，他依然無法入睡，現在又聽到二更的更鑼了！

突然，窗前響起「嘶」的一聲輕響！

這聲音幾乎是極爲輕微，但卓少華聽到了，隔着一層羅帳，輕輕抬起頭，張目朝窗外看去。

月痕朦朧，人影朦朧，只聽有人輕聲道：「卓賢弟已經睡了麼？」

卓少華一愣，起身下床，問道：「窗外是什麼人？」

那人輕聲道：「賢弟怎麼連愚兄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卓少華怔得一怔，還未開口，只聽到那人輕聲道：「賢弟快請出來，愚兄不便在此久留。」

卓少華這回聽出來了，口中低哦一聲，喜道：「你是大哥！」

大哥，就是藍允文了。

他迅快推開窗戶，穿窗而出，目光一注，走廊上站着一個斯文俊逸的藍衫文士，那不是藍允文還有誰來？心中不由一喜，一步搶上前去，伸手握住了藍允文的手，欣然道：「大哥，數月不見，眞敎小弟想煞了！」

卓少華說得眞情流露，一臉俱是欣喜之色。

藍允文臉上一紅，含笑道：「賢弟總算沒有忘記愚兄。」

他目光一轉，輕聲道：「這裏面不是談話之所，賢弟隨我來。」

說着，雙足一點，朝檻外屋面上飛掠出去，身法輕靈已極。

卓少華心中暗道：「好啊，原來大哥一身輕功居然不在自己之下，自己還一直以爲他不會武功！」

心念轉動，也立即提吸眞氣，跟着他飛身而出。

藍允文似是故意賣弄，掠出莊院，一路提氣飛行，快得像流矢掠空，只是朝前奔行。

卓少華看得心頭暗暗好笑，忖道：「大哥這是有意試試我的了。」

他經老哥哥輸給了他二十年功力，足可當得人家三十年苦練，是以任你藍允文飛行如何快速，他始終不即不離跟在藍允文身後，一直保持了一丈光景的距離！

片刻工夫，兩人已奔出十幾里路，前面正好有一座小山，藏允文縱躍如飛，一口氣掠上山頂，已然感到有些氣喘。回頭看去，卓少華也已跟在身後掠上山來，依然氣不喘，臉不紅，含笑說道：「大哥，你瞞得小弟好苦，原來大哥一身武功，竟是如此高明！」

藍允文胸口微見起伏，輕輕歎了一口氣，道：「愚兄比起賢弟，畢竟還是遜色多了。」

卓少華望着他道：「大哥把小弟引到這裏來，可有什麼事麼？」

藍允文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說道：「賢弟春宵一刻值千金，愚兄無端把你引到這裏來，不會怪我有擾鴛鴦夢吧？」

卓少華臉上一紅，說道：「大哥說笑了，小弟……」

藍允文輕笑道：「人不風流枉少年，賢弟這一路上，都有如花解語的人兒伺候着你，難道還想瞞我麼？」

卓少華脹紅着臉，說道：「大哥誤會了。」

藍允文大笑，說道：「賢弟那位姑娘日則同車，夜則同帳，還是愚兄誤會你了麼？」

卓少華說道：「小弟怎敢欺瞞大哥，唉，小弟和秋月，根本只是作假鳳虛凰罷了。」

藍允文看他說得認眞，不覺奇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卓少華道：「此事說來話長。」

藍允文含笑道：「那就坐下來再說不遲。」

他找了一方大石坐下，用手拍拍身邊，說道：「賢弟坐下來說不好嗎？」

卓少華在他身邊坐下，就把自己如何因穆七娘迷失神智說起，一直說到此次行動，顧總管派秋月姑娘前來監視自己，所幸秋月深明大義，一路上和自己住宿與共，只是爲了免得使顧總管起疑，大概說了一遍。只是沒把秋月如何帮助自己，解去師父等人身中之毒這一段說出來，那是因爲此事關係重大，自己不能對藍允文說的了。

藍允文聽到這裏，不覺欣慰的點點頭，嘉許道：「賢弟人品清高，愚兄果然沒有看錯人。」

卓少華問道：「大哥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藍允文微笑道：「愚兄是看到賢弟，才一路跟了下來的，所以要把賢弟引來問問清楚。」

剛說到這裏，突聽八九丈外，砰然一聲，兩人回頭看去，只見一團黑影，從山後草叢間，像皮球般滾了出來。

藍允文驚嘆一聲，說道：「像是一個人！」

卓少華驚奇的問道：「這會是什麼人呢？」

藍允文站起身，道：「咱們過去看一看！」

兩人同時朝那團黑影走了過去，這一走近，才看淸果然這團黑影是人，一個身穿黑衣，蜷曲着身子的矮胖老婦人。只是雙目緊閉，似是被人點了穴道，已經昏過去了，但却依然保持着雙手抱膝，蹲伏的姿勢！

兩人目光這一投注，藍允文臉色驟變，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失聲道：「會是顧總管！」

一點沒錯！這黑衣矮胖老婦正是芙蓉城主手下最親信的顧總管！

卓少華沒有注意到藍允文的臉色，更沒有注意藍允文和他同時叫出「會是顧總管」這句話，只是驚奇的望着顧總管，說道：「她好像是被人制住了穴道。」

藍允文冷哼一聲道：「她一定是跟蹤我們身後來的了，看她依然保持着蹲伏的姿勢，這點穴手法倒是高明得很！」

卓少華心中暗道：「顧總管一身武功，極爲了得，此人一擧就制住她穴道，而且又讓她保持了蹲伏的姿勢，從草堆中滾出來，分明是給自己示警，這人不是獨行叟，就是紫雲道長了。」

一面故作沉吟道：「這會是什麼人出手的呢？」

藍允文沒有作聲，他自然想得到顧總管受制於人，這出手的人極可能尙未離去，因爲憑他的聽覺，並沒有聽到絲毫聲息。因此他兩道冷電般眼神，只是朝四周黝黑的草叢和較遠的樹林間打量着，但任他目光如何銳利，依然連一絲影子也看不出來。

就在卓少華話聲甫落，突聽一個清朗聲音接口笑道：「你想想就可以想得到，天底下還會有什麼人出手和我一樣的？」

話聲入耳，兩人身前，已經多了一個背負着雙手的中年文士。

這人生得修眉朗目，神態清逸，身穿一襲藍衫，腰束玉帶，含笑望着兩人。

藍允文幾乎連他如何來的都沒看清楚，心頭悚然一驚，急忙一手拉着卓少華迅速後退一步，喝道：「你是什麼人？」

卓少華被他拉着退後，心中却驚喜道：「大哥，他是老哥哥！」

老哥哥當然是飛天神魔謝長風了！

「哈哈！」謝長風烱烱目光，看着兩人，朗笑一聲道：「老哥哥早就來了，這矮胖婆子一上山，就被我定在這裏，小兄弟，她隱身的地方，和你相距不足十丈，你應該聽得到才對，老哥哥看你們只顧說話，似乎一無所覺，才讓她滾出來的。」

卓少華紅着臉道：「小弟沒想到會在這裏遇上老哥哥。」

他拉着藍允文的手，說道：「大哥，小弟給你引見引見，他就是小弟的老哥哥，你也叫他老哥哥好了。」

藍允文㢸謝長風拱拱手道：「老哥哥，在下藍允文……」

謝長風大笑道：「老哥哥若是早知道妳和小兄弟相處得很好，咱們在蘭赤山上，那一架也可以不用打了。」

卓少華驚奇的道：「大哥，你和老哥哥打過架麼？」

藍允文臉上一紅，說道：「沒有，大概老哥哥看錯人了。」

謝長風又是一聲朗笑道：「妳瞞得過小兄弟，如何瞞得過老哥哥？妳難道不是嚴文蘭嗎？」

「嚴文蘭」這三字鑽進卓少華的耳朵，不由得又是一怔，嚴文蘭不就是芙蓉城的「大公主」，四路人馬的總令主？他會是嚴文蘭……心頭一動，不由自主的朝藍允文看去。

藍允文一張臉登時脹得通紅，說道：「我……不是，賢弟，你和老哥哥談談，我要先走了。」

他急着要走！

謝長風大笑道：「嚴姑娘，妳是武林兒女何用忸怩作小女兒態？唔，妳眼光不錯，謝某的小兄弟，妳打着燈籠跑遍天下也找不出第二個來，老哥哥會支持你們的，妳不用走，該走的是老哥哥了。」

一手提起顧總管，一道人影，隨着大笑，搖曳而去！

這下，眞把藍允文羞得無地自容。

藍允文在這一瞬間，清如秋水的目光之中，已經變得含情脈脈，略帶羞澀，點着頭道：「卓兄弟，老哥哥已經把我揭穿了，我也用不着再瞞你了，我是文蘭……」

她「文蘭」二字，聲音說得極輕。她縱然在三位盟主前面，威風八面，端足了總令主的架子，但一旦在她心上人的面前，就不免生出女兒家羞澀之態來了。

卓少華驚喜交集，雙手情不自禁一把握住了嚴文蘭的雙手，說道：「大公主，小弟眞沒想到會是妳呀……」

嚴文蘭任由他握着雙手，只是一顆頭漸漸的低了下去，幽幽的道：「你不要叫我大公主，叫我文蘭好了。」

卓少華道：「小弟記得妳比我大一歲，那我就叫妳姊姊好了，啊，姊姊，妳送給小弟的一方玉珮，給小弟遺失了，姊姊不會怪我吧？」

嚴文蘭眨動了一下明亮的雙目，抬起頭來說道：「玉珮是給穆七娘搜去的，所以她要把你迷失神智，我給玉蘭的那瓶解藥，就是從她身上搜到的，本來我要殺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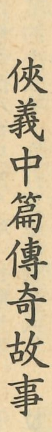
卓少華心頭一陣感動，雙手握得更緊，問道：「那是爲了小弟？」

嚴文蘭點了點頭說道：「後來被飛跛子救了去，據說她跳崖死了，哦，難道這位老哥哥就是飛跛子？」（未完・十五）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廷封拜辭師叔斷虹子離開崑崙山，和兩個傳旨的錦衣衞打道回京，但此事被南宮世家知道，派姜紅杏、謝素秋帶着粉羅刹在半路截殺，先將二個錦衣衞殺掉。徐廷封不知南宮世家老太君的陰謀，她是秉承寧王的主意，要在半路上將自己截殺，更不知粉羅刹是什麼人，受何人指使，而姜紅杏、謝素秋二人却匿在樹叢吹哨子指揮粉羅刹，此時小子剛好被猿長老用木籠車裝載，外面用布包裹木籠，拖到一座荒郊破廟內放下，便去找東西回來充飢。小子怕徐廷封受害，將格子窗搖撼向他告警，而粉羅刹未聽到哨聲，只和徐廷封打個照面……

嗜招老怪物　無意救侯爺

一搖之下，那扇格子窗便碎裂，徐廷封立時察覺，與之同時，哨子聲亦響了起來。粉羅刹應聲出刀，斬向徐廷封後背，徐廷封聽得窗碎聲回頭，正好看見雙刀斬來，偏身連忙讓開。

他的反應絕無疑問非常敏銳，但若非小子及時弄出聲響引起他的注意，要閃開這雙刀偷襲還是有問題。

兩個錦衣衞亦聞聲回過身來，目光及處，不約而同一聲喝叱：「住手——」拔刀出鞘。

一個錦衣衞接喝道：「大胆女子，竟然敢——」下面的話還未接上，粉羅刹雙刀已砍到，他們連忙揮刀擋開。

徐廷封看在眼內，急大聲一喝：「退下——」以他的武功修為，經驗判斷，又怎會看不出這兩個錦衣衞非獨不是粉羅刹的對手，甚至連粉羅刹這兩刀能否接得下也可慮。

他的劍也同時拔出來。

兩個錦衣衞却那裏知道厲害，到徐廷封喝令他們退下的時候已經遲了。粉羅刹雙刀盤旋，一刀一個，將兩個錦衣衞斬殺刀下，當眞是乾凈俐落。

徐廷封雖然看出粉羅刹厲害，可是到這個地步，還是意外，要搶救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粉羅刹收刀轉身，盯着徐廷封，她的眼睛很美麗，徐廷封絕對承認，却也有一種那不是人的眼睛的感覺。

這種感覺在他開始留意粉羅刹的時候其實便已經有多少，只是現在更強烈，也肯定到底是怎樣的感覺。

他沒有出劍，粉羅刹也沒有出刀，連殺兩人，她的殺意也似乎淡下來。

「你是甚麼人？」徐廷封喝問。

哨子聲隨即傳至，粉羅刹應聲揮刀，徐廷封一劍連忙招架，一面又問：「是那一個指使你的？」

粉羅刹一聲不發，雙刀不停攻擊，徐廷封連接幾刀，「天龍八式」便開展。

任督二穴一通，他的內力綿綿不絕，天龍八式更能夠發揮其中精妙。

粉羅刹的刀勢却是簡單而有效，不接便得送命，她也同時準備賠上命，徐廷封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對手，天龍八式施展不到一半變化便已被粉羅刹的雙刀砍散。

粉羅刹緊接迫進，雙刀無論速度角度都是在徐廷封意料之外，不由被迫得步步後退，一身輕功也沒有空間時間施展得出。

一退再退，後面已經是破廟的牆壁，徐廷封也知道退向這邊是自尋末路，却無計可施。

粉羅刹繼續迫前，雙刀齊出，徐廷封後背已經抵着牆壁，退無可退，劍只有硬接，在劍上同時三個變化，截住了砍來的雙刀。

粉羅刹雙刀隨即一絞，徐廷封只覺得一股奇勁內力湧來，右臂一震，五指亦被震開，劍竟然把持不住，脫手飛上了半天。

他身形方待拔起將劍追回，粉羅刹雙刀已斬到，眼看他便要傷在這雙刀之下，十多個梨子突然橫裏飛來，兩個打在粉羅刹的雙刀上，其餘的却往粉羅刹的身上打到。

粉羅刹雙刀擋開，但隨即轉回，刀花滾處，那打向她身上的十多個梨子盡被削飛。

與之同時一聲怪笑，猿長老從天而降，一手抓着半邊梨子咬了一口，一面揮手示意徐廷封走開。

「老前輩——」徐廷封當然奇怪猿長老的出現。

「這個小姑娘可是我的。」猿長老將手中梨子拋開。「這兒沒有你的事了。」

「她——」徐廷封下面的話還未接上，猿長老已揮手截道：「她是什麼人也沒有關係，只要武功好便成。」

徐廷封苦笑，猿長老隨即轉向粉羅刹。「小姑娘好身手哇。」

粉羅刹沒有作聲，盯着猿長老，眼瞳中殺機畢露，猿長老接觸她的目光，一皺眉。

「好重的殺氣。」一頓接又說道：「你要殺他，這個安樂侯，得先殺掉我這個猿長老。」

粉羅刹雙刀立即斬至，猿長老「哈哈」一笑，身形翻騰，在雙刀中左插右穿，看來倒也輕鬆，却只是片刻，便已輕鬆不起來，粉羅刹刀勢之綿密，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要將雙刀用得那麼急勁，非要足够的內力不可，粉羅刹非獨內力充足，而且彷彿用之不竭的，幾個回合下來，猿長老不由被迫後退。

再來幾個回合，猿長老雙手等於空手招架不住，連忙折過樹幹旁邊一條樹幹抵擋。

那條樹幹也不過片刻便已被雙刀斬開幾截，猿長老雙手各拿着短短的一截一面招架，一面閃避，已有些狼狽，口裏却連呼：「痛快痛快——」

他也不知有多久沒有被人迫得團團亂轉，以致有狼狽的感覺了。

謝素秋看在眼內，暗呼不妙，她知道猿長老內力深厚，粉羅刹却只靠藥物支持，到藥力消失，後果便不堪設想，當機立斷，隨即吹哨子着粉羅刹離開。

粉羅刹應聲人刀倒翻，疾掠了開去。

「那裏走——」猿長老大叫着追上，「我這個老頭兒還未過足癮哩。」

粉羅刹充耳不聞，只顧往前掠，猿長老窮追不捨，一面又笑嚷：「難得遇上一個你這樣的對手，不將你抓回仙桃谷去，如何對得起自己？」

說話間，兩人已遠去數十丈，徐廷封如夢初覺，正要追前去，又聽到廟內有聲響傳出來，心裏奇怪，抓起地上的劍，向廟內走去。

那是小子看見徐廷封要離開，一急之下，抓了一條破木往籠子上亂敲。

徐廷封入到廟內，看見那個木籠子已經奇怪，到將幕子弄開，看見囚在籠子裏的竟然是小子，更加驚訝。

「小子？」你怎會在這裏的？」徐廷封急問：「是那一個將你囚在籠子裏？」

小子用手指着啞穴，徐廷封立即明白，伸手替他解開了封着的啞穴。

「侯爺，不，師兄——」小子吁了一口氣。

徐廷封又問：「到底是——」

「除了那個老怪物還有那一個這樣無聊？」小子接嚷：「什麼也一會再說，目前我們最重要的還是趕快離開這裏，要是那個老怪物回來，可就麻煩了。」

徐廷封忙將鎖着籠子木栅的鐵鍊子弄開，小子一步跨出來，一個踉蹌，幾乎摔倒地上。

「你怎樣了？」徐廷封一把扶住。

「還不是給那個老怪物封住了穴道，一身內力完全施展不出來，否則這個木籠如何能够將我困着。」

「是那幾處穴道？」

小子指指點點，徐廷封到穴道解開，立即拉着徐廷封急急離開破廟。

× × ×

粉羅刹全力飛掠，猿長老也是全力追趕，但始終不能够將距離縮短，他却是越追越開心，也深信追下去也一定追會上，也一定能够將之抓起來，帶回去仙桃谷，每日過招。

這個人也眞的嗜武如狂。

粉羅刹一直奔到一個斷崖邊緣才停下來。那個斷崖筆直如削，下臨無底，烟霧迷漫，猿長老追到這裏，也停下來，往下看一眼，怪笑。「前無去路，看你還能够逃到那裏去。」

粉羅刹只是看着那個斷崖的下面。

「不用看了，連我也沒有把握下去，你如何能够下去？」猿長老笑接：「聽我說，乖乖的隨我回去仙桃谷，當然，你要跟我再大打一場，心服口服才動身也一樣可以的。」

笑說着他移步迫前，一步才跨出，粉羅刹一個身子便拔起來，往斷崖下躍落。

猿長老阻止不及，要叫也叫不住，要跳下去，可是探頭一看，又縮回來，跳着腳團團打了幾個轉，看樣子實在想不到什麼辦法的了。

「學武的人難得有這個機會，有我老人家指點一番的啊。怎麼總是這樣害怕的。」猿岾老抓耳扒腮。

這個道理他若是想得通也根本就不會迫別人過招，甚至於囚起來，日以繼夜。

以他的修為，要找一個可以陪他過招過足癮的對手實在不容易，老一輩的他完全提不起興趣，那多少是還有一些栽培後輩的心態。

後輩之中他還要感到興趣，也所以遇上雲飛揚他怎也不肯罷休，退而思其次，就想到小子了。

徐廷封他不是提不起興趣，但總覺得年紀固然大了一些，也不是他那一類洒脫的人。

打了幾個轉，他再看看那個斷崖，終於搖搖頭。「不識抬舉，算了，幸好我還有一個小子。」

想到小子他突然一呆。「不成，那個小子若是給徐廷封發覺，一定會救了去，徐廷封會有這個胆子？不會有的吧？萬一有？」

心念一轉再轉，他再也呆不住，怪叫着一個觔斗倒翻，往原路疾掠回去。

× × ×

那麼高的地方躍下去無疑危險，但只要身手好，反應敏銳，不一定會死亡，最重要的還是勇氣。

粉羅刹當然不會有恐懼的感覺，藥力影響下，本身的潛力也能够盡量發揮，千百丈斷崖躍下來，竟然沒有受傷，只是衣衫肌膚被刷損了少許。

他也就呆在斷崖下。

謝素秋姜紅杏一段時間才尋到來，看見他這樣子，姜紅杏不由伸伸舌頭。「我實在難以相信？」

謝素秋微喟：「又有那一個會相信一個人竟然敢從那麼高的地方躍下來？」

「難怪那個猿長老也不敢追下來。」

「那個老怪物雖然古怪得不近人情，到底還有人性，這個粉羅刹却根本沒有的了。」謝素秋說着不知有什麼感觸，歎息一聲。

「這一次就算徐廷封走運，下一次，不會這樣幸運的了。」姜紅杏冷笑。

謝素秋只是淡然一笑，對殺徐廷封她

總是覺得有些不安，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反而安下心來。

× × ×

猿長老這時候正暴跳如雷，木籠子在他盛怒下經已被他擊碎。

「你這個臭小子竟然又溜了？沒有人可以兩次由我手上溜走的，這一次再給我抓着，我一定寸步不離，有你好看的。」

大嚷一頓他才無可奈何的離開。

× × ×

小子的心情也不好，從徐廷封口中知道鍾大先生遇害，嫌疑最重的又是他的好朋友陸丹，雖然擺脫了猿長老，心情又如何好得起來。

他既拜鍾大先生做師父，又認作義父，雖然是因為明珠的關係，也沒有南偷那麼感情深厚，對鍾大先生這個老人家他到底非常好感。

他也是不相信是陸丹所為，相交日子雖然並不多，對陸丹的為人他還是清楚的，而武當派的人他也沒有惡感，那當然是雲飛揚的關係。

徐廷封很明白他的心情，只是不知道如何開解，事實徐廷封的心情也不好。

小子一時間也不知道何去何從，也就似從徐廷封的話，隨他到安樂侯府。

想到家，徐廷封也自然想到了愛女憶蘭。

× × ×

憶蘭無疑很懂事，到底是小孩子，想到爹，難免會使起性子來。

侍候她的丫環小翠每當這個時候便費煞思量，想辦法看如何逗得她開心。

這一次她是裝作徐廷封的聲音。「蘭蘭，爹昨天教你的木蘭詞你都明白了？」

憶蘭頭也不回，冷應：「不明白。」

「不明白不要緊，前天教你的劍術可要再施展一遍你看。」

「不要。」憶蘭應得更冷。

小翠乾笑了一聲，又是一句，道：「蘭蘭——」

憶蘭終於回過頭來。「你裝得一些也不像，一聽便聽出來了。」

小翠苦笑。「那你要怎樣才開心？」

「我要爹。」憶蘭嚷起來。

「侯爺外出未回來，可能就快回來的了。」

「騙人的。」憶蘭牽着小翠的袖子。「你替我立即找爹回來。」

小翠搖頭。「別的什麼也可以答應你，就是這件事做不到。」

「那你告訴我，爹在什麼地方？」

「也是不知道。」

憶蘭放開手，翻身伏在桌子上哭起來，小翠忙亂了手脚，連忙勸道：「蘭蘭聽話——」

「不聽，爹就是不疼蘭蘭，去了這許多日子也不回來看蘭蘭。」憶蘭哭得更傷心。

小翠正不知如何是好，眼角突然瞥見徐廷封帶着小子從外面走進來，她正要叫，徐廷封已示意她不要作聲。

小翠心裏明白，一揖讓開，徐廷封在憶蘭身後停下，情不自禁的伸手輕撫憶蘭的頭髮。

憶蘭反手撥開，哭嚷着說道：「你走開——」

徐廷封笑了。「爹爹也趕走了，好，那爹爹只好走開的了。」

憶蘭一怔，回頭一望，一呆，叫出來：「爹——」一下撲進徐廷封懷中。

「蘭蘭——」徐廷封緊摟着。

好一會憶蘭才抬起頭來，破涕為笑，却埋怨着：「爹去了這麼久才回來，不要蘭蘭了。」

「那是爹要帶一個好朋友來看你。」

徐廷封接問：「你猜是那一個？」

憶蘭視綫被徐廷封遮着，看不見小子，想想，搖頭。「猜不到。」

「眞的猜不到？」小子應聲一個觔斗翻出，倒豎蜻蜓的倒立在憶蘭面前。

「小子哥哥——」憶蘭喜出望外，撲向小子。

小子不住的翻觔斗，一時在桌上，一時在椅上，憶蘭連抓幾下也抓不着，向徐廷封大嚷：「爹，你看他多麼頑皮，東跳西跳的。」

話口未完，小子已翻到她身後，將她抱起來。

憶蘭隨即抓穩了小子。「你答應過有空便帶我到街上去的。」

「這麼久了你還記着？」

「當然記着。」

「好，看你這樣還記着，一會兒帶你到街上去。」

憶蘭拍手叫好，突然想起了什麼的停下來，問徐廷封：「爹，香姨呢？」

徐廷封一怔，憶蘭又問：「怎麼香姨不來看我？爹，你替蘭蘭找香姨回來，蘭蘭要香姨。」

徐廷封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說話，小子連忙插口問一句，道：「那不要小子的了？」

「小子也要。」憶蘭笑嚷。

徐廷封立即接上口：「香姨有事在身，未能够跟我們一起回來，先要小子也不成。」

「成——」憶蘭看看徐廷封，突然又問：「是不是爹令香姨不高興了，所以不到來看蘭蘭了。」

「那有這種事。」徐廷封微喟。

小子隨又道：「侯爺，不，師兄，我帶憶蘭到外面看看。」

「好——」徐廷封笑笑。「反正我也要進宮去。」

小子也不再說什麼，抱着憶蘭跳躍着離開，憶蘭不由歡笑起來。

× × ×

皇帝在豹房，知道皇帝的所在，徐廷封不由心裏歎息，到底是江山易改，品性難移，皇帝還是喜歡以前的胡鬧日子，喜歡在豹房留連。

張永侍候在豹房外。看見徐廷封，連忙上前招呼。「侯爺安好。」

「張公公安好。」徐廷封接問：「我離京之後，宮中可有什麼特別事發生？」

張永顯然意料到有此一問，立即應道：「特別事沒有，只是——」一頓沒有說下去。

徐廷封追問：「是皇上方面。」

「皇上方面，很好。」張永欲言又止，舉步往前引路。

徐廷封沒有追問下去，也看出張永的意思是不用說也會看出來。

到了承恩殿門外，徐廷封便看見兩個番僧侍候在門左右，那兩個香僧似乎也知道來的是什麼人，沒有攔阻，只是伸手請進。

徐廷封心裏奇怪，脚步不停，到進入承恩殿更就奇怪了。

那座承恩殿巳然重新裝飾，到處都是歡喜佛，當中一座檀木法壇上盤膝坐着皇帝，動作怪異，雙目緊閉，彷彿在修練着某種內功。

徐廷封拜伏，三呼萬歲，皇帝才張開眼睛，瞟了徐廷封一眼，揮手示意坐在一旁，才閉上眼睛繼續打坐。

徐廷封只有等。

好一會，皇帝才長長的吐一口氣，在法壇上站起來，步下壇，一面道：「怎麼這麼久才回來，可知我如何牽掛？」

徐廷封迎前去，應道：「皇上——」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巳被皇帝截住：「既然回來也就不必說了。」伸一個懶腰，轉道：「國師的密宗吐納果然不凡，我混身上下現在舒暢極了。」

「國師？」徐廷封的目光不由四下一轉。

「就是天河上人，我從西藏請回來的。」皇帝目光亦一轉。「這座承恩殿也是出於他的設計，你看是否非常特別，另有風味？」

徐廷封淡應。「與之前的確不同。」

皇帝笑接。「天河上人乃密宗第一高手，那兒的人都將他當做活佛。」

「是麼。」徐廷封腦海中並沒有這個人。

皇帝隨即吩咐張永，道：「你去請天河上人到這兒來見見我倚為左右手的安樂侯。」

張永應聲退下，皇帝接又道：「天河上人非獨武功高强，尤擅煉丹之術，我就是欣賞他這個本領，將他請來。」

× × ×

也沒有多久，天河上人便來了，由四個藏女以肩輿抬來，那四個藏女身裁相貌都非常好，那種媚態更不是尋常可見。

皇帝看着眉飛色舞，那四個藏女將肩輿放下，隨即移步到皇帝身旁，看樣子皇帝便要來一個左擁右抱，但顯然碍着徐廷封在旁邊，看看徐廷封，還是輕摟着那四個藏女作罷。

四個藏女却是旁若無人，怪親熱的偎倚着皇帝，張永看看她們，看看徐廷封，無可奈何的聳聳肩膀。

天河上人也沒有理會，他一身藏僧裝束，相貌神態祥和，看年紀總有五六十，手結佛印閉目盤膝坐在肩輿上，到四個藏女將肩輿放下才張開眼睛，精光四射，閃電也似彷彿要射進別人的心裏。

徐廷封接觸這目光也不禁心頭一凜。

天河上人向皇帝施過禮，目光才轉到徐廷封面上，不等皇帝說話便笑問：「這位想必就是皇上時常提到的安樂侯爺了。侯爺安好——」

「國師安好。」徐廷封信口應一句。

皇帝接問天河上人。「我看你煉的補藥怎樣了？」

「巳經煉妥了，只等皇上到沐恩殿享用。」

「好極了，我一會便去試試密宗的補藥是否傳說中那麼神奇。」皇帝眉飛色舞的。

徐廷封忍不住問：「國師所煉的到底是什麼補藥呢？」

天河上人道：「那是絕世的十全大補丸，以七七四十九副紫河車爲主藥，再佐以……」

徐廷封截口問道：「紫河車可就是胎盤？」

「正是，這得來不難，却必須佐以七十二種飛禽走獸的內臟丹元爲副藥才能够發揮功用，服之既可以固本培元，轉弱爲强，而且還有說不出的神奇功效。」天河上人洋洋得意的。

徐廷封面露不愉之色。「國師人稱爲活佛，對佛經必然深有研究。」

「這個自不待言。」

徐廷封道：「敢問五戒之中，第一戒是什麼？」

「戒殺生。」

「取紫河車與飛禽走獸的內藏丹元，國師就是不以爲破戒啊？」

天河上人一怔，大笑。「皇上乃眞命天子，能够延年益壽，就是天下萬民之福，我爲皇上効命，一切自當別論。」

徐廷封語聲一沉。「就因爲皇上乃九五之尊，身繫社稷安危，更加不宜輕試藥物。」

「侯爺你意思是說我那些藥物是有害無益的了。」

「歷代帝王泰半死於丹藥之下，前車可鑑。」徐廷封語聲更凝重。

天河上人終於面露微慍，皇帝却就在這時候大笑。「有兩個這樣關心我的臣子，眞是我的福氣。」接顧徐廷封。「服食丹藥我自有分寸，你不必担心。」

徐廷封搖搖頭。「恕臣直言，宮中御醫三百，個個精通醫術，皇上要進補，大可以吩咐他們。」

天河上人接上口：「侯爺的意思是他們的醫術遠在我之上了。」

徐廷封淡然道：「自神農嚐百草，中原醫術代有奇才。」

「可惜侯爺不懂醫術，否則眞想與侯爺一較高下。」

「這實在可惜得很。」

「據所知侯爺的武功，却是京中第一人。」

徐廷封方要說什麼，皇帝巳說道：「安樂侯乃崑崙派的高手，在江湖上也是有數的名人。」

天河上人立即道：「如此微臣非要見識一下不可了，請皇上下旨。」

徐廷封冷然道：「國師果眞有這個意思，本侯隨時奉陪。」

皇帝突然揮手截口道：「你們都是我寵信的重臣，又何必因一點小事情令我爲難？」

「微臣不敢——」徐廷封天河上人不約而同應上這一句。

「那我們一齊到沐恩殿去。」皇帝第一個舉步。

（未完・卅九）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末路英雄

馮嘉・文 可飛・圖

細菌箱子 不知所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蘭心和米高奪得了神秘鐵箱之後，蘭心催促米高，要他和她立卽撤離別墅，此刻米高情不自禁地向蘭心表示愛意，蘭心兇狠地對付米高，對他十分輕視，使米高起了反抗之心而想殺死她，但蘭心却先下手爲强，把米高殺死了，蘭心帶着鐵箱開車逃走，四個大漢追踪而至，雙方發生了一連串的激鬥。而蘭心不是個普通女子，她很有信心地一一制服了那些大漢……那幾個大漢都死掉了，但警察發現這命案時，蘭心巳經失了踪跡……殮房裏一個探長在那裏徘徊着，一連串的兇案發生，却完全沒有兇手的綫索，使他感到非常頭痛……

這兩個人，其中一個胖胖矮矮，頭頂禿禿，戴着鋼邊眼鏡的人他認得。這個人是一個秘密情報組織S組的首領老莫。老莫的外表雖然像個長袖善舞的庸俗商人，實在他却是世界上最佳的情報人員之一，在他的領導下這個秘密組織，在對抗犯罪上出了很多力。

多數地方的警方都與這個秘密組織合作，當出現了龐大的，國際性的罪案時，這個秘密組織就會插手。這個組織不受地域規限，所以工作起來是方便得多了。

和老莫一起這個人，探長却不認得。這是一個身裁高大，十分英俊的男人，英俊得簡直像電影明星，而他的身上，衣服也是穿得很講究的，追上時代，但又不過份浮誇。

「探長，」莫先生給他們介紹，「這一位是司馬洛先生！他是來帮忙辦理這件案子的！」

「哦，司馬洛先生，」探長和他握手，「素仰！素仰！我是早巳聽過你的名字的！」

「別客氣！」司馬洛淡然地微笑。

事實上探長也不是客氣，他的確聽過這個名字，他的同僚們也多數聽過這個名字。司馬洛是以辦理最棘手案件而馳名的，而且成功的百份率，也十分之高。

「司馬先生，」探長有點慚愧地說：「這一次是眞的要請你帮忙了，而我們却帮不了你什麼忙，因爲，對於這件事我們知道得很少！太少了！」

「我也知道得不多，」司馬洛說：「莫先生還是剛剛叫我來的，不如我們來一起研究一下，大家都把所知的說出來好不好？」

「司馬洛，」老莫說：「我們先去看看屍體吧！」

他們來到那屍體前面，司馬洛看了屍體一眼，說：「哦，他，我們不是巳經找了他很久了嗎？」

那老人在死了之後，模樣自然和生前不同了，起碼，臉上就完全沒有了血色。但不會完全不同，生前認識他的人，現在是仍然會認得他的。

「他是叫——」

「他的名字是叫林明生，」司馬洛說：「這是他逃來這裏之前的名字；在這裏，他當然不是用這個名字了！我們巳經找了他四個月！」他轉向老莫：「現在找到了他，不是什麼都解決了嗎？」

「我們並沒有找到那隻箱子！」老莫說。

司馬洛輕輕吹了一聲口哨：「這樣就不妙了！」

探長更加好奇了，當然，也想問是什麼箱子，但他沒有問出來。也許聽他們說下來，他就會聽清楚了。

老莫說道：「林明生是在賭塲裏死的，看起來是中風，但是，實在他是捱了一掌！」

「哦，」司馬洛說：「他的老對頭李牛找到了他！給了他一下陰陽掌！」他對

探長微笑解釋着：「這位楊根先生和很多人過不去，其中最過不去的是李牛了。李牛是從泰國來的，不知什麼地方學來的掌功，很厲害，這樣輕輕一按，楊根這樣的老人就受不住了！這像武俠小說，但却是眞的！楊根害李牛進過監，李牛發誓要殺死他，現在果然要殺死他了！使我們丟臉的是，李牛居然比我們先找到他！」

「我們是最後找到他的人！」老莫嘆了一口氣。

「那麼，箱子呢？」司馬洛問。

「究竟那箱子又是怎麼回事？」探長問：「這隻古怪的箱子，似乎許多人在搶，而已經有不少人爲它而死了！」

「這隻箱子，是有其値得搶的地方的！」司馬洛說。

「裏面有很値錢的東西？」

「不是錢，」司馬洛說道：「那是細菌！」

「細菌？」

「一種新的細菌，」司馬洛說：「一位科學家培養出來的，還沒有發明對抗它的疫苗，而假如讓它散播出來，可能會引起嚴重的疫病！所以非銲封在這箱子裏不可！」

「這位科學家培養這種細菌，存心也不會是很好的了！」探長說。

老莫嘆了一口氣，說：「這個世界上，天才人物有兩種。一種是把天才貢獻爲人類謀福利的事情上，另一種天才人物，則是老在研究如何害人！」

「他打算把這些細菌出賣嗎？」探長問。

「是的，要買的人也很多，」司馬洛說：「因此，你也可以說，這是一隻很値錢的箱子，但也可以說，這是一隻催命箱。林明生殺了科學家，拿走了這一隻箱子！」

「他也是想把它賣出去？」

「他也是這樣計劃的，」司馬洛說道：「可是，到了楊根的手裏，情形就不同了，許多人想得到箱子，但沒有人要買，他們只是要搶過來！沒有人信任楊根這樣一個人，而且，楊根反正也是搶回來的，再從楊根手上搶過來，也沒有什麼過意不去了！所以楊根只能帶着箱子逃走，躲起來，我們在找他，好幾個人也都在找他，李牛也在找他！李牛並不是要箱子，李牛只是要他死！就偏偏是不要箱子的人首先找到了他！」

「跟着，就有找箱子的人找來了，」老莫說：「那兩個人冒充警探，到楊根寄住的地方去騙走了那隻箱子！他們出門口時，另一條路綫的人又來了，把他們打死，奪去了箱子！」

「對了，」探長說：「這個女人，眞是活寶貝，她經過的地方，就留下屍體！」他數一數手指，說道：「她已經殺死了七個人！」

「以前她的成績已經不壞了，」老莫說：「這個女人叫梁蘭心，很美麗，但她的內裏，和她的外表是完全相反的！」頓一頓，「根據我們憑那些屍體的推測，這個一向獨行的梁蘭心，這一次是和一個叫米高的小伙子合作！米高呢，又是一個反間諜，他是和一個大集團有聯絡的。梁蘭心發現了米高的同伴追來了！一共四個人，開了兩部車追她！」

「哦，就是那兩部車，」探長恍然地，現在他開始明白，他手上這件連環命案的來龍去脈了：「他們把蘭心的車子追得撞下了山坡，他們四個人也追下去，但是四個人都沒有用，蘭心還是把他們全殺掉了！」

說到了這一個部份，司馬洛就沒有出聲了，因爲這是他並不知道的一個部份，他只是知道箱子這件事，老莫叫他來，還沒有機會跟他講。

老莫轉向司馬洛，解釋事情的這一個部份：「探長，他們在路上找到了這兩部丟棄着的車子，他們找下山坡去，又找到了這四具屍體，以及梁蘭心棄下的那一部車子。梁蘭心不見了！」

「唔，」司馬洛說：「梁蘭心結果還是帶了箱子逃走了！」

「可能不是這樣，」老莫說：「關鍵就是在這裏，梁蘭心可能並沒有拿走那箱子！」

「她會不拿走箱子？」司馬洛難以置信地。

「那箱子是一件相當沉重的東西，」老莫解釋着，「梁蘭心不能提着它走得很遠路的。她必須開一部車，把箱子載走才行！她開去的那部車子開不動了，而且也沒有開走！」

「她可以另外找一部車——」

「路邊就有那四個人丟下的兩部車，」老莫說：「她大可以把其中一部車開走的！」

「你是說，她沒有拿走箱子了？」司馬洛有點喜出望外的。

「可能正是如此。」老莫說，他的頭向探長擺一擺，「這裏的專家，從那些屍體上留下的跡象推斷，他們死前是經過一番劇烈的搏鬥的，而梁蘭心殺人的槍，是從他們的手中奪過來！在搏鬥中，四個男人都受傷不輕，可以想像到，梁蘭心是不會沒有捱過一兩記的。而且，梁蘭心的乳罩也留在現場，已經拉斷了，這顯示梁蘭心是一度受了他們的控制的！」

「現在的地上還留着一些血漬，不是屬於那四個人的，」探長說：「顯然，這些是梁蘭心的血！」

「由此可以推想，」老莫接着說下去，「梁蘭心本身一定也受傷不輕，她沒有能力把箱子拿走，所以自己走！」

「但爲什麼她不開車走？」老莫說：「或者她再度爬不上那山坡了。在谷底直往前去，都是平地，可以通過邊境的。梁蘭心一定是從那邊過境！」

「那很好了，」司馬洛說：「既然她留下箱子，我們就用不着找她了，只要找箱子就行！」

「這箱子却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老莫說着，轉向探長，「地圖你有帶來嗎？請借我一用！」

探長點點頭，從懷中取出來一張摺疊着的地圖，老莫接過了，把這張地圖打開來，展示給司馬洛看：「這裏，這一大片廿平方哩的荒地，充滿了樹林、叢莽、小河，梁蘭心可能把箱子拖到任何地方去，收藏起來，以後再去拿的！我們要找遍這

廿平方哩的荒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蘭心可能把箱子在泥土裏埋了起來，可能沉進了一處河底，也可能是藏在樹上。總之，我們要找到這隻箱子，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探長說：「多花一點時間，總可以找到的吧？」

「理論上是如此，」老莫苦笑着，「可惜的就是，我們很可能沒有這許多時間，我們大概還有三個星期的時間！」

「只有三星期？」探長詫異地問。

司馬洛也苦笑，他是知道這個理由的，不過，讓老莫去解釋好了。老莫也繼續解釋：「這不是一箱鑽石，一箱鑽石收藏到一千年之後都是一樣的！這是一箱細菌，細菌是活的東西，即使封在箱子裏，牠們還是在繁殖着，也許繁殖得慢一點，這一點，其他的人是不清楚的，照我們的估計，大約還有三個星期，這些細菌就會繁殖到箱內的容器容納不下，於是箱子就會爆裂！」

探長不禁毛骨悚然地抖了一抖：「在我這一區內？」

老莫又苦笑：「到那個時候，在那一區實在也沒有什麼大關係了，一種沒有防疫苗的疫病，可以傳播得很快，在一個月內蓆捲全世界，也絕不出奇的！」

司馬洛凝視着那幅地圖：「那麼，我們必須找到梁蘭心，叫她告訴我們，箱子到底是藏在什麼地方，要在三星期內找到她！」

「是的，」莫先生說：「並且希望，在別人找到她之前先找到，一方面，我們也要祈禱，她不要給人殺掉！如果她給人殺掉，我們就沒有可能及時找到這隻箱子了！」

「如果給那種細菌染上了，」探長困難地咽着唾沫，「會怎樣死法呢？」

「死得很慢，」莫先生又苦笑，「首先，身子會發腫，好像痲瘋一樣，脹大了三倍，至少，實驗時的白老鼠，就是這樣，然後，就變成燈蛾一樣了！」

「燈蛾？」探長不明白所以地。

「燈蛾是愛撲火的，是不是？」老莫說：「唯一可以把這些細菌消滅的方法就是用火燒，那些試驗過的白老鼠，是必須加以消滅的，所以就用火燒，而當牠們近火的時候，簡直是表示喜悅，自願地投進火中！換句話說，染了疫病的後期，就有了一種愛受火的傾向了！」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故事，如果讓這樣一種疫症在人間蔓延起來，那後果也是不堪設想。聽這故事的探長感到想嘔吐，而講這故事的老莫，以及那早已知道這個故事的司馬洛，也同樣地有了一種想嘔吐的感覺。

老莫講過了，就沉默下來了，因爲他的故事已經講完，現在三個人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以及發生了什麼事。

「我去把梁蘭心找回來，」司馬洛應允地說：「我會找到她的！」

「另一方面，」探長說：「我又應該幹什麼呢？」

「你把這一片荒地包圍，加以監視，」老莫說：「不是不准人進來，而是監視每一個進來的人，如果有人進來，不要制止，希望這些人帶着箱子出來，那時才截住，我相信這件事，你是可以辦到的！」

探長點頭：「不錯，這件事，我是可以辦到的！」

「還有什麼問題嗎？」老莫問。

沒有人有問題，但老莫却還有話說。他對探長說：「我會和你保持聯絡的，一有什麼異動，你就馬上通知我，行嗎？」

「我會的！」

「我們走吧！」老莫又對司馬洛說。

他們和探長握手道別了，就一起走出了門口。在上車時，司馬洛說道：「我看我們最好不要一起吃晚飯了，我馬上就要動身找梁蘭心，以前找的是林明生，現在找的是梁蘭心了，而且，我知道我應該從那裏開始！希望我可以和梁蘭心一起吃晚飯。」

「只是別忘記，」老莫嚴肅地說道：「梁蘭心是一個危險的女人，而且極端危險的！」

「這一點我早已知道，」司馬洛把他那部流綫型的跑車開動了，載着老莫離開，一面微笑着，「用不着你提醒我的！」

「我提醒你，因爲梁蘭心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老莫說：「你是常常上美女人的當的！」

「你這已經是不只第一次提醒我了，」司馬洛說：「我對付女人，有我的一套辦法，你不懂的一套辦法！」

老莫側頭瞪了他一眼。

司馬洛是一個風流人物，這種行徑，總算是沒有辜負了他的英俊的外表的。他的風流一向爲老莫所反對，老莫總認爲女人是危險的。不過，使老莫爲之氣結的却是，司馬洛至今爲止，仍然未曾因爲什麼女人而碰過大釘。不過，如果碰過的話，他也不能活着做事了。

但司馬洛也從來沒有悔改的打算。如果生命是一道湯，那麼危險和女人就有如是鹽和胡椒粉了。這兩者都有其重要性，缺一不可的。重要的調味品。誰想過淡而無味的生活呢？

司馬洛按門鈴，按了很久，他還以爲屋子裏沒有人，門上的洞就亮了起來，有一雙眼睛從洞內窺出來。

「找誰？」一把略帶沙啞的女人聲音問。

「李明珠小姐！」司馬洛說。

「你是誰？」

「我叫司馬洛。」

「我不認識你，」那女人說，顯然她正是李明珠本人了，「有什麼事呢？」

「我到夜總會找過你，他們說你沒有上班。」

「是的，」李明珠說：「我病了！你找我有什麼事？」

「拍兩張照片！」司馬洛說：「雜誌封面用的！」

司馬洛的手段，用得的確不錯。這一種女人，她們最愛的就是出風頭，拍照，金錢，而這三者都是連帶關係的。但是這一次却似乎行不通了。

「對不起，今天我臉色不大好看，不能拍照！」李明珠說着，門洞也暗了。

司馬洛再按門鈴，門洞又亮了，李明珠的聲音不耐煩地在裏面說：「我已經說

過了，我……」

「訪問兩句總可以吧？」很堅決，很不客氣地，然後門洞又閉上了，司馬洛再按門鈴，她也不應。

換了別個人，是到此為止了，司馬洛並不如此。他的手伸進袋裏一摸，摸出來了一串匙來，就開始逐條試開那鎖，很輕易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第七條匙適合了，他輕輕一扭，那度門便開了，他推門而入。

裏面一層小小的樓，那廳中是沒有人的。司馬洛看見浴室的門半掩着，門內傳出水聲潺潺。李明珠大概是正在出浴，而他也不想打擾她。於是他走過去，把浴室的門拉上了，很君子的，並沒有向門裏窺一眼。

但是這樣一關門，卻和闖進了浴室一樣地使裏面的李明珠吃驚。屋裏只有她一個人在着，門怎會在無緣無故關上了？

水聲停了，李明珠在裏面以發顫着的聲音問：「誰——誰在那裏？」

一時，她懷疑是那個冤魂不息地按門鈴的人已進來了。自然，她這樣懷疑是正確的，但她不大相信，她明明沒有開門，怎可能進來呢？由於司馬洛沒有回答她，也相信是沒有人了。她大聲說道：「不過是風吧了，今天風大，外面沒有關好窗子。」

沒有別人，她實在不必開口解釋的，她這樣說，只是爲自己壯壯胆子吧了。

司馬洛坐在廳中，露着一個微笑，等着她把那個澡洗完。而李明珠這個澡也洗得慢條斯理的，直到十五分鐘之後，她才開門出來。

出來的時候，她的身子只是用一條毛巾裹着，一隻手扶着那條毛巾，毛巾以上露出肩部，毛巾以下，全部大腿都露了出來。司馬洛注意到她有着兩條修長而綫條優美的腿子。

她的另一隻手，則舉了上去，理着她的頭髮。

踏出了浴室之後，她是需要橫過廳子才能到達睡房的。一直走到了廳子的中央，才注意到司馬洛正坐在那裏。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她簡直跳起了一呎高，尖叫起來，而且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動作，那就是用雙手把臉緊緊地掩着。

普通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是」毛巾按得更緊的，但是她卻不去管那條毛巾。而是把臉掩着。

那條毛巾跌在地上，使她那一絲不掛的胴體便完全呈現了。上面還凝着水珠。

很美麗的身體，也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那上面有幾塊藍色的瘀痕。就像她不怕給人看她的裸體，只是怕人看到她的臉。在她把臉掩上了之前，司馬洛也已經看到了，她的臉上是的確有點不對的。

司馬洛走上去爲她拾起了毛巾，替她圍在身上，柔聲地說道：「你忘記了這個呢！」

她仍掩着臉，但認得了司馬洛的聲音，就是剛才按門鈴那個人。她吶吶着說：「我——我今天不方便拍照，請——請你走吧！」

「我實在也不是來拍照的，」司馬洛說：「而且，我已經看見了你的臉，你可以把手放下來了！」

她把手放了下來，扶着毛巾。司馬洛看清楚她的臉，也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這已經不像一張人臉了！

她本來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有一具美麗的身軀，也有一張美麗的臉。在一天或兩天之前，這張臉還是很美麗的，但現在是一點也不美麗了。這張臉上又藍又黑又紅，充滿了瘀痕，她的兩隻眼睛也是已經黑了，眼皮幾乎張不開來。咀唇有好幾個地方裂開了，裂口處凝着乾血。

不過這只是暫時的醜惡，她是給人打了一頓，而且專門向頭上打而弄成這樣的，當這些瘀痕消退了之後，她的美麗便會恢復了。

「你現在明白我是爲什麼不能拍照了吧？」李明珠幽怨地說。

司馬洛點點頭：「但我並不是來拍照片的，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談談！你先穿上衣服好嗎？」

李明珠這時才有機會看清楚司馬洛。她上下打量了他一遍，馬上就有了良好的印象。這就是司馬洛做事佔優的地方了，他有着漂亮的外表，而女人大多數是喜歡漂亮的男人的。如果面前的是老莫，很可能李明珠會堅持着趕他走了，但面前的是漂亮的司馬洛，她卻是一點也不急了。

「你先坐一坐吧！」她說。

她到裏面去，穿上了衣服出來。

「我叫司馬洛，」他一點也不浪費時間，「我看，你給人打了一頓，是嗎？」

她點了點頭。

「我是爲了你姐姐的事而來的，」司馬洛說：「你的姐姐叫梁蘭心，是不是？你本來也是姓梁的，李明珠只是一個藝名而已！」

李明珠的身子馬上又坐直了，那張難看的臉上露出了恐怖的表情，因而更加難看。

「不過我看我似乎已經來遲了一點，」司馬洛說：「有人比我先來過了！」

李明珠掩着臉哭了起來。「你們……究竟怎樣？爲什麼要逼我……」

「你放心吧，」司馬洛安慰道：「我和他們不是一樣的，我不會像他們那樣逼你！告訴我，他們是什麼時候來過？」

「昨天晚上——」

「他們打你，要你告訴他們蘭心在那裏，對不對？」司馬洛說：「如果你不說，他們就把你毀容！」

李明珠飲泣着點着頭。

「蘭心現在在那裏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李明珠嗚咽回答。

「你還是對我講眞話吧！」司馬洛的聲音，仍然是顯得那麼溫柔的，「你一定也告訴了他們一些他們認爲滿意的話，不然，他們不會祇是在你的身上留下這一點點訊號的！」

李明珠掩着臉，哭得更傷心了。司馬洛並沒有去勸她別哭，他認爲，這可能還會是一個好現象，許多女人愈哭心就會愈軟，心愈軟，秘密自然也愈沒有守得那麼緊了！他希望她也是如此，而且，一面，他也在說着一些能使她的心進一步軟化下來的話。他說：「我知道的，你們姊妹兩

個人，性格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但你們的感情都是很好的。雖然沒有常常見面，但是你們卻一直都保持着聯絡！」

這果然使李明珠哭得更傷心了。

司馬洛又說：「你這位姐姐眞奇怪：間諜本來是男人幹的事，她卻偏要去幹！這就常常惹麻煩了，很大的麻煩！這一次就是了！

「她這一次惹了很大的麻煩，」司馬洛說：「大到她自己應付不來的麻煩！」他伸起了左手五個指頭來，由右手的姆指點到尾指，逐個點遍了，「她拿走了一件東西，現在就起碼有五路人馬都在找她！而他們找到她的時候，如果她不把這件東西交出來的話，他們是會毫不留情地把她殺掉的！」

「你們……」李明珠泣說着，「你們這些人眞可怕！」

「但我呢，」司馬洛說：「我和他們都不一樣的！我是第六路人馬，我並不要殺死她，我是來帮她的！」

李明珠一時止了哭，抬頭看着他，隨即又難以置信地搖頭繼續哭：「沒有人會白白帮人的！」

「不錯，我當然有我的目的，」司馬洛說：「但我這個目的，比較上對她有利！她拿走了的這件東西，我看最好還是別告訴你那是什麼了，總之，這件東西對這世界上的人並沒有好處，這就是爲什麼我要把它找回來，把它消滅，其他的人卻是不同的，他們祇是想把它取到手，更進一步地害人，我不會爲了搶回這件東西而殺死蘭心，他們都會的；但，我卻會殺死那些企圖殺死蘭心的人！」

現在，李明珠已經完全停止了哭泣，但她還是搖頭：「我實在不知道蘭心現在在什麼地方，她應該前天晚上打電話給我的，但是直到現在，她的電話還是沒有來！」她又哭了，但是沒有哭得那麼厲害。

「你告訴了他們什麼，你照樣告訴我就行了！」司馬洛說。

「他們逼我——我也沒有把握的。」李明珠飲泣着，「我祇是告訴了他們蘭心可能在的地方！」

這也正是司馬洛需要知道的。他又問：「蘭心可能在一些什麼地方呢？」

「如果她受了傷——他們說她是受了傷的，」李明珠說：「如果她受了傷，她就可能是躲到她的丈夫……」

「她的什麼？」司馬洛提高了聲音，叫了起來。因爲，他們的組織資料裏，並沒有蘭心結過婚的記載，這種重要的資料，他們竟然沒有。

「蘭心的丈夫那裏，」李明珠有點尷尬地，「這件事是比較少人知道的，我們從來不告訴人！」

「那眞妙極了！」司馬洛說，「現在又多一個人有危險了，蘭心的丈夫，如果蘭心沒有到他那裏去，他們可能會把他拷問到死的。你最好快點告訴我，蘭心的丈夫是誰，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我想……他們該不會傷害他吧？」李明珠說，「他不過是一個白痴！」

「一個——」司馬洛的咀巴張成了O形，而兩隻眼睛也張得幾乎和咀巴一樣大了。

「白痴就是傻子，即是生下來就——」李明珠解釋着。

「我知道，」司馬洛不耐煩地揮手打斷她，「但，蘭心怎會嫁給白痴？」他看過蘭心的照片，知道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也很聰明能幹；如果說蘭心嫁了一個貌醜的男人，那是還可以理解的，也許蘭心看中了這個男人的內在的優點！但是，一個白痴……這眞是個意外的消息。

李明珠本來已經快要結束的哭泣，現在又重新開始了，因爲她找到了一個新的哭泣的理由了。司馬洛又得等她再哭一陣了。

當她哭意稍消時，她說：「誰想嫁一個白痴？但那是差不多十年以前了，爸爸需要錢醫病，而這個白痴男人的母親看中了蘭心——」

「於是蘭心爲了錢就嫁了過去！」司馬洛點點頭，這是一個老故事了，起碼有過一百部電影及一千部小說用過這樣一個故事，但這卻是一個眞實的故事，在現實生活裏是常常會發生這種故事的。

李明珠點了點頭，說道：「當時我們都太小，完全不會賺錢，只好這樣做……」眼淚不停地流着，「再過了兩年，爸爸還是病死了……他的病不是錢醫得好的：蘭心再躭了一會，就離開了，自己又闖下天……她做了不少壞事，但這是值得原諒的，她的命運不好，這世界上的人對她也不好——」

這卻是觀點問題了；司馬洛自己的命運也不見得就很好，這世界上的人亦不見得對他好，但他也並不因此就去亂殺人亂害人。

「那麼，你憑什麼覺得蘭心會回到這個白痴那裏去呢？」司馬洛問：「已經隔了這麼久！」

「但蘭心是經常回去看他們的！」李明珠說。

「爲什麼？」司馬洛驚愕地，並不是他認爲蘭心不應該這樣做，而是他認爲，像蘭心這樣一個人，是不會爲了情義而做任何事的。

「起初我也覺得奇怪的，」李明珠帶着淚，淡淡地笑了起來，「但是，蘭心講出來也有點道理！她說這兩母子是世界上從來對她最好的人，離開了之後她就愈覺得，當她回去的時候，他們還是一樣對她好！她說，只有他們兩個，是對她只有好，完全沒有壞的，她在別的地方找不到這樣完全的好！而且，他見到了她時又是那麼開心……她從來不能使另一個人這樣開心……」

司馬洛明白。蘭心雖然是一個那麼兇殘的女殺手，然而在深心裏，她還是需要愛，在這個十分缺乏愛的世界，到處都是仇恨，稍爲找到一點點的愛，無論是多麼少的，也是很值得珍惜了。

「所以，」司馬洛說：「如果蘭心是受了傷的話，她就很有可能是回到了她的丈夫和家姑那裏去！回到了這兩個對她最好的人的身邊！」

李明珠點點頭。

「這兩個人在那裏呢？」司馬洛問。

李明珠把他們的名字及住的地方說了出來，然後又說：「他喜歡糖，紅白色的

拐杖糖，如果你去，帶一條……」

「好的，」司馬洛說：「假如蘭心有回到她的丈夫那裏，那麼她又可能到了一些什麼別的地方去了呢？」

「也許——她的女兒那裏吧！」李明珠說。

「她的——」司馬洛又瞠目結舌起來了，「女兒？」

「蘭心有一個女兒的，」李明珠說道：「今年六歲了！但不是她丈夫的，你知道，蘭心到底是一個人，有時，她也會有男人的——有一年，她有了孩子，她只好躲了起來，秘密生了下來，放在托兒所，後來大了一點，就放在貝山這間寄宿學校。那裏是有地方招待家長留宿一段短時間的。」

「哦，」司馬洛說：「蘭心就是常常到那裏去住一夜，和她的女兒在一起。而現在，她也可能是到了女兒那邊去了？」

「可能，」李明珠說：「如果我是她，我也會到那裏去，很可愛的一個女孩子，從來沒見過一個那麼可愛的女孩 ！」

李明珠又想哭了。司馬洛也想哭。他的心裏有了一種溫暖的感覺，因為他接觸到了一點人性，一點愛。原來一個殘酷的女殺手，也有流露愛心的時候。如果她能把這一點愛心移到她要殺的人身上，那該多好？

「孩子喜歡洋娃娃，」李明珠說：「如果你去，替我帶一個洋娃娃給她吧！」她站了起來：「我已經買了一隻洋娃娃，你給我帶去。我還有一張孩子的照片，我給你看看吧，你一定會喜歡她！」

她走進了睡房，再出來時果然拿出來了一隻精緻的洋娃娃，用玻璃紙包着的。她有點自嘲地微笑：「實在這也是別人買的，有一次我和一個男人上夜總會去，升降機門口有賣洋娃娃的櫃枱，我想起了孩子，我要買一隻，他不好意思不買，這是一隻很貴的洋娃娃！」

「很美麗！」司馬洛把洋娃娃接了過來說。

李明珠的臉上跟着又有了一種迷失的表情。她說：「我找不到孩子的照片，不知道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要緊的，」司馬洛說道：「聽你講，我就可以知道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了！」

「告訴她阿姨很想念她，」李明珠說：「阿姨有空時一定會去看她！」

司馬洛點點頭。

李明珠哭出來了。

× × ×

蘭心的丈夫並不特別難看，不過也不特別好看，是一個白白胖胖的男人。當一個人不懂得憂慮的時候，他自然就會很胖的。

而且他現在很快樂，因為他有糖吃。一根紅白二色的拐杖糖。他坐在門口，小心地吃着這長長的一根糖，很小心地咬去了最後一截白色的，令到紅色的部份整整齊齊的。

他看着那整齊的斷口，似乎認為這是他的最得意傑作了，他對自己格格地笑起來。

對他來說，生命就是這樣簡單的，把一根糖的斷口咬得齊齊整整，這已經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了。

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這麼簡單，也許這世界上就根本不會有痛苦了。

就可惜，世界上的人，並不都是這麼簡單的。

人們都愛把事情弄得愈來愈複雜，也把生命弄得愈來愈複雜。

而這複雜，現在也延到這個簡單的人的身上來了。

他正在門口看着糖果上他用咀巴咬出來的「傑作」時，一個老婦人從屋裏出來了。他的母親。

「阿祥，」他慈祥地撫着他的頭髮，「你也應該進去睡午覺了！」

「不，」阿祥搖着頭，「我今天精神很好，不想睡覺。」

「你天天都要睡午覺的呀。」老婦人說。

「但今天不睡了，」阿祥說：「蘭心回來了，我不想在白天睡覺，不然，她會嫌我懶惰了！」

老婦人笑起來。「可惜蘭心對你不大好！」

「她對我很好呀！」阿祥說：「她不是買了許多糖給我吃嗎？」

他的母親想說什麼，但是嘆了一口氣，又沒有說出來了。也許她自知她所說的太複雜。阿祥是不會明白的。也許她也羨慕阿祥的簡單。阿祥簡單而快樂，她自己却是複雜而煩惱了。

阿祥又轉頭對她叫道：「媽媽，蘭心呢？」

「她出去散步了！」老婦人說。

「到那裏去散步呢？」

「誰知道？」老婦人聳聳肩，「她總是到處亂跑的！」

「我去找她吧！」阿祥站起來，「我留起了這紅色的一段給她吃。」

「她才不會——唉，好吧……你去吧，不過，你別跑得太遠，又要我去找你回來！」

「我不會去太遠的！」阿祥允諾。

他離開了屋子，走進了山野間。他們這間屋子是在郊區，風景很美麗，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後面有樹林，再遠一點還有一條小河。這是一個隱居和休養的好所在。對於阿祥來說，這裏在實是很適合他的。因為他是一個一生都需要休養和隱居的人。

他登上了一處高埠，四面望望，看不見蘭心，便向屋後的樹林走去。既然蘭心不是在這邊，那麼一定是在樹林裏了。雖然他的母親每天都叮囑他千萬別進樹林裏，他却覺得今天是不怕的。有蘭心在樹林裏保護他，他怎會迷路呢？

他一直走進了樹林裏。樹林裏光綫比較暗，他開始有點心驚胆戰的了。他不是害怕什麼危險，他只是怕那黑暗。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樣，阿祥也是害怕黑暗的。

他終於無法鼓起勇氣繼續前進，就停了下來，放開喉嚨大聲叫道：「蘭心！蘭心！」

只有他自己的迴聲在應他。接着，前頭的樹林中忽然發出了輕微的「悉索」一聲。他眯起了眼睛，說：「蘭心！蘭心！

別跟我開玩笑！別嚇我！」

悉索！有二個男人出現了。這二個男人雖然穿得相當漂亮，却滿臉都是邪氣，就連阿祥也能看得出，他們並非善類。

阿祥退後了一步。

那二個人前進了幾步，便到了阿祥的身邊。阿祥連忙把那根拐杖糖收藏到了背後，由於他認為這是他最寶貴的財產了。

其中一個迅速一繞到他的背後，就把他這拐杖糖奪了下來。

「不要！」阿祥叫着，「這——這是蘭心給我的！」

「你告訴我們蘭心在那裏，我們就把這糖還你！」

「我……我也不知道呀！」

「別說謊！」其中一個霍的拔出了一把手槍，指着阿祥。

阿祥忽然微笑了，伸出手去拿住槍管：「咦，這是送給我的嗎？眞是好玩！」

那人的眼珠氣結地向天一瞪：「媽的，這眞是個傻子！」

「許多人都說我是個傻子！」

兩個人都為之啼笑皆非。阿祥大概是他們所遇到的第一個不會給槍嚇倒的人。而且，阿祥還在拉着那把槍，很有興趣把這件有趣的玩具拿過來據為己有。那人只好把槍收了回去，在身上插好了。

他一掌摑出去。

啪！阿祥給摑中了臉頰，打着轉跌了出去，連忙抱緊一棵樹身。他痛得掩着臉哭了起來。

「我再問你一次！」那個打他的人說，「蘭心在那裏？」

「我——我也眞的不知道呀！」阿祥說，「我也正在找她！」

那人提起拳頭，兇狠地恐嚇：「哼！你再不說出來，我會把你的骨頭也拆下來的！」

阿祥連忙轉身要逃走，那人的脚疾忙伸出去，在阿祥的脚上一絆，阿祥便仆倒了。

「別逃！」那人大聲吼道：「你逃不了的！」

「算了，算了，」另一個做好做歹地勸住，「這是一個傻子！你打他也沒有用的！」

他走過去，改用他的方法。他首先就是把搶去了的那根糖交回給阿祥，阿祥感激地提了過來。

「現在告訴我，蘭心在那裏，」那人溫柔地說：「說出來，我也會送你一些糖的！」

「你先給我吧！」阿祥伸手出來。原來他是也頗會討價還價的。

那人有點慌了，他伸手進袋裏，却摸不出一包糖來。誰會帶一包糖在身上呢？他只好摸出一包香烟來交給阿祥。阿祥很開心地接過了，看着那紅紅綠綠的裝璜：「這是什麼呢？」

「你回家才吃吧，」那人說：「現在先告訴我，蘭心在那裏？」

「她——她在這裏吧，我猜——」阿祥說。

「她不在這裏。」那人說。

「但——但她是出去了散步的，」阿祥說：「我正是出來找她的呀！」

「她是已經回家來了的？」

「是呀，」阿祥說：「她還買了這些糖給我，有許多，這些——」

「糖你媽的——」那人爆火起來，但隨即又忍着說：「說清楚一點，阿祥，我們今天天亮時就已經在這裏看着的，我們並沒有看見她離開屋子，散步也不會散這樣久呀！她在屋裏，是不是？」

「她不在屋裏，」阿祥搖着頭否認，「她是出來散步的，就是因為她太久還不回家，所以我出來找她。但，你們又是為什麼來找她呢？」

「是這樣的，」那人說：「她託了我買些糖果，我們是來交給她的！」

「交給我行了。」阿祥高興地。

「但錢呢？」

「錢——哦，那我去找她回來吧！」

阿祥又爬起來。

那個人忙把他拉住了。「媽的，你別亂跑！」

「我去找她呀，」阿祥說：「她會付錢給你的，她那裏有錢，我這裏沒有！」

「她不在這樹林裏！」那人說：「我們知道的，我們已經找過了！」

「媽的！」另一人說：「她一定是逃走了！那狡猾的——她一定是逃走了！」

那二個人看着阿祥，一時也不能決定應該拿他怎辦。

很明顯地，這是一個傻子，如果蘭心是有甚麼詭計的話，他是不會知道的。而且還有一點很明顯的就是，情形有點不對了。蘭心明明已經回來了，怎麼又會失了蹤呢？

兩個人面面相覷，考慮着。

其中一人做了個手勢，表示應該把阿祥殺掉。另一個人却搖頭反對，並且把他的同伴拉到一邊去，和他商量起來。

「我們不能就這樣把他放回去的，他會亂說話！」

「他是個傻子，他說甚麼也不會有人相信的，而且也不會記得！」

「還是殺死了他安全一點，一個傻子吧了，活着和死了，又有甚麼關係？死了安全一點，就讓他死掉吧！」

另一個聳聳肩：「隨便你吧！」

那人取出了手槍來。

阿祥怔怔地看着那把槍，還沒有想到，這把槍乃是用來殺死他的武器，他還是想把這槍拿過來做他的玩具。

那人舉起了槍來。

噗！一聲柔和的槍響，是通過滅音器的。由於這人槍上是沒有滅音器的，所以這一聲槍響，顯然不是從他的槍中發出來的。

事實上，這人的身子還劇烈地震了一震，胸膛上出現了一朵血花。他已經中了一槍。

他極力要保持站着，但是也站不住了，不得不跪了下來。他的手指在槍機上扳動了一下，槍「轟」地響了，子彈射進了泥土中，然後他就撲面倒下，不動了。

另外一人飛身一撲，已經撲到了另一棵大樹後面，再跪起來，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槍了。

不過他却沒有射擊的目標。他知道他的目標是誰，一定是蘭心，蘭心來了，正

在向他放槍，可惜他却不知道蘭心是在何處。

他只好握緊手槍，跪在那棵樹的後面等着。

蘭心是來了，他希望蘭心快點出現，更希望蘭心給他制服了，這樣，他就可以了却一件工作。

但是，蘭心却蹤影全無。

阿祥還是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他走到那個倒下了的打手的身邊。把那人的槍拾了起來。那人已經死去了，不能反對他這樣做。阿祥用兩隻手執住了那槍，扳動槍機，槍聲一連串地响了，而槍也跳出了他的手中。

那一連串的子彈在另外那人的身邊射過，差點沒有射中。那人咒罵着伏得更低，再把槍舉起來，對着阿祥。他决定把阿祥也解决掉。

在他能扳機之前，那滅聲器的槍聲又响了。這一次却是來自後面的。

背上一陣痲痹的感覺，這痲痹的感覺很快就展開來，擴張到他的四肢。槍從他的手中落下來了。他仆在地上，轉了一個身。

蘭心正向他走過來，手中就拿着一把裝了滅音器的手槍。這個人的咀巴張了開來，想說甚麼，但是只噴出了一個血泡，跟着他的眼睛一閉，便死去了。

蘭心冷冷地哼了一聲，把槍收起來，轉向阿祥。

阿祥還不知道她已經來了。那把槍把他嚇着了，他正驚惶萬分地抱着頭，縮作一團。

蘭心走到他的身邊，柔聲地說：「阿祥！」

阿祥抬起頭，看看她，就撲進了她的懷中，哭了起來。

就像這個並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母親。蘭心安慰地撫着他的頭髮。「好了，阿祥，你回家去吧。」

「這——這是怎麼回事？」阿祥嗚咽着問：「眞可怕！這兩個人——他們睡着了嗎？」

「你回家去吧！」蘭心安慰地道：「不要管這件事！」

「你和我一起回去？」阿祥問。

「不，」蘭心溫柔地對他說：「我不會回去的！」

「爲甚麼？」阿祥問。

「我又要出門了，」蘭心說：「我有一段時間不會再回來的了，我有些事情要辦的！」

「你不回去吃一頓晚飯才走？」阿祥問。

「不了，」蘭心搖着頭，「你們自己吃吧，下次回來，我會多帶一些糖回來給你吃的！」

「好，很好！」阿祥又高興了。他是很容易高興的。他又說：「但是，這兩個人，他們怎麼了？」

「他們有些事情要和我辦的，」蘭心說：「你別管了，我自然會把他們打發的！你回去吧，聽我的話！」她溫柔地撫撫阿祥的臉，阿祥就服從地離開了，向屋子那邊走回去。

蘭心看着他走遠了，然後才執着那個死者的一隻脚，把他拖向另一個死者的身邊，又執着這個死者的脚，把兩個人一齊拖着，拖到了樹林的盡頭。

那裏的山坡處是有些大大小小的山洞的，他就把兩個屍體拖到了其中一個山洞的盡頭，放了下來。

這裏是很少有人到的，除非是阿祥，而阿祥沒有人陪着的話，也沒有胆量如此深入。

這樣，屍體的問題算是已經解决了。

蘭心走出了洞口，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着：「我看我要走了。我不能夠留在這裏！」

她進了樹林，從另一個方向走。她是穿着便裝的，緊身的襯衣，緊身的長褲，在郊外地方走起來，這種裝束是很方便的。她翻過了山坡，從山坡的另一邊下去。那裏是一片田地，有二個農夫正在中間走着，不時蹲下來看田中種的菜，也許是觀察着那些農作物的害虫情況，以便作除虫的工作。

蘭心在其中一個農夫的身邊經過，那個農夫抬起頭來看着她，也許是感到奇怪，這樣一個純樸的地方，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摩登女郎。這個農夫並且叫道：「小姐，要買菜嗎？」

「不，」蘭心微笑着搖頭，「我只是來這裏散步吧了！」

「奇怪，」那農夫說：「剛才有一個人來這裏找你！」

蘭心警惕地停下來了。「是嗎？是一個怎樣的人？」

「是一個城裏人，」那農夫說：「他好像很緊張的。」

「是嗎？」蘭心走近他，「現在他到那裏去了呢？」

那農夫有點慌張地四面望望，又湊近一點蘭心，忽然從衣服下面摸出一把槍來，指着蘭心。狡猾地吃吃笑起來：「找你的人就是我！」

蘭心全身都緊張了起來，扭轉身想覓路逃走，但是看見另一個農夫也已經拔出了槍來指着她了，這兩個原來都不是眞正的農夫。

「跟着來！」那農夫把槍遞前去，抵住她的腹部，跟着伸出另一隻手向蘭心的身上摸，摸出了蘭心的槍來。

就這樣，蘭心是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了。

「來！」那人說。

蘭心只好跟着他走。他們走到了田邊的一間用來放置工具的木屋。木屋裏面只有幾件工具，沒有人。那另一個農夫也來了。

「好了，」那拿槍的人指着蘭心很得意地吃吃笑着，「好了，現在你就跪下來吧！」

當蘭心猶疑着，不肯服從他命令時，他就殘酷地用槍咀向她的脅下一撞。蘭心的身子痛苦地一縮，連忙跪了下來。

「手放在後腦上！」那人又命令，「兩隻都是！」

蘭心便把兩隻手都擱到了頭頂上。

「你現在招供吧，蘭心。」那兩個人說。

「招——招供甚麼？」蘭心可憐兮兮

地說。

「那隻箱子，是你拿去了的，」那人緊逼地問：「現在是在甚麼地方？」

蘭心皺起眉頭，沉思了一會，似乎是眞正地沉思的。但她終於還是搖搖頭：「我不知道，我……已經忘記了！」

「你在開玩笑！」那人說：「但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媽的，還來和我們玩遊戲？」另外一人吼叫着，一脚向蘭心的背上踢去，蘭心「啊」地叫了一聲，便仆到了地上。她迅速地滾轉身來，但那人機警地一跳跳後，用背靠着牆角，那把槍在蘭心摸不到的地方指着她。

蘭心不能抵抗。

「媽的！」那拿槍的人吼道：「先把她縛起來再動手！這母狗太危險了！」

他走前去，用槍咀抵着蘭心的後腦，喝道：「別動！」

蘭心自然是不敢動了。槍咀抵着後腦，如果亂動，那是可能引發失槍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無意中一扳動槍機，她的腦袋一定會開花。

另一個人則找到了一條繩子，把她的雙手緊緊地縛了起來，再把她的雙脚也縛了起來。現在，蘭心是眞的不能反抗了。

那人可以放心地在她的身上多踢上幾脚。

蘭心痛得全身都發抖起來。她哀鳴着：「不要，請不要這樣！」

「箱子！」那人喝道：「箱子！」

「甚麼箱子？」蘭心哀鳴着問。

「唉，老天！眞頑固！她問我們甚麼箱子呢？」

「那隻寶貝箱子！」第一人在她的身旁跪下，盡可能放得比較溫柔地，「你搶去了的那隻箱子！」

蘭心迷惘地看着他：「我不明白！我搶去了箱子？」

那兩個人氣結地面面相覷：「媽的，她是在欺負我們不敢殺死她！她以爲我們眞不敢殺她！殺了她就沒有活口了！哼，告訴你吧，母狗！你錯了！我們有很多辦法逼你說出來的，不一定會弄死你的辦法！你尤其是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有很多辦法可以給你痛苦，而我們却可以得到快樂的！」

「你先聽我說一句話好不好？」蘭心軟弱地說。

「好呀，說吧，只要你肯說話，那就說甚麼都是好的了！」那人吃吃笑着，「說出來吧！」

「我——我甚麼都忘記了，」蘭心說：「我猜這是局部失憶症，我一定是受了重大的刺激，我……我只記得開車載着箱子逃離那幢別墅，是的，我是帶了那隻箱子走的。」

那人的手向蘭心的身上一摸，蘭心的心倏地一陣發抖。「不要！」她哀求着，「你們眞想要那箱子的話就別侮辱我，先讓我想一想！」

「想吧，」那人說：「現在就想！」

「我眞的想不起，」蘭心說：「你得給我一點時間！」

「媽的，我們沒有時間，」那人說：「我們不能在這裏幹得太久了！」

兩個人退開，在那裏交頭接耳地商量着，後來又回到了蘭心的前面來。

其中一人說：「蘭心，別說我們不預先通知你！我們現在就要動手打了，打到你說爲止！如果你改變主意肯招供，你就叫停吧！」

蘭心恐懼地說：「不，不！我眞的記不起了！」

「但是我們斷定了你是說謊的！」那人說。

然後他們就動脚踢起來了。一脚兩脚，無情地踢過去。蘭心給緊緊地縛住着，無法閃避，痛得像豬般叫了起來。接着她就不叫了，她已痛得陷入了半昏迷的狀態，當那兩個人停了手時，她已經不大會動了。

「怎麼樣？」其中一人瘋狂了似地大聲吼叫道：「說，說呀！」

「她已經暈了過去！」另一人說：「也許她是眞不知道的！」

「她是假裝的！繼續打！」

她呻吟着，眼睛也張不開來了，咀邊噴着血泡，匆匆地開口說：「你們——得聽我講一句話！如果我拿到了箱子，我還會在這裏嗎？我會把箱子拿去賣了，我還躲在這裏幹甚麼？」

「說謊！」那人叫着，「我要殺死你！」他提起了脚來，兇狠地就要向蘭心的頭部踏下去。

這一脚是很兇的，如果踏中了，蘭心可是眞不能回答他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屋子的那度木門却猛然的開了進來，在那人的腿上一撞，那人的腿給撞歪了，不是踏到了蘭心的頭上，而是踢到了他的同伴的身上，而且是踢中了他的胯下。

「你瘋了！」被踢着的那人叫着，蹲了下來，一面就把他的槍拔出來，瞄向門口。

門在撞了一撞之後又自動關上了，那人等着它再打開來，它却沒有再打開來。而那人的等是一種誤錯，因爲那門不過是木的，不一定要等它打開來，就是隔着門板放槍也一樣可以。

外面那人就不等門打開了，他只是隔門放槍。一連串的「トトト」，透過滅音器的槍聲，門上便出現了一排子彈洞。兩個人的身上都不只中了兩槍，在屋內彈來彈去，最後都倒了下來，就倒在蘭心的身上，把她壓着。

「噢……」蘭心呻吟着。

這個時候，木屋的門就打開了，一個人跳了起來。這個不是別人，正是司馬洛。他的槍快速地一擺，但是已經用不着再放槍。那兩個人早已把槍丟了。他把這兩個人從蘭心的身上拉開，發覺他們已經死掉了。

他從其中一人身上摸出了一把刀子，割開蘭心身上的繩子，把蘭心放了開來。

蘭心却爬不起身了，連眼睛也張不開來，只是不斷呻吟着。她隱約知道有人救了她，但是並不知道救了她的是誰。

「好了，蘭心，」司馬洛扶着她，柔聲地說：「現在你沒事了！」

「我……很痛……」蘭心這樣說着，手忽然一鬆，就不動了。

（未完・三）

中篇連載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太虛道長見了楊荃很像白家的白嫦娥，對修羅門的人起了懷疑，便和大師伯天昊道人商量，天昊雖然不信，但仍問清楚鄭君武，才能釋疑，但對林煌的言行不一致，雖然將來要結盟，會不會發生變化，尤其是對趙恨地這次不能完成任務；回去有沒有危險，怕斷了趙家一條根，對不起死去的妹妹，心中盤算趁機會將恨地帶走，而林煌亦怕天昊會將恨地帶走，見他爲恨地恢復功力時，雖然珍獸雪貍已將他們帶到鐵筆峯，知道李金貴躲在峯上，仍不放心搜索，一方面監視天昊的行動，叫鄭君武暫時扮凌三頂替恨地，回過頭向天昊道歉……

用雪貍搜索　入洞探迷宮

天昊道長沉聲道：「大碍是沒有，不過他眞元既失，精氣復傷，短期之內恐怕無法恢復，不過，貧道決定親自跑一趟少林和武當，只要取得少林大還丹和武當的九轉奪命金丹，再配上幾味固本葆元的藥材，定可在兩年內使恨地受損的元氣，恢復過來，並且更加充沛……」

林煌躬身，說道：「多謝大舅爺費心了。」

天昊道長道：「這是那兒的話，貧道在這世上，只有恨地這麼一個親人了，爲了他，就算是讓我……」

說話之間，他見到趙恨地已睜開眼睛，忙道：「孩子，你覺得好一點沒有？」

趙恨地道：「多謝大舅爲我輸送眞力，我覺得精神好多了……」

他見到林煌站在一旁注視自己，不禁臉上一紅，慌忙站了起來，赧然道：「三叔，我……」

林煌伸手制止他繼續說下去，說道：「恨地，錯不在你，都怪我事先沒有周全之策，以致使得你受這種罪，好在尚可以補救，不然的話我就對不起你舅舅和你爹爹了……」

他說話的語氣極爲誠懇，表情也很眞摯，趙恨地聽了深受感動，眼眶一紅，道：「三叔，我眞不知說什麼好……」

林煌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孩子，你什麼都不用說，這件事都是三叔我算計錯了，我該負一切的責任，等我們找到阿貴之後，我會彌補你所受的傷害……」

天昊道長目中神光閃動，道：「林施主，你可要記住你今晚所說的話。」

林煌正色地道：「大舅爺，我林某人一向言出必行，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盡力幫助恨地，使他成爲本門帝君的繼承人，不過，大舅爺，你也得儘你的力量……」

天昊道長沉聲道：「當然，恨地是我在世上唯一的親人，我不幫他還能幫誰？」頓了頓，面對趙恨地道：「孩子，你舅舅是個山野散人，一生也沒交什麼有名的朋友，不過仗着年紀大些，有些地方，那些人非得賣面子不可，所以我敢向你保證，少林和武當的靈丹，三個月內我一定會爲你取來，你放心就是了。」

趙恨地只覺胸中充滿着感激與幸福的情緒，喉中似乎塞了塊石頭似的，哽聲道：「大舅爺，我……」

林煌道：「好了，恨地，別多說了，快把眼淚擦擦，不然讓仙童看了，可要笑話你了。」

趙恨地舉起衣袖擦了擦面上的淚痕，偷偷地瞥了一下那站在遠處的發楞的葛仙童一眼，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鄭君武一直默立在旁，沒有說話，似乎這感人的一幕，對他沒有任何影響。

事實上，他一直是在冷眼旁觀。對於林煌，他是太熟悉，太了解了，所以當趙恨地感激得淚流滿面，林煌充滿感情地說出那番話時，他一直都是冷靜地注視着他們。

他不敢相信以林煌的爲人，竟也會說出那種富於情感的話，是以，他沒有插進去，只是默默地站立一傍，注視着情況的演變。

夜風掠過原野，發出低低的呼嘯，搖曳的火光，映照在林煌的面上，似乎平添出幾分陰森、詭異之色。

他冷冷地瞥了佇立一傍，默不作聲的鄭君武一眼，道：「君武，你怎麼不說話呢？」

鄭君武聳了聳肩，道：「話都讓你說完了，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頓了頓，目光閃過天昊道長和趙恨地的面上，道：「我們是不是該動身了，半夜裏呆在這兒喝風，滋味可不好受。」

林煌瞪了他一眼，問道：「恨地，你不要緊了吧？我們這就要動身了。」

趙恨地還沒回話，天昊道長已搶着道：「沒有關係，他的體力已經恢復了，只要不動手，絕無問題。」

林煌頷首道：「大舅爺，恨地就麻煩你照顧了，我們儘快找到阿貴，就可儘快結束這件事……」

天昊道長拿起火把，道：「林施主，我們這就走吧！」

林煌也不再多言，向葛仙童方向奔了過去。

葛仙童見到林煌奔來，連忙問道：「三叔，二哥他是怎麼啦？」

林煌道：「沒有什麼？仙童，你放下雪貍，我們這就繼續入山搜索。」

葛仙童不敢多問，放下雪貍，摸了摸牠的頭，道：「小雪，快走吧，找到阿貴，我們就回家了。」

雪貍的嘴裏發出一陣低低的吼聲，然後扭轉頭來，在葛仙童的手背，輕輕地咬了一下。

葛仙童笑罵道：「懶鬼！你沒找到阿貴，什麼都沒得吃的，找到了，我一定給你打兩隻山鷄……」

他的話尚未說完，雪貍已急竄而出，像是一枝銀箭，往那陡直的山峯裏射去。

葛仙童的身子被拉得畢直的銀鍊一帶，幾乎踉蹌地跌倒，笑罵道：「該死的小雪，聽到有吃的，就跑得這麼快，眞是貪吃……」

笑罵聲中，急步追了出去。

林煌和鄭君武緊隨其後，飛步奔行，而天昊道長和趙恨地則落後數步。

他們一行五人一獸，開始的速度還很快，可是不久之後進入山區，漸漸慢了下來。

因爲那座陡直如劍的奇峯，幾乎全是由石塊堆積成的，大大小小褚褐色的石塊，雜亂無章地堆砌着，找不到一條稍平的小徑，甚至落脚時都得注意才行……

那些褚褐色的石塊，也不知道經過多少年的風雨侵蝕，有些風化成片片，就像一把又一把的刀刄，時而橫在前面，若非林煌等人都是武林高手，在這等黑夜裏上山，只怕是寸步難行。

饒是如此，他們上昇的速度仍然是很慢。

天昊道長爲了顧全趙恨地的安全，一手持炬照明，一手摻扶着他，緩緩攀升而上。

而鄭君武則緊跟在葛仙童之後，就近照顧，唯恐他會一不小心，失足跌下，也可加以救援。

攀行之際，沒有一個人說話，然而每個人的心裏都忍不住會浮現起一個念頭，李金貴沒有一點武功，他是如何能够上山的。」

可是沒有一個人說出口來，因爲他們深信雪貍追索蹤跡之能，牠既然是從這兒上山，那麼李金貴必然也是經過這條路上去的，至於如何上去的，那是次要的問題了。

大約奔行了半個時辰，陡直的山勢漸漸平緩起來，這時衆人才發現已經繞行到了山背。

放眼望去，山脈起伏，重重疊疊，在黑夜之中，如同一隻隻龐大的怪獸，盤踞在那兒。

葛仙童拉住了雪貍，喘了一口氣，回過頭來，只見那鄭君武和林煌也已到了身後，只有天昊道長帶着趙恨地，還落在丈外。

林煌問道：「仙童，你累了？」

葛仙童吁了口氣，道：「還好！」

他的雙頰鮮紅，額上也已沁出汗珠，見到林煌關懷地詢問，面上泛起不好意思的神色，自嘲地笑了笑道：「這條路眞是難走，我不曉得阿通怎會跑到這種鬼地方來的，害得我們這樣連夜奔波……」

說話之間，天昊道長已携着趙恨地奔近。

天昊道長望了望綿延出去的山脈，道：「這座山比三茅峯還要難走，只怕愈往上去，愈是難行……」

葛仙童道：「大舅爺，阿貴爬到這裏，休息了許久，是從這條路下山往那邊去……」說着，朝右側的一條茅草密佈的小徑指去。

天昊道長點了點頭，朝林煌道：「林施主，你不是說阿貴那小子不會一點武功嗎？像這種陡直難行的山道，他又如何能一口氣爬得如此之高？」

林煌沉吟道：「這個……」

鄭君武道：「三哥，會不會有人帶着，阿貴往這兒來？」

林煌道：「不可能吧！」頓了頓問道：「恨地，你最後見到阿貴是在那裏？」

趙恨地道：「是在玄妙觀裏的陷阱中，那時他跌在洞裏，我在上面……」

他將進入鏡室的經過，大致的對林煌說了一遍。

林煌沉吟道：「既是清海救了他出陷阱，他既不顧連累清海，必然是一個人逃命，在他的想法，是逃得愈遠，愈荒僻的地方，也就愈安全……」

他的目光閃過衆人面上，微微一笑，道：「所以他才會往這座山逃來，至於以後出不出得去的問題，依老夫所料，他是根本不會想到……」

鄭君武道：「可是，像這麼難登的山，他一個無拳無勇的孩子，又如何上得來呢？」

林煌道：「這只有兩個解釋，一是他被一武林高手所携，飛躍上來的，這個解釋，事實上不能成立，因爲如果白家人找到他，必然會帶他回白家大院去，沒有理由要爬上山來！」

他咳了一聲，道：「第二個解釋是，阿貴已將你們瞞住了，他並非不懂武功，只是隱藏不露而已……」

鄭君武道：「不可能的！」

林煌「哦」了一聲，反問道：「不可能？」

鄭君武道：「我的眼光怎會有錯？阿貴分明一點武功都不會……」頓了頓，對趙恨地道：「恨他你說對不對？」

趙恨地點頭道：「三叔，這個我可以證明。」

林煌皺了一下眉，道：「恨地，你確定阿貴一點武功都不會？」

趙恨地肯定地道：「我很確定。」

林煌沉吟一下，道：「不可能的，一個絲毫不懂武功的人，怎會有能力一口氣登上這等高峯？」

林煌道長道：「林施主，我們也不用爲這個問題費腦筋了，只要找到阿貴，就可以明白眞相。」

林煌頷首，說道：「嗯，不錯，只要找到阿貴，一切的謎都可以解開了。」側首對葛仙童道：「仙童，你不用再休息了吧？」

葛仙童道：「不用了。」

林煌道：「那我們這就走吧。」

葛仙童吆喝一聲，牽着雪貍向右側的茅草小徑行去。

×　×　×

那條茅草小徑，其實說起來並不成爲一條小徑，只是在茂密的茅草叢中，被人踐踏過的一道痕跡而已。

那些仆倒的茅草，東倒西歪，有些還倔強地又豎了起來，以致行進之際，要格外小心，否則鋒利的茅草鋒刄割在臉上也不好受。

林煌唯恐葛仙童會被茅草鋒刄所傷，將火把交給鄭君武，搶前數尺，緊隨在葛仙童的身邊，揮掌替葛仙童開路。

別看他只賸一條胳臂，他的動作較之常人更加迅捷，掌刄如刀，所到之處，那一根根的茅草枝幹立刻斷成兩截，隨着他大袖揮動，飛掃出老遠。

在武林中，有許多門派練有獨門掌力，能够裂石斬樹，尤其少林的金剛掌，更是裂金熔石，無堅不摧，爲掌功中最厲害的一種。

可是像茅草這種柔軟中且富彈性的植物，別說是武林的金剛掌了，就算是武當的綿掌，崆峒的七煞掌，峨嵋的小天星掌，都無法將之一一切斷。

至於江湖中外門的紅砂掌、黑砂掌、鐵砂掌，就算是練到了極峯，也只能破石裂樹，對於這等堅韌的茅草，是無法將之截斷的。

所以天昊道長見到林煌掌出如刀，乾淨俐落地切除那根高達丈許的茅草，不由心中暗驚：「這廿多年來的地下潛伏，林煌不但沒有把武功放下，反而造詣更加深厚，單看這手修羅刀絕技，武林中能擋得住的便沒有幾個……」

思忖之際，他已隨着鄭君武之後，走出了這條長約十餘丈的茅草小徑，來到一片佈滿嶙峋亂石的小山旁。

天昊道長腳下稍停，回頭望了望身後的趙恨地，低聲道：「恨地，累不累？」

趙恨地微笑道：「還好。」

天昊道長道：「如果跟不上，你招呼我一聲，我會助你一臂之力。」

趙恨地點頭道：「多謝大舅。」

天昊道長繼續往前掠去，大約又奔出兩丈多，只見林煌等人，站在一個山洞之前。

那個山洞其實只是從山中裂開的一條狹長的隙縫而已，山洞兩傍滿佈青苔，並且還有籐蔓牽掛下來，若非仔細觀着，根本無法發現這條石縫。

天昊道長奔到林煌身旁，低聲問道：「怎麼樣？阿貴躲在裏面？」

林煌頷首，說道：「他就藏在這個洞裏。」

天昊道長啊了一聲。

林煌微微一楞，道：「大舅爺，怎麼啦？」

天昊道長道：「貧道多年以來，一向來往於山野之間，舉凡道家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貧道全都到過，至於窮山惡水之際的偏僻所在，貧道也曾履足過，像這樣深山裏的洞穴，多年來未有人跡，一定藏有毒蛇惡獸……」

他稍稍一頓，道：「阿貴若是藏在這個洞裏，恐怕會遭到什麼不測……」

林煌道：「若是他已遭到不測，我們現在眞急也沒有用，不過……依我看來，這小子渾身神秘，只怕區區的毒蛇惡獸也無法傷得了他。」

葛仙童道：「三叔，這個洞裏沒有毒蛇，不然雪貍早就進去了，對於牠來說，毒蛇比雉鷄更加美味，像牠這種饞嘴，恐怕……」

鄭君武用兩指敲了葛仙童腦袋一下，笑罵道：「小鬼，你是雪貍肚子裏的蛔蟲，連他最喜歡什麼都知道……」

葛仙童一楞，撫着腦袋抗辯道：「本來就是嘛！我養了雪貍這麼多年來，自然曉得牠的習性和嗜好……」

林煌叱道：「仙童，你怎麼用這種口氣跟你六叔說話？他是在跟你開玩笑，鬧着玩的……」

鄭君武見葛仙童嘟着嘴，笑着摸了摸他的頭，道：「好了，三哥，你也別罵他，我跟仙童是逗慣了的……」

林煌皺了皺眉，道：「就是你，沒大沒小的，……」話聲一頓，道：「這樣吧！由我領先開路，恨地和仙童隨在我後面，六弟和大舅爺斷後，如果有什麼情況，我們也可以前後呼應。」

天昊道長頷首，說道：「好吧，就這麼辦……」

林煌取過火把，領先鑽走山洞之中，其他的人就按照次序，隨後入洞。

這個山洞，從入口之處望去，似乎很小，可是入內之後，隨着越往裏走，洞腹越來越是寬廣。

大約走了半盞茶光景，衆人眼前突然閃爍出一片燦爛的光芒，耀人眼目。

林煌凝目望去，只見這個山腹中是一大片石鐘乳，那些垂掛着的一條條石柱，可能裏面含有水晶的成分，映着火光，光綫折射反映，燦發出五顏六色，絢爛奪目的光芒……。

這兒那像是荒山僻野的洞裏，簡直比起懸滿一百盞大燈的廳堂裏，還要華貴千百倍。

那種由再三反映折射出來的光芒，不僅燦人眼目，甚而奪人心魄，不但使人眼光繚亂，而且心志動搖……。

別說是趙恨地和葛仙童看得目瞪口呆了，就是修羅門中的兩大神魔，一生走南闖北，見過許多世面，一時之間也爲眼前這種奇景而驚呆了。

天昊道長垂下長眉，單掌打了個稽首，道：「無量壽佛！」

林煌怔了一下，側首道：「大舅爺，怎麼啦？」

天昊道長道：「貧道唯恐諸位心志被眼前的幻景所迷，是以出聲喚醒各位。」

林煌微微一笑，道：「想不到這等地方，竟有如此豐富的水晶礦苗，若是經過開採，只怕富可敵國……」

天昊道長道：「造物之奇，眞是匪夷所思，記得當年貧道西出玉門，到達新疆阿爾泰一帶，曾見過當地有不夜之城，終夜火光燃燒如同白晝，那便是使用掘地而得的一種黑油，注入溝中，可以燃燒整夜而不熄，當時曾嘆爲觀止，不料如今又一次見到此種奇景……」

他的目光閃過那一塊塊，一根根的晶瑩柱石，繼續道：「貧道要恭賀修羅門驟而獲得此一鉅大的財富，不過，這得感謝阿貴那孩子，若非是他，我們也不會找到這座深埋於山腹地底的礦藏……」

說到這裏，他只見鄭君武抓了一塊大的紅色石頭走了過來，興奮地道：「三哥，你看，這是塊紅寶石，只要經過琢磨，怕不值數千兩銀子……」

那塊紅石映着火光，發出鮮艷奪目的紅光，使人不敢逼視。

林煌沉聲道：「君武，把這個放下，我們先找到阿貴再說。」

鄭君武一楞，便將手中的礦石扔了出去。

林煌打量了一下四周，道：「看這兒的情況，許久以前，可能是一座地下火山，後來地火熄滅，才留下如許多的礦石，我們找到阿貴之後，再多派些人來開採，自然可以發掘出一些寶物，現在又有什麼好急的，君武，對不對？」

鄭君武訕訕一笑，道：「嘿嘿！我是太興奮了，一時忘形……」

林煌壓低聲音，道：「恨地，阿貴一定躲在洞裏某處，你不妨大聲叫喚一下，如果他聽到了，一定會回答的。」

趙恨地點了點頭，揚聲道：「阿貴，阿貴，你在那裏？我是凌三啊，我是來找你的……」

他的聲音，在空曠的洞裏傳出去，又折射回來，起先的話還聽得淸楚，到了後來，混淆着回音，根本聽不到他在說些什麼。

林煌趕緊制止趙恨地繼續揚聲呼喚，等到回聲一停，道：「這樣大叫是不行的，我們還是繼續深入搜尋。」

說着，他舉步緩緩向前行去。

火光輝映，折射而回，燦人眼目，使得他很難找到一條路可以深入。

林煌走出數步，回頭道：「你們把火熄了，不然反光太强，看不到路。」

五枝火把刹時之間熄去了四枝，洞中登時一黯，反射而回的光綫，也不再像方才那樣强烈。

林煌深吸口氣，擧着手中那枝火炬，回頭道：「你們緊隨我的身後，恨地，仙童，小心突出來的水晶片，別一時大意，傷了眼睛。」

趙恨地和葛仙童應了聲，緊隨在林煌之後，往洞腹深處行去。

那些石頭長得東一叢，西一簇，極不規則，是以林煌行進之際，既要顧慮垂掛而下的石鐘乳，又要小心脚下的石頭，行進的速度自然慢了下來，有時還要繞着行走，所以，走了頓飯光景，才走出那片石林。

葛仙童隨在趙恨地之後，見到林煌繞來繞去，有些不耐煩的嘟嚷道：「何不用雪貍帶路，走起來也快一點……用不着這樣……」

趙恨地拉了拉葛仙童的手臂道：「老九，別這麼說，三叔是關懷你，怕我們遇到什麼意外……」

他的話還沒說完，只聽林煌在前面叫道：「仙童，你快過來。」

葛仙童一楞，還以爲自己發牢騷被林煌聽到，要加以責罵呢。

他脚下一頓，拉住鄭君武，低聲道：「六叔，你帮我說說好話……」

鄭君武笑罵道：「小鬼，你眞是個鬼靈精。」

他隨同葛仙童搶先幾步，向林煌行去，問道：「三哥，什麼事？」

林煌回頭望了他一眼，道：「君武，你看這是怎麼回事？」

鄭君武循着林煌所指之處望去，只見前面一個個黑漆漆的窟窿，也不知道通向何處，竟然有九個之多。

這也就是說，擺在他們前面的，有九條路，而每一條路都通向不可測的山腹深處……。

鄭君武聳了聳肩，道：「好在我們把雪貍帶來了，不然要一一搜遍這九個洞窟，也得大費工夫……」

林煌冷冷望了他一眼，嘴角泛起一絲冷嘲之色，還沒說話，只聽天昊道長道：「林施主，依貧道之見，這九座洞窟是經

過人力開鑿，而非天然生成的。」

鄭君武楞一楞，說道：「哦，有這等事？」

他湊前去，伸手摸了摸洞壁，只覺石壁粗糙，似乎沒有經過的痕跡，轉身搖頭道：「大舅爺你猜錯了，這些洞窟都是天然的，並無人工雕琢開鑿的痕跡……」

林煌走到他身邊，朝火把伸進洞中，指着石壁道：「如果是天然的，怎麼每個洞都一樣大，而且石壁上，凹凸斑駁，形狀相似？」

鄭君武一楞，道：「這個……」

他目光一轉，見到葛仙童抱着雪貍，也鑽了進來，裝模作樣的查視洞壁，覺得臉上有些掛不住，嘿嘿一笑，道：「這世上有誰會閒得無聊，跑到這裏來開山洞？而且一開就是九個之多？却放這個水晶、寶石礦、不去動它？」

葛仙童得意地笑了笑，繼續道：「何況要開鑿這九個山洞，所費之人力，物力，該有多大，那人吃飽了撐着，專門打洞玩的？」

天昊道長查看一下，接下去道：「鄭施主，這些山洞的開鑿半係人力，半係天然，是藉着原先洞穴的走勢，再加開鑿而成的，並且完成在三十年以上……」

鄭君武哦了一聲，不相信地伸手摸了摸洞壁。

天昊道長轉過身去，問道：「林施主，你看三十年之前，武林中有沒有以勇力傳誦江湖的巨人？」

林煌訝道：「巨人？大舅爺，你的意思……」

天昊道長道：「依貧道的觀察，這些洞窟，開闢之人只有一個，並且那人的身高當在九尺開外，否則這窟頂的刀斧之痕不會如此均勻……」

林煌湊了上去，舉起火把仰望窟頂，果然見到斧鑿之痕櫛比鱗次，極爲均勻。

他沉吟一下，道：「這人不僅力大無窮，並且那一柄斧頭也要格外鋒利才行。只有傳說中的六丁神斧丁中齊才有這一柄玄鐵神斧，至於其他的……」

天昊道長拊掌道：「不錯，就是丁中齊，也唯有他才能有這種力量，這種工具，可以開鑿如此大的洞窟，怪不得他自力劈黃河九醜之後，便驟而自江湖失踪，原來到這兒來開洞了……」

說到這裏，話聲一停，他的臉上現出肅穆之極的神色，道：「林施主，你有沒有聽說過那丁中齊的出身來歷？」

林煌一楞，道：「好像是黃山天玄觀，據說他是山裏的樵夫，後來被抱玉眞人收爲記名弟子……」

天昊道長頷首道：「不錯，那抱玉眞人乃是我道家奇人，據說已修成仙籍，五十年前在黃山天都峯白日飛昇……」

林煌道：「白日飛昇之事，我不敢相信，不過抱玉眞人道法通玄，神功無敵，連家師昔年談起，也肅然起敬，的確可稱得上是武林奇人……」

天昊道長道：「他的師弟極樂眞人後來遠走海外，與無相神尼、丐仙等人合稱海外七仙……」微微一頓，道：「林施主，依你之見，六丁神斧丁中齊花費數年，甚而十多年的功夫，在此開鑿山洞，有什麼用意？」

林煌目光一閃，道：「這個……」沉吟半晌，道：「可能是闢此洞府，給抱玉眞人隱居潛修之用，所以江湖上才會傳說抱玉眞人白日飛昇……」

天昊道長頷首道：「貧道也是如此推測。」

他那兩道灰眉微微皺起，道：「如果抱玉眞人果眞隱居在此，那麼我們絕不可以再繼續深入，否則干擾他老人家潛修，只怕後果……」

林煌道：「哎！大舅爺，我們只是推測而已，不見得這一切都如我們所料，何況那抱玉眞人乃是一甲子之前的前輩高人，只怕到現在早巳仙去了……」

天昊道長正色道：「林施主，你這話貧道可不能讚同。」

林煌一怔，道：「哦！爲什麼？」

天昊道長說道：「道家長生之術，施主以爲是虛假的？如果已修成辟穀之術，活個一百來歲，是很容易的事，並非不可能……」

林煌道：「好，我相信大舅爺的話，那抱玉眞人很可能還活着在裏面潛修，但無論是眞是假，我也得冒險進去一趟！」

天昊道長道：「林施主，你有沒有想到，如果抱玉眞人果眞在此潛修，我們進去打擾了他，後果會如何？」

林煌苦笑道：「大舅爺，我們走到這個地步，已是船在江心，馬到懸崖，絕不可能再退回去了，若是不能找到阿貴，只怕我修羅門以後……」

他搖了搖頭，深吸口氣，道：「道長並非我修羅門中人，可以不必進入，至於我們這幾個，則是無論是生是死，是禍是福，非得進入不可。」

天昊道長一把抓住趙恨地，道：「恨地他……」

林煌沉聲道：「他乃是本門傳人，生爲修羅門人，死爲修羅門之鬼，他是非隨在下進去不可。」

天昊道長目中射出劍也似的利芒，逼視在林煌的臉上，林煌也毫不退讓，凝目逼視過去。

一時之間，氣溫似乎陡然下降，空氣也彷彿凝聚起來。

葛仙童噤若寒蟬，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趙恨地則是左右爲難，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鄭君武身形一閃，站在林煌和天昊道長中間，笑道：「哎！你們兩個是怎麼攪的，像小孩子一樣在鬥氣，事情還沒有到這個地步吧？」

天昊道長臉肉抽動一下，斜飛而起的長眉垂落下來，吁了一口氣，說道：「貧道是爲了下一輩着想，不想把他們也陷進去！」

鄭君武笑道：「大舅爺，你也太長他人的志氣了，就算是抱玉眞人在此潛修，我們闖進去，也不見得會犯死罪，何況集我們三人的力量，抱玉眞人又何足畏？」

林煌說道：「六弟說的不錯，就算面對抱玉眞人，我們也不必害怕，何況我們推測的事不一定眞實，或許是另有別人在此……」

鄭君武道：「既然這樣，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走吧？」

他把手中火把點燃，招過葛仙童，道：「仙童，來？把雪貍交給我，讓牠帶路，我們這就去找阿貴。」

葛仙童將雪貍放在地上，把銀鍊交給鄭君武。

林煌道：「君武，還是讓我在前面，你替我拿着火把。」

鄭君武接過火把，只見林煌一揮袍袖，那空盪的大袖捲起了銀鍊，將之纒住。

他訝道：「三哥，你……」

林煌肅然道：「不論裏面隱居的是誰，我們貿然闖了進來，恐怕不容易解釋得清楚……」

說話之間，他已伸手取出纒在腰際的軟劍，將之抖得畢直。

鄭君武知道林煌這枝盤龍劍已有近廿年沒有取出來使用了，如今又拿了出來，並且還拔劍出鞘，可見林煌極爲重視此一次入洞「探險之事」。

林煌一抖那盤龍劍，劍光漾動一片藍芒。

他微笑道：「這只是預先提防，萬一裏面藏了個山魈鬼魅，也好應變。」

鄭君武說道：「三哥，要小心了，如果裏面果眞是抱玉眞人，我們可以跟他講理！」

林煌道：「能夠講理，當然更好，否則也不必留情……」話聲一頓，道：「恨地、仙童你們兩個殿後，萬一情況不對，一定要盡快撤走，不必跟我們一齊陷在這裏……」

趙恨地道：「三叔，我……」

林煌道：「傻子，你跟仙童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用，如果那人連我們都無法抵擋，你留在這兒，只有一起受害，不如盡快趕回宮裏，將情況稟報帝君……」

他深吸口氣，道：「我們走吧！」

天昊道長搶先一步，道：「林施主，貧道與你一起走，有個萬一，也好互相照應。」

林煌道：「多謝大舅爺。」

他一抖銀鍊，道：「小雪，走吧！」

雪貍嘴裏嗚嗚叫了數聲，伸出鼻子在地上嗅了嗅，朝左側第三個山洞奔去。

× × ×

林煌和天昊道長緊隨在雪貍之後，進入那個洞窟，鄭君武一拉葛仙童，向趙恨地比了個手勢，也隨後走了進去。

靜寂的洞中，除了沙沙的脚步聲之外，只有偶而自火炬上發出的「嗶剝」聲響。那跳動的火焰，映着一張張嚴肅的面孔，以及將一幢幢身影投落在洞壁，使得洞中的氣氛更顯得沉鬱而詭秘……

沒有一個人出聲，也沒有一個人的心弦不是繃緊的。尤其是領先的林煌，凝肅的目光，不時閃爍着驚疑的神色，他緊握着盤龍劍，似乎覺得手心都在冒汗……

廿多年來，他一直留在地下宮室裏，爲修羅門策劃着東山再起的驚人行動而費心，根本是沒有機會，也沒有需要他親身與敵交手……

所以這一次行動，可以說是他廿年來的首次行動，偏偏事情演變到這種地步，他所將要面對的，是一個未定而又神秘的對象，是友是敵尚未可知，未來的情況又是如何發展，更非他所能預料的。

因而他的情緒非常緊張，甚至較之多年以前，他初出師門，面臨隴西八怪圍攻還要緊張得多……

在這一行五人一獸中，最輕鬆的該是那隻帶路的雪貍了，牠只循着阿貴走過而留下的氣味追躡着，全然不管即將面臨什麼威脅，什麼强敵……

行行復行行，雪貍領着這五個人，穿行了一個又一個的洞窟，似乎走了一個多時辰，仍然沒有找到阿貴。

天昊道長倏地伸手拉住林煌，道：「林施主，請等一下……」

在靜謐而沉肅的洞中，他的話聲驟然響起，如同晴天起了個霹靂似的，使得每個人都爲之一震。

林煌一怔，回過頭來，問道：「什麼事？」

天昊道長見到他的眼中射出冷煞的目光，臉上的肌肉繃得緊緊的，使得他的表情顯得兇狠而煞厲，彷彿面對仇人一般。

天昊道長知道這是由於處身山腹洞窟過久，周遭沉悶而緊張的氣氛，逼視着林煌內心深處的乖戾煞氣湧現出來所致。

他微微一笑，儘量把聲調放緩和些，道：「林施主，你有沒有發現，我們是在洞裏面兜圈子？」

林煌茫然地四下望了一會，啊了聲道：「是嗎？」

天昊道人頷首道：「貧道在走過第三遍時，便巳發現，所以便在牆壁上留下記號……」

他伸手指向右側的洞壁，道：「你看到這三條帶圈的記號沒有，這表示我們巳經在這個洞裏走過了五次。」

葛仙童到底是個孩子，一聽之下，忍不住叫道：「什麼？我們會在這裏走了五次！」

林煌瞪了一瞪眼，叱道：「仙童，住嘴。」

葛仙童嘟起嘴道：「三叔，我……」

鄭君武見到林煌的神色不對，急忙伸手摀住葛仙童的嘴巴，道：「三叔叫你住嘴，你就別說話，還爭辯什麼？」

林煌仔細地看了看壁上留下的那三個蛋形的記號，問道：「大舅爺，這的確是你留下的？」

天昊道長伸出右手食指，說道：「貧道怕會發生意外，等下認不得路出去，所以用本門『天元指』在壁上留下這個記號來……」

說着，他將手指伸進那個記號的刻痕中，果然完全脗合。

林煌默然望着那三個記號，漸漸的冷靜下來，緩聲道：「這麼說，我們一直是在這些洞窟裏兜圈子了？」

天昊道長道：「不錯。」

鄭君武道：「大舅爺，不會吧？」

天昊道長道：「事實擺在眼前，我們最少也在這個洞裏經過五次！」

鄭君武道：「可是雪貍的追躡術天下無雙，又怎會在這裏兜圈子呢？」

林煌道：「這很容易解釋，因爲這雪貍是循着阿貴行過後，所以留下的氣味前進，所以阿貴在裏面兜圈子，我們也就跟着兜圈子了。」

鄭君武啊了一聲，問道：「可是，我們兜了這麼多的圈子，也應該找到阿貴才對，爲什麼却看不到！」

林煌說道：「這一定也可以會有答案的。」

他的話聲一頓，向前疾行數步，俯身用劍尖自地上挑起一條長長的布條，仔細地察看了一下，向趙恨地道：「恨地，你看一看，這是不是阿貴離開玄妙觀時，所穿着的衣服上撕下來的？」

趙恨地取過挑在劍尖上的布條，仔細地觀看了一下，點頭道：「不錯，是從阿貴身上撕下來的。」

林煌道：「這可以證明，阿貴的確到過這裏，並且他也發現自己陷在洞裏，所以才撕下衣衫作爲記號……」

鄭君武道：「三哥，照你這麼說，阿貴應該還在洞裏呀！」他又怎會……」

林煌道：「阿貴自然還在洞中某個地方，這些洞窟縱橫連綿，有如蛛網，我們所行的路徑，但循着他經過的地方在兜行，繼續走下去，自然可以找得到他！」

天昊道長突然啊了一聲，打斷了他的話聲。

林煌目光一閃，問道：「道長，有什麼事嗎？」

天昊道長道：「林施主，你記不記得一甲子之前，南北兩大魔尊在黃山天都峯會合，向極樂眞人挑戰之事？」

林煌道：「這件事曾經震動天下，我怎會忘掉？記得那時北海魔尊羅岳排出『玄陰七絕陣』，外面再加上南荒魔君耿揚光的『紅雲金花大陣』，足足將極樂眞人困住半個月，後來還是抱玉眞人領着丐仙鄒武，棋仙抱雲子、酒聖蒼松子趕到，將那兩座大陣破去，救出了極樂眞人……」

鄭君武忍不住道：「大舅爺，這一甲子之前的事，跟我們現在困在洞裏，又有什麼關係？」

天昊道長還沒答話，只聽林煌發出一聲驚訝的叫聲，道：「九九歸元陣！我們是陷在九九歸元陣裏。」

天昊道長面色沉肅地道：「不錯，恐怕我們正是陷在九九歸元大陣之中。」

林煌和鄭君武頓時面色灰敗如死，整個人一時之間都像抽掉了空氣的橡皮人樣，幾乎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了。

趙恨地和葛仙童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互相對望一眼，葛仙童搖了搖頭，伸手指指天昊道長，暗示趙恨地出言相詢。

趙恨地正要開口，只見天昊道長手裏的那枝火炬一黯，即將熄滅，連忙疾行一步，將手中的火炬湊了上去燃亮。

林煌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苦笑道：「如果我們陷在歸元大陣之中，只怕這輩子再也無法出去了。」

趙恨地問道：「大舅爺，什麼是九九歸元大陣？」

天昊道長深吸口氣，道：「這有些跟迷宮相同，迷宮裏路徑極多，並且分歧交岔，如果沒有正確的藍圖指示，終其一生也無法出去，儘在歧路裏打轉……」話聲稍稍一頓，道：「據說這九九歸元大陣的奧秘便在從陣中到外面，共有九重禁制，每一重禁制有九條路，其中只有一條正確的路徑，其他八條路上都埋伏有機關！」

趙恨地道：「可是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並沒有機關埋伏呀？」

天昊道長苦笑道：「根本就不需要機關，我們便會迷失在這些洞窟裏面，找不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出去！」

葛仙童忍不住道：「大舅爺，這怎麼會呢？」

鄭君武道：「猴崽子，怎麼不會？你說說看。」

葛仙童道：「照大舅爺所說的，從大陣的中央出去，一共有九重禁制，每一重禁制之中，共有九條路，那麼從頭到底共有九九八十一條路！我們只要一條條的試，用不着試八十一次便可以找到正確的路了……」

林煌叱道：「胡扯，這又不是演算算術，八十一條路扣除七十二條錯路，剩下的九條路便是正確的，你想想看，這些道路分歧交錯，有些甚而迂迴互通，要想從如許多的道路中，找出一條正確的途徑，恐怕試一萬次也不一定能够正確的尋出答案……」

葛仙童恍然若有所悟，喃喃道：「八十一乘八十一……啦，是六千五百六十一，啊，我們最少要試三千次以上，才能找到一條正確的路……」說着，他伸了伸舌尖，道：「哇，這該要試多久？我們豈不是都要……」

趙恨地臉色鐵青，簡直不敢再想像下去。

天昊道長道：「仙童，事情並非你所想像的這麼簡單，由於道路分歧之故，恐怕試六千次也無法找出一條正確的路，所以說，我們是無法進入大陣中心了……」

× × ×

葛仙童臉上泛起恐怖之色，奔了過去，一把抓住林煌的右臂，道：「三叔，我們快走吧，趁現在我們還沒有深入的時候，或許還能够走出去！」

林煌沉聲道：「仙童，不要驚慌，三叔既然帶你們進來，一定可以帶你們出去的。」

他的目光在洞中衆人的面上閃過，緩緩道：「方才我曾經盤算了一下，我們目前雖然陷在九九歸元陣中，可是跟以前的南北兩大魔尊不同的地方，是陣中並沒有設禁制埋伏，當年南北兩大魔尊陷於陣中五十六天，幸得紅雲老祖令白劍青傳書抱玉眞人道歉，他們才由鄒武領出陣外……」話聲一頓，繼續道：「我們沒人引路，可是雪貍的本事還在，雖然無法深入，却可以找到原路出去！」

鄭君武恍然一拍大腿，道：「啊！我怎麼沒想到我們不是來破陣的，而是爲了找阿貴，無論找不找得到，都以循原路出去……」

趙恨地和葛仙童一齊恍然大悟。葛仙童高興地發出哇哇的叫聲，彎腰抱起雪貍，狂笑道：「小雪，你眞是我的寶貝，沒有你，我們可都要困死在這裏了。」

林煌微笑地望着葛仙童那天眞的神態，也沒加以叱責，因爲他的心裏也有一種如釋重担，死裏逃生的感覺，這使得他無法再板起臉孔。

天昊道長撫鬚笑道：「林施主不愧是有神算之稱，一言驚醒夢中人，馬上便將我們的迷惑解開，眞使貧道佩服。」

林煌笑了一下道：「慚愧！慚愧！在下方才也着實驚慌了一陣，這因爲當年那些前輩的名聲太過響亮，九九歸元大陣的厲害，使我產生駭懼之感，無法冷靜地思考，以致讓大家都跟着受驚。」

鄭君武道：「三哥，如今我們該怎麼辦呢？是出陣呢，還是繼續追躡阿貴？」

林煌道：「這個古陣中既沒設任何埋伏禁制，必然因爲主持大陣之人離開，或者仙去了，所以我們不必畏懼外來的攻擊，我們只要帶着雪貍，便不怕找不到路出去了……」

他頓了頓，繼續道：「阿貴在無意中進入這個陣中，必然無法找到正確的道路，所以他此刻一定精疲力竭的留在某一個洞裏，說不定就在這個洞的隔壁……所以，我們只要再找一下，很可能便可以找到他……」

鄭君武拊掌道：「對，爲山九仞，不能功虧一簣，我們的目的既是找到阿貴，便不能就此放棄！」

林煌略一沉吟道：「我們這兒還有四支火炬，大約估計，可以燃燒七個時辰多一點，這樣吧，我們繼續再找四個時辰，如果到那時候，還找不到阿貴，我們就回頭出洞！」

鄭君武道：「三哥，如果我們找不到阿貴，回去如何向帝君交待？」

林煌說道：「帝君那兒，完全由我負責……」

鄭君武道：「可是修羅令！」

林煌道：「修羅令留在這個陣中，自然不虞他人進去取得，那麼對本門的未來，便沒有什麼害處，何況我們發現了這個水晶和寶石的礦床，帝君知道了必定極爲高興，開採之後，對本門今後復仇行動，最少要縮短了十年的歲月……」

需知一個江湖帮派要想稱雄於武林，除了武功的秘笈心法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財力和人力的雄厚與否。

有了龐大的財力，便可以據此網羅各地的優秀人才來加以訓練，加以組織。

等到有了龐大的組織之後，便可以進軍武林，問鼎盟主一席，因爲到了那個時候，任何反對的帮派，都將被消滅、被剷除，而造成唯我獨尊的局面……

鄭君武和天昊道人自然明白這個道理，他們兩人聽了林煌的話，一是高興，一是驚心，因而兩人面上的表情，也就不同了。

林煌似乎爲未來那種一統武林的局面所陶醉，沒有注意天昊道長的面上表情。

洞室之中有了一陣短暫的寂靜，然後聽到鄭君武興奮地道：「三哥，不僅這樣，我們還可以將這兒改建成本門的行宮，利用本門的龐大人力，一方面採礦，一方面開鑿道路，直通山腹中心，我想當年六丁神斧丁中齊耗時許久在這兒闢路設陣，一定有原因的，說不定可能將抱玉眞人的畢生修行秘籙留在裏面……」

林煌在鄭君武說話之時，也發現到了天昊道長的神色不對，忙道：「君武，不要再說了，以後的事，我們再慢慢的打算吧，現在該繼續去搜尋阿貴的下落了。」

鄭君武哦了一聲，立刻閉上了嘴。

他到底不是個笨人，一想到其中的利害關係，立刻爲天昊道長捏一把冷汗，忖道：「不管找不找得到阿貴，只怕大舅爺無法逃得過這一刼了……」

一時之間，他難以決定，要不要暗示天昊道長，設法在出去之後，立刻逃回茅山，不再過問趙恨地之事。

因爲他心中仍然牢記着當年趙二嫂對他的恩情，如今他豈能看着天昊道長喪命在修羅大帝的手裏？

可是他身爲修羅門中的護法神魔，直接執行修羅大帝命令的令主之一，他怎能反叛修羅門？

他忖道：「如果我事先通知大舅爺逃走，對本門將來的影響太大了，這樣做豈不是等於背叛本門？可是我若不通知他，眼看着三哥一定會騙他到宮裏去，雖然大舅爺的武功不錯，但是比起帝君來，他還差得太多，恐怕再也無法生還了！」

意念紛亂之中，他聽到林煌道：「君武，你隨在我身邊，替我注意地上阿貴留下的布條……」

鄭君武應了一聲，問道：「三哥，要不要我在壁上作記號，也好辨認行經的路徑，免得又重覆的在裏面兜圈子？」

林煌道：「不用了，這個由大舅爺偏勞了，茅山的天元指能刻石成粉，大舅爺所作的記號，絕不會認錯的。」

天昊道長嘿嘿乾笑兩聲，嘴唇蠕動一下，想要說甚麼，却又沒有說出來。

林煌沒有理會他，一抖袖上纏住的銀鍊，低喝道：「小雪，走！」

雪貍嗅着地面，一面向洞中深處走進去。

他們這回更加小心的行去，穿行於洞壁之間，時而停下來辨認方位，並且還在轉彎之處作下記號，因此走重覆路徑的情形不再發生。

行走之際，鄭君武極爲辛苦，不時要彎下腰來檢拾阿貴撕落丟在地上的衣服破片，就這樣，大約檢了十幾片破布，他突然聽到雪貍發出一陣怪叫聲。

鄭君武一楞，凝目望去，只見雪貍像是瘋了樣的，儘在那兒打轉。

林煌連連吆喝數聲，也不見雪貍繼續行走，回過頭來問道：「仙童，你過來看看，這畜牲怎麼啦？」

葛仙童跑了過來，抱住雪貍，撫摸了一下那油灰發亮的長毛，嘴裏喃喃道：「小雪，別急，慢慢找。」

林煌聽到雪貍仍然發出一連串怪叫聲，不由詫異地問道：「仙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葛仙童道：「阿貴身上的氣息從這兒斷了，小雪再也聞不到，所以！」

林煌一楞，還沒說話，鄭君武道：「仙童，你是說阿貴突然從這兒消失了？」

林煌頓足道：「荒唐！荒唐！天下怎會有這種事？在這地下洞室裏，一個人怎會消失呢？」

葛仙童也是一楞，嘟着嘴，有些委曲地道：「這個我怎曉得呢？是小雪告訴我的，牠也急啊，你沒看牠急得在打轉？」

林煌搖頭道：「胡鬧，簡直是胡鬧！」也不知道他是說葛仙童在胡鬧，還是說的那隻雪貍。

鄭君武道：「三哥，會不會是有人出現，突然把阿貴擄走了？」

天昊道長說道：「或許是陣裏的禁制被觸發了，所以將阿貴帶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林煌道：「這些洞室除了路徑錯綜之外，那有甚麼禁制，否則我們豈不早就碰到了？」

天昊道長道：「九九歸元陣奧秘無窮，豈是我們所能了解的，或許……」

林煌打斷了他的話，道：「君武，或許這個洞裏另有秘室，別闢秘道，而阿貴就從裏面走的……」

他指着左右兩壁，以及頭頂，道：「你們檢查一下這附近的洞壁，看看有沒有腹壁、秘道……」

天昊道長皺眉道：「林施主，依貧道之見，我們還是回去吧！」

林煌道：「道長，你要走，儘可動身，也沒人攔阻你。」

天昊道長一怔，隨即苦笑道：「施主既然執意如此，貧道也……」

他本來想要就此退出，可是目光一閃，見到鄭君武在對他直眨眼，心念一轉，頓時領悟出鄭君武之意，連忙改變話風，道：「……也無可奈何，此刻無論是刀山火海，貧道也只有陪施主一闖了……」

林煌也覺得自己出言太魯莽了，唯恐就此與天昊道長翻臉，以致惹來更大的麻煩。

因而當他見到天昊道長態度軟化，不禁把一顆提起的心放了下來，道：「大舅爺，多謝你的支持，事實上我們……」

說到這裏火炬發出「嗶剝」一聲輕響，火光迅速的黯了下來，林煌忙道：「快！這枝火把快熄了，快把……」

他這句話還沒說完，火炬已經熄了，頓時四周一片漆黑。

林煌心意轉得非常之快，一見火炬突然熄滅，唯恐天昊道長會趁機猝然出手暗算，趕緊移形換位，提起一身功力，護住面門。

鄭君武惶急地叫道：「誰帶着火摺子？快把火炬點燃……」

葛仙童應道：「六叔，我這兒有。」

黑暗之下，一朵火花綻起，映着葛仙童紅潤的面龐，眞摯的笑容，彷彿像從九天之上突然而降的仙童。

可是當他一看到林煌和天昊道長的特異神態，那眞純的笑容頓時消失。

天昊道長也就在這時，一揮大袖，發出一股勁風，撲滅了那朵初綻的火花，頓時周遭又是一片黑暗。

鄭君武說道：「大舅爺，你這是作甚麼？」

天昊道長道：「你們看，那兒有一光綫傳來，可能直通洞外……」

林煌本來以爲天昊道長存心不良，正準備出手，來個先下手爲强，一聽天昊道長之言，動作不由一緩。

他凝目望去，果然是到洞中深處，隱隱約約的透來一縷微弱的光芒。

那條光芒，似乎經過折射而進入洞中，極爲弱小，顯然方才他們因爲燃着火炬，所以沒有發現。

林煌道：「大家不要亂，按照次序隨我來，慢慢的，用手摸着石壁，別亂了步驟……」說着，他領先向光源之處行去。

大約走了數十步，眼前的光綫愈來愈强，等到繞過了一個彎，他們已可看到處身所在。

林煌回過頭去望了一眼，只見天昊道長等人果然按照次序，跟了過來。

他的嘴角綻起一絲微笑，道：「大舅爺，想不到這兒，還另有通道，想必阿貴是從這兒走的……」

天昊道長領首道：「人在黑暗之中，循着光綫前進，乃是天性，阿貴是從這條路走的。」

葛仙童忍不住道：「三叔，可是阿貴是突然消失的，如果他從這條路走，小雪怎會找不到？」

林煌想了一下，也想不出個道理來。

鄭君武道：「仙童，或許是小雪偷懶，不想再找了，又或者牠是害怕……」

林煌道：「君武，我們不必妄自揣測，只要找到出口，便可明白眞像！」

訬話之間，他們又繼續向前行了十幾步，眼前的光綫越來越强，每個人的心理，也越來越興奮。

在深閉的洞窟裏，摸索了幾個時辰，如今眼見光明在望，在心理上自然有種舒放輕鬆之感。

鄭君武見到所處身之地是一間極爲寬廣的石室，笑着道：「三哥，這裏面乾燥暖和，空氣流通，比我們那兒可要好得多了，若是當年我們發現有這麼個好地方，也用不着窩在那地底下廿年……」

林煌沒有答話，突然停住脚步，四下打量了一會，回頭道：「大舅爺，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奇怪的事？」

天昊道長道：「這裏面奇怪的事很多，不知道林施主是指那一樣？」

林煌道：「按照道理來說，我們既然是深入山腹，如今看到了光綫，應該要往上走才對，怎麼我們一路行來，地勢越來越往下傾斜，好像是深入地下……」

他提出這個問題，每一個人都禁不住仔細地打量一下地勢，果然發現從行來的方向，一直到前去，地勢都是傾斜的，只不過由於傾斜度不大，所以使人不易覺察出來而已。

鄭君武摸了摸腦袋，道：「咦！這是甚麼道理？眞是奇怪。」

天昊道長道：「鄭施主，你還有沒有發現一件奇怪的事？」

鄭君一楞，苦笑道：「大舅爺，這種動腦的事，你別問我，還是問我三哥。」

天昊道長望了正在沉思中的林煌一眼，道：「貧道所說的，正是鄭施主方才所說的那件事。」

鄭君武茫然道：「甚麼事？」

天昊道長道：「就是這兒的環境。」頓了頓，道：「按照一般常理，我們深入山腹地穴，應該空氣混濁而潮濕才對，爲何我們現在置身之處，反而比剛才還要暖和？」

鄭君武問道：「爲甚麼？」

林煌道：「這是地質的關係，倒不足爲奇，只是這兒空氣流暢，光綫充足之事，眞使我想破了頭也想不出來！」

鄭君武笑道：「想不出就不要去想了，我們照着這條路走過去，不就可以找出眞象嗎？」

天昊道長道：「鄭施主，你跟林施主是卅年的老友了，還不知道他的脾氣嗎？像他這種善於運用智慧研究問題的人，若是讓他面對問題，而不思解破，那比什麼都要難過。」

鄭君武拊掌笑道：「大舅爺，你眞是我三哥的知己，他就是這麼個人，什麼事到了他的面前，他總要反反覆覆，拐彎抹角的想個十七八遍，把那件事摸個透徹才放心，其實有許多事，他是想得太多了，本來很簡單，反而被他越弄越複雜……」

林煌有些惱怒地道：「好了，老六，你不用再多說了，我們走吧！」

轉過身去，繼續朝光源之處行去。

鄭君武聳了聳肩，雙手一攤，向天昊道長作個無可奈何的表情，才說道：「走吧！」

葛仙童見他的表情有趣，忍不住莞爾一笑。

鄭君武一瞪眼，曲起手指在葛仙童頭上敲了下，低聲道：「猴崽子，你笑什麼？還不快走！」

葛仙童拉住了鄭君武的手，道：「六叔，我跟你一道。」

天昊道長拉着趙恨地低聲叮嚀，說道：「恨地，你緊跟在我的後面，別離遠了，如果有任何意外，我也好照應你，知道嗎？」

趙恨地眼中現出驚惶之色，默然地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剛才在火把將熄的刹那，他眼見天昊道長跟林煌所發生的衝突，那時眞使他左右爲難，不知該怎樣才好。

因爲一邊是他的親舅舅，一邊則是師門的長輩，雙方爲了利害發生衝突，他站在中間，以一個作爲晚輩的身份，他是誰也不能偏袒。

事實上，他也沒有能力，沒有權帮助誰。

所以一路行來，就數他的心情最沉重，他一直思索着這個問題，而直到現在都沒有獲得答案，得到結論。

天昊道長也明白他的心情，拉住他的手，施出傳言之功，道：「恨地，你是我在世上唯一的親人，無論如何，我都不會讓你受苦，如有萬一，你可有決心脫離修羅門，隨我而去的勇氣？」

趙恨地望了望走在前面的林煌的背影，顫聲道：「我……」

天昊道長傳聲道：「不要說話，你可用點頭或搖頭來表示。」

趙恨地隨着天昊道長一步步向前行走，只覺每一步跨出，都有千斤重担。

他心亂如麻，思緒混雜，不知該如何決定才好，因爲這個決定將會影响他的一生……

天昊道長沒見到他表示意見，輕嘆口氣，傳聲道：「恨地，現在情勢愈來愈危急，如果我們全都葬身此地，那麼一切就免談了，不然只要一出了洞，便是你三叔跟我攤牌的時候了，到那時你該面臨一個抉擇，無論你的抉擇是什麼，我都不會怪你……」

趙恨地心情一陣激動，緊握住天昊道長的手掌，道：「大舅，我……」

天昊道長見到林煌身形一頓，似要回過頭來，連忙問道：「恨地，什麼事？是不是身上有什麼不舒服？」

趙恨地見到林煌回過頭望來，趕忙掩飾說道：「不是的，我……我只是有點害怕……」

天昊道長笑道：「傻孩子，害怕就害怕，有什麼不好意思？說老實話，我也曾闖過龍潭，踏過虎穴，可是像陷身在這種充滿迷惑，充滿神秘的洞裏，我也是頭一遭感到害怕……」

他把話一轉，又說道：「林施主，你呢？」

林煌抱着雪貍，用手指輕輕撫了撫那柔軟的長毛，一時沒有回答天昊道長的問題，似乎是在沉思這個問題的眞正答案。

天昊道長只是爲了替趙恨地掩飾而已，並不是眞正的要林煌答這個問題，他笑了笑道：「每一個人都有心理上的弱點，或許林施主智慧超人，所畏懼的事跟我們不同！」

林煌正色地道：「說老實話，我也很害怕，大凡人類對面不可知的事情，都會感到害怕，不過畏懼是一回事，面對它又是一回事，我們如今已是馬到夾道，船到江心，再也無法回頭了，無論前面是刀山劍樹，血池油鍋，我們都要闖過去。」

他這番話說得極有份量，使得每個人都爲之精神一振。

鄭君武狂笑道：「三哥說得不錯，想當年白氏家族在武林中那麼强堅的力量，我們也都不怕，都要將之擊得粉碎，眼前這空洞的山腹又算得了什麼？闖！咱們闖過去就是了。」

林煌道：「恨地、仙童，你們兩人記住，如有任何特殊情況，只要我叫走，你們不可有絲毫猶疑，一定要馬上就循原路離開，回到宮裏，將我們所發生的事，稟報帝君知道，明白嗎？」

趙恨地和葛仙童巳是第二次聽到林煌如此吩咐了，他們默默的點了點頭，心情更加的沉重。

林煌道：「你來把雪貍接過去，等會好利用牠帶路出去。」

葛仙童走過去，從林煌手裏接過那隻雪貍。

林煌沉吟了一下，道：「大舅爺，等會如有任何情形發生，我們都得儘全力以赴好讓孩子們有機會逃生……」

天昊道長道：「當然，我們如今命運相連，自該同心協力，以應付一切突發的意外，林施主，你放心好了，貧道一生信守諾言，絕不失言。」

林煌道：「多謝大舅爺了。也許情況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壞，只不過我們該作最壞的打算，這樣，當事情發生時，我們才不會慌了手脚。」

天昊道長領首，道：「林施主所言極是。」

林煌不再多言，轉身又繼續行走，衆人也隨後向前緩緩而行。

前面的地勢傾斜而下，順着一個小坡下去，是一個彎道，繞過那個彎道，天昊道長等聽到走在前面的林煌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未完・十四）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骷髏帮帮主將葉勝和嚴凌霄、賈慶從翠雲別府擄回希夷峽總壇之後，懷疑葉勝有叛帮行爲，經過審訊，對證靈壽和太原分壇確實被挑，是不是葉勝供詞所說是被淳于亮將分壇的人全部殺掉，思想有點動搖，對供詞有些相信，先派親信清虛道長到太原調查，再將葉勝等人放出，派他下山，委任爲太原分壇壇主，葉勝下山之後，先和凌雲天、竺九明會合，由凌雲天假扮淳于亮在分壇出現，打走清虛，以堅定帮主信心，確認淳于亮已叛變。然後由凌雲天、葉勝帶領羣雄調查宮闈皇子聘請巧手鬼醫程夢熊的動機，先到中條山找尋鬼醫和他的好友……

求鬼醫援助　黑白道分途

活喪門賈慶一拉凌雲天雙雙躍出，哈哈大笑，道：「酒糟鼻子，我還不知你還是個工於心計的奇才，沉緬杜康，糟蹋了一輩子，實令人惋惜！」

衞廣平先是一怔，繼而面色一變，喝道：「兩位是何來歷？」一掌虛空拂了出去。

一股綿軟罡氣向賈慶、凌雲天兩人悠悠襲至。

凌雲天右掌疾翻，一展卸字訣，將衞廣平襲來罡力引了開去，卸於無形。

衞廣平不禁目露駭異之色。

活喪門賈慶拭去臉上易容藥物，哈哈大笑，道：「酒糟鼻子，你眞的忘懷故人了麼？」

衞廣平目露詫容，道：「賈老兒，你也來了麼？」

賈慶正色道：「衞兄，請勿誤會賈某有不利於衞兄之意，賈某不過是誤打誤撞尾隨許雁，無意發現衞兄隱跡在此，倘衞兄懷疑賈某之言不盡不實，賈某就此告退。」說着，回頭向凌雲天道：「老弟，我們走！」

衞廣平一皺眉頭，道：「非是衞某不念舊交，但此時此地實不宜相見，恕我衞某不恭送了！」

賈慶冷笑一聲，凌雲天忙道：「衞大俠既有碍難，賈兄不必枉費唇舌，衞大俠諒有遠行，不過謹防暗隨，爲程老前輩引來無窮後患。」

衞廣平聞言色變，見賈慶、凌雲天雙雙已躍上牆頭，忙喝道：「兩位慢走，容衞某一言！」

賈慶冷冷一笑，道：「這是衞兄相留，並非賈某存心打擾。」

兩人疾飄而下。

衞廣平雖距二人甚近，只見他七轉八彎，身法奇快如風，顯然設下無形奇門禁制，轉瞬即飄然落在兩人身前，目注了凌雲天一眼，向賈慶道：「這位朋友是誰？可否與衞某引見！」

賈慶微笑道：「是賈某忘年之交，凌雲天少俠！」

衞廣平抱拳，道：「幸會，凌少俠何以知道衞某遠行在即。」

凌雲天道：「說來話長，衞大俠雖謊言將諸鳴霄騙走，恐瞞不過其他羣邪，如在下所料不差，只怕片刻之後羣邪即將來犯，衞大俠如不立即離去，恐爲自身惹下殺身大禍！」

衞廣平聞言微微色變，道：「衞某自問與羣邪無仇無怨，找我則甚？」

凌雲天道：「羣邪欲挾持衞大俠，帶領他們去程夢熊隱居之處，衞大俠速整裝趕往程夢熊處，通知程老英雄戒備，他們均携有程老英雄昔年行道江湖信物，恐程老英雄無法拒絕受宮廷籠絡，衞大俠，你請及早就道，你我有緣再行相見！」

賈慶暗暗欽佩，道：「凌老弟心智無人能及，欲擒故縱，不怕衞廣平不墮入術中！」

衞廣平不禁呆得一呆，道：「程夢熊

有信物在他們手中麼？衞某方才與諸鳴霄並非謊言，但找到程夢熊居處，恐耗相當時日，兩位如不棄，可否寬坐片刻！」

賈慶說道：「你不懼羣邪即將會來犯麼？」

衞廣平目中神光逼射，冷笑道：「衞某這蝸居雖非龍潭虎穴，倘被侵入，不死必傷！」說着面轉笑容，道：「衞某雖無物相待，却備有佳釀美餚，賈老兒可盡興一醉！」

賈慶大笑，道：「你的藏酒決然錯不了，此刻賈某已饞涎欲滴！」

驀地——

宅牆外忽响起擊掌聲，長短斷續，節奏分明。

凌雲天迅掠出牆外，轉瞬又翻回，道：「宅外發現可疑人物趕來，恐係羣邪來犯！」急取出一張面具遞與賈慶，接道：「不可以眞面目與來人相見。」

衞廣平道：「凌少俠尙有同行知友，不妨……」

凌雲天道：「已遣之遠離，衞大俠速引我等進入奇門，以免不測！」

衞廣平微微一笑，引着兩人走去，進入一座八角翠亭，亭內設有棋枰石椅，肅客落座，輕輕擊掌三下。

須臾，兩青衣小童快步走入，送上杯筷酒菜。

衞廣平笑道：「在此亭中可將禁制內舉動洞察無遺。」

凌雲天道：「衞大俠請勿大意，宮廷皇子均身負絕技，何況太極慧劍佟景賢、乾坤居士武顯揚、骷髏帮主，還有新近崛起之軒轅手，無一不是深諳奇門遁甲，恐阻不住他們。」

衞廣平知非危言聳聽，不由臉色微變，忽聞朗朗大笑聲，隨風傳來道：「這點奇門禁制尙難不住老夫，衞老師請現身出見，不然難免玉石皆焚，鷄犬不留。」

三人循聲望去，只見燈光照射下，來人正是乾坤居士武顯揚。

凌雲天道：「羣邪相繼而來，無法應付，不如撤去禁制，令羣邪相信衞大俠已趕往中條。」

衞廣平略一沉吟，道：「也好！」

照射乾坤居士武顯揚那盞孔明燈倏地熄滅，凌雲天、賈慶兩人只覺身形迅速下沉，原來這座八角亭竟降落地底，見兩列石室宛如蜂巢，一股濃郁酒香撲鼻襲來。

衞廣平大笑，道：「賈兄，你瞧衞某這座酒庫如何，深入子夏山腹，國內各地名酒佳釀均有搜羅，此乃衞某怪癖，請二位不要見笑！」說着語音略頓，又道：「羣邪決然找不到此處，禁制樞紐全係於子夏山腹操縱，蝸居無一絲綫索可循。」

飲酌之間，活喪門賈慶敍出此行前因後果。

衞廣平長嘆一聲道：「衞某不問外事已久，只知一鱗半爪，天色已大明，我等動身趕往中條如何？」

× × ×

衞廣平、凌雲天等一行人進入中條山脈，深入萬山叢中，只見危峯插天，羣嶺縈迴，綠映眉宇，蒼翠欲滴。

日薄崦嵫，衞廣平領着羣雄到達一處岩壑邊緣，壑澗深達十數丈，隱聞澗流潺潺聲響。

對岸約莫三十丈遠近，絕壁如仞，插天凌空，飛鳥難渡，僅一條裂隙，似可通行。

忽聞薛靈燕一聲驚呼，面色蒼白，手指着壑底目露驚悸之色。

原來壑底流的不是澗泉，而是蛇虫蠕蠕爬動，竟是滿坑滿谷，令人觸目驚心，至爲奇觀。

衞廣平笑道：「程夢熊就隱居在對崖，壑底蛇豸俱係程夢熊獨門祝由禁制，諸位不要認爲是障眼法，如涉險踏蛇橫過壑谷，必遭噬斃，除非……」

嚴凌霄道：「除非什麼？」

衞廣平望了羣雄一眼，道：「除非能有人凌空飛渡越過卅餘丈壑谷，尙須落脚奇準踏足裂隙，恐當今無比高人具此絕高輕功飛越壑谷。」

葉勝不禁冷笑，說道：「這也未必見得！」

衞廣平聞言不禁一呆，道：「尊駕具有如此曠絕輕功麼？衞某失敬了。」

賈慶朗笑道：「程夢熊就住在對崖，我等如何前往！」

衞廣平略一沉吟，道：「此人隱居後，從不與外間交往，亦不容陌生人來訪，那裂隙係一崎嶇羊腸小道，程夢熊蓄有兩隻怪獸，力能生裂虎豹，更有重重禁制，從未有一人能踏入程夢熊居所，除了衞某例外，諸位在此暫候，讓衞某先行。」說着在懷中取出一根墨綠色澤胡哨，就唇鳴鳴吹起。

他施展內家眞力，其聲響徹雲霄，飄迴山谷，鳴應如濤。

驀地——

壑底潮水般蛇豸頓然停止，讓出一條尺許通道，直至裂隙。

衞廣平身如飛鳥躍下壑底，疾如流星飛奔，轉瞬，杳失於石隙內。

那崎嶇山徑衞廣平縱躍如飛，宛如彈丸跳擲，攀登一處崖角。

落足之處僅一塊突出兩尺方圓崖石，左右並無攀緣，下臨絕壑，深不見底，對崖結有瓦屋五間，屋外松柏交纏，銀翥鳳舞。

兩崖之間藉兩條籐索可資攀手落足，攀越橫波，籐索晃動，令人目眩神搖。

衞廣平振聲發出一聲長嘯，身如飛鳥臨空騰起，落足奇準，一點籐索，身形又起。

他施展蜻蜓三點水絕乘輕功，七八個起落，飄然落在屋外松坪上。

松下躍出兩隻遍體金毛人猿，見衞廣平到來竟視若無睹，閉着眼浸沐在陽光下，怡然自得。

屋內傳出宏渾的大笑，道：「老酒鬼，是否靜極思動，探望我這老不死的。」

笑聲中，屋內踱出一葛衣老叟。

巧手鬼醫程夢熊方面大耳，色如硃砂，髮已全禿，光可鑑人，兩道霜眉斜垂雙耳，虎目獅鼻，一部銀髯垂腹，高大奇偉，背部微傴，貌像神威凜凜。

衞廣平笑說道：「我這老醉鬼無事不登三寶殿，給你帶一個訊息，這一兩日有好朋友來訪，先行通知，以便讓你作一準備！」

程夢熊聞言面色一沉，道：「老醉鬼，你知老朽已與世絕緣，不再過問江湖是非，倘妄念走近草廬，必死無疑。」

衞廣平笑了一笑，道：「這個我知道，但找你的人着實不少，一個應付不慎，恐身敗名裂！」

「來找老朽的是誰？爲了何故？」

衞廣平淡淡一笑，道：「宮廷皇子，大內高手及江湖羣邪！」

程夢熊目中神光逼射，縱聲大笑，說道：「老朽逃塵避世，是懼怕宮廷的勢力麼？」

衞廣平正色道：「若來人以禮求見，並有程兄當年行道江湖時信物，他們必有所求，恐程兄不易拒絕。」

程夢熊聞言不禁面色大變，默然無語，久之，發出一聲太息道：「老朽昔年曾受恩於人，故留贈信物容後圖報，未曾封刀歸隱前，即一一報償，並取回信物，但仍有三件信物無法收回，一則施恩於我之人，乃成名多年武林俠隱，事隔多年無求於我已撒手西歸，再就是秉性耿介，施恩於人不望報，日久淡忘，不復記憶，像老朽現在一般埋名荒山……」

衞廣平道：「如此說來，程兄是眞有三件信物遺留在江湖了？」

程夢熊面色沉重點點頭。

衞廣平搖首嘆息，道：「如今宮廷皇子分持信物求見程兄，恐程兄無法權衡拒絕所求。」

程夢熊不禁呆住，兩目一翻，詫道：「三件信物均落在宮廷皇子手中，那眞是匪夷所思之事，無論如何，江湖素有認物不認人之規矩，老朽亦不能食言，只有勉爲其難出山一行了。」

衞廣平正色道：「據我所知，三件信物均落入宮廷皇子之手，不過其中一件由一大內高手奉命來求見程兄，却爲正派俠士截獲，但不知這三件信物是什麼？」

程夢熊道：「一枚玉匙，一片金錢，一隻銀簪。」

衞廣平望了程夢熊一眼，道：「三件信物有別，想來受恩亦有輕重之分了。」

程夢熊不禁面現驚異之色道：「老醉鬼眞個料事如神。」

衞廣平道：「看來『玉匙』一至，程兄雖心非所願，也要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了，天幸爲正派俠士奪獲。」

程夢熊心頭不禁狂喜，歡愉於色，俄頃又轉黯然，嘆息道：「雖爲正派高人所得，不知玉匙用處，於我無求，其他二件信物若至，老朽自不能拒絕出山了。」

「那麼『玉匙』相求，即可嚴拒宮廷皇子了。」

程夢熊神色黯淡，連連搓手苦笑道：「天下事那有如此巧合，三件信物同時出現，令老朽左右爲難，信物雖有受恩輕重之別，但不能不報，否則，老朽垂暮之年，行將就木，千萬不能信譽蕩然無存。」

衞廣平說道：「我這老醉鬼心計向來遜程兄一籌，這等爲難之事平生僅見，你既無法善其後，恕我亦是無計可施，但與同行尚有許多武林正派高手，現在谷外相候。」

程夢熊不禁勃然變色，怒道：「倘須用武堅拒宮廷好手武林羣邪，老朽怎須人相助，但老朽委實不願施展排教李代桃僵大法致人於死，老醉鬼，解鈴還是繫鈴人，善言遣之離去，毋使老朽爲難。」

衞廣平冷笑一聲道：「所來人中持有玉匙呢？」

程夢熊猛然楞住，嘆氣道：「縱然持有玉匙，如有所命，粉身碎骨在所不辭，但也須俟老朽報却其他二件信物所求之事辦妥以後。」

衞廣平嘿嘿發出一聲森冷笑聲道：「那持有『玉匙』正派英俠，智埒諸葛，倘可爲程兄思出兩全其美之策，免程兄身敗名裂，難道你也嚴拒相見麼？」

程夢熊虎目一瞪，逼射威稜，厲聲道：「這話是你說的，如有一言不實，休怨老朽不念舊誼，辣手無情。」

衞廣平哈哈大笑道：「你雖無情，我豈能無義，如非爲你，我這老醉鬼豈能不辭辛勞迢迢奔波千里。」

程夢熊聞言，心內好生感動，面色轉霽，霜眉微皺，笑道：「令友若能渡過萬蛇谷，老朽當破例接見，否則，只准持有『玉匙』之人來此草廬。」

衞廣平道：「程兄能否偕我這老醉鬼同至蛇谷一行？」

程夢熊微笑頷首，雙雙身形一躍，凌空拔起，沾足籐索，幾個起落掠至對崖，只見兩條身形如飛，奔至蛇谷石隙口上立定，凝目望去。

凌雲天及羣雄在對岸立候，衞廣平提聚一口眞力朗聲道：「賈老兒，程兄在此迎候，諸位只須設法越過萬蛇谷就是。」

凌雲天聞言不禁微笑，見活喪門賈慶等面現爲難之色，遂取出身旁「神木令」，交與賈慶道：「神木令萬邪不侵，由賈大俠率領躍下壑谷，必可安然橫渡。」說着兩足猛然一踹，身形刺空斜斜飛出，掠空越壑而去。

羣雄不禁心神大震，暗揑着一把汗爲凌雲天吊胆，神行無影竺九明道：「輕功再高，也無法一口氣橫越三十餘丈壑谷。」暗責凌雲天好高逞强。

只見凌雲天穿出二三十丈外，眞力漸趨衰竭，身形微向下沉之際，突然兩足交互一踹，身形陡地拔起七八丈高下，軀體蜷曲，施展神龍十八翻奇絕身法，凌空急翻出十數觔斗，又橫越七八丈距離，猛地一彈，身形疾射如弩，化爲「天禽百旋」身法，兩臂擴張如翼，宛若風中黃葉般飄然墜向對崖石隙邊沿。

衞廣平不禁瞧得目瞪口呆。

程夢熊讚道：「好高明的身法。」

羣雄在對崖瞧得逼眞，暗暗喝采。

活喪門賈慶高聲喝道：「諸位請緊隨賈某。」身形一躍，疾如鷹隼落下谷底。

驀見萬蛇如遇尅星，向四外迸竄飛逃，立時空出五六丈方圓。

羣雄魚貫躍下，緊隨賈慶走去，所經之處萬蛇中分，三十餘丈距離不消片刻，便已橫越而至。

程夢熊目睹賈慶手中神木令不勝驚異，張口欲問賈慶來歷，但見賈慶將神木令交與凌雲天手中道：「原壁奉趙！」

程夢熊捋鬚大笑道：「原來少俠竟是武林前輩奇人俠丐尊者衣缽傳人，難怪身負曠絕武學，老朽前導，容抵草廬再行敘

話。」轉身疾掠而去。

巧手鬼醫程夢熊結廬五間，寬敞異常，窗明几淨，丘壑風濤猶置於枕席，置身其境，塵慮盡滌。

設宴欵待羣雄，山雉獸肉，野蔬佳釀，味腴可口，別有風味。

席間，活喪門賈慶忽然道：「程老英雄，你傲嘯林泉，悠然物外，不沾江湖半點是非，節操風範，令我等不勝欣羨敬仰，但老前輩將一身絕學隨之黃土，未免可惜。」

活喪門賈慶此一言，似勾起程夢塵無限心事，太息一聲道：「程某非是不願將畢生所學傳人，怎奈與諸位處境大不相同，祝由一道，跡近邪法，若傳之非人，必貽害非淺。」

衞廣平笑道：「但程兄一身武學，通神醫道，遁甲奇門，皆冠絕江湖，亦要隨之葬入六尺桐棺中麼？」

程夢熊微微一笑，目光落在凌雲天面上，凝視了一眼，道：「凌少俠，如瞧得起老朽，請以本來面目相見。」

凌雲天道：「老英雄端的神目如電。」說着揭下面具。

程夢熊目睹凌雲天玉樹丰神，不禁暗讚道：「好人品！」當下微笑道：「不瞞少俠說，老朽未及弱冠，即奉師命行道江湖，血氣方剛，年少氣盛，樹下强仇大敵，幾乎喪命，如非俠丐尊者前輩施救，那有命在，大恩未報，何況又有傳藝之德，是以耿耿難忘，老朽意欲將一身所學傳授於少俠，不知少俠如何？」

凌雲天聞言立起，程夢熊已知他心意，忙道：「老朽爲了却一件心事，轉授即是奉懇，並非收徒傳藝，少俠如不見拒，你我不妨以弟兄相稱。」

羣雄均面現喜容。

凌雲天道：「這個如何使得？」

衞廣平道：「程兄言出無改，少俠就不必再推辭了。」

程夢熊敬了羣雄一杯酒後，道：「老朽武功雖略有成就，但比起凌少俠無異班門弄斧，然無涓涓細流即無以滙成江河，將一己之得略供蒭蕘，凌少俠兼收並蓄，發揚光大，他日冠冕武林無疑。」

凌雲天赧然答道：「微末之技，那能與老英雄相提並論，若不嫌駑鈍，請不吝教誨，則不勝幸甚。」

「……」

一連五日，通臂人猿諸鳴霄等大內高手尚未尋至，但這五日凌雲天與程夢熊相處一室，廢寢忘餐，獲益匪淺。

凌雲天以過人穎悟，聞一知十，習得程夢熊一身所學神髓。

第六日下午，對崖突隨風傳來一聲猿嘯，羣雄即知宮廷高手尋來。

凌雲天身形疾掠如飛，疾向萬蛇谷奔去。

只見對崖立着十數人，由通臂人猿諸鳴霄爲首。

凌雲天向一隻金毛人猿一打手式，此猿深通人性，能知人言，當即會意，躍下萬蛇谷。

萬蛇立時中分，讓人猿通行。

諸鳴霄等人目睹萬蛇流奔，不禁神奪魂搖，駭然變色，忽見金毛人猿疾如星飛電射橫掠，身形一鶴冲天拔上崖來，更是一驚。

突聞對崖傳來凌雲天朗語聲道：「諸位來到萬蛇谷則甚？」

諸鳴霄高聲答道：「在下諸鳴霄，奉皇子之命，手持程夢熊老前輩當年金錢信物求見程老前輩。」

只聞對崖答道：「既有信物，請隨着靈猿同行，但僅限諸老師一人，請諸老師取出信物與靈猿一瞧。」

諸鳴霄冷哼一聲，在貼身囊中取出一枚金錢，錢上鐫有八卦雲雷符篆。

靈猿望了金錢一眼，以毛茸茸巨掌向諸鳴霄招了一下，示意緊隨牠去，身形一躍下崖。

諸鳴霄忙疾躍而下，饒是他是江湖巨擘，目睹蛇豸滿坑滿谷，滑滑蠕動，也不由悚目心駭，心顫魂搖，緊緊隨着靈猿馳去。

到達石隙小徑，凌雲天已失去踪跡，諸鳴霄不遑尋視，緊跟着靈猿縱躍如飛，俟對崖程夢熊廬屋入眼，不禁一怔，駭然失色。

只見靈猿身形騰空，沾足籐索上，起落如飛，轉瞬便已落在對崖。

諸鳴霄自忖有此能耐，但揣摸不出程夢熊對他究竟是何用心，若半途使壞，自己必粉身碎骨，死無對證，一念甫生，不禁泛上一股奇寒。

猛然鋼牙緊咬，把心一橫，身形疾騰拔起，沾上籐索，施展八步凌波身法，到達對崖。

諸鳴霄定了定神，只見屋內飄然走出一人，禿額銀鬚，形態魁梧的老叟，忙抱拳一揖，笑一笑說道：「在下諸鳴霄拜見程大俠。」

程夢熊道：「尊駕手持老朽昔年信物欲有何求？」聲如洪鐘，面色凝肅。

諸鳴霄躬身答道：「在下奉四皇子之命，邀請程大俠入京，四皇子愛才若渴，至於爲了何事，在下無法預料。」

程夢熊神態冰冷，道：「既有老朽信物，老朽只能隨同尊駕前往京師，但僅限一事，辦了後老朽立即回山。」

諸鳴霄心頭狂喜，答道：「這個在下知道。」

程夢熊又道：「老朽已有風聞，昔年老朽信物三件，均落在宮廷之手，相繼奉命趕來此處邀請老朽出山，尊駕來時是否有人跟踪？」

諸鳴霄說道：「程大俠之言均係實情，各皇子派來高手，均在中條山中覓訪大俠居處，在下形踪愼秘，幸未被人躡踪，萬望程大俠，即隨在下離山，可免無謂糾纏。」

程夢熊哈哈大笑道：「老朽不能說走就走，荒居亦要稍作安排，明晨才動身如何？」

諸鳴霄自杏花村別了烟霞酒徒衞廣平後，發現有人尾隨，一路疾奔，故意飄忽行踪，欲甩開追踪，有幾次驚險萬狀，死裏逃生，所幸追踪之人不願他死，以免失去綫索，費盡艱辛，才能到中條山。

因衞廣平語焉不詳，只道出萬蛇谷前形勢，在山中摸索了三日三夜，好不容易才找出萬蛇谷。

如今聞言，心頭忽生患失患得之感，萬一追踪之人尋來此處，他們手中又持有程夢熊信物，後果不堪設想，但礙難出口，只有抱拳笑道：「承蒙大俠首允，在下感激不淺。」

程夢熊面色一寒，沉聲道：「老朽為償卻昔年恩怨，認物不認人，尊駕若無信物，無法生離此處，老朽要認明尊駕携來的是否當年信物。」

諸鳴霄速然取出金錢。

程夢熊接在手中反覆端詳了兩眼，自言自語道：「此物已離開老朽身旁有一甲子了，睹物思人，能不傷懷。」復又交回諸鳴霄，接道：「兩隻靈猿桀傲不馴，老朽之徒不願老朽離山，尊駕留居在此恐難免忤犯，尊駕請回，明晨請在萬蛇谷對崖相候老朽就是。」言畢，轉身步入屋內而去。

諸鳴霄心中大急，不由喚道：「程大俠！」

忽見那隻靈猿獰牙猙猙出聲，毛掌示意自己離去，暗暗怒道：「畜生，老夫如不看你主人之面，定將你喪生在掌下。」

屋角突轉出一個面目悍鷙的少年，向諸鳴霄冷冷發出一聲輕笑，道：「諸老師，別瞧你是武林成名高人，真正動起手來比這頭靈猿還技遜一籌。」

諸鳴霄聞言胸中不禁怒火沸騰，成名以來幾曾受過如此奚落，不禁厲聲道：「閣下也太目中無人了，一個畜生，縱然通靈，能有多大火候？」

少年道：「諸老師不信就不妨一試。」說着望着靈猿笑道：「諸老師是客，最多點到為止，不可出手傷人。」言畢轉身走向屋後隱去。

這分明視自己如同無物，動手必敗，諸鳴霄聞言氣極，心肺欲炸，再一瞧那靈猿，只見牠已蓄勢待敵，目露不屑之色，怒喝一聲，道：「看招！」

右掌一式「出岫行雲」，劈向靈猿左乳。

出招迅快如風，掌勢堪近，忽望回飛撤，左臂猛伸，五指迅如電光石火抓向靈猿胸腹，遞出五縷勁氣，銳利如刃攻去。

諸鳴霄手臂特長，兩臂可伸縮自如，他這一招辣毒異常，換在別人，早洞胸裂腹，橫屍當場，怎知手指觸及靈猿軀體如觸金石，不禁大驚。

就在這瞬息間，靈猿右掌一翻扣向諸鳴霄左臂，左手撩向諸鳴霄下陰。

靈猿看出諸鳴霄用心狠毒，亦還以顏色，手法奇奧迅快，諸鳴霄身形一掠，仰身倒竄疾閃開去，靈猿指風劃過衣角，竟撕下五尺許隨風飄下壑谷，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他惱羞成怒，猛泛殺機，一退又進，掌勢如山，展開一套迅厲的掌法。

靈猿亦快打快攻，縱躍如電，掌法奇詭。

片刻過去，一人一猿交手，已是二十餘回合，突然靈猿右臂穿飛翻出，神奇已極。

驀然之間，諸鳴霄想不出如何化解，只覺腕脈一麻，右臂已被靈猿五指鋼爪扣住。

忽聞室內程夢熊一聲大喝道：「不許胡鬧！諸老師，孽畜無知忤犯，望請海涵，孽畜，速速送客。」

靈猿聞聲倏鬆五指，轉身躍向籐索，掠往對崖而去。

諸鳴霄一臉悻悻之色，雙肩微振，身形穿空而起，右足落向籐索。

籐索本兩端固定，繃得筆直，強風猛吹僅晃移分寸，不虞失閃，但諸鳴霄右足望籐索沾實時，突然山谷間起了一陣強烈颶風，宛如萬馬奔騰，籐索猛地移開五寸許，諸鳴霄一足失空，一聲驚呼，身形往萬丈深淵墜去。

諸鳴霄暗道：「我命休矣！」正欲變換身法，欲險裏求生，只見崖下突騰起一條身影將他抱住，另一隻手一攀籐索，如同飛鳥騰空穿起，倏忽之間，已落向對崖放下。

俟諸鳴霄驚魂才定之際，相救之人已返身縱向對崖，目睹那人之背影，正是那神態悍鷙的少年，不由暗叫了一聲：「慚愧！」

轉眼望去，只見那頭靈猿在齜牙直笑，暗罵道：「孽畜！」望靈猿飛奔而去。

靈猿掉頭繼續縱躍如飛。

到達石隙裂口，對岸傳來一片喝叱聲，諸鳴霄凝目望去，發覺自己手下與追踪之人在激烈拚搏，殺聲震野，刀光劍影，作殊死之戰。

靈猿趁他怔神之時，冷不防環臂抱去，躍下萬蛇谷，疾奔向對岸，身形拔起，撩上崖去。

諸鳴霄身形尚未落地，猛一彈身，直望拚搏之處撲去，耳聞連聲慘嗥，發現自己手下傷亡殆盡，來人之首正是乾坤居士武顯揚，不禁大駭。

只聽武顯揚沉聲道：「諸老師，別來無恙？」

諸鳴霄發現身已被圍，昔年闖蕩江湖時，曾與武顯揚有一面之緣，但宮廷盛傳武顯揚早已物故，乃千面神儒石誠偽裝，此刻敵對之勢已明，更不便詢問來人來歷真假，冷傲一笑道：「武大俠，諸某手下與大俠無怨無仇，為何心狠手辣，悉數殲戮？」

武顯揚淡淡一笑道：「並非武某辣手心黑，而是你那手下侍宮廷之勢先行動手，武某忍無可忍，何況此行成敗關係至鉅，故不得不斬草除根。」

諸鳴霄身形一凜，道：「看來武大俠亦要對諸某施展辣手了。」

武顯揚微笑道：「這倒未必，端視諸老師合作與否？」

諸鳴霄微微一怔，道：「武大俠此話何意，請道其詳。」

武顯揚道：「諸大俠是否已見過巧手鬼醫程夢熊？」

「不錯，諸某已面見程夢熊。」

「但程夢熊為何不與諸老師同行。」

諸鳴霄道：「程夢熊須略作安排居處，明晨與諸某偕同入京。」

武顯揚淡淡一笑道：「這樣說來，四殿下必已懇求程夢熊為他着手重大陰謀，可否見告？」

諸鳴霄哈哈大笑道：「如此重大之事，四殿下怎可為諸某預知，諸某不過手持信物奉命邀約程夢熊進京罷了。」

武顯揚望了諸鳴霄一眼，道：「那麼金錢信物仍在諸老師懷內麼？」

諸鳴霄聞言心神猛駭，面色大變，乾咳一聲道：「不瞞武大俠，那枚金錢已還程夢熊了。」

武顯揚不禁放聲大笑道：「武某並非三歲無知孩童，尚未言明何事，焉有將信物交還之理？」說着面色一沉，厲聲道：「金錢仍在諸老師懷中藏着，請速交與武某，武某網開一面讓你逃生。」

諸鳴霄深知如不獻出必然凶多吉少，但江湖中人習性寧折不彎，而且受四殿下重託，豈可功敗垂成，程夢熊如重言諾，必不讓自己喪生在他居所咫尺之外，心念一定，朗笑道：「諸某實話實說，決無半點虛假，倘或不信，何妨當面請問程夢熊就知。」

武顯揚聞言不禁將信將疑，道：「金錢真個未在諸老師手中麼？」說時目中神光泛出森嚴殺機。

諸鳴霄心神一震，冷冷笑道：「程夢熊就住在對崖，武大俠一舉一動，洞察無遺，絕不會讓諸某喪生在此，武大俠固可逞一時之快，但必招來殺身大禍。」

武顯揚暗覺此話並非危言聳聽，淡淡一笑道：「除非諸老師能改變心意！」

諸鳴霄不禁一怔道：「諸某已說過金錢信物不在身旁，四殿下謀求之事茫然不知，武大俠如與四殿下易身相處，諸某決難相信武大俠會將機密……」

武顯揚冷不防右掌迅疾無倫向諸鳴霄面門拂去。

諸鳴霄立時警覺，右臂一式「二郎担山」封去，只已遲了一步，但覺一片奇熱如焚撲面襲來，真氣回逆窒息欲倒。

武顯揚迅疾無比搜覓諸鳴霄全身，並無什麼金錢，不禁呆了一呆，暗道：「莫非諸鳴霄之言並未半點虛誑。」只覺此事內中必有蹊蹺，相求之事尚未明言，應允與否亦未確定，信物就被收回，焉有是理，認定諸鳴霄將信物埋藏在對崖秘處，明晨與程夢熊動身時再予取出。

乾坤居士武顯揚略一沉吟，取出一粒藥丸餵在諸鳴霄口中。

須臾，諸鳴霄醒轉，冷笑道：「武大俠為何突發善念，將諸某救活？」

武顯揚道：「留下你活命，可與武某等同往去見程夢熊。」

諸鳴霄怒道：「武大俠取得金錢，要我諸鳴霄何用？」

武顯揚聞言就知內情有異，面色大變，道：「老朽搜遍諸老師全身，並未發現有什麼金錢？」

諸鳴霄暗道：「我將金錢藏於夾襟內，錢身本薄，又靠近衣鈕，也許武顯揚疏漏並未搜到。」暗暗欣喜，正欲出言證實他所說已還程夢熊之言不虛時。

驀聞身後密林中騰起一聲清澈長嘯，人影如魂紛紛疾掠而來。

武顯揚瞧出來人，正是七皇子之師太極慧劍佟景賢率領七皇子門下一干高手，不禁心頭暗感駭異。

太極慧劍佟景賢身形倏止，目注諸鳴霄微笑道：「尊駕當是四殿下親信侍衛諸鳴霄老師麼？」

諸鳴霄答道：「不錯，在下正是諸鳴霄。」

佟景賢道：「不知諸老師可否交出金錢信物？」

諸鳴霄不禁心神猛震……

太極慧劍佟景賢又微微一笑，說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老朽雖是七殿下授藝師傅，但決不偏私，諸老師交出金錢立即毀去，以免闖出滔天大禍。」

諸鳴霄道：「佟大俠之言極是，無奈金錢信物已為武顯揚奪去。」

武顯揚不禁大怒，厲聲道：「諸鳴霄，你這話無的放矢……」

諸鳴霄亦反唇相譏，厲聲叱道：「我諸某為你暗算制住，搜覓全身，將金錢搜去，你那同行均有目共睹，何況諸某手下悉遭毒手，可為明證，武顯揚，你以武林名宿，正派高人自命，大丈夫行事磊落光明，敢做敢當，如今諉誣諸某無中生有，可見你也是名俠實盜，口蜜腹劍無恥的小人。」

武顯揚不禁氣得肝肺炸裂，但此時此地百口莫辯，除了金錢並無搜獲外無一不是事實，當下厲喝聲叱道：「諸鳴霄，住口！」

太極慧劍佟景賢面色一沉，冷笑道：「老朽趕來此處之際，親眼目睹武老師暗算施襲，制住諸鳴霄搜覓全身，如說武老師未取金錢信物，有誰能信！」

武顯揚無法辯明，與其越描越黑，倒不如相應不理，即冷笑道：「佟老師，你親眼目睹武某在諸老師身上取出那枚金錢麼？」

佟景賢冷冷答道：「無論如何，那枚金錢總是在二位其中一人身上，既然兩位不贊成老朽將金錢毀去，那麼老朽本除惡務盡之旨，恕我不能顧全武林道義了！」

諸鳴霄冷笑，道：「佟大俠捨本逐末，不智之極，倘佟大俠能除去巧手鬼醫程夢熊，永除大害，為宮廷斷絕鬩牆之禍，功德無量，此其一，再毀去金錢亦無濟於事，因尚有兩樣程夢熊信物落在其他皇子手內，不能制止其他皇子亦是徒然，此其二，如今諸某金錢信物被武顯揚奪去，武顯揚與佟大俠是武林名宿，功力悉臻化境，不相伯仲，恐佟大俠難操勝算，至於諸某更無足輕重……」

話聲中，諸鳴霄突面變慘變，只覺心痛如絞，眼前發黑，仰面倒地。

太極慧劍佟景賢及乾坤居士武顯揚不禁一怔，同往趨視，察覺諸鳴霄業已氣息冰冷，撒手西歸了。

諸鳴霄突然暴斃，諒係遭人暗算所致，但佟景賢、武顯揚自己心裏明白自己這方絕無人敢作出此事，那却是為何呢？

佟景賢不禁望了武顯揚一眼。

武顯揚從他眼神內，即知佟景賢存着什麼心意，不禁怒極，厲聲道：「佟老師，莫非疑心武某所為！」

佟景賢冷冷一笑，道：「武老師未免作賊心虛，諸鳴霄適才罹受武老師暗算，心脈臟腑已然重傷，雖被救醒，但終不免一死。」

武顯揚本怒容滿面，聞言長嘆一聲，道：「佟老師，試問武某既搜出金錢信物，何必又救轉諸鳴霄？」

佟景賢不禁楞住，暗道：「此言委實不差。」目露詫容，說道：「那麼金錢何在？」

武顯揚詳細敍出諸鳴霄由對崖靈猿揹負渡過後經過敍出。

佟景賢道：「佟某也不信金錢已交回，說不定程夢熊當着信物既不便食言拒絕，又不甘爲宮廷効力，故命靈猿趁着護持諸鳴霄之際趁間竊去！」

武顯揚道：「武某初也有此推測，但諸鳴霄乃威震百粤，馳名八閩的頂尖高手，靈猿在他身上動了手脚竟懵然無知，未免不合情理！」

佟景賢道：「這樣說來諸鳴霄定預知你我等必生心刦奪，藏在對崖秘處了。」

武顯揚頷首道：「正是！武某也贊同佟老師之見，將金錢毀去，爲今之計，你我要如何越過萬蛇谷，尋覓金錢或逕自找那程夢熊，合力戮殺，永絕禍害！」

佟景賢望了武顯揚一眼，道：「武老師，這是你由衷之言麼？」

武顯揚正色道：「佟老師，你我均是年逾古稀，武林知名人物，彼此雖相交不深，但也有耳聞武某心性爲人。」

佟景賢道：「邇來盛傳武顯揚已歸道山，閣下乃千面神儒石誠易容僞裝！」

武顯揚聞言兩眉猛剔，宏聲大笑道：「佟老師定爲無稽中傷之言所惑，若武某放出謠諑，指佟老師並非本人，而是其他江湖凶邪，佟老師如今作何想法？」

「佟某有人證明非虛！」

「難道武某就無人證麼？」

佟景賢不禁默然須臾，微笑道：「眞眞假假，虛虛實實，終有水落石出之日，既然武老師與佟某心意不謀而合，你我速去尋覓程夢熊去吧。」

武顯揚微微一笑，手指谷下，道：「佟老師，如何跨越萬蛇谷？」

敢情那太極慧劍佟景賢尚未目睹怪異駭目的奇景，不禁微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峽谷雖險，還不至難倒你我。」說着飄然走近崖沿，不禁一怔，冷笑道：「這不過是障眼法而已，有何可懼？」

武顯揚道：「雖是障眼法，却含有極厲害的禁制。」

佟景賢回頭沉聲問道：「有誰敢橫渡萬蛇谷！」

大內高手面面相覷不出一聲。

武顯揚道：「武某想出一策，不知可行否，不妨一試。」說着突提聚一口眞氣，高聲道：「兄弟武顯揚求見程老英雄，煩爲通報。」

須臾——

只聞對崖傳來清朗聲，道：「程夢熊封刀歸隱已久，摒絕世緣，拒不見外客，尊駕請回！」

武顯揚說道：「兄弟帶有程老英雄的信物，諒程老英雄不致見拒，有勞通報一聲。」

「是何信物？」

「一支銀簪！」

「請擲入萬蛇谷，自有蛇啣過來驗明眞假。」

武顯揚不禁面色一變，高聲道：「兄弟如何信得過閣下？」

對崖傳來哈哈大笑，道：「正如在下不能相信武老師身懷銀簪一般。」

武顯揚不禁呆住，面色異常難看。

突然身後遠處飛掠而來七八條飛快的人影，來人正是蛇神滕鳳、千手鬼王、霹靂尊者陶彥、白骨殃神柳南等羣邪。

佟景賢朗笑道：「諸位也已趕來了，萬蛇谷有幸，難得諸位光臨，滕老師，你有無妙策可驅逐萬蛇？」

滕鳳聞言冷哼一聲，快步走來，目睹壑澗萬蛇潮湧水流怪異情景，不禁猛然一呆，沉聲道：「此乃障眼法！」

佟景賢笑道：「這個佟某也知是障眼法，絕無如此之多的蛇蟒不竭不盡，但不知是眞是假，滕老師武林尊稱蛇神，稍施小術，必可驅之無影無踪！」

滕鳳傲然一笑，道：「殲除蛇蟒，滕某不費吹灰之力，瞧諸位神情似欲往對崖而去，不知爲了何故？」說着望了地面狼藉屍體一瞥，雙眉微皺。

武顯揚道：「武某還是一句老話，合則兩利，分則俱敗。」將詳情和盤托出，絲毫無隱。

千手鬼王道：「程夢熊眞是如此重要麼？」

武顯揚冷笑道：「武林人物，恩怨分明，受人點滴，湧泉相報，程夢熊歸隱已久，從不過問是非，但信物索報，那就大不相同，非但宮廷有非常之變，而且武林亦從此永無寧日了。」

滕鳳道：「既是如此，無異是說我等非程夢熊之敵，尋上門去不啻送死！」

「話不是如此說，應未雨綢繆，毋臨渴掘井，程夢熊三般信物如被我等截獲毀去，他永無再出之藉口。」

滕鳳道：「那麼我等找上門去，是何原故？」

佟景賢道：「證實諸鳴霄之言，倘程夢熊未索回金錢，無疑諸鳴霄將金錢藏在對崖。」

滕鳳略一沉吟，道：「此言雖是極，但佟老師爲七皇子授藝恩師，程夢熊不出從此無後顧之憂……」

言尚未了，佟景賢朗聲大笑，道：「儲君之位，天命攸歸，實非佟某所能左右，倘或佟某存有此念，怎會離開七皇子嘯遨林泉，不問世事，虛耗十數寒暑，此次再出乃因七皇子罹受無妄之諑，佟某相助澄清，就拿最近江湖崛起一隱名自稱軒轅手人物而言，可見七皇子以前種種，謗怨集身，均是無中生有，惡意中傷！」

蛇神滕鳳笑道：「但願佟老師口能應心。」說着取出一隻短笛，吹出漫無韻律，悸人笛聲。

壑中萬蛇聞聲如遇尅星，一霎那間奔竄無影無踪，澗底顯出一片淺淺流泉。

驀地——

上流頭急洪暴漲，潮湧洩瀉，轉瞬喧嘩澎湃，水深達十數丈高，滔天白浪，情景立變。

佟景賢目光向大內高手一望。

立有兩人飛下，欲施展凌波飛渡輕功越掠壑澗，豈料兩足一點浪頭，只覺身形疾沉而下，轉瞬沒頂無踪。

岸上羣雄不禁色變，面面相覷。

只聽對岸傳來一語聲：「諸位方才謂有銀簪信物須求見程老英雄，爲何時至如

今尚未見信物送來，分明謊言相騙，奉勸諸位，不要妄念涉過此崖，須知此崖步步均有殺機。」

水聲似奔雷，但語聲字字清晰送入諸人耳中。

佟景賢冷笑一聲，道：「佟某絕不相信去程夢熊居處僅有一條通徑。我等分兩撥沿着崖壑上下尋覓可越過之處，以旗花聯絡。」說着自領一撥人向下游方向飛奔而去。

武顯揚略一忖，亦領同黨向上游方向奔去。

剩下蛇神滕鳳等羣邪無所適從，相望了一眼，千手鬼王冷笑道：「道不同不相爲謀，佟景賢、武顯揚均心懷叵測，口蜜腹劍，此去必遇險敗退，我等不必隨往。」說着望了諸鳴霄屍體一眼，接道：「兄弟瞧武顯揚之言不盡不實，諸鳴霄身懷金錢必爲他搜去，依兄弟之見不如採取雙管齊下之策，諸位可暗躡武顯揚等人身後，察明有何異謀，兄弟在此暫候。」

滕鳳詫道：「爲何閣下獨留在此？」

千手鬼王道：「若有手持玉匙銀簪信物宮廷好手來此，兄弟可及時截阻。」

滕鳳點點頭，道：「好！」率領羣邪躡向武顯揚而去。

千手鬼王身形隱入榛莽山石之後。

天色漸漸灰黯，暮暝四合，天邊懸掛一鈎新月，山風狂疾，瀰漫血腥刺鼻。

遠處忽顯出一條黑影，疾逾流星掠至澗谷前，隱約可見一身長鵠立少年，面目均被黑巾蒙住，肩搭雙劍，綵穗飄揚，烱烱若電的目光由紗巾內逼射而出，懾人心神。

那少年凝目望向對崖久之，若有所思，突聞身後隨風飄傳入耳，陰冷語聲道：「閣下來此凶險之地意欲何爲？」

暗中飄然閃出千手鬼王。

少年頭也不回，冷冷答道：「既知此地凶險，尊駕來此何爲？」

針鋒相對，千手鬼王頓被問住。

半晌，千手鬼王咳了一聲，道：「閣下未瞧見滿地狼藉屍體麼？」

「瞧見了！」少年答道：「俱是尊駕毒手所殺的麼？諒尊駕未必有此功力，須知死者均係四皇子門下高手。」他仍未回頭，負手凝立望向對崖。

千手鬼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暗道：「莫非此人就是新近名震大河南北的軒轅高手麼？」心中頓生畏怯，愈發不敢冒昧出手，朗笑道：「閣下不愧神目如電，死者確是四皇子門下，但均爲乾坤居士武顯揚及同黨聯手殲斃，囊中信物金錢亦爲武顯揚搜去。」

少年聞言怦然心神一震，緩緩轉頭望去，兩道懾人眼神望了千手鬼王兩眼，淡淡笑道：「在下只道是誰？原來是無量山主。」

千手鬼王目睹少年面蒙紗巾，不禁一震，抱拳笑道：「閣下是何來歷，可否賜告。」

少年微微一笑，道：「武林末學，名不見傳，敝姓王。」

千手鬼王道：「王少俠幸會。」

少年道：「如今武顯揚何往，莫非已持信物去見程夢熊了？」

千手鬼王說出前情，又道：「王少俠，老朽認爲武顯揚有意避開眼目，繞道獨自去找那程夢熊，如老朽臆料不差，武顯揚不知受了那家宮廷皇子籠絡。」

少年頷首道：「在下也是如此想法，太極慧劍佟景賢亦來此處，武顯揚恐逃不出佟景賢手外，在下來此亦欲瞻仰程夢熊前輩風采。」

千手鬼王道：「閣下無程夢熊信物也是枉然。」

「武顯揚手中信物不妨借用。」說着縱然一躍，朝武顯揚方向疾掠而去。

千手鬼王不禁一怔，意欲追去，沉吟之下復又隱入暗中不見。

浮雲掩月，大地一片昏茫。

片刻後，又如風疾飄掠至十數黑衣揹刄人物，只聽一個宏亮語聲道：「看來，此係萬蛇谷了。」

「由何見得！」

「否則諸鳴霄不會無故喪命此處。」繼而高聲道：「晚輩手持信物求見程老英雄！」

只聞對崖傳來語聲，道：「尊駕請躍下澗去，坦途無虞，區區在此接引。」

一條身影聞言一躍而下。

千手鬼王瞧出那是大內鐵衞士統領風雷十八掌董浩棠，但不知奉了何人之命，心神微忖之際，但見董浩棠躍下澗去，更是一驚，疾如飄風掠向崖沿遠處察視。

他不料董浩棠行動如此之快，傳訊滕鳳等人趕來已是不及，只有靜候情勢之發展。

董浩棠似已受高明指點，不顧洶湧奔濤奮身躍下，一落至水面，豁然中分一條通道，暗道：「排敎禁制果然神奇。」身如離弦之弩往對岸疾奔而去。

躍上崖隙，只見迎面人影一閃，現出一個面目森冷少年，一伸右掌，道：「信物何在？」

董浩棠從懷中取出一枚銀簪，望了少年一眼，道：「閣下請驗明眞假！」

少年接過，端詳了一眼，笑道：「不錯。」隨手交回董浩棠。

董浩棠接在手中，只聽少年道：「尊駕請隨我來！」

只見少年疾轉身起，宛如飛鳥騰起，身法極高，董浩棠急隨身後，一隻銀簪仍緊握在手中。

到得那陡壁懸崖上，不禁大驚，瞧出兩崖只有兩條籐索，相距數十丈，懸崖之下深不見底，只聽少年輕笑，道：「尊駕有無把握藉此籐索施展上乘輕功到達對崖，須知一失足便是百年身，恕在下無法照顧。」

董浩棠沉聲道：「這個無須担憂，董某自忖尚可勉强過崖，程老英雄就住在對崖？」

少年道：「對崖有燈火處就是程老英雄所居，尊駕不可勉强，昏夜無光，不易辨識落脚之處。」

董浩棠大笑，道：「難道叫董某在此屹立終宵，守候天明麼？」

少年微微一笑，道：「尊駕豪氣令人欽佩，但此索只容一人獨往，還是尊駕先請……」

（未完・廿七）

十君子傳奇故事

戾氣化祥和　干戈化玉帛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慕青、涵雲道長、夏宏聲、斯薬民四人在江邊對付商必利，商必利詭計多端，手段毒辣，激戰之後，商必利還是對付不了四人，遂跳入江中借水遁，誰知石仲明早在水中守候，把商必利抓住了，狄慕青等人把商必利帶回泰山活祭亡弟狄文青之靈……狄慕青等人，以及二叔狄公豪，帶着商必利來到狄文青墓前，正準備把商必利剜心活祭之時，墓穴中突然跳出三位幪面人，原來這三人正是「長山七魔」中之三魔，他們此來是向狄慕青討取「金星玉鑰」，三魔更道出墓中骸骨並非狄文青的，狄慕青無法相信他們的話，三魔始把狄文青所做的一切道出來……

「東城魔丐」嘿嘿一笑，向那只剩了一口氣的商必利喝道：「那狄文青可是你親手害死的？」

商必利此時根本已說不出話來，「東城魔丐」問他，他只有點頭。

「東城魔丐」冷冷笑道：「你確定那被你害死的人是狄文青？」

商必利又點了點頭。

狄慕青插口道：「你老，這不會是假的了吧。」

「東城魔丐」笑着說道：「那可不一定。」

連商必利都親自承認的事，「東城魔丐」居然不肯相信，這未免令狄慕青心中昇起了怒意。

狄公豪此時也大爲不快的沉聲道：「你老可是仗着武功，有心跟狄某家人過不去麼？」

照說，狄公豪這話不輕，「東城魔丐」八成發火。

但事實上卻不然。

「東城魔丐」不僅未怒，反而笑道：「狄公豪，你且稍安毋燥。」

話音一頓，向商必利道：「姓商的，你號稱『羊城魔賈』，想必你一向是在八粵一帶揚名立萬，打出來天下的了。」

商必利依然點頭不語。

「東城魔丐」笑道：「商必利，你叫『羊城魔賈』，老夫號稱『東城魔丐』，咱們這名號之中，都有一個『魔』字，站在這『魔』教的同行，老夫要你用你的良心回答一句眞心話，行嗎？」

商必利睜開了眼看了「東城魔丐」一眼。

這一眼包含的意思很多。

明眼人看得出來，「東城魔丐」大笑道：「商老弟，你這一輩子活得並不窩囊，一個人活得很痛快，死也該死得乾脆，老弟懂麼？」

商必利又點了點頭。

「東城魔丐」笑道：「老弟到底不愧我們魔道中人，你很明白。」

商必利嘴一動，彷彿想說什麼，但却沒說出來。

「東城魔丐」乾咳了一聲道：「商必利，你老實說，那被你推下斷岩的人，眞是狄文青麼？」

商必利楞了一楞，半晌沒點頭，也沒搖頭。

「東城魔丐」冷笑又道：「商必利，你難道怕了？哼！要死，也死得痛快些才好。」

商必利臉色微變，終於，他張開口說了話：「商某將他藏在那『東山寶庫』之內。」

狄慕青聞言幾乎跳了起來。

狄公豪大喝道：「商必利，老夫那文青侄兒沒死麼？」

商必利冷冷應道：「屍骨未腐，氣息已絕！」

狄慕青先前幾乎跳了起來，只道他兄弟並未身死，但是，待得商必利這句話說出口，他的臉上又佈滿凄切神色，匕首一伸，抵住商必利的後心，大聲喝道：「當眞？」

商必利道：「不錯。」

狄慕青道：「那狄某在深谷之中，尋到的屍體是誰？」

商必利忽然嘿嘿地冷笑一聲，說道：「夏宏聲！」

「夏宏聲？這怎可能？」

狄慕青大吃一驚的向站在一旁的「小季布」夏宏聲道：「夏老弟，你……你又是誰？」

狄公豪更是一步跨到夏宏聲身前，大喝道：「你不是夏宏聲？」

夏宏聲神色鎭定的笑道：「狄老，晚生果然不是夏宏聲。」

他承認了自己不是。

這可又是出乎衆人意料。

狄公豪道：「你是誰？」

夏宏聲凄然應道：「晚輩宏儔，宏聲乃是晚輩長兄。」

狄公豪「哦」了一聲道：「原來你眞的不是夏宏聲？」

狄慕青此時却收回抵住商必利後心的匕首，大聲道：「你既然不是夏宏聲，爲何在狄某見着你時，你竟諉稱自己就是夏宏聲？你可是有什麼詭計……」

夏宏儔搖頭道：「狄兄我跟你的處境完全一樣，你是爲了令弟，我却是爲了先兄……」

狄慕青道：「你爲何要冒充令兄？」

夏宏儔道：「還不是爲了想使那商必利在我的指證之下，心驚色變，而無可推諉認錯！」

狄慕青道：「這……夏兄弟，你是怎生知道令兄已遭不測呢？」

夏宏儔道：「狄兄所接獲的狄二俠遺書之中，不是曾經提到，家兄曾在出事之前，離開了他們三日麼？」

狄慕青道：「不錯，是有這句話。」

夏宏儔道：「那商必利曾指證在下的家兄，離去乃是爲了要招來武林敗類，圖謀狄二俠跟商必利……」

狄慕青道：「不錯，現在瞧來，果眞有些道理了！」

夏宏儔道：「當時家兄只不過是跟狄二俠一樣暗中留下了幾句話，以自己遭遇不測之後，無人知道原由。」

狄慕青說道：「令兄可是心機深沉得很！」

夏宏儔道：「遇到商必利這等人，家兄又怎能不多小心？」

狄慕青道：「聽起來竟有道理。」

敢情狄慕青的話意，已逐漸不信任夏宏儔了。

夏宏儔自然聽得出來。

他也明白，自己這做法，實際上是很難令人諒解。

因而，他只能疚歉於心，低聲道：「家兄在那三日之中，乃是前往徂徠山看了一位丐帮中的至交，留下了幾樣重要的物件……」

狄慕青道：「什麼物件？」

夏宏儔道：「家兄的一塊隨身玉玦，和一張家兄手簡。」

狄慕青一怔道：「令兄也有遺書留下麼？」

夏宏儔道：「家兄似是預知這姓商的爲人大有問題，是以跟狄二俠一般，也爲自己的下落留下一條綫索。」

狄慕青問道：「令兄手簡中是怎麼說的？」

夏宏儔道：「家兄手簡內寫得十分簡單，只說一年之內，他如是依然未歸，要兄弟出外尋找商必利狄文青二人，即可知道他的下落何在。」

狄慕青道：「如此說來，令兄連舍弟也懷疑在內了？」

夏宏儔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兄弟認爲家兄這等想法，事實上並非對狄二俠不信任。」

狄慕青道：「夏兄　，狄某這可有些不解了。」

夏宏儔道：「狄兄有何難解之處？」

狄慕青道：「狄某找到你之日，你爲何直認就是夏宏聲？」

夏宏儔道：「狄兄，你找到兄弟之日，已是事隔兩年以後，是麼？」

狄慕青道：「不錯，正是已隔兩年以後。」

夏宏儔道：「狄兄，在你找到兄弟以前，兄弟已然知道家兄乃是喪生在泰山之下，而狄兄見着兄弟之時，一開口就指說兄弟有害死令弟之嫌，這正足以說明，兇手必是那商必利了！」

狄慕青道：「這與你冒名令兄有什麼關係？」

狄慕青話音一落，在場的人，包括那商必利在內，全都睜大了眼睛看夏宏儔，聽他怎麼回答。

夏宏儔長長一嘆道：「狄兄，你若不太健忘，應該想得出當年你我相見之時的一切吧！」

狄慕青道：「狄某記得甚是清楚！」

夏宏儔道：「狄兄在見着兄弟以後可曾問過兄弟是誰？」

狄慕青失聲道：「沒有？是了，狄某明白了。」

夏宏儔臉上露出了一絲凄涼的笑意道：「狄兄，爲了家兄血仇，兄弟冒認作爲家兄之舉，狄兄應是可以諒解的了！」

狄慕青說道：「狄某自是不會見怪夏兄……」

他忽然注視商必利一眼，又道：「夏兄，這姓商的爲何也不揭穿於你？」

夏宏儔道：「大概他也不敢確定家兄是否果然喪生，否則，以商必利的奸詐陰毒，他是不會不辯的！」

狄慕青又說道：「夏兄，想必在狄某找到你之前，已然知道令兄致死時的一切了？」

夏宏儔道：「兄弟由那位丐帮朋友處，業已獲悉一切！」

狄慕青「哦」了一聲道：「這位丐帮的朋友是誰？」

夏宏儔道：「此人乃是丐帮北五省的首席護法長老，武林之中稱爲『終南禿丐』的歐陽昆老前輩。」

狄慕青自然對這一位丐帮長老久已聞名。

他點頭道：「眞是這位老前輩所說，狄某焉能不信。」

夏宏儔道：「狄兄，歐陽前輩非但告知兄弟一切，而且，他還曾派人前去泰山，原想助家兄和狄二俠一臂之力。」

狄慕青問道：「莫非有什麼事未曾去成？」

夏宏儔道：「不是沒有去成，而是丐帮派去的子弟，在泰山登山之處即遭武功極高的人物，逐個擊退！」

狄慕青道：「這一定又是商不利下的手了。」

夏宏儔道：「嗯……兄弟也是這麼猜想……」

狄慕青對夏宏儔的話意至此總算攪清了。

他向夏宏儔略一抱拳道：「夏兄，狄某適才如有失禮之處，尚盼夏兄見諒。」

夏宏儔道：「狄兄不必客氣了。」

狄慕青目光一轉，向「東城魔丐」道：「你老此刻可相信晚輩的兄弟並非那等

忘恩負義，吾沒藏寶之人了吧。」

「東城魔丐」哈哈一笑道：「老夫果然相信了。」

狄慕青道：「你老既是相信晚輩之言，晚輩有一個不情之請，未知你老可否應允？」

「東城魔丐」道：「既是不情之請，只怕定是十分令人難以答應的事了。」

狄慕青道：「那也不一定！」

「東城魔丐」道：「老弟先說來聽聽吧。」

狄慕青道：「晚輩爲舍弟及爲夏兄弟的兄長報仇，所以要用商必利活祭，這座墳墓內既然只有夏宏聲兄的遺骨，今天這血祭只怕已然不便舉行了。」

「東城魔丐」道：「這與你要求老夫之事又有何關？」

狄慕青道：「正是有着關係。」

「東城魔丐」道：「什麼關係？」

狄慕青道：「那『金星玉鑰』晚輩得借用幾天！」

「東城魔丐」道：「你要它作甚？」

狄慕青道：「開啓『東山寶庫』取出舍弟屍骨！」

「東城魔丐」大笑道：「狄老弟，這事恐怕有些不妥當吧。」

狄慕青道：「你老認爲有何不當之處呢？」

「東城魔丐」說道：「你們如是趁那取你兄弟屍骨之時，將『東山藏寶』也一併取走，叫老夫如何向天王大哥等人交代呢？」

狄慕青冷笑道：「晚輩豈是貪財之人？這『金星玉鑰』落在狄某手中已然不是一天，狄某如是要取那藏寶，又何必等到今天？」

「東城魔丐」大笑道：「這是你自己的想法，老夫當然有老夫的想法了。」

狄慕青說道：「你老可是不相信晚輩嗎？」

「東城魔丐」道：「不錯。」

狄慕青道：「你老可是目下一定要取走那金星玉鑰麼？」

「東城魔丐」道：「物歸原主，理所當然。」

狄慕青道：「玉鑰如是被你老取去，舍弟的屍骨豈不永遠暴露在那寶庫之中了麼？」

「東城魔丐」大笑道：「狄文青葬身寶庫之內，由於藏寶之中多是前古明珠，老夫相信定可永保屍骨不腐，你又何必担心呢？」

狄慕青搖頭道：「這……晚輩認爲不妥！」

「東城魔丐」道：「有何不妥？」

狄慕青道：「人死而不能身歸祖籍，舍弟只怕九泉之下，也難以安身啊！何況……晚輩等也覺得於心不安呢？」

「東城魔丐」大笑道：「這都是廢話！同在泰山之下，你這祖籍風水又能够會比賈似道的那個『東山藏寶』風水好一些麼？」

狄慕青似乎爲之語塞，沉吟未語。

狄公豪忽然插口道：「佟老，這不是風水的問題啊！」

「東城魔丐」道：「不是風水是什麼？老夫不信你們這座小小的祖塋墳山，比那藏寶之處更要高明得多少……」

狄公豪搖頭道：「佟老，狄家子弟，自應歸藏狄家祖塋才是，此事當請你老行個方便，舍侄屍骨運回，定將那把玉鑰送到你老手中。」

「東城魔丐」大笑道：「不成，玉鑰老夫今宵必要取回。」

看來這事是談不攏的了。

狄慕青大聲地回答道：「你老怎可如此不講情理？這『金星玉鑰』究竟是不是『北邙寒生』林悠所有，晚輩至今尙不相信呢。」

「東城魔丐」冷冷一笑道：「說來說去，你老弟還是不信這『金星玉鑰』乃是林老弟的麼？」

狄慕青道：「晚輩用意並非不相信這『金星玉鑰』乃林老所有，只是晚輩就理論事，玉鑰現在晚輩手中，你老縱然要討回此鑰，晚輩總也有商討何時歸回的餘地吧！」

「東城魔丐」臉色微微一變，大聲道：「老弟是什麼意思？」

狄慕青道：「晚輩只是想取回舍弟屍骨而已。」

「東城魔丐」嘿嘿一笑道：「老弟，你眞是死心眼得很！」

狄慕青道：「晚輩並非是死心眼，而是舍弟屍骨必須取回！」

「東城魔丐」冷笑道：「老弟，不是老夫說句不講情面的話，今宵老弟若是不將『金星玉鑰』交給老夫，只怕你們休想離開此地。」

狄公豪陡然冷笑插口道：「佟老，你們可是有硬搶之意？」

「東城魔丐」道：「是又如何？」

狄公豪大笑道：「那你們就不妨試一試吧！」

「東城魔丐」大笑道：「狄公豪，你雄心不小啊！」

狄公豪道：「你們是執意要在今日取回玉鑰，狄某自是只有一拚了！」

「東城魔丐」雙眉一揚，大笑道：「很好，你狄公豪有此雄心，老夫自是不能不成全你們了。」

話音一頓，掉頭向「三化魔僧」道：「大師，你大可過癮了。」

「三化魔僧」笑道：「過什麼癮？就是他們麼？」

「東城魔丐」道：「怎麼樣？還不夠份量？」

「三化魔僧」大笑道：「不堪一擊，也許更令洒家難過了。」

黃泉醉道忽然笑道：「佟老六，你是眞想打一架？」

「東城魔丐」笑道：「怎麼樣？醉道兄可是認爲這一架不必打？」

黃泉醉道笑道：「貧道確有此心。」

「東城魔丐」道：「你……醉道兄可是慈悲心又發作了？」

黃泉醉道笑道：「這算不得什麼慈悲心，根本今晚不必急於取回那『金星玉鑰』的！」

「三化魔僧」大笑道：「道兄可是忘了咱們來此用意了？」

黃泉醉道大笑道：「沒有。」

「三化魔僧」道：「那你爲何不同意在今夜取玉鑰？」

「黃泉醉道」道：「貧道認爲過幾天取回並非不可而已。」

「東城魔丐」大笑道：「醉道兄，你不担心別人把寶藏取走麼？」

「黃泉醉道」大笑着道：「他們不會的。」

「三化魔僧」大笑道：「你倒是眞會帮着他們，道兄，你可知道那賈似道的藏寶之中，有幾種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東西麼？」

「黃泉醉道」大笑道：「不管是什麼東西，貧道都相信他們不會去偷。」

「東城魔丐」道：「憑什麼？」

「黃泉醉道」大笑道：「由此刻開始，你我便與他們寸步不離。」

「三化魔僧」道：「什麼？你……」

「東城魔丐」却長聲大笑道：「醉道兄，你今天可是沒有喝過酒？」

「黃泉醉道」笑道：「佟老六可是想請客麼？」

「東城魔丐」笑道：「不相干，花子是認爲你剛才說了今天一天來的第一次有道理的話，足見你已經醒了。」

「黃泉醉道」哈哈大笑道：「佟老六，其實貧道若非說話之前吞了三顆『酒丸』，大概還眞被你問倒，想不出對答之詞呢？」

「東城魔丐」哈哈一笑道：「我的天，三顆『酒丸』含多少斤大麵？」

「黃泉醉道」笑道：「一粒十斤，只不過三十斤而已。」

「東城魔丐」搖頭道：「醉道兄，雖然你說的明明是醉話，但至少這一句話說得倒是極爲合體，花子同意，留在他們狄氏叔侄身旁……」

此時，狄慕青不禁大聲道：「三位如此不信任狄某，恕狄某不願接受三位的鎭日監視。」

狄公豪也嘿嘿一笑道：「三位如是信不過狄某，三位要取回玉鑰，那只有靠三位的武功了。」

「東城魔丐」等三人可是沒想到狄公豪叔侄在自己等人讓步以後，居然會耍了這一手意外花招。

頓時，這三位魔頭臉上全變了色。

「三化魔僧」陡然間大喝一聲道：「你們胆子不小呀，竟敢向『長山七魔』叫戰麼？」

狄公豪好像是拚上了。

他在「三化魔僧」話音一落之際，立即朗聲道：「士可殺，不可辱，三位如是像押解人犯一般的對待我狄某等人，狄某等人是決對不能忍受，縱然是狄某等人戰死此地，狄某人也在所不惜。」

「三化魔僧」怪笑道：「夠種！你狄公豪倒是算上一號人物。」

笑聲一歛，忽然冷冷地又說道：「洒家向來最爲喜愛這等人物，狄施主，洒家就在這狄氏的祖墳之前，超渡超渡你，如何？」

話音一落，高大的身軀一晃，已自躺在地上的商必利身上跨過，直向狄公豪迎面拍出一掌！

狄公豪雖然久已歸隱林泉，不在武林之中行走，但是，他也懂得武林人物決無眞正能有隱居的福氣，因此，他在隱居泉林之時，那一身高明的武功，可並未放過半天半日。

「長山七魔」中「三化魔僧」這一掌拍來，狄公豪倒是既不驚惶失措，也不絲毫大意的揮手發掌，迎了上去。

「砰！」

一聲暴响過處，「三化魔僧」竟然被狄公豪這一掌，震得一連退了三步，方始立定站穩。

狄公豪却只是退了一尺不到。

這等結果，可是大大出乎了「長山七魔」中的這三位魔頭的意料之外。

他們根本沒把狄公豪看在眼中。

但是，這一掌相對的結果，却使他們在心中暗暗吃驚，不得不對狄氏叔侄一行人，加以另眼看待了。

「三化魔僧」臉色一變，大叫一聲道：「好哇，洒家可沒料到狄施主居然是個夠料的對手，來，來，來，洒家倒要好好的向你領教一番了。」

話音一落，全力攻出兩掌。

狄公豪適才一掌，雖然擊退了「三化魔僧」，但他却絲毫不敢引以自大，因爲他知道那一掌自己乃是用上了九成眞力，而「三化魔僧」頂多不過只使出了七成眞力而已。

是以，「三化魔僧」攻來兩掌，他立即揮掌相迎。

一時掌風虎虎，勁氣迫人，兩人全力搶攻，打的十分激烈。

「東城魔丐」目光一轉，突然向狄慕青說道：「老弟，有興趣陪老夫走上幾招麼？」

狄慕青知道今夜若不分出一個高低，那「金星玉鑰」就一定保存不了，自己兄弟的屍骨，也就沒有運回祖墳的可能。

因而，「東城魔丐」即使不向他叫陣，他也要立即向「東城魔丐」叫陣，好早些解決眼下的僵局了。

是故「東城魔丐」話音一落，狄慕青立即應聲道：「你老既有此心，晚輩捨命相陪！」

他可是相當客氣。

但是，口中雖然客氣，出手却是毫不讓人。

話音甫落，閃身欺步，一連攻出了五掌。

這五掌在狄慕青而言，已然不啻盡了全力。

但「東城魔丐」却極爲從容的飄身閃過，同時笑道：「老弟，你的掌力不弱！可惜碰了老夫這等對手，只怕你這點力道，要有點相形見拙了！」

說話之間，已回攻了三掌。

狄慕青心中一凜，不敢硬接對方掌力，身形電飄，斜移八尺。

適時，夏宏儔大喝一聲道：「狄兄，咱們聯手與這位前輩一搏吧。」

「東城魔丐」朗聲一笑道：「你們早該聯手與老夫相搏才是……」

笑語聲中，分向兩人攻出五掌七指。

狄慕青、夏宏儔一左一右，也趁對方出指的間隙之際，還手攻了那「東城魔丐

」三腿四掌。

涵雲道長神情肅穆的注視着躺在地上的商必利，反而不敢分心去看那場中的五人激鬥情勢了。

「黃泉醉道」負身而立，一派悠然神色。

他看着涵雲道長，忽然笑道：「道友大名，可否見告？」

涵雲道長聞言，連忙稽首道：「弟子是泰山『上清宮』的涵雲。」

「黃泉醉道」笑道：「道友的尊師是誰？」

涵雲道長答道：「晚輩家師法諱『青虛』。」

「黃泉醉道」聞言大笑道：「你是青虛老弟的弟子麼？」

涵雲道長不禁肅立恭聲道：「前輩可是與家師相識？」

「黃泉醉道」笑道：「太熟了，算來你該是貧道的師侄晚輩了！」

涵雲道長聽了連忙稽首說道：「醉師伯……」

「黃泉醉道」大笑道：「免了……免了。」話音一頓又道：「你何不將這個姓商的制住穴道，也好替你的三位朋友接陣啊。」

涵雲道長聞言，不禁心中暗自失笑，自己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呢？口中却是十分恭敬的應道：「晚輩多謝師伯指點。」話音一頓，立即伸手點了商必利之三處大穴。

「黃泉醉道」笑了一笑道：「尊師眼下可是仍是長住『上清宮』中？」

涵雲道長道：「家師近來很少下山，甚至連宮中之事，也極少過問。」

「黃泉醉道」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賢侄，咱們可都是老了。」

目光忽然一轉，笑道：「賢侄，你的武功可是隨令師所學？」

涵雲道長道：「晚輩武功皆是家師傳授。」

「黃泉醉道」道：「依你自己心得，巳有幾成火候？」

涵雲道長略一沉吟，方始應道：「晚輩愚蠢，頂多不過七成火候！」

「黃泉醉道」忽地笑道：「賢侄適才為何沉吟之後，方始回答貧道所問？」

涵雲道長低聲道：「晚輩不敢隱瞞，實在是若非師伯相詢，晚輩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武功火候，究竟有了幾成功力？」

「黃泉醉道」笑道：「如此說來，你大概巳得青虛老弟的九成眞傳了。」

涵雲搖搖頭道：「晚輩不敢作如此之想……」

「黃泉醉道」忽然笑了一笑，低聲道：「賢侄，你師父的『破雲神掌』你練得如何？」

涵雲道長道：「這套掌法，晚輩練得十分純熟。」

「黃泉醉道」點了點頭，笑道：「賢侄，你可想帮助他們打麼？」

涵長道長聞言，楞了一楞，望着「黃泉醉道」半晌沒有說出話來。

敢情他猜不出這位黃泉醉道，怎會吃裏扒外。

莫非他眞是名如其實的醉了麼？

「黃泉醉道」目睹涵雲神情，忍不住笑道：「賢侄因何發呆？」

涵雲道長低聲道：「師伯，你老怎麼會帮晚輩來擊敗你們自己？」

「黃泉醉道」笑道：「誰不講理，我就不帮誰！」

涵雲道長會心的笑了。

他發現「黃泉醉道」不是喝醉了，而是清醒得過人。同時，也使他覺得有這位明曉是非的長輩，令人值得高興。

因之，他輕輕問道：「師伯，晚輩應該如何帮忙他們？」

「黃泉醉道」笑道：「你先帮狄公豪擊退『三化魔僧』吧！」

涵雲道長怔得一怔道：「師伯，晚輩就這麼上去夾攻麼？」

「黃泉醉道」笑道：「不錯，但是，你只許用三招。」

涵雲道長又是一呆。

三招？自己能夠三招把「七魔」中人擊退？那豈不是天下第一奇聞了？他根本不相信。

「黃泉醉道」一笑道：「賢侄，你可是不信自己有此能耐麼？」

涵雲道長搖頭道：「師伯，晚輩何止不信，根本晚輩就不堪『三化魔僧』的一擊。」

「黃泉醉道」笑道：「這倒不必担心，賢侄，你儘管上去，只要你用的是『破雲神掌』的最後三招，保你這三招不輸便是。」

涵雲道長兀自不信的道：「這……晚輩不懂……」

「黃泉醉道」笑道：「你儘管放心上去，一切有我替你作主！」

涵雲道長嘆了一口氣道：「師伯，晚輩還是有點不大相信。」

「黃泉醉道」道：「你儘管用那『破雲掌法』中的最後三招，向『東城魔丐』佟老六猛攻，別的事你不用管了。」

涵雲道長略一沉吟，心想反正是眼下巳成不了之局，成功失敗，試上一試也沒有什麼行不得之處。

轉念至此，他向「黃泉醉道」稽首一禮，緩步向那「三化魔僧」和狄公豪兩人激鬥之處行去。

此刻，狄公豪與「三化魔僧」依然打的是個勢均力敵的情勢。

涵雲道長在旁邊站了一瞬間，陡然大聲叫道：「狄老施主，晚輩帮助你一臂之力。」

涵雲道長想的甚是週到。

他知道像狄公豪這等人，輕易不肯聯手與人合擊的，他未曾出手，先予說明，不但是為了維持狄公豪的面子，同時也等於向「三化魔僧」打個招呼，要他明白自己出手，並非偷襲。

涵雲道長話音甫落，狄公豪尚未說話，「三化魔僧」巳哈哈大笑道：「你早該出手了……」

魔僧話音未巳，涵雲道長巳然攻出一掌。

這一掌正是那「破雲神掌」中最後三招之一的「雲破月來」！

就掌勢而論，這一招並不兇狠。

涵雲道長右手一翻，平胸外移，緩緩

的擊向「三化魔僧」的左肩部位。

但在掌力將發未發之際，涵雲道長的腕部略一用力，平拍之勢，立即變成了面上而下的斜砍。

「三化魔僧」目睹涵雲道長攻來，不禁又是大笑道：「這等掌力，也敢在洒家面前丟人……」

倏然，就在涵雲道長掌勢一變之際，「三化魔僧」臉上的神情大大一變。

他鄙視涵雲的語聲，也倏然而止。

高大的身軀一閃，突然退了半步。

涵雲道長一招「雲破月來」尚未使滿，右手一招，右臂一曲，第二招，「雲開月見」，又順手攻出。

「三化魔僧」狂攻一招，擊退狄公豪的掌力，身形又是一閃，進了半步，讓開涵雲道長的掌勢。

涵雲道長聽從「黃泉醉道」的指點，「破雲神掌」的最後一招「雲開見月」，緊跟着全力發出。

但見一片掌影漫天而來。

「三化魔僧」大喝一聲，飛身躍退三丈。

「住手！」

涵雲道長蠻聽話，三招巳發，果眞應聲住手。

狄公豪則在旁直發楞。

他料不到涵雲的三掌，眞將「三化魔僧」擊退。

不僅他，連涵雲本人也是呆呆的發楞不巳。

這三招果眞收了效，為什麼呢？

涵雲自己找不出答案來。

不過，此時「三化魔僧」却在替他找答案了。

「三化魔僧」自三丈以外緩步行過來，大聲說道：「小牛鼻子，你是誰人的門下？」

涵雲道長應聲道：「貧道乃是泰山『上清宮』門中弟子！」

「三化魔僧」大聲道：「洒家問的是你師父是誰？」

涵長道長道：「家師清辭青麼！」

「三化魔僧」道：「是李青虛麼？」

涵雲道長恭聲道：「正是。」

「三化魔僧」道：「你這套掌法可是令師所授？」

涵雲道長道：「不錯。」

「三化魔僧」忽然大笑道：「你是鐵木眞的再傳弟子了，是嗎？」

涵雲道長恭聲道：「家師眞是鐵木眞人。」

「三化魔僧」忽然又是大笑道：「你為什麼早不說呢？這一架打得眞冤枉。」

涵雲道長聞言一楞道：「大師父先前沒問過晚輩，晚輩如何說起？」

「三化魔僧」說道：「對！洒家失言了。」

話音一頓，陡然向「東城魔丐」道：「佟老六，臭化子，趕快歇手吧，咱們別大水冲倒了龍王廟，一家子人不認識得一家子人了。」

「東城魔丐」呼呼兩掌，將狄青雲和夏宏儔擊退一步，扭頭向「三化魔僧」道：「你說什麼？」

「三化魔僧」道：「花子，別費勁了，咱閙成窩裏反了。」

「東城魔丐」聳肩道：「窩裏反？這狄家與咱們七魔何關？」

「三化魔僧」道：「狄家雖與洒家無關，但是這個小牛鼻子却與我們有關。」

「東城魔丐」道：「你和這和尚怎麼回事？這小牛鼻子又是誰？」

「三化魔僧」道：「他是李青虛的徒兒！」

「東城魔丐」聞言楞了一楞道：「怎麼？他是鐵木師叔的徒孫麼？」

「三化魔僧」道：「可不？花子？洒家看這一仗不必再打了！」

「東城魔丐」道：「是！是！果眞不該再打了！」

說着，向狄慕青道：「老弟，算了，咱們化敵為友吧！」

狄慕青道：「狄某無所謂，佟老如果有興趣，狄某照樣奉陪！」

「東城魔丐」大笑道：「好小子，你眞是嘴硬得很。」

話音甫落，黃泉醉道巳在旁大笑道：「佟老六，貧道早就說過你們不必干戈相向，誰叫你不聽話呢？白費了力氣，反而受人奚落，犯不着吧！」

「東城魔丐」笑道：「不打不相識，既然這位小牛鼻子是鐵師叔徒孫，咱們果眞算得是一家人，握手言和，乃是當然之事，至於是否受到奚落，那倒不放在花子心上了！」

「黃泉醉道」聞言大笑道：「佟老六，你倒是開通得很……」

朗笑聲中，掉頭向狄公豪道：「狄施主，看來這場不必要的誤會，大可到此為止了，不知道狄施主是否同意貧道的想法呢？」

狄公豪聞言倒是極為豪爽的笑道：「醉道法諭，狄某自應遵從……」

黃泉醉道大笑道：「施主好說。」

狄公豪雙手抱拳道：「狄某有心邀請三位回敝莊，不知三位可否移玉？」

敢情這人與人之間就是這麼怪。

適才三個魔頭要去，狄公豪不肯。

現在，他却出口邀請了。

「東城魔丐」哈哈一笑道：「二莊主相邀，花子如不應允，就未免顯得太以矯情了。」

黃泉醉道也笑道：「狄施主，貧道肚內酒虫巳在發怒，貴莊如有佳釀，千萬望施主多弄出來幾罈，施捨施捨貧道。」

狄公豪大笑聲中，連聲應道：「不敢，不敢，狄某正要孝敬孝敬各位……」

話音一頓，向狄慕青道：「慕青，把商必利帶回莊去，且等明天收回文青的屍骨，再行誅此梟毒，替文青和夏老弟報仇吧。」

狄慕青應聲抓起商必利，大步當先，向泰安行去。

一場干戈，終於化為玉帛。

× × ×

惠州城內的「天下武林店」。

這一天正午，店前來了兩匹駿馬。

馬上騎客，是兩名極其英俊的少年。

惠州分店的總管「聚影劍」曹伯昆老早就站在店外等待，這兩名少年健馬甫抵門前，他就趨前恭迎。

兩位少年進店以後，立即進了一間特室。

「天下武林店」的特等客房，除了總店的總督察和店主人一家，其他的人，是一概不許進住。

這兩個少年居然住了進去，顯然來路不小。

「聚影劍」曹伯昆陪得兩人進了客房以後，立即垂手恭立，敬候吩咐。

其中的那位青衫少年微微一笑道：「曹總管，兄弟與伍賢弟趕來，並無別人知道，曹兄居然已在門前等候，倒眞是令兄弟十分驚訝。」

原來是蕭秋風與伍仇兩人。

「聚影劍」曹伯昆聞言笑道：「盟主尊下，雖然未曾告知別人，但閩、金兩位總管已於日前飛鴿傳書告知，要屬下預爲佈置一切，是故盟主抵達之時，屬下自然知道的了。」

伍仇大笑道：「閩、金二兄是神通不小。」

蕭秋風笑道：「若非神通不小，又何能稱爲『神通雙俠』？」

話音頓了一頓道：「曹兄，抓五爺他們還沒回來？」

曹伯昆道：「沒有！不過，前兩天抓五爺叫人捎了信來，據說伍老夫人對過姑娘十分喜愛，要留下他們在宮中住上一段日子，叫屬下將此情轉告總管，告訴盟主，屬下因爲已然接獲盟主南來信息，故而就未將此事轉稟總管了。」

蕭秋風看了伍仇一眼道：「賢弟，看來這不是過四妹的造化了。」

伍仇道：「想不到家母會……」

他忽然住口不往下說。

蕭秋風笑問道：「賢弟爲何不說下去了？」

伍仇笑道：「大哥，看來家母好像變了。」

蕭秋風道：「變了？怎麼變了？伯母是……」

伍仇道：「這些年來，家母已養成一種極爲冷僻的個性，幾乎除了小弟，他從來不跟任何人多講一句話……」

蕭秋風笑道：「過四妹智慧過人，伯母見了她只怕眞要一改以前的心性呢！」

伍仇道：「但願如此！」話音一頓，伍仇又道：「家母自從獲悉先父亡故之事以後，就在心中種下了一股復仇的怒火，甚至連親子侄都稍稍不予顏色，大哥從史平二弟的神情中，應該看得出來！」

蕭秋風笑道：「愚兄果然猜到了，不過，賢弟，伯母所以如此，乃是由於心切二叔大仇，過四妹伶俐過人，如果愚兄料得不錯，大概過妹四不出十句話，就會使伯母轉憂爲喜，轉愁爲樂呢？」

伍仇笑道：「大哥，小弟眞希望大哥說對才是。」

曹伯昆一旁笑道：「盟主，據抓五爺派來的人說，伍夫人可能有心把過姑娘收在名下，作爲螟蛉義女呢。」

蕭秋風笑道：「眞的麼？」

曹伯昆道：「抓五爺傳話來此，想必不會假的！」

伍仇道：「大哥，這眞是一個值得高興的事，家母若是能夠收了過四妹，那……大哥，小弟眞是高興之至。」

蕭秋風笑道：「賢弟如此高興，倒令愚兄十分奇怪了。」

伍仇長嘆一聲道：「大哥，小弟乃是爲家母心情的開朗而高興啊！」

蕭秋風笑道：「賢弟這片孝心，愚兄明白了。」

伍仇又是長長一嘆道：「大哥，我……該怎麼謝謝過四妹呢？」

蕭秋風大笑說道：「自己兄妹，還要說什麼謝字呢？你也不怕過四妹怪你生分麼？」

伍仇道：「大哥，家母這多年來，幾乎從沒笑過，今日曹兄說出這事，使小弟想像得出，家母近來一定是笑容滿面，重新有了生機，這等大恩大德，小弟怎能不向過四妹說謝呢？」

蕭秋風接道：「賢弟，你這樣做就太俗氣了！」

伍仇一怔道：「俗氣？」

蕭秋風道：「不錯，大恩不敢言謝，這句話賢弟難道不懂麼？」

伍仇吶吶道：「大恩不敢言謝？不錯，大恩不敢言謝！大哥，小弟眞是茅塞頓開了。」

蕭秋風笑道：「賢弟，這事咱們不必再談了，倒是你我是否今日即行趕往羅浮呢？」

伍仇道：「小弟一切聽憑大哥。」

蕭秋風笑着道：「那就立即起程，如何？」

伍仇笑道：「小弟遵命。」

他說走就走，居然站起來了。

曹伯昆笑道：「盟主和伍少俠車馬勞頓，想必尚未用過午飯，屬下已叫厨房準備妥當，盟主何不與伍少俠吃過午飯以後再行動身呢？」

蕭秋風笑道：「這倒使得，兄弟果然有些飢渴了……」

兩人在惠州城內用過午餐以後，就在準備動身之際，曹伯昆突然取出一張短箋交給了蕭秋風。

蕭秋風打開短箋，看了一眼，立即神色大變。

伍仇吃了一驚，連忙湊過頭去，向短箋望去。

驀然，伍仇也神色一變！

他眉頭一揚道：「大哥，這艾天齊也太過份了。」

敢情這是有關艾天齊的一份報告。

蕭秋風道：「賢弟，艾三弟此舉果有些過份……」

他忽然回頭向曹伯昆道：「曹兄，這短箋何時送來的？」

曹伯昆道：「適才由江西大庾分店飛鴿傳來。」

蕭秋風道：「曹兄，由總店傳書至此，最快要多少時日？」

曹伯昆道：「以這等十分火急的傳書，大約也得兩日夜方可到達本店。」

蕭秋風忽然回顧伍仇道：「賢弟，除去金陵至此兩日，再加上由山東傳至金陵時間，這消息應是五天以前自泰安傳出的了。」

伍仇道：「小弟同意大哥的看法。」

蕭秋風道：「既然你我此刻趕去山東

，只怕也是來不及的了。」

伍仇道：「嗯，當然是趕不及了，不過——」

他忽然正色道：「大哥，這事可不能置之不問啊。」

蕭秋風道：「愚兄幾時說過置身事外呢？」

伍仇笑道：「大哥只要不置身事外就行。」

這時，曹伯昊已轉身離去。

蕭秋風道：「賢弟，艾三弟此舉用心，仍是針對愚兄而來，賢弟千萬不要莽撞啊！」

伍仇笑道：「大哥，小弟不會莽撞，只是那『長山七魔』乃是昔年與『十君子』同時代的人物，不好惹得很。」

蕭秋風笑道：「賢弟，愚兄倒不是担心他們好不好惹！」

伍仇笑道：「大哥担心的是什麼？」

蕭秋風道：「愚兄担心的是艾三弟越來越入岐途了。」

伍仇笑道：「大哥，我說，你太寬大了吧。」

蕭秋風道：「賢弟，你莫要忘了，你曾經輸了東道呢。」

伍仇大笑道：「小弟不曾忘記，只是『長山七魔』重出武林之事，倒眞是大出小弟的意料之外，小弟認識那『萬魔之旅』之時，也曾派人去過那長山八島，想請七魔出來，結果却被他們拒絕了。」

蕭秋風失笑道：「賢弟也想借助於他們麼？」

伍仇道：「大哥，像這七位老魔頭，武功之高，自然是小弟極力爭取的人物了，可惜……唉！小弟眞是想不到那艾天齊用甚麼方法把他弄了出來？」

蕭秋風道：「賢弟，你該知道，他們七魔是怎樣困居在長山八島而不能重出武林的麼？」

伍仇笑道：「小弟雖曾聽說，但却弄不十分明白，大哥，他們可是與『十君子』有關係？」

蕭秋風道：「賢弟，他們困居島上，正是與十君子有關！」

伍仇笑道：「大哥，你能把其中詳情說出來麼？」

蕭秋風道：「賢弟，此事說來，是因爲先父而起。」

伍仇道：「是大伯父惹起的麼？」

蕭秋風道：「惹出此事，不是先父，而是雷三叔和過八叔。」

伍仇皺眉，問道：「是三叔和八叔惹的？」

蕭秋風道：「這事愚兄曾聽得伍二叔親口說過，不過那時愚兄却不知道那當事之人，就是雷三叔而已。」

伍仇黯然道：「大哥，先父奇怪得很，爲甚麼他先不對你說明呢？」

蕭秋風長嘆道：「二叔是怕愚兄知道了一切以後，不能專心練武啊！」

話音一頓，又道：「賢弟，那『長山七魔』的武功，當年不在各位叔叔之下，你知道麼？」

伍仇道：「小弟聽陳仙翁說過。」

蕭秋風道：「二叔當時是用講故事方式告知愚兄，據說當時三叔與八叔因爲有事在山東境內，而與七魔結了怨仇。」

伍仇道：「原來他們結了仇麼？」

蕭秋風道：「正是結了仇，二叔說那是因爲當時三叔與八叔乃是前去山東追殺一名武林之中的黑道梟賊，想不到那位黑道大梟雄，竟是『長山七魔』之中『地獄魔王』趙洪明的老弟。」

伍仇道：「那黑道梟雄是誰？」

蕭秋風道：「此人乃是後來死在伍二叔手下的『君山八寨』的總寨主『鬧海金蛟，八手龍君』趙洪元！」

伍仇道：「大哥，小弟想起來了。」

蕭秋風道：「賢弟想起甚麼？」

伍仇道：「家母曾經向小弟談過那追殺趙洪元之事。」

蕭秋風道：「二叔說，二叔和趙洪元血戰了三天三夜才將他劍劈洞庭，不知賢弟聽伯母所說的是否如此？」

伍仇道：「家母當時也在場呢。」

蕭秋風笑了一笑，反倒向伍仇問道：「賢弟，伯母一定曾把那一戰的經過告訴賢弟了。」

伍仇道：「大哥可是要聽麼？」

蕭秋風道：「賢弟何不說出？」

伍仇道：「據家母說，當年家父與趙洪元在那洞庭湖中的君山八寨的大堂之內千百羣雄眼前，苦戰了三日三夜，最後靠着由『無敵神刀』所變化成的一劍，才將那趙洪元劈成兩半呢。」

蕭秋風笑着道：「二叔勝得十分辛苦啊！」

伍仇道：「家母曾說，如果由她出手，百招左右可將那趙洪元劈倒當地！」

蕭秋風笑道：「賢弟，伯母當時爲何不肯出手呢？」

伍仇道：「家母怎好出手呢？大哥，你不知道家母對先父是百依百順麼？」

蕭秋風長嘆一聲道：「愚兄聽說過，唉！這眞苦了伯母啊。」

伍仇道：「這跟外公有關係啊。」

蕭秋風道：「賢弟，你不可以這麼說啊。」

伍仇道：「大哥，有時候小弟也很奇怪，爲甚麼外公要……」

蕭秋風道：「賢弟，長輩的事情怎可由我們來妄加評論呢？賢弟你別因爲史老的那個『魔心鬼王』外號，就認爲你外公不是公道人物啊！」

伍仇道：「大哥說的是，小弟此後不敢了。」

蕭秋風道：「二叔對愚兄提及『十君子』之事時，也說出十君子中人曾對史老前輩有過誤會，伯母這一生可眞是苦透了，賢弟，今後你千萬不可有這等想法啊！那會傷及伯母的。」

伍仇道：「小弟遵命。」

蕭秋風問道：「賢弟，當日二叔劍劈趙洪元以後，君山總寨的人可曾向二叔叫陣？」

伍仇說道：「大哥，家母說當時若非她與先父同去，只怕先父就要走不出君山了。」

蕭秋風道：「愚兄猜想那批君山水寇一定會羣起而攻的。」

伍仇道：「可不，但他們全被家母的『無敵刀法』嚇住了。」



蕭秋風笑道：「賢弟，伯母的刀法愚兄果是欽佩無巳，應是當得天下第一刀法之號。」

伍仇笑道：「大哥，你這可是在挖苦人了。」

蕭秋風道：「不！愚兄說的是眞心話啊。」

伍仇道：「大哥，你忘了那天你我動手的一招麼？」

蕭秋風笑道：「賢弟，你忘了麼？那是因爲愚兄用的是『天龍子』前輩的『天龍聖劍』九式的一招呢。」

伍仇笑道：「既有尅制的武功，就當不得天下第一之號了。」

蕭秋風笑道：「賢弟，至少在刀法之中，巳是舉世無敵的了。」

伍仇笑道：「大哥，咱然還是言歸正傳可好？大哥，快把三叔所說的講出來，也許小弟會想出一點辦法！」

蕭秋風問道：「賢弟，你要想甚麼辦法？」

伍仇道：「想辦法對付七魔啊！」

蕭秋風道：「賢弟，愚兄並非小看那長山七魔，但愚兄相信，以愚兄武功，足以制服他們。」

伍仇道：「大哥，三叔可曾提到與七魔動過手？」

蕭秋風道：「三叔跟八叔果曾與七魔動過手。」

伍仇笑道：「在甚麼地方？」

蕭秋風道：「泰山南天門前。」

伍仇笑道：「大哥，三叔可是與七魔同時動手的？」

蕭秋風道：「據二叔說，當時七魔之中的『八冥天王』李化雨並未到場，因此只有六魔與三叔八叔見面。」

伍仇笑道：「三叔，八叔是以二敵六麼？」

蕭秋風道：「賢弟，如照你這麼說，那七魔豈不就不甚可怕了麼？」

伍仇道：「大哥是說三叔他們乃是一對一麼？」

蕭狄風說道：「二叔正是這麼說的，他老人家就是與七魔中的『天絕魔劍』白羽比鬥的，兩人鏖戰千招，結果依然未分勝負。」

伍仇道：「八叔呢？」

蕭秋風道：「八叔是力戰『地獄魔王』趙洪明！」

伍仇道：「結果是八叔獲勝了？」

蕭秋風笑道：「賢弟，八叔未曾勝得了，不過也未落敗。」

伍仇笑道：「大哥，小弟眞爲三叔八叔担心。」

蕭秋風笑道：「賢弟可是怕六魔羣起而攻麼？」

伍仇道：「可不是麼？三叔他們處境很險啊！」

蕭秋風笑道：「賢弟，長山七魔的名望與『十君子』不相上下，他們怎會做出那等事來呢？賢弟未免多慮了。」

伍仇道：「大哥，那一戰最後可是無果而終？」

蕭秋風笑道：「不！三叔和八叔與他們中的白羽、趙洪明未分勝負，自然只有訂下了後會之約的了……」

伍仇道：「大哥，這事小弟可就沒聽說過了，三叔他們以後又跟長山七魔動過手嗎？」

蕭秋風道：「二叔說他們在南天門一戰，未見勝負，於是從此約定一年之後，在嵩山少室峯頭再決雌雄。」

伍仇道：「嵩山？爲什麼要約定在嵩山呢？」

蕭秋風道：「二叔說那時因爲先父母正在少林作客，所以，三叔靈機一觸，就約定嵩山少室峯頭。」

伍仇笑道：「我想，這該是臨時決定的了。」

蕭秋風笑道：「那也不一定。」

伍仇笑道：「還有別的原因麼？」

蕭秋風道：「二叔說除了先父母在少林作客以外，亦因爲在嵩山搏鬥，可以獲少林一派的助力。」

伍仇笑道：「十君子怎會要借助於少林派呢？」

顯然伍仇不相信。

蕭秋風笑道：「賢弟，當年少林的兩位長老尚未圓寂，如論武功，這兩位長老可比十君子不稍遜色呢。」

伍仇一怔道：「大哥，那兩位高僧是誰？」

蕭秋風道：「賢弟可曾聽說過『少林二聖僧』之名？」

伍仇道：「是大明、大力那兩位長老麼？」

蕭秋風道：「正是這兩位碩果僅存的大字輩長老。」

伍仇笑道：「那一戰結果如何？十君子是不是全到了？」

蕭秋風說道：「十君子當時只到了五位。」

伍仇楞了楞道：「沒到齊？那……」

蕭秋風道：「當時伍二叔，彭神僧，古六叔，卜窺宇和先父不曾前去。」

伍仇道：「大伯不是在少林作客麼？怎會沒去呢？」

蕭秋風笑道：「賢弟，家父母作客少林，是當三叔訂約時候的事，與南天門一役，可是訂約後一年的事啊！」

話音一頓，又道：「據三叔說，那時先父母因事去了蟠龍谷。」

伍仇道：「大哥，以五個人對七個人，只怕南天門一役，並不樂觀吧。而且，小弟的父母爲何也沒有去？」

蕭秋風道：「伍二叔那時正和伯母趕去了君山總寨，賢弟，那位『鬧海金蛟，八手龍君』趙洪元就是在那個時候，被伍二叔劈在洞庭湖總寨之內！」

伍仇恍然一笑道：「這就難怪了。」

蕭秋風道：「至於彭神僧，則因閉關未出沒有前去，古六叔有事點蒼未及趕返，只有卜窺宇則是行踪不明。」

伍仇笑道：「那一役結果呢？七魔是不是到齊了？」

蕭秋風道：「七魔仍然只去了六魔，『八冥天王』李化雨依舊未曾現身。」

伍仇道：「大哥，那一戰結果呢？誰輸了？」

蕭秋風笑道：「賢弟爲何如此急於要知道結果？」

（未完・卅七）